目录TOC

《向你而行》

作者：皎皎

內容簡介：

某一天，某網上出現了這樣的貼子——“男朋友有阿斯伯格，怎麼辦，在線等？”

# 第1章 社團

肖萌背着她那個死沉死沉的書包氣喘吁吁衝進第六教學樓312教室時，社團會議已經開始了。

她“哐當”推開門衝進教室，腳下一個踉蹌，然後腦袋就直接撞向了站在門旁分發資料的社長王聰背上，撞得他手裡的資料散了一地，引發了全教室新社員的圍觀，還有人笑了起來，好在都是善意的，肖萌甚至聽到一句“這個賣萌我給90分！”

作為一名剛剛脫離高三時代大學新新人，肖萌還沒培養出在眾人面前丟臉還面不改色的淡定素質，和面前的笑容和煦的社長面面相覷了三秒鐘之後，她漲紅了臉：“對不起，對不起。”

在人工智能研究會、簡稱ai研究社這個女生比冬天的蚊子還少的社團里，不論肖萌的主觀意願如何，她始終在某些方面享受了一些特權。社長王聰自是不介意她的小失誤，對她溫和地一笑：“沒什麼。”

肖萌連忙蹲下身，飛快地把散在地上亂成一團的資料撿了起來。這些資料主要包括兩方面，一張是社團的宣傳資料，一張是給這些新入社的社員們填寫的信息登記表，主要是調查新社員對計算機、人工智能、信息技術和各種編程軟件的了解程度，比起加入社團的申請表內容詳細得多。

剛剛她那下撞擊不輕，會長的手裡的資料散在前排各處，一張飄得最遠的紙簡直以一種有悖流體力學的奇妙的姿勢鑽入第二排座位的角落，再靠近一雙簇新的藍白色球鞋時才慢悠悠停了下來。

肖萌心中嘀咕着，連忙走到第二排，蹲下身試圖撿那張不聽話的登記表，沒想到忽然那藍白的球鞋輕輕一動，居然踩住了那張表。

肖萌瞪大眼睛，下意識仰起頭來，目光從球鞋上移，越過了雪白的襪子后，是一條筆挺修長的深色牛仔褲，隨着視線上移，她看清了這雙長腿的主人——是的，只看球鞋的尺寸就知道球鞋的主人一定是男生，可是肖萌也沒想到，這位踩着那張可憐登記表的男生居然長成這個樣子。

男生留着很露額的短髮，發色有點奇特，偏深栗色，鼻樑挺拔如山峰，膚色異常白皙。他隨意地靠在座位後背，左手插在衣兜里，面無表情地看着一本厚厚的英文書。書沒擱在桌上，擱在他的大腿上，斜靠着桌子的桌肚。他看書速度應當很快，肖萌僅僅是一愣神，就看到他修長的手指飛舞着，翻過去了一頁。

如果不是他那張完全看不到任何錶情的淡漠臉龐，那面前這位絕對是肖萌親眼見過的最帥氣的異性了。

“……那個……”肖萌定了定神，小聲說，“同學，你的腳能不能讓一讓？”

男生置若罔聞。

肖萌這才發現他居然戴着耳機，耳機的細線伸展到了他身邊的運動書包里。

你戴着耳機還來開社團會議？你是在鄙視這場會議嗎？

肖萌覺得自己的三觀受到了衝擊。

肖萌無奈，伸手拉了拉男生的t恤，再次小聲的重複：“同學，你的腳能不能讓一讓？”

男生以一種電影里才會出現的慢鏡頭姿勢緩緩側過頭來，以一種“你這個凡人為什麼要打擾我”的目光看了她一眼。肖萌注意到，男生的眼眸也和頭髮一樣，比普通人眼眸顏色更淺一些，偏向焦糖的顏色，好看得難以形容，只不過這雙異常好看的眸子里一點暖意都找不到，再加上他如山峰般的鼻樑和逐漸抿起的薄唇，過於凌厲的俊美讓肖萌大腦皮層一陣發麻。

她指了指地上的可憐兮兮的表格，“你的腳踩住了表格……”

然而對方並不想理她，一言不發又轉過頭去看手中那本厚書，好像書比她好看多了。

肖萌看着他那張面無表情看似毫無談判餘地的臉，簡直欲哭無淚。其實肖萌的人際交往能力相當好，再加上顏值優勢和身為雙胞胎之一的加成，朋友很多——這麼多年來她很少、甚至可以說幾乎沒遇到這種對方冰冷以待拒絕交流的局面，經驗有所不足。

於是，她默默低下頭，伸出手用了點力氣把那張表從男生的腳底抽出來。

暴力手段成效顯著，“嘩啦”一聲，紙裂開了，肖萌拿着裂了一角的表格站起來。

這邊王聰已經和第一排的同學們已經重新收好了散落的文檔，他注意到肖萌這邊的動靜，一瞬間就明白她的窘狀，連忙拿了張新的表格遞過來：“肖萌，沒關係，壞了就壞了，表格本來就有多的，我再給你一張。”

“沒什麼，不影響，社長，”肖萌連忙說，“我就填這張。”

意識到她已經耽誤了全社團上下不少時間，她也不好走得太遠，就在男生身後的第三排角落裡落座，拿出筆開始填寫。

王聰看她態度堅決，表情複雜的看了看牆角的男生，不再說什麼，重新回到講台前，激情澎拜地開始介紹起人工智能研究會。

是的，這是肖萌升入大學后，第一次參加社團的會議。

今年六月，肖萌和全國的多數同齡人一樣參加了高考，憑着優異的成績考入了這所全國知名學府的信息科學學院的計算機科學與技術專業就讀。

她進入計算機系有一定的偶然性，這並不是說她不想念本專業——實際上，她頗有一些編程功底，在高中時還參加過信息學的奧賽，但因為種種原因沒能走太遠，最後止步於省賽二等獎。好在上帝關閉一扇門的同時也為你打開一扇窗，奧賽失敗后她專心準備高考，成果卓然。這次高考中，她發揮得非常出色，在考場有如神助，分數喜人，再加上自主招生加分，成功進入了本校的王牌專業之一。

開學一個月後，新生們對大學徹底熟悉起來，學校周圍哪裡可以玩哪裡有美食被大學生們摸了個透之後，一年一度的百團大戰也開始。各種社團協會開始招兵買馬，肖萌也在一輪評估后加入了人工智能研究會。

人工智能研究會是華大發展得最好的幾個學術型社團之一，“最好”這個詞意味着豐富的人脈關係，較為豐富的資金，強大的社會資源，以及一幫出色的成員——肖萌聽說，本學院里很優秀的一些同學都是本社團的成員。

社團的每個成員都有任務：在每周一次的社團會議上，把自己看到或者讀到的資訊拿出來跟眾人交流，還可以提出問題回答問題。那麼多眼界開闊的優秀學生聚集在一起，關注和討論國內外人工智能領域里的最前沿的消息，總比單打獨斗強得多。

近幾年來，各種媒體把人工智能渲染得神乎其神，上次80歲的老太太，下至三歲的的幼兒園小朋友都能說出什麼神經網絡、機器學習之類的名詞。因此蜂擁而來想加入社團的學生不少。願意入社的人多，能入社的人就不那麼多，肖萌則因為是女生身份毫無難度的加入了社團。整個信院的女生比例不超過20，社長王聰只翻了翻她的簡歷就露出了和藹可親的笑容說“歡迎歡迎”。

隨後她留下了自己的聯繫方式，一周后，王聰通知她來參加本學年第一次社團活動，讓新生和社團里的骨幹前輩們認識一下。

自己得以加入這個高端協會的原因，肖萌知之甚深，她不希望別人因為自己的性別而看輕自己，打定主意發憤圖強，要在這片優等生如林的學校里奮鬥出來自己的光輝，豈料第一次參加社團活動就因為遲到鬧了笑話。

至於為什麼遲到，那絕非她的本意——她剛剛從圖書館出來，就發現自行車被偷了。這可是她入學時才買的自行車，花了爸媽近一千塊錢，時至今日也不過騎了一個月。她怒火攻心，在原地找了十分鐘自行車，眼看社團集會的時間越來越近，才不得已一路小跑趕到了開會的教室。

肖萌聽着講台上王聰富有激情的演說，想起自己那被偷的自行車，又看着那半殘的信息登記表，感慨着這一天真是糟透了——她默默嘆了口氣，不自覺地開始觀察坐在自己前方的那個男生。

她驚訝的發現，他耳中還塞着耳塞，手上翻書不停。可想而知，社長的慷慨陳詞他肯定一句話都沒聽下去，肖萌真的很想問一句：這位同學，既然這次社團活動對你來說完全沒意義，那你坐在教室里是幹嗎來着？

以他的性格，想必也很難交到朋友。

肖萌思索着此人的社交關係，再一次注意到，他前後左右都空無一人，彷彿眾人也知道此人不好打交道，因此遠離他。

結束了長達十分鐘關於社團的介紹后，王聰開始了今日的第二項活動，一年級新生的自我介紹。

參會人數不多，一共三十人，大一新生共十二人，自我介紹的速度挺快，很快輪到了肖萌，她走到前排自我介紹了一番，收穫到了相當熱烈的掌聲。

後排一個戴眼鏡、穿格子襯衫看着像宅男的男生高聲問：“你的名字是哪個‘ng’？”

“是萌芽的萌，上面一個草字頭，下面一個明亮的明。”

“那也是萌娘的萌了吧。”男生大聲說。

肖萌知道對方是什麼意思——她是個好學生，但作為00后，也知道一些acg圈的常識，察覺出對方那暗含的調笑意思。她不會因此生氣或產生其他情緒，只覺得大學高年級的男生和新生真是不太一樣，膽子很大。

不過她也知道怎麼回答別人的問題。《孫子兵法》里說過，以正合，以奇勝。以正直的態度對待別人，總是不會出錯的。

“是這個萌，”她對着那人點了點頭，又認真道，“我的計算機基礎不太好，但我非常喜歡編程。我會努力向各位師兄師姐們學習。”

幾位男師兄在笑着說：“歡迎有問題來找我！”

肖萌彎了彎眉眼，露出感謝的微笑，回到自己的座位上重新坐好。

隨後則是社團里的老前輩的介紹，王聰指了指教室的幾處位置道：“雖然今天咱們社團的老同志們沒來齊全，但大部分都到了，我現在跟大家介紹一下咱們社裡的骨幹社員。”

人工智能領域類別很多，社團里也有若干分組，譬如機器學習小組，機器人和自動化、圖像識別等等。

“……這位是羅安揚，擅長圖像識別領域的；這位是田宇，自動化學院的，對機器人很有研究……”每位點到名的同學都會站起來，和新人們打個招呼。

到了最後，王聰特地加重語氣，指向坐在教室角落的人：“這位是路之航同學，大二實驗班的，現在在智能技術實驗室跟着沈泓教授做研究。”

肖萌瞠目結舌，吃驚地簡直要掉了下巴——這位坐在自己前方、踩着表格的大帥哥居然是本學院傳說級別的存在，大神中的大神，路之航。

原來，和小說電視劇一樣，最後一秒鐘出場的才是重量級人物。進行入學教育的時候，肖萌從陸續從幾位師兄師姐那裡聽過“路之航”的三個字。

路之航年齡不滿二十，今年九月升入大二，就讀於本學院的計算機科學實驗班。他一路走來斬獲無數成就，最近的一次神跡出現在今年六月。他作為大一新生和其他兩名大三學長一起代表學校參加a世界大學生編程競賽，這絕對是全球規模最大、水平最高的國際大學生程序設計競賽，路之航作為團隊的主力之一，帶領團隊拿到了世界冠軍。華大在此之前從未拿到過世界第一名，國內的隊伍拿到冠軍的次數也極少，其難度可想而知，而他就是能逆勢而出，據說在賽場上還發生了他獨自破解一道逆天難題的壯舉。比賽結束后，據說數個頂級名校和公司直接發來了offer，他看都沒看飄然回國，沒接受訪談。

作為一隻腳踏入計算機領域的新人，肖萌僅聽關於他事迹的轉述就對他身不能致心嚮往之，簡直只想下跪大喊三聲“大神請受我一拜！”

雖說現在大學里的大神多到泛濫，互膜已經成為了同學們的生活常態，但毫無疑問，路之航的這個大神稱號實在含金量太足，實至名歸。

提到“路之航”三個字的時候，教室里掀起了一陣小小的騷動。看來一個人能力強，就會廣為人知。

被社長點了名，路之航取下了耳塞，拿起膝蓋上的書離座而起，他轉過身，目光在教室上空掃了一圈——表情一如既往的淡漠，但好歹衝著教室上方的空氣點了個頭，這是個打招呼的姿勢不會有錯——然後他重新落座，又把書放回腿上，低着頭重新看起書來。

肖萌抿着嘴盯着他，忽然覺得有點難過。

他雖然戴着耳機，但依然聽得到社長的話，也願意和新生們結打招呼，看來他只是懶得理睬自己。

剛剛連挪一隻腳都不肯，大概是很鄙視討厭自己吧。

在王聰通知大家加入本社團的群后，第一次社團活動兼新生見面會圓滿結束——本社團有一個用於成員內部交流的群，群文件里歷屆前輩們收集整理的資料，許多資料都是僅次一份，再無別家。沒錯，全社團都是程序員的好處就是弄點資料跟吃飯一樣。

肖萌於是也準備撤退——她還記掛着自己失蹤的自行車，打算在全校範圍內來一個大搜索，萬一小偷還沒來記得銷贓呢？

她動作快，風風火火的就要往外沖，結果剛到門口，就被人猛然扯住了書包系帶，害得她腳下一個踉蹌。

肖萌愕然回過頭，就看到路之航那一張帥臉。他不容分說，把一張碎紙塞到她手裡，在肖萌做出任何反應之前，把書包甩上肩頭，越過她大步流星離開教室。

真的是大步流星，因為大神的身高絕對超過了185厘米，那雙長腿的堪比超模，走起路來像風一樣。

肖萌懷着崇敬的目光目送他遠去，再緩緩低下頭去屏住呼吸看大神親手交給自己的迷之紙條。結果不看不說，一看簡直要吐血——原來這張碎紙就是那張申請表碎掉的一角，寫兩個手機號都嫌擁擠，除了淺淺的鞋印外，上面別無一物。

他拉住自己就是還這破紙給自己？！

可是已經沒用了啊！？

肖萌如同遇到了千年一遇的難題，如墜迷霧。

# 第2章 自行車

經歷了長達两天的痛苦搜尋，肖萌放棄了找回自行車的夢想。

果然校園bbs上說的都是對的——在本校，丟掉的自行車找回來的概率小到幾乎可以忽略不計。

沒有車的時候，肖萌主要走路上下課，時不時蹭室友車過日子。和大部分大學宿舍一樣，肖萌所在的宿舍的四人來自天南地北，除了來自榕城的她以外，分別有來自祖國最南端的王璇，來自東北的余喬雯，以及來自沿海地區的張雨晴。

調查數據显示，在程序員當中，男程序員佔到百分之八十齣頭，女性程序員只佔了不到百分之二十，男女比例約為四比一，這個數據也體現在了每一所大學的計算機系中。這種懸殊的比例在華大的計算機系似乎還要誇張一點，今年的大一新人總共六十人，女生恰好填滿了四間宿舍。

學計算機的女生幾乎都是善良勤奮的好學生，本宿舍所有人都有住校經歷，早就習慣和人打交道，對人對事都很寬容，宿舍氛圍非常好，對丟了自行車的肖萌慷慨相助，溫柔地借出自己的自行車後座給她，充分展示了團結助人的好品質。

值得一提的是，肖萌住在學生公寓13號樓的404宿舍——普通人一定會覺得404宿舍不太吉利，但對於學計算機的妹子而言，404這個宿舍名實在太棒了，幾個女生集思廣益，還給宿舍取了“非請莫入”“notfound”等有趣的別號貼在門上。

沒有自行車的生活肖萌堅持了近一周時間，在姐姐肖薇的連環奪命催促下，她不得不考慮馬上買輛自行車了。

周六中午吃過飯後，肖萌在學校的二手自行車交易論壇瀏覽了半個小時后，終於決定買車，出門前和宿舍的三位室友打了個招呼：“我去買自行車了。”

“去吧去吧。”余喬雯說，“記得這次不要把自己丟了就行。”

“我要去買一輛爛車，看誰會偷！”

肖萌憤憤說完，背起書包出門。

華大校園相當大，學生公寓區在校園北面，幾十棟學生宿舍像梯形一樣分佈在北面的大片區域。肖萌行五分鐘后在男生宿舍樓下看到了推着輛棕色女式自行車的男生。

對方是她在網上聯繫過的，是管理學院大二的師兄，姓李，據他說是幫忙把女朋友的自行車賣掉。

“這車不錯的，原價八百多，我女朋友也才買兩年。”

確實比她想象的“爛車”好多了，車身挺新，兩百塊的價格是良心價。

“這是車鑰匙，”李師兄指了指車身上的鎖，又把鑰匙遞過來，“我知道你要去換鎖，不過這鑰匙留着也沒用了，乾脆也給你了，隨便你拿去幹嘛。”

“真的是你女朋友的車嗎？你有權利賣掉嗎？”肖萌沒接鑰匙，想要再確認一下。

“當然了，這還能有假嗎？”

這位李師兄解釋說，他的女朋友這學期去了國外某高校當交換生，所以把車子給自己代為處理。

肖萌準備刷開二維碼的手猛然頓住：“你說你女朋友在國外當交換生？”

“是的。”

“那她就出國半學期？這麼短的時間幹嘛要賣掉自行車？”肖萌問，“她回國了也要用自行車。”

李師兄的臉色不知道為什麼居然有點發黑，“有什麼可擔心的啊，我難道還誆你的不成？”

“……因為學校里的盜竊現象還挺多的。”肖萌小聲嘀咕着，想起自己在警察那邊看到的記錄，每天前去報案說自行車被偷的起碼有十幾例，萬一這輛車來歷不明怎麼辦？

“你是說車子是我偷的嗎？”

李師兄眉毛都要立起來了，瞧着很有些不高興。如果不是因為面前站着的是相貌出色的肖萌，又因為華大的男生對女生普遍寬容，大概是真的要發火了。

“不，我是這個意思，否則你也不會送鑰匙給我了，”肖萌連連擺手，她也知道自己的話實在太情商不足了，“主要是我想看看證據。”

“哈，你還要證據？我去哪裡給你弄證據？兩百塊錢的自行車而已，你以為是買幾百萬的二手房還要看房產證嗎？”李師兄震驚了，“這位學妹，你到底是來買車的還是來當名偵探的啊？”

“……能讓我直接聯繫她嗎？”肖萌給他出主意。

“我服了你了……現在美國是半夜啊。”

李師兄本來是想發火，但是看到肖萌那張臉的時候，怒氣不知道怎麼的消失無蹤，他唯有仰天長嘆一聲。肖萌有一雙非常清澈的眼睛，清澈到藏不住任何情緒的眼睛，不論什麼時候都看到她眼眸里那一板一眼的認真勁。

這種理直氣壯較真的人最可怕了。

“算了算了，我不賣給你還不行嗎。”

李師兄說著推着車就要離開，肖萌一看，急了，前傾身體一把抓住自行車後座的金屬格，努力解釋自己的意圖：“不不不，我要買車的。”

李師兄回頭看她，一個人想推車走，一個人抓着後座不放——兩個人就這樣隔着一輛自行車大眼瞪小眼的對瞪起來。

大約這兩人的奇妙對峙實在醒目，引發了過路群眾的圍觀。

肖萌使勁抓着自行車不放，努力解釋自己的意圖：“師兄，我不是不買這輛車，我是想要看證據。比如你和你女朋友的聊天記錄什麼，只要能證明這輛車是她託付給你的就好了。”

她一口氣說完，眼角餘光就看到一個人高腿長的身影走出宿舍。

來人是路之航，他脖子上掛着副黑色的耳機，雙肩背着運動書包，還是那樣沒有多餘表情的臉，視線卻直接掃到了爭奪自行車的兩人身上。

李師兄沒注意到她已經開始走神，一臉無奈的扶額：“我說，這位學妹，你哪個專業的？”

肖萌沒時間回答，因為路之航看到這一幕後沒有像其他人一樣放慢腳步看熱鬧，而是大跨步走到肖萌旁邊，一隻手也搭在了自行車後座上，用力把車子往肖萌身邊一拉扯。肖萌怎麼都沒想到路之航居然一句話不說地走過來幫自己，腳下一頓，差點做出平地絆倒的奇迹。

李師兄很詫異的看着這一幕，在看到路之航時，他的驚訝攀升到頂峰，滿臉都寫滿了“這是怎麼回事”，看上去太困惑了。

“咦？你這是怎麼回事？”

路之航沒理這位李師兄，他連眼角餘光都沒怎麼看他，他淡定抓着自行車後座，然後低頭看了肖萌一眼，說：“好了。”

等等，等等！

肖萌大腦一陣發懵，好什麼啊好！雖然你的聲音很好聽但是你到底在好什麼啊？雖然你是大神我很仰慕你但我和你很熟嗎？雖然我們之前見過一次，但幾乎沒有任何交談和交流啊？這劇情發展太快我反應不過來啊！

二對一，外援的加入增加了壓倒性的優勢，李師兄一臉崩潰敗下陣來。

“好好，你贏了，我服了你了。我給你看證據。”

他放開扶着自行車的手，拿出手機飛快點了幾下，然後拿到肖萌面前，沒好氣道：“看吧。”

出現在手機界面上的是聊天記錄。肖萌總算知道李師兄在談到女朋友時為什麼臉色那麼難看了——原來李師兄的女朋友，或者說前女友不打算回國，她說已經和美國的某位教授商量好，本學期交換生結束后她就要轉學去美國，因此對男友提出了分手，雲淡風清地說讓他把自己的東西都處理掉。

“那我就放心了。”肖萌放下心來，果斷付錢。

李師兄一臉“我可算擺脫你”的表情把鑰匙扔給肖萌：“你果真還是學計算機的！難怪一點也不靈活。”

他從路之航的幫助學妹舉動中做出了一系列的推理，認定了路之航願意幫助的人一定是他同學院的。果然學計算機的都是計算機腦袋啊——李師兄懷着這樣的感慨，搖着頭回宿舍樓里去了。

肖萌站在原地，用一種奇妙的視線仰頭看着路之航。她的身高是一百六十八厘米，已經不算矮，但不得不抬起臉才能看到路之航的臉，這麼算來，兩人的高度差大概有二十厘米吧。

高度差帶來了極強的壓迫感。肖萌清了清嗓子，決定和他解釋一下剛剛發生了什麼。

“師兄，剛剛謝謝你，不過我是準備買自行車，不是發生糾紛。”

路之航看了她一眼，點點頭，走到旁邊樹蔭的車篷里，推了輛山地車出來。他人高腿長，寬肩窄腰，背脊挺拔，做什麼動作都是很好看的。

看着他準備跨上車離開，肖萌在長久的猶豫中，暗暗握拳鼓足勇氣，再一次叫住了他。

“那個，路師兄……剛剛謝謝你。”

在“大神”和“路師兄”這兩個稱呼中，她謹慎地選擇了後者，這樣聽起來或許會稍微親切一點，不要再發生幾天前的慘劇。

路之航回頭看他。

北方的明媚的陽光落在路之航的臉上，他的鼻樑眉峰唇線形成一條完美的曲線，肖萌瞬間明白什麼才是“360度無死角的臉”，什麼是“回眸一眼百媚生”——呸呸呸，什麼形容。原來自己居然也會犯花痴？！

肖萌抓緊時間鄙視了一番自己的顏控傾向，連忙推着車趕上去，和他並肩同行。

# 第3章 ACM

“師兄，謝謝你，”她解釋了自己剛剛的行為，“我的自行車前幾天被偷了，所以剛剛在那位師兄那裡買了輛二手自行車。”

路之航目不斜視地推着自行車往前走，只道：“可以裝個gps定位儀。”

“嗯？”肖萌一愣，然後醍醐灌頂，“師兄，你是說在自行車上裝gps定位儀防盜？”

“是。”

肖萌認真的開始考慮這個提議的可行性。給自行車裝上定位儀看似不複雜，成千上萬的共享單車都是這麼做的，但共享單車背後有一個強大的技術團隊。

“應該沒有成品可以用，共享單車那種設備外面買得到嗎？”

“買不到，可以自己買硬件來組裝。”

“啊？自己組裝？”

路之航平靜地看她——他幾乎沒有表情，但肖萌發誓，自己從他臉上看到了“你為什麼大驚小怪”的神色：“這並不難。”

大神的眼神讓肖萌鎮定下來，肖爸爸是高級工程師，在父親的教導下，肖萌也有一些工科知識儲備，可以做一些分析：“用在自行車上的定位儀，體積絕對不能大，最好不超過半部手機大小，裏面的設備包括gps芯片、容量足夠的電池、天線、一張可以和外界聯繫的si卡……設備可以安裝在車鎖、座位上，造型不能太顯眼，電池拆卸也要簡單一些……”

路之航不聲不響地聽着她的分析，眉目間逐漸變得柔和起來，於是他說了兩人認識以來最長的一句話。

“電池的功率足夠了。我計算過，一節5號電池可以用半個月，3伏的鋰電池可以用十天。”

“還有其他問題，”肖萌有點犯愁：“這涉及到自己改裝電路，我在這方面實在不擅長。”

“我給你電路圖，我設計了三種，你可以從中選擇一種。”

肖萌當然說好，她很想看看大神設計的電路圖，看看計算機系的大神設計的电子和電路圖到底是何等模樣。隨即，路之航報出自己的qq號，肖萌立刻添加好友，她發現，路之航的網名是freddie。這個qq非常乾淨，頭像是原始的默認頭像，其他信息全無。

幾十秒鐘后，肖萌的手機上收到了三份電路圖。

“謝謝師兄，我回去仔細看一看。”

路之航點頭：“你可以從中選一種。我自己用的第三種，最複雜的一種。”

“你自己用的？什麼意思？”

路之航側了側身體，指了指自己的自行車的前輪。

“這是我改裝的，你可以看一看。”

肖萌飛快地眨了眨眼，大神的形象在似乎又高大了幾倍——原來大神不光擅長理論，還是動手達人，自己折騰硬件！

自行車上的gsp定位模塊裝在那把固定車鎖上，和電池等其他個小配件封裝在一個3厘米見方的黑色的小盒子里，路之航在她身邊半蹲夏，伸手拆開了小盒子的后蓋，肖萌蹲下身仔細研究了一番。

“這是si卡？”

“是3g卡，可以傳遞數據，把自行車的位置發送到我手機上。”

“師兄你裝這套定位系統是為了防盜嗎？”肖萌忍不住問。

路之航停了停，直到肖萌轉過頭看向他時，他才不情不願說出了答案：“這是我的第四輛自行車，前面三輛都被盜了。”

肖萌對這位大神師兄產生了惺惺相惜的感情。自己的破自行車不談，被盜了損失也不大，路之航的自行車——她眼前這輛可是斯科特的山地自行車，價格不會低於一萬，這樣貴重的自行車，是應該做好防盜準備。

“師兄，謝謝你，我很有啟發。”肖萌拍下了這台小儀器的照片，站起來對路之航道謝。

路之航點頭。

“不過，你這樣給我看真的好嗎？我覺得，這個系統可以註冊專利了。”

路之：“無法註冊，已經有類似的專利了。”

……這大概是英雄所見略同，大神也已經查詢過專利註冊事宜了。

雖然兩人的這次交談開始得很詭異，但他的建議的確讓飽受丟車折磨的肖萌看到了生活的意思曙光。肖萌想，雖然以自己的目前的能力，似乎組裝不起來的這套——但試一試，做一些前期的調查工作沒有問題的。

路之航對她點點頭，看樣子似乎想騎車離開，肖萌連忙又叫住了他。

“師兄，還有件事我想請教你。”

“嗯？”

“師兄，是這樣的，我想參加a競賽，想問問你有沒有什麼好的資料推薦？”

沒機會接觸路之航這樣的大神也就罷了，既然有機會，哪怕會是被人認為是死皮賴臉的傢伙，她也想跟對方取取經。

路之航看了她一眼，“我不知道擅長a的女生。”

誠然，在頂級选手的範圍內，留給女生髮揮的餘地確實不大。但餘地不大不等於沒有，肖萌希望自己能成為一個“例外”。

肖萌還在解釋：“我們宿舍的女生想組隊一個女隊參賽。”

路之航沒什麼表情，說出口的內容也相當冰冷：“女隊在a的成績從來也不好。”

肖萌想，如果這世界上有潑冷水大賽，路之航一定可以再去拿一個冠軍回來吧。

“我想參加a不是為了跟男生比較，是因為我喜歡計算機，喜歡編程，希望挑戰一下自己的極限，”肖萌不服氣，“另外，我也不覺得我在智力上不如男生。真要談差距，女生不如男生應該是體現在體力上。也許我不能像男生一樣熬夜寫代碼，但我也會儘力去拼的。”

肖萌是真的對計算機科學很有興趣，可以說，她高中起就樹立成為計算機達人的夢想，為了實現自己的目標，她就算高考後都沒完全閑着，至少還有一半的時間在刷題，現在宿舍里也囤了幾大本習題集，平時還在狂練手速。她知道自己可能一輩子都達不到路之航的水平，但只論決心，她不會輸給任何人。

她說話時不自覺抬高了音量，路之航看了她一眼，然後轉開目光說：“可以。”

肖萌滿臉驚喜：“師兄，那太謝謝你了。”

路之航報了幾個網站的名字，恰好都是肖萌知道的：“我現在正在這些網上刷題。”

“a要求的是解題能力，刷題可以提升變成能力，但總的而言，意義不大。算法能力才是基礎，它能讓你站在更高的角度去看編程。”路之航說。

“是啊，我也是這麼想的，我正在讀《算法導論》，很多人都說沒意義，不過我不這麼覺得，我參加競賽的最終目的還是通過這種辦法提高算法能力。”

“你的想法沒錯，不用聽別人怎麼說。只做題不可取，”路之航說，“你可以多看一些相關的書。”

“都有什麼書啊？”難得大神和自己聊了這麼多，肖萌有些興奮，她期盼地看着他：“師兄，那你發一些參考書的書名給我嗎？”

“knuth&039;stheartofputerprograg，rn&039;salgorithsunlocked，sedgewick&039;salgorith……”

路之航張口就是一串英文，並且語速比漢語還要快一些。肖萌的中學時代都是在外國語學校渡過的，英語水平相當不錯，但是一時半會也難以跟上路之航的語速和節奏，書名也記得七零八落，只能勉強記住了每本書的關鍵詞，回去上網再搜一下就可以排除錯誤選項了。

“……好的，我回去就去網上買書。”

路之航又報了自己的手機號，隨後道：“我的書可以給你。下周一你來找我拿。”

“啊？什麼？”肖萌手一抖，震驚地差點把剛剛存好的手機號刪掉，她簡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

路之航奇怪地看着她，彷彿她才是奇怪的那一個。

她和路之航到今天為止也僅見了兩次，熟悉程度比陌生人好一點但也有限。給她介紹自行車防盜法、推薦書單還算得上是一個“稱職的師兄”應當做的事情，但是把自己用過的書送給她，這實在有點超出界限了——如果對方不是路之航，或者說路之航的表情再曖昧一點，她簡直要懷疑對方是不是準備追求她了。

“……不不不，”肖萌額頭冒汗，心臟狂跳，“師兄，你不用把書給我的，你自己也還要用。”

“書給你複印，”路之航說，“這些書是國外的，有些國內買不到。”

“……哦，這樣啊……好的……師兄，真的非常感謝。”

這下子心跳平息下來，肖萌在內心默默淚流滿面，原來是她自己誤會了。借書給自己複印，這還算是“照顧學妹的稱職師兄”可能會做的事情。一想到接下來可以看到大神的書，也許書里還有筆記，肖萌心中一片陽光，暗自雀躍不已。剛剛鼓足勇氣叫他，真是一點都沒做錯！所以姐姐說得對，學會開口求人並不是一件丟臉的事情，臉皮厚一點有時也不是壞事。

肖萌定了定神，又問：“師兄，你現在在準備下一屆的a世界大學生程序設計大賽總決賽嗎？希望你取得好成績。”

“我不再參加編程競賽，”路之航平平道，“對我來說已經沒有意義了。”

“……是嗎？”

“實際的課題研究比做題有趣一些。”

肖萌有些吃驚，但也沒那麼吃驚。這就是有着冠軍頭銜的大神的氣質，凡夫俗子覺得難得根本做不到的事情，在大神看來僅僅是“沒有意義的比賽”。但是人家就有底氣，他拿着冠軍站在群山之巔，完美證明了自己的能力，那再浪費一年時間確實沒意義，還不如把寶貴的時間奉獻給實驗室刷出幾篇論文有用。

說話間，兩人已經推着車走出校門。

看到校園外長街上的車水馬龍，肖萌問：“師兄，你是去哪裡？我要去蘇州路那邊。”

路之航長腿跨上山地車：“我回家。”

原來他是本市人啊——肖萌也跨上自行車，她很想問問路之航是否也往蘇州路那邊走，兩人還可以同騎一段路。

但沒等她開口，路之航已經伸手把掛在脖子上的耳機取下重新戴上，然後對她略一點頭后，長腿發力，性能卓越的山地車犹如長箭破空而出，往蘇州路方向疾馳而去。

“……”

明明是同一個方向，但沒有“並騎”這種事情。

肖萌默默的跨坐上自己的新自行車，驅車前行，路之航的騎車速度極快，和自己的距離越拉越遠，幾十秒后就消失在自行車的洪流之中。

第4張 出書

肖萌騎着自己新購入的自行車到達學校附近的影樓時，姐姐肖薇已經和出版社編輯、攝影師已經在大堂里坐了十分鐘，三人相談甚歡。

“這位就是我的大忙人妹妹了。”

肖薇拉她坐下，又鄭重地為她介紹了面前的年輕的出版社編輯徐天雪和攝影師溫靜，這兩位都是不到三十歲的年輕女性，相當洒脫幹練。

肖萌連忙和兩人打招呼。

徐天雪的眼睛在兩人身上滴溜溜的賺了好幾圈——之前的溝通都在網上，今天也是她這個責編第一次見到兩位小作者本尊，她發出了絕大多數第一次見到她倆的人都會發出的感慨：“你倆長得真是太像了，難以分辨。”

一旁的溫靜用專業攝影師的目光打量姐妹倆：“風格和氣質還是有點差距的。”

雙胞胎在人群中的比例是百分之一，不算多見但也談不上不稀奇，稀奇的是容姿出色的雙胞胎。同樣漂亮的女生一起出現，帶來的衝擊感類似於一加一大於二。姐妹倆一起出現，其他人都不知道把眼睛放在誰身上更好。

“你們的父母一定很為你們驕傲。”徐天雪說。

肖薇解釋：“我們姐妹倆小時候是很調皮的，我爸媽要累死了，還說少生一個才好。”

“真要少生一個他們就後悔了，你倆這麼漂亮又聰明，他們不知道內心多得意多驕傲，”徐天雪說，“你們姐妹倆哪個更調皮一些？”

“是我，我爸說我從小爭強好勝，還在娘胎里就把妹妹的營養奪了，出生的時候也是一定要先出來，”肖薇笑着轉頭捏妹妹的臉，“小萌生下來比我輕了一斤，現在也比我矮一厘米。”

這一厘米的身高差大概是永恆的梗了。

肖萌瞪姐姐：“不要捏我臉。一厘米根本看不出來。”

“總歸是矮了一點啊。”肖薇可不肯放過這個好不容易得到的優勢，“不過，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啊。”

“怎麼說？”

“很多長輩都說，我和小萌最大的差別大概就是她比我聰明一點兒，我想，這一定是她報復我從娘胎里奪走她的營養吧。”

肖萌立刻恭維回去：“哪有的事情，更多人說姐姐你比我聰明。”

肖薇滿意地點了點頭：“越來越會說話了。”

“看過你們的書稿后，我認為，你們都很聰明，但聰明的方向不太相同。”徐天雪下了個結論。

肖萌的雙胞胎姐姐肖薇在華大隔壁的京大上大一，學財政專業。姐妹倆是同卵雙胞胎，出生時間只相差12分鐘，但習慣和性格都有不小的差距。

從嬰兒時代開始，姐妹倆的差別就逐漸提現。姐姐開朗活波，小時候就可以在眾人面前大方表演，展現豐富才藝，妹妹對於上台表演有些害羞，寧可坐在舞台下方，後來又喜歡上了計算機，對編程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性格不如姐姐開朗，更內秀一些。

肖家父母對兩個女兒給予了力所能及的最大鼓勵，姐姐喜歡文藝活動，那就送她去培訓班，妹妹喜歡編程，那就買一台計算機給她。

進入高中之後，姐妹倆的性格差異越發明顯，選擇的道路也同兩條分叉鐵軌一樣，距離越來越大，一個文科成績好一個理科成績好，最後齊齊考入全國最頂尖的學校。

姐妹倆雙雙考入全國頂尖名校，這種事情在雙胞胎的家鄉榕城十分轟動。加上姐妹倆姣好的外貌，讓新聞的話題性又上升了好幾個熱度，好幾家出版社發電話來約稿，請姐妹兩人寫一本書，講述學習經驗。

肖萌對這件事情沒有太大的熱情，覺得姐妹倆沒有做出了不起的成就，就是高考成績好一點，這麼吹噓自己真的好嗎？肖薇則完全不介意出名，正如張愛玲所說，出名要趁早，來得太晚的話，快樂也不那麼痛快。既然有了機會當然要抓住，起碼還有一筆稿費可以拿！

肖家父母起初反對這件事，他們認為，出名是把雙刃劍，能帶來短時的好處，長期來看，未必是好事。

肖薇很有信心的說：“從小到大，我和小萌讓你們失望過嗎？請你們相信我們倆的控制力。”

這句話極具說服力，於是肖爸肖媽點頭同意。

肖薇對出書這事投注了很大的熱情，她選擇了實力最雄厚的出版社合作，同時和對方簽訂了合同，整個暑假她都在奮筆疾書，寫出了一本十餘萬字的文稿——肖萌也貢獻了其中的三萬字。

現在書稿交付出版社，就到了拍攝封面和插圖的時候。

“拍攝照片？有必要嗎？”肖萌對此很有疑問。

徐天雪解釋說，當今是信息爆炸的年代，紙媒市場遠不如往昔，要賣書噱頭一定要足，漂亮的雙胞胎姐妹花的照片就是最好的噱頭，經過合適的炒作，這本書很可能成為暢銷書，姐妹倆的稿酬也會很可觀。

“所以……賣書不如賣臉？”肖萌無奈地反問。

“沒錯，是這樣。”

肖薇承認這個說法，並且認為編輯說得對。

對如此現實的說法讓肖萌接受不能，不過既然肖薇打算接受，她也不得不接受，貢獻自己的臉——反正自己和姐姐長得一樣，姐姐的臉印在書上也等於她的臉也印在了書上，並沒什麼差別。

俗話說打虎親兄弟，上陣父子兵……賣臉的話，還是姐妹一起吧。

接下來的幾個小時，姐妹倆把時間奉獻給了偉大的拍照事業，兩人在影樓里換了七八套衣服，在各個角落留下了一組組照片，最後去了一趟京大，在校園的部分著名景點拍攝了一組照片。攝影師溫靜本來還想讓姐妹倆去華大也拍一組照片，礙於肖萌的反對而作罷，肖萌覺得在自己的地盤裡被人看見拍攝裝可愛的照片，有種莫名的羞恥感。

“那就這樣吧。”溫靜看着相機里的照片，沒再堅持，目前的照片也足夠用了。

肖薇問：“徐姐姐，你回去把照片處理完后能不能發給我一份？”

“沒問題。”徐天雪當然不會反對點頭。

徐天雪請客，四個人一起吃了一頓愉快的晚餐，從而結束了今天的活動。徐天雪驅車離開時，承諾說這本書將在本月月底印刷，圖書下個月上市，請姐妹倆放心。

肖萌當然放心了，急吼吼地找到自己的二手自行車，要回學校去。

肖薇問她：“今晚八點，我們學生藝術團有一場交響樂演出，跟我一起去聽聽？晚上也別回去了，就去我哪兒睡，我室友還挺想你呢。”

肖薇在藝術上頗有一些天分，古典舞和民族舞都有相當水平，還得到了京大的降分許可。上大學后，她順理成章進入了學校的學生藝術團，成為了舞蹈隊的一份子，對藝術團的各種活動十分了解。

“不了，姐姐，”肖萌攤手，“今天已經浪費一天了，我還有很多題要刷，還有個電路圖要看……”

“你們這些倒霉催的理科生……”肖薇一杆子打翻一條船，“真是一點藝術細胞都沒有。”

“等我有時間了一定努力培養藝術細胞的。”肖萌說。不過，那時候也許不需要培養藝術細胞了，那時候的計算機技術也許已經發展到完美作曲完美演奏完美舞蹈的程度了。

肖薇無奈揮手趕人：“快走快走。”

顯然，就算是從娘胎就在一起的雙胞胎姐妹，也和所有進入成年世界的人一樣，走向了不同的道路，像小時候那樣干什麼都必須一起行動的機會越來越少。

肖萌回到華大，用一個周末的時間研究了路之航給出的電路圖——這幾張圖是路之航用visualgraph繪製的，圖畫很專業，也有些複雜，肖萌的物理水平還停留在高三，能看懂的部分很少，於是她求助當工程師的老爸，肖爸爸一句“等你完成電工實習后再看這個”讓她的念頭熄火了一半；至於另外一半火，則是被價格澆滅的，她在某寶上搜了需要用到的幾種电子元件的價格，總價二百八——比她現在的二手自行車還貴。

所以，肖萌果斷地放棄了這個看起來很美的主意。她默默的在電腦里建了一個名為“freddie”的文件夾，珍而重之地將幾張電路圖保存好，並決定，短時間內不再打開這個文件。

周一中午吃過午飯後，肖萌給路之航打了個電話，提起了他之前約借書的事情。

路之航冷清的嗓音從電話那頭傳來：“我在宿舍，你過來。”

“師兄，我五分鐘后就到。”

作為“拿人手短”那方，肖萌不可能讓路之航等她，她掛了電話就騎車去22棟宿舍樓下等待——前幾天才來了一趟，可謂熟門熟路了。

路之航很快下了樓，雙手捧着大約有一尺來厚的圖書，每本都有磚頭厚度，粗略看上去約莫十餘本，他直接把一摞書放進了她的車筐。

“師兄，謝謝你，我會儘快把書複印后還給你。”

路之航惜言如金，只“嗯”了一聲就回了宿舍，沒給肖萌留下任何說話的機會。

肖萌衝著他離去的背影無力的擺出爾康手——大神，我還有一些問題啊？關於那個電路圖，我有幾個小問題？關於這些書，哪些先看，哪些后看呢？重點都是啥……？

這次交談的開始和收尾都結束的太快，她甚至沒完全看清路之航的他的臉，他就已經撤退。這不是普通的寒風飄飄的冷場了，而是直接結冰成液氮了。

肖萌獨自站在怔了足足半分鐘，覺得有點呼吸不暢。明明两天前還可以愉快的交談，像個真正負責又耐心的前輩，可到了今天就一句話沒說，沒有對視，表情欠奉，連最基本的目光對視都如此缺乏，他是不是多討厭自己啊？可是他又借書給自己……

大神的心思，真的好難猜啊……

她懷着滿腔迷茫，抱着一尺多高的參考書回到宿舍。

# 第5章 404的八卦

正值午餐后的休息時分，404的女生正坐在一起閑聊，看到肖萌捧着一大堆書回宿舍，室友們自然要熱情的八卦一番——得知這些書都是路之航的之後，404宿舍安靜了三秒之後就炸了鍋，並且眾人還呼朋引伴，連隔壁倆宿舍的妹子們也圍了過來——要是此刻誰往404宿舍里扔個炸彈，本年度入學的計算機科學專業的女生就只剩下四分之一了。

得知肖萌是在社團活動里認識的路之航，眾人紛紛捶胸：“早知道我就應該去參加這個人工智能研究社了，現在加入還來得及嗎？”

肖萌想了想：“女生要加入應該不難的。”

在學校的“百團大戰”中，她只填了表格，王聰就告訴她“你不用面試，歡迎加入本社團”——由此可見，人工智能社團對女生是多麼的期待啊。

“我聽說路神為人相當高冷，不好接近，沒想到肖萌居然從他那裡敲來一批書！”有女生感慨。

肖萌內心並不贊同這個說法。雖然她也無法用準確的詞彙描述路之航的性格特點，但她能肯定，“高冷”“不好接近”這些詞對路之航來說，實在過於淺薄。

余喬雯一臉深思的捅了捅肖萌的腰，雙眸射出羡慕嫉妒恨的目光：“你和大神什麼時候關係那麼好了？”

“……我們不算關係好吧？”肖萌對此完全沒有自信。

張雨晴看起來恨不得咬她一口：“關係不好？那借書給你？！他這麼喜歡做慈善的嗎？老實交代！”

“沒有什麼可以交代的……”肖萌哭笑不得。路之航對她的態度真的很謎，說如冰如霜吧，談不上，但也絕對沒有熱情，想總結出打交道的規律都太不可能。

王璇問眾人：“你們信嗎？”

“不信！”

“我覺得肖萌的顏值起碼起了80的作用。”王璇冷酷評估。

“這應該是真相了……”

肖萌不以為然。如果顏值有用的話，第一次見面時他就不會戴着耳機居高臨下的看着她，連举手之勞都不幫了。

肖萌沒理同學們的打趣，她思索了一會，說，“我覺得你們只要不被那張冷臉嚇到，主動和他搭話，他應該會回應的。”

“你是說他其實很好接近？”有妹子有些心動了。

今天他的態度可完全看不出來“好接近”，肖萌想了足足十秒鐘才無奈回答。“這倒也談不上，但是，你們可以試試。”

“那也要有偶遇的機會才行。”

肖萌對路之航所知實在有限，妹子們問不出所以然，於是自顧自的聊起了這位大神的其他八卦——比如他的長相，這是一個比他的智商更讓人感興趣的話題。

“你們看過照片沒？他真的很帥啊。”

“雖然從那張模糊的照片里就可以看出大神相貌出眾，不過就沒有清晰一點的照片嗎？可以當桌面的那種！”有女生扼腕。

路之航雖然名氣大，但為人相當低調，大家知道的信息極少。

他就讀於信息學院的實驗班。信息學院有若干專業，除了肖萌就讀的計算機科學和技術專業，還有微电子、軟件工程和电子科學等傳統專業，除此外還有一個人數很少奉行精英教育的計算機科學實驗班，比普通的計算機科學專業多了“實驗”兩個字，檔次卻完全不同。

每屆實驗班的學生約莫三十人，生源可謂優中選優，全都是拿了數學和信息競賽獎的保送生，最差也是國家二等獎級別的。至於師資，毫無疑問的國內頂級，要麼是國內外請來的最知名的專家，有兩位圖靈獎得主長期在學校授課，還有一些老師在硅谷工作多年的大佬，專業課都是全英文的，難度比肖萌他們所學的高了好幾個級別。可以這麼說，實驗班的學生只要勤奮一點，哪怕本科生都能在大學期間發表兩到三篇論文，但“發表論文”對普通計算機專業的學子來說，則是一個遙遠的夢。

路之航在實驗班就讀，和普通的cs（計算機科學）專業的學生的沒有什麼交集；他大一進入了校隊，平時忙於a競賽，大部分時間在機房，就算同班同學見到他的次數也不太多；除此外，他也不參加集體活動，在外面露臉的時間極其少。實驗班的大神們當然不屑去干那種偷拍人家照片到處傳播的八卦事，因此，路之航在外界沒有什麼照片流傳，他流傳在外的照片只有兩張，一張是一年多前他還是高中生時獲得國際信息學奧林匹克競賽后的合照，另外一張是今年獲得a世界大學生計算機程序設計大賽總冠軍之後的合影。

這是個看臉的時代，這兩張合影讓他的知名度以難以想象的速度傳播開來，成為了華大的新一代in——至少在信息學院這個小圈子內的人氣極高。

很簡單的道理，有顏值有智商，當然粉絲多。

隔壁宿舍俞菲菲眉飛色舞道：“對了，我聽說他是混血。”

俞菲菲的一句話掀起了又一波小高潮，全體女生不約而同發出“啊～～”的驚呼，就連肖萌也不例外。

這事兒對肖萌來說絕對是大新聞。她仔細回想着路之航的樣貌特徵，他不是那種混血得很明顯的類型，但五官立體，臉型深邃，鼻樑很高，發色偏淺，膚色白皙——總之仔細想來，混血特徵還是有那麼幾分的。

“混血？你怎麼知道？”

“我一個老鄉師兄和他是室友，比較了解他的事。他爸爸是外國人，我師兄見過一次。”

肖萌不意外。她看過一篇文章，說混血兒里女孩像爸爸的幾率是百分之七十五，男孩像媽媽的幾率也是百分之七十五，看來所言不虛。

“他爸是哪國人？”

“……這就不知道了。

肖萌插話：“可能是歐洲的。”

眾人齊刷刷看着她：“你怎麼知道的？”

“他跟我說了幾句英語，我感覺有點像英國口音。”肖萌說。英式英語和和美式英語的發音習慣不一樣，作為一個在外國語學校上了六年中學的學生，肖萌當然能聽出這其中的差別。

“那路神的國籍呢？難道他是用外籍生的資格進入華大的嗎？”

眾人看向那個爆料最多的女生。

“這我就不知道了。”

“你那個老鄉師兄就知道這點情況？”

“路神很高冷的！雖然是室友，但我師兄和他交流不多！除了偶爾午休的時候會回宿舍，路神基本不在宿舍住。”

“他不在宿舍住哪裡去？”

“他家在學校附近，他一般回家住。”

聽到這裏，肖萌忍不住插話說：“肯定是中國國籍。他還代表我國參加過國際信息學奧林匹克競賽呢，不是中國人沒有辦法代表吧？”

“嗯，有道理！”

張雨晴又從另一個角度進行解讀：“有路神相助，咱們‘404隊’的也許可以取得不錯的成績呢！”

“我看未必。”王璇冷靜的揚了揚手中的書，“你們看。”

一群女生如同傳遞絕世秘籍一樣輪流翻看着肖萌帶回的“戰利品”。路之航拿給肖萌的書每本書都在五百頁以上，幾乎都是美國計算機協會下屬出版社出相關的圖書，每本書上都有路之航留下的筆記，在許多頁碼上，他在旁邊寫上了批註。

眾人原本還在說笑，但是越翻越覺得自己的心臟比手裡的大部頭著作還要沉重，連玩笑都開不動了。

404宿舍沉默了半分鐘，只有書頁翻動的聲音和喘息的聲音。

很久之後，才有人發表了第一句言論：“我可算知道別人為什麼是大神了。”

“是啊，這書里寫的什麼，我看都看不懂。”王璇攤手苦笑。

她的英語是404宿舍四個女生中最差的，更何況這些書本身也以艱澀聞名。一個基礎還沒打牢固的大一新生想要看懂計算機科學領域數十年來最經典的著作，好比一個嬰兒走路都沒學會就打算先飛，這得需要多麼逆天的外掛啊。

“本來還想跟肖萌要一本大神的書學習一下……現在看來也是沒什麼必要了。”

“是的，我連做課後作業都做得痛苦不堪，還看什麼《算法研究》？找死也不是這樣死的……”

“我們還是現實點，先學會了走再想着飛……大神的檔次和我們不一樣的。”

在懷着對大神的欽佩中，計算機科學系的女生們搖搖頭，畢恭畢敬把書還給肖萌，唏噓着紛紛散去。

王璇拍了拍肖萌的肩膀，一臉的意味深長。

“我還是打算老老實實刷能力範圍內的題。也許你可以看得懂大神的書……加油吧。”

# 第6章 筆記本

路之航借給她的書，有四本都在國內有賣，肖萌咬咬牙在網上下了單，又把剩下的書全都複印了一遍。

國外的圖書很貴，尤其是那些計算機領域里的大部頭，每本書的價格就沒有低於五十美元的，值得寬慰的是，網上有舊書買——雖然價格也不便宜，但比新書還是便宜多了。這些書買完、複印完，肖萌一個月的生活費就基本見了底。還好父母對姐妹倆非常信任，知道姐妹倆花錢有計劃，不像其他同學的父母那樣每個月打一次打生活費，在開學之初就把半學期的生活費直接打給了姐妹倆的賬戶上。

找姐姐借錢不是什麼好主意，姐妹倆生活費一樣多，而且肖薇在花錢這件事上比肖萌還大方一點，不然她也不會對出書賺稿費那麼上心了。

查過卡中的餘額后，肖萌下定決心，以後要省着點花才行。

周四中午吃過午飯後，肖萌給路之航打了個電話，把書還給了他——肖萌已經發現，他此時在學校的概率比較高，不論是如何的大神，只要是學生總歸要在學校上課的。

她挺怕這位大神和前两天一樣，抱了書一句話不說就走，還書的時候特意把早就準備好的筆記本放在最上層。

“師兄，你給了我這麼大的幫助，我沒有什麼可以謝謝你，所以送兩本筆記本給你。”肖萌語速很快，好像有人在背後追趕一樣。

筆記本有着灰色和棕色的軟封皮，非常精美。路之航從筆記本上抬起頭，又看看肖萌。

“這是你送我的禮物？”

說話時，路之航素來面無表情的臉上露出了一點真正意外的神情。

“是的。筆記本不什麼值錢……如果你不介意就收下。”

肖萌的老爹是一個頗有哲學思想的人，他從小教育雙胞胎姐妹，看一個人說什麼，不如看他做什麼。路之航對她的態度完全不熱情，但幫助是實打實的。她不是一個知恩不圖報的人，別人幫助了你就一定要感謝對方，但是僅僅是感謝兩個字的話，又像浮萍一樣過於輕飄飄，毫無重量。那應該拿什麼去感謝對方？

肖萌有一個小小的愛好，那就是收藏各式各樣的文具，尤其是筆記本。上大學以來，她生活費的五分之一都花在買各種筆記本上。

思來想去之後，肖萌就從自己的藏品里選出了兩個精美大方、理論上應該比較適合男生的筆記本作為禮物贈送給對方。筆記本這種東西價值不高，但對做學術的人來說非常實用，因為無論你是多麼厲害也總是需要記筆記的，就算你有着照相機一樣的記憶力，在思考問題時也需要一本貼心的筆記本來整理思路，哪怕拿來當草稿紙也好啊！根據她對路之航借給她的書的研究，他還挺喜歡用筆寫東西，書頁的很多角落都留下了運算的痕迹。

因為雙手抱着那沓書，路之航再次垂眸，露出若有所思的表情。

“唔，”他的表情完全看不出收到禮物的喜悅，但說出的話還是很中聽的，“謝謝。”

這就是同意收下的意思。肖萌鬆了一口氣，心情也輕鬆多了。

有贈與、有舍取，這才是交友之道——雖然自己能否和他成為朋友是一個謎，但一個良好的開端的是必不可少的。

“不用謝，”肖萌一笑，眉眼彎彎的，“師兄，希望這個筆記本對你有用。”

路之航點頭，抱着書走進男生宿舍大門裡。

肖萌心滿意足地騎車離開。雖然很難從路之航的表情看出他是否喜歡這份禮物，但他一定不會討厭——她隱隱有一種感覺，路之航喜歡的禮物一定是超級實用的那種，這種可以隨身攜帶的筆記本對他來說，比其他禮物實用得多。

大學在很多人看來是可以“輕鬆一下”的休息站，但對肖萌來說，忙碌的學習狀態和高三時的狀態也不遑多讓。

肖萌所在的計算機專業就是全校課業最重的院系之一——從大一上學期開始就現出端倪。周一到周五每天至少兩節重要的大課，包含了理科生必修的各種數學物理基礎學科和計算機類的基礎課程，除此外的時間則被思想教育之類的通識課和選修課佔據。

還在高中的時候，肖萌就聽過考上華大的師兄師姐說過，在華大，考試成績很重要，每一分都會折算成績點，績點決定了你以後是否能進一步深造。

華大學業繁重，學生們高中階段都是學霸，除了個別自控力很差的學生，沒有人願意進入大學后被人甩下來，同學們學得很認真，普遍追求高績點，老師管得嚴格，課後作業也相當繁重。在這樣一個人人都在努力奔跑的小群體里，不努力的話，分分鐘就被淘汰下來。

對本專業的必修課，肖萌目前覺得學有餘力，並不算太難；但她很有志氣，並不打算僅僅學好本專業的課程，雄心勃勃準備挑戰a程序設計競賽。

一般而言，a程序設計競賽需要組隊參加，她開學后就開始尋覓隊友——同宿舍的張雨晴和王璇對此有些興趣，兩人高中時代接觸過一點信息競賽，雖然成績很不好，但知道競賽的基本常識，對目前的肖萌來說，也是很好的隊友了。

至於宿舍的另一個妹子余喬雯，她上大學后才了解計算機科學專業，目前的編程水平比“hello，world”高明不了多少。

對於其他三位室友的組隊行為，她一邊試着自己的spy服，很心寬的表示——“你們加油刷題，以後變成大神教我寫代碼了！”

王璇安慰地拍了拍她的肩膀：“相信我，大神的水平教你太浪費了。我們這種檔次教你足夠了。”

商議之後，三人以宿舍為名，組成了“404隊”，由肖萌這個省賽二等獎（本宿舍最高榮譽）擔任隊長，在華大的a競賽網上進行了註冊。

就算找不到同伴肖萌也會參加個人賽，但有同伴的感覺實在太好了。要不怎麼說人是社會性的生物呢。

除了上課、做作業外，404宿舍的三個有志於a程序設計競賽的妹子有時間就帶着一堆書去機房刷題，大家的時間表總是滿滿的。

肖萌作為404編程水平最高的人，很快察覺了張雨晴和王璇的基礎比自己想象的還不夠好。信息競賽對高中生來說比較奢侈，實力不夠強的中學，根本培養不出來足夠強力的競賽隊伍。

“對我們縣中來說，”王璇無奈道，“能有我這樣的水平不錯了，雖然在信息聯賽只有個三等獎，但也是最好的成績了。”

張雨晴則說：“我中學倒是有競賽班，但我校主打數學競賽！我們這些搞信息競賽的是后媽養的孩子！”

“……慢慢來。”肖萌鼓勵她倆。

王璇則經過這段時間的刷題經歷，發現肖萌似乎隱藏了實力：“我覺得你的水平不止省賽二等獎。”

肖萌無奈道：“考試前一天，我發燒了，狀態不太好……”

“真可惜。據說得到一等獎可以保送了？”

“不，”肖萌說，“我們省的信息競賽水平總體不高，華大看不上，就算拿了一等獎也沒辦法保送華大，必須拿到國賽的二等獎以上才可能保送，我只能參加高考了。”

去機房的次數多了，總會遇到熟人。她還帶着404隊的三人去參加了一次了人工智能協會的活動。當時404隊的三人在公共機房刷題，人工智能協會在隔壁辦社團活動，協會請了位做大數據的博士生來給眾人講r語言。

r編程語言是最近特別火的一門編程語言，但並不在本科生的課表中，甚至選修課里也沒有，大家希望能多了解一些相關知識，於是肖萌發信息問王聰——我的室友也想了解這門語言，可以過來旁聽嗎？

今年的計算機系出現了一個很奇特的現象：雖然大一新生中女生人數少，但是普遍質量比較高，相貌都在中等偏上，且性格都很不錯。男生們豈有不歡迎之理？

王聰笑着說歡迎，於是王璇和張雨晴也成功進入現場。肖萌簡單做了介紹，王璇和張雨晴兩個開朗的妹子很快社團里的其他成員聊了起來。

王聰問兩位妹子：“你們有加入的社團嗎？可以跟肖萌一樣加入我們社團。”

“謝謝，我有加入社團的。”張雨晴說。

王璇也搖頭。

整個華大的社團實在是太多了，藝術、公益、文化……種種社團應有盡有，不論你無論你有着什麼樣的愛好，喜歡什麼樣的體育運動，尋求怎麼樣的夢想，你都能找到適合自己的組織，就算對社團沒有任何興趣，但至少還有圖書館等着你。

以404宿舍的其他三名女生為例，她們都有自己獨特的愛好，比如余喬雯是可以穿着奇裝異服去spy的人，因此加入了動漫社；張雨晴則加入了運動社團，她乒乓球打的很不錯；只有王璇什麼社團都沒加入——王璇比較清楚自己的定位，她知道自己的基礎比較差，覺得自己的精力有限，能在學業之外培養愛好的成本不低，她從進校開始就確定了“一心一意刷高gpa，如果可能再刷一下a”的目標，考慮着四年後出國深造。

像肖萌這樣連選擇社團都圍繞着本專業打轉的人確實不太多，加入社團要付出社交成本——比如時間。而這個成本對來說，對計算機基礎不牢的王璇而言，還是相對偏高了。

# 第7章 偷拍

得知三名女生準備參加a程序設計競賽后，幾位有着比賽經驗的高年級師兄都點頭稱讚，並表示，如果她們三人有需要幫助的話，社團里的人都願意幫忙指點。

“我們社長對此很有經驗，”一位就讀大三的名叫宋樂遠的師兄指了指王聰：“他帶領的隊伍在今年亞洲分賽區取得了第二的好成績。”

“好厲害！”

女生們都冒出了星星眼。在華大，同學們都很崇拜的更多是智商和能力。王聰同樣就讀忙碌的實驗班，還能拿到亞洲賽區第二名，並且有時間打理社團，不由得讓人感慨——果然厲害的人在哪方面都厲害。

“哪有，”王聰笑着搖了搖頭：“僥倖而已，我們沒有總決賽的資格。”

“啊？為什麼？”

“因為路之航所在的團隊是亞洲分賽區第一名，每個學校只能有一支隊伍參加總決賽。”宋樂遠表情沉痛。

“……啊，是路神的團隊啊。”張雨晴眨眨眼，剛剛還為王聰惋惜的表情不翼而飛。

宋樂遠看她的表情就知道他在想什麼，於是仰頭看天：“哈，女生果然只知道路神啊，不論學姐還是學妹，都不例外。”

王聰把臉扭到一頭，無奈道：“沒辦法，習慣了就好。”

肖萌反應很快，不管三七二十一先道個歉總是沒錯的：“師兄，不好意思，我們確實不知道你也這麼厲害。”

“沒什麼的，”王聰失笑，“開玩笑的，不過路之航是厲害，我和他有差距，不服不行。”

“他確實我見過最天才的人了。”宋樂遠無限感慨。

說笑一番后，王聰瞧着面前的大一學妹們，挺真誠道：“不過如果你們需要指點的話，就開口吧。除了我之外，我們社團參加過a競賽的人也有一些，總會有人可以提供幫助的。”

三個妹子感激的道謝。

這次社團活動非常棒，主講人倪海洋——他是本學院的一位博士生——的講課水平很不錯，他流暢的講述了r語言的基本用法，用幾個有趣的例子為眾人展示了r語言相比其他編程語言在統計學上的巨大優勢。這些新鮮的資訊是課本上絕對不會出現的內容，讓肖萌深感到啟發。

加上提問回答的部分，這次小課堂持續了一個半小時，協會眾人表達了對倪海洋的感謝紛紛準備撤退去食堂的時候，張雨晴偶然一回頭，倒吸一口涼氣，瘋狂地拉扯肖萌衣袖：“最後一排坐着的那位正在閃閃發光的，是不是路神？”

肖萌回頭一看，點頭：“是的。”

講座過程中肖萌就注意到了路之航的到來——他在倪海洋開講后二十分內直接從後門進來的，坐在教室最後一排。她當時稍稍有點吃驚，倪海洋的這堂課對自己等人很新鮮，但對他來說就未必，他畢竟是在實驗室跟着導師做研究寫論文的大神。

路之航穿了印了英文字母的帽衫和外套，和大部分it男的風格很一致，但一個人長得好，哪怕衣着樸素、不聲不響的坐在教室後排，也實在沒辦法剝奪他的存在感。

“……原來真人比照片帥了十倍不止啊……”王璇要理智一些，她回頭審視的看了他十秒鐘，才慢慢回過頭，發表了如下言論，“我只能說，他一個人肩負了本學院的智商擔當和顏值擔當！”

張雨晴則露出信徒看到神的狂熱表情：“今天來聽講座真是太英明了！沒想到居然可以一睹路神真容！”

三人交談間，路之航離坐而起走到正在交談的倪海洋和王聰身邊，三人交談了幾句，他遞給倪海洋一個u盤。

張雨晴目不轉睛看着他：“好高啊！我覺得他有一米九了吧？”

肖萌道：“……加上鞋可能有這麼高。”

“外表真是滿分，身材也真好，”王璇嘆了口氣，“這混血真是混的太好了。”

張雨晴眼珠子一轉，從衣兜里拿出手機：“不行不行，我想拍兩張照片。”

肖萌一愣：“這樣不好吧？”

王璇說：“我勸你冷靜。”

“我不會外傳的，就是拿回去給班上其他妹子看看，讓她們嫉妒一下！”

“網上不是有照片？”

“就那麼一張模模糊糊的照片啦……怎麼能襯托出路神的帥氣呢？”

在肖萌進一步勸阻之前，張雨晴這個素來很有行動力的妹子已經用自己的手機對準了路之航。

機房面積不大，為了展示ppt的緣故，教室光線不足，因此伴隨着“咔嚓”“咔嚓”拍照聲響起的，還有手機雪白的閃光燈的光芒。如果說“咔嚓”的拍照聲還可以用其他理由矇混過關，閃光燈的存在不論如何也無法掩蓋。

炫目的閃光落在路之航眼底，他眉峰一緊，表情冰冷地轉過臉來，看向張雨晴的眼神十分凌厲。

肖萌嚇了一跳。她原本還想和這位學神師兄打個招呼，但以現在的情況看，這不是個好主意。

路之航的臉上通常看不出表情，眼神雖沒什麼溫度，但至少不會像此刻這樣，雙眸蓄足怒意。

長得太好又很高的人，無端端的就會給人壓力，被路之航冷冷目光一掃，張雨晴緊張得發紅，握着手機的手都不自覺的顫抖——做錯事被人被人發現，再臉皮厚的女生也會覺得尷尬，何況她就是個十八歲的大一新生，剛剛從繁重的高中生涯中掙脫，沒有任何社會經驗，青澀得路邊的小野果一樣。

王聰反應極快，瞧見拿着手機尷尬無比的張雨晴，一臉的頭痛：“你在偷拍？”

“……對，對不起……”張雨晴尷尬緊張兼而有之，詞不達意地道歉，“路學長，抱歉，我沒關閃光燈……”

“重點不是你開了閃光燈好嗎？”王璇一臉恨鐵不成鋼的看着張雨晴，“快道歉！”

這邊路之航的臉色已經非常難看了，王聰伸手一拍路之航的肩膀，走過來看着張雨晴，柔聲說：“路之航不喜歡被人偷拍，把照片刪了，怎麼樣？”

偷拍路之航對張雨晴來說也是臨時起意，純粹是因為她看到了一張極其滿足自己審美傾向的臉，因此智商下降，直接淪“花痴”——而且還是沒什麼技術含量的花痴，直接被當事人抓了個正着。

張雨晴低下頭去，拿着手機開始操作，小聲道：“我就拍了兩張……”

肖萌在一旁看着她刪了照片，對王聰點了點頭，小聲解釋：“師兄，她已經刪了。”

“刪了就行。”

王聰點頭，退回到路之航身邊，笑言：“行了，她把照片刪了。”

路之航沒吭聲，目光犹如刀光刮過404隊的三人，單手拎起書包甩到肩上，大步流星地轉身離開教室。

那天晚一點時間，張雨晴還心有餘悸的在宿舍里說起下午的遭遇。

“大神果然是大神，看我一眼我心跳都要停了。”

余喬雯沒看到照片，心情有些遺憾：“可惜了，不知道我啥時候才能見他一次。”

“大學四年，總有機會的，”肖萌安慰她，“下次記得別拍照了。”

張雨晴一邊在電腦上刷題一邊對肖萌道：“我對你能從他那裡借到書，表示由衷的欽佩。”

肖萌不太同意這種說法：“我覺得，如果你跟他探討專業問題，他不會是這種態度。”

“這點我倒是也明白……”張雨晴花痴歸花痴，腦子卻一點兒也不糊塗，“就路神那個長相和智商，怎麼混得順風順水都是可能的，但他如此低調，一心一意編程，他應該是真喜歡研究計算機吧。”

“我看未必。”王璇搖頭。

肖萌下意識反問：“怎麼說？”

“因為他沒有出國讀書，”王璇指了指肖萌桌上的英文資料，“他爸是外國人，英文超好，學術水平頂尖，看來他家也不缺錢，為什麼在國內學計算機專業？”

404宿舍的幾位女生一時間陷入了沉默。

張雨晴反對：“……他畢竟是在實驗班讀吧？咱們學校的實驗班是全國最好的計算機系。”

雖然主要都是學計算機科學的，但普通班和實驗班的差別，簡直就是金魚和鯨魚之間的差別。

“實驗班在國內是頂尖，但整體環境和美國的頂尖高校還有差別吧，”王璇拍了拍手上的教材，“比如在國內我們只能看國外的計算機科學家寫的教材，但如果在美國，就可以和專家們面對面交流，你覺得哪種收穫大？”

學計算機專業的都知道，美國的計算機水平甩開世界上其他國家起碼十年。真要致力於計算機的學術研究，的確應該出國，不是說在國內搞不出東西，只是難度太大。

“……也許他有特殊情況以至於暫時沒有出國吧。”肖萌說。

“只能這麼理解了。”

肖萌伸手拍了拍的桌面的書：“不過我們還是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吧，過两天就是網絡選拔賽了。”

“當然。”王璇起身走到張雨晴身邊，她正趴在桌子上，一臉沮喪。

“鬱悶啥，起來刷題。”

“好——”

幾名女生沒了話，重新對着電腦開始敲代碼。

# 第7章 線上賽

雖然社團的師兄們許諾可以幫404隊的各位準備a，但誰也沒當真。

三名女生在這方面都是很清醒，尋求別人的幫忙哪那麼容易？你的時間和精力寶貴，別人的時間難道就不值錢嗎？不排除真有奉獻性的人以幫助他人為快樂，但大部分人都沒這麼聖母。你接受了別人的好意和熱情，這種待遇收進來總是要回報的吧。如果希望找男友，又看對方順眼到是可以藉機和某位師兄發生一段感情，但如果不能回報還要去利用別人那成什麼人了？——至少404宿舍的幾位女生還做不出這麼不要臉的事情。

還是靠自己去試一試接下來的a網絡選拔賽吧，找准自己在學校的定位再說。

通常來說，a競賽的規模可大可小，最大的當然是世界級的，最小的就是學校自己組織的比賽了。華大a競賽組委會組織了不同類型的比賽，主要分為線上賽和線下賽。

404宿舍的諸位只能先參加線上賽，線上賽每月一次。每月月底，官網上會定期發布一套符合國際a競賽難度的題目，每支隊伍在網上參加比賽。線上賽採取積分制，積分到了一定程度，就可以進入線下賽；線下賽中的優秀者，就可以代表學校參加地區的比賽，和其他大學的優秀學子競爭一番。

華大a線上賽的比賽時間是兩個小時，要解決三道題。一百二十分鐘說來不長，大腦高速運轉，腦子里各種算法和代碼亂飄，堪比一些工科的職業考試，真的是體力活。雖說平時的訓練也是按照這個要求來的，但是經歷過高考的同學都知道，做模擬卷和高考的感覺能一樣嗎？！

比賽在周六舉行，這是肖萌第一次參加a線上賽，從早上九點開始，她和404宿舍其他兩名隊友端坐在電腦前等待題目刷新，隨後投身入熱火朝天的試題中。

題目準時在電腦上刷新，三個人匆匆掃完題干，都陷入了失言狀態。她們知道題目是英文的，但不知道會那麼長。

“單詞量很大，比我想象的大。”

“好像每個單詞都認識，但連在一起都不認識了……”

三人一邊吐槽，一邊查資料，花了二十分鐘搞懂了這幾道題的意思，又引發了第二輪吐槽。

“題目好難啊。”

“感覺每一道都比上一道更難。”

“第一道題積分200，第二道題目積分400，第三道800？積分直接翻倍啊，可想而知多難了！”

“從積分低的開始吧？”

“當然。800分的咱們不要考慮了。”

第一道題是尋找素數問題，對高年級學生來說可能是送分題，但對404的大一新生而言還是有難度的——沒有很好的數學基礎是很難解出這道題的。三個人一邊查資料一邊搜索，耗時一個小時寫完了代碼。

第二道是交通問題，公交車的時間規劃，三個人商量了一個小時才找到了解題思路，但因為時間限制，代碼沒能寫完；至於第三題，完全不在計劃內。

線上賽結束后，分數很快刷出，404團隊的分相當低，對這個結果，大家當然是有數的。她們知道自己和高年級學生的差別，人家多念一年書，假設每個人每天刷3小時a，一年下來就會比她們多刷1095個小時！假設平均每小時做一道題，那就比她們多刷1095道題！這個数字足以決定一次比賽的成敗了。

在華大這樣競爭十分激烈的環境中，想要勝過別人哪有容易？

肖萌不是容易氣餒的人，吃過午飯後，她就在各大a網站搜索和第二題類似的題並查看解法，再用幾個小時的思索閱讀資料，她找到了第二道題的解法。

對她的求知精神，王璇很支持，也陪着她一起討論；張雨晴則表示自己要換換腦子，出門參加同學會去了。

不過這套方法對第三道題失效，肖萌和王璇找遍了各大網站也沒找到合適的參考資料。

肖萌只要有機會就絕不會放問題過夜的人——就是靠這種精神，她考上了華大——她想了想，敲開人工智能協會的群。

人工智能協會的群規模不大，成員有40幾個，群里的交談不算多，主要就是用來發布“某時某地開會”“我又上傳了一份資料”等通知信息——然後下面就是一群“謝大神”的傢伙。

肖萌將第三道題目貼到群里求助。她掌握的幾種算法都無法解出這道題目，連解題思路都沒有——很明顯，這道題考的是數學知識。

[小萌]：各位大神，請問這道題怎麼做？

題目是這樣的：有一個無限大的國際象棋棋盤，惡魔能在棋盤的黑色格子上跳躍，最多可跳躍五步，天使只能在白色格格子上跳躍，最多可跳躍三步。天使和惡魔從相距一千個格子的格點出發，天使逃，惡魔追，距離如果相距不到一百個格子，那惡魔就戰勝了天使。問題是：惡魔能在多少步內追上天使？

[劍行天下]：我看看，有點意思，算不上很難。

“劍行天下”是王聰的馬甲，從馬甲看就知道這位會長對武俠小說很是熱愛。他當然有資格說“這道題不難”。

[小萌]：是今天的a校內網上競賽的題目。

[劍行天下]：可以考慮用bellan-ford算法……中文版是你自己的翻譯的？

[小萌]：是的。

[劍行天下]：你把英文版貼上來我看看。

[小萌]：好的。貼圖jpg。

[劍行天下]：唔，這道題多少積分？

[小萌]：800分。

[劍行天下]：明白了，幫你freddie。

肖萌知道freddie這個馬甲背後是路之航，不由得有些猶豫。

[小萌]：這樣好嗎？

[劍行天下]：聽我的，找他沒錯。線上賽的那些比較難的題目，大都是他出的，他手上一定有最好的答案。

[小萌]：啊！居然是路神出的題目啊！！

肖萌不得不連打了多個感嘆號，現在只有用咆哮體才能完美的展示她的心情。

此前，在閱讀路之航的書時她就深深感受到了自己和頂尖人物只見的差距，跟大神比起來，彷彿自己就沒長腦子一樣。

想想看，自己正對着苦思冥想的題目是大神隨手出的——如果自己的天賦和學習能力是十的話，那路之航的數據絕對超過一千或者一萬了，具體數值如何根本沒法不是她這個層面可以估計的。高中時代的肖萌很少有這種被別人碾壓智商感，大學真是感受了一次又一次。

肖萌懷着震撼的心情敲開了這個名叫“freddie”的qq。

[小萌]：路師兄在嗎？

兩人的聊天框空蕩蕩，只有他發來的三張電路圖。

聊天框沉默了好一會，三分鐘後路之航回復了她。

[freddie]：什麼事？

三個字加一個標點符號的發言很冷淡，符合他一直以來給人的印象。肖萌連忙講述了原因，並把第三題截圖發給他。

[freddie]：這道題是我出的。

[小萌]：師兄，你有答案嗎？我想學習一下。

三十秒鐘後路之航發來一個只有不到1k的txt文件。肖萌點開一看，正是第三題的答案。

準確，極其準確。這是肖萌看完代碼這些后的第一想法。

除了準確外，路之航的代碼還十分簡潔。正如數學題也有多種解法，編程題的解法自然也有多種解法。只從文本大小判斷就可以看出路之航的高明之處。

第三道題，路之航用了圖論中的算法，代碼行數很少，簡潔流暢，酣暢淋漓，優美得堪比五言絕句，當代碼放到編譯器運行時，時間極快，內存佔用極低——肖萌覺得再給自己再學三四年也未必能想出如此巧妙的解題法，她拍桌長嘆，所謂醍醐灌頂也不過如此。

王璇一直坐在她身邊看着她聊天，對答案陶醉不已：“31毫秒！太漂亮了——咿，我為什麼會說一道題的答案很漂亮？”

“這就是真理的魅力！”

肖萌一邊回答她，對路之航表示了感謝。

[小萌]：路師兄，太感謝了！你的解法我學到了很多。

[freddie]：不用謝。線上賽的答案明天也會發布。

[小萌]：提前看到的答案的感覺不一樣啊，如果可能的話，我不喜歡讓問題過夜。

[freddie]：好習慣。

[小萌]：路師兄，我能問一問，你是怎麼出題的嗎？出題的原則是什麼？

[freddie]：老師讓我出一些可以用來考試的試題，組合數學、線性代數、圖論、數論、幾何問題各幾十道。但選哪些題作為線上賽的試題，我不清楚。

[小萌]：這幾大類囊括了信息競賽的每個方面。

[freddie]：是。

沉浸在網絡世界多年的肖萌當然能從簡簡單單一個“是”字讀出“談話收尾”的意思。肖萌想，這位大神的網絡聊天風格和日常生活中的聊天風格給人的感覺很像，不那麼好接近。

但不論如何，除了第一次的接觸外，他對自己有問必答，能幫則幫，這位神仙般的師兄真是個好人。

正待進一步研究大神的解法時，肖萌收到了姐姐肖薇的召喚。

“到小肥羊來吃飯！”肖薇在電話那頭歡快地說。

“……咦？”

“地址發到你手機上了，快點過來。”

a競賽的腦力消耗確實挺大，肖萌有些已經很疲憊了。想到熱騰騰的火鍋，肖萌鬱悶的心情不翼而飛，當即從座位上彈了起來，精神也好多了。

王璇對她揮揮手，視線再次匯聚到屏幕上。

“和你姐姐去吃飯，我再研究一下大神的解法。”

“好。晚上回來時給你帶零食。”

肖萌抓起書包離開宿舍，騎車前往目的地。

# 第8章 火鍋

小肥羊火鍋店距離京大華大兩所高校不遠，緊鄰商業區，價格又合適，生意相當好。肖萌進店的時候，肖薇已經帶着一群人坐在大廳的角落裡，一桌坐得滿滿噹噹。

不需要任何介紹，眾人只看那張臉頓時明悟：“肖薇的妹妹來了。”

“大家好。”

眾人發出感慨：“真的是一張臉啊！”

肖薇拉着肖萌在自己身邊坐下：“我來給你介紹一下大家。”

“好啊。”

除了肖薇的室友，在場的大部分人是頭一次見到肖薇的這位傳說中的雙胞胎妹妹，對姐妹倆都興趣不是一般的大，就如同人生中的前十八年一樣，一堆耳熟能詳的問題諸如“你們之間有心靈感應沒”“肉眼識別無法分辨你倆，人臉識別能分辨你們倆嗎”“有沒有想過幫對方代考”被肖薇的同學們拋出。

雙胞胎姐妹對這樣的目光掃射和問題也早就泰然自若。

“心靈感應這種東西太玄乎，我是不知道別的雙胞胎怎麼樣，反正我們是沒這種外掛的，但肯定比普通的姐妹是更了解對方，”肖萌老老實實說，“說到人臉識別，我們測試過，不同的手機識別能力不一樣，基本是一半一半吧。”

肖薇接話：“至於代考這種事情……我們從小學到初中，都在同一個班啊！高二高三雖然不在一個班，但也是同年級的呀。想代考也不可能吧！不能侮辱的老師的智商吧。”

“雖然做不到，那還是真想過？”肖薇身旁另一側那位名叫易思北的男生笑問。

“偶爾的確這個想法，”肖薇笑着跟他說，“這麼說吧，我們姐妹倆擅長的科目不一樣，我歷史政治很好，物理化學不太好差一點，小萌恰好和我相反，如果允許代考的話……我們的高考總分是要突破天際的。”

在眾人的笑聲中，肖萌和肖薇交換了幾個眼神，隨後明白了肖薇請吃飯的原因。雖然沒有心靈感應這種外掛，但姐妹倆從娘胎開始就一起成長，知道對方成長過程中發生的一切，很多時候只需要一個眼神就明白對方的意思。

簡而言之，事情是這個樣子：在這個樹恭弘=叶 恭弘飄落的秋季，雙胞胎姐妹的書以《雙胞胎的學霸之路》為書名正式上市。在肖薇看來，這是值得慶祝的事情，她性格外向活波，進校后不久就交到了許多朋友。為了慶祝圖書出版，她邀請了自己在學校里結識的十餘位同學一起吃個飯，其中有她的室友，關係要好的同班同學，還有藝術團的隊友。大學生大部分都是很窮的，有蹭肉吃蹭酒喝的機會是基本不會拒絕，當然開開心心來了。

找準時機后肖萌小聲問：“會不會吃窮了呀？”

“不會，”肖薇在她耳邊說，“拿到稿費的預付金啦，一萬二！”

肖萌眼珠子發亮：“真是太好啦。”

有錢確實是件讓人愉快的事，尤其是最近她錢包失血得厲害。現在再看肖薇幾個月的決定和出版社簽下合同，不由得深深佩服她的深謀遠慮。

“晚上我把錢轉一半給你。”

“好。”

肖薇從她的書包里抽出一本書給她：“今天剛剛拿到的樣書，給你一本。”

封面是姐妹倆的照片，姐妹倆留着黑長直的髮型，穿着同款長裙，臉頰相貼，手心相對，動作姿態乃至笑容都一模一樣。一眼看去，還以為是鏡子內外的兩個人。

“感覺有點詭異呢。”肖萌小聲吐槽。

“這麼正常，哪裡詭異了！你的審美完全被老爸教壞了。”

“挺漂亮的，”一旁的易思北一直聽着姐妹倆的交談，他微笑着點了點封面，“我覺得拍得很好。”

肖萌笑了笑，不動聲色地打量這位叫易思北的男生。這次的聚餐活動中，只有他一個男生，可謂萬紅當中一點綠。據介紹，他不但是藝術團的前輩，還是肖薇的直系學長，同樣就讀於經院的財政專業。

京大的男女比例基本接近1比1，肖薇所在的班級男女生差不多，所加入的社團女生居多，這也是肖萌進入大學以來，第一次看到姐姐身邊出現異性。

易思北外表很出眾，身材高大，有着小麥色的肌膚和一張俊秀的臉，笑起來露出整齊的白牙，長得還挺符合肖萌的審美的。

肖萌頗有深意地看了姐姐一眼。

肖薇假裝沒看懂妹妹的目光，笑着捏她的臉：“今天過得不太好？”

“……不太好，成績墊底。”

肖萌簡單說了說a比賽的情況，肖薇雖然不學理科，但因為妹妹的原因，對這個a編程競賽有相當程度的了解。

肖薇摟她肩膀，那張和肖萌一模一樣的臉上浮現出肖萌絕對擺不出來的語重心長：“怕什麼，慢慢積累經驗值好了！看動畫片玩遊戲就知道，所有的主角都是要歷經升級打怪的過程，最後才能碾壓大boos！加把勁，過段時間再去碾壓他們。”

一旁的易思北則說：“a競賽？據我所知，競爭之劇烈不低於高考。”

“是啊，我已經感覺到了，華大的強人非常多。”

易思北安慰她：“不過，你才大一，比前輩有差距很正常——畢竟那種一上來就滿級對所有人無差別碾壓的開掛傢伙太少見了。”

不知道為什麼，肖萌想起了路之航，深有同感的點了點頭。

肖萌說：“既然學了這個專業，那就要寫很多代碼，參加a競賽，給了我一個很好的理由和很強的動力去寫更多的代碼。”

聽了這句話，易思北失笑：“有理有據，令人信服。你們姐妹倆的幹勁真的一模一樣。”

“易師兄真會夸人。”肖萌舞蹈隊的一位小夥伴則評價。

“實話實說而已。”易思北十分淡定。

玩笑中，熱騰騰、紅彤彤的火鍋端上桌——火鍋面前不論性別，眾人用一個小時瓜分掉了點的二十多道菜，直到鍋里再無剩餘才算心滿意足。

“蹭了肖薇一頓便飯，我這個當師兄的也不好意思，待會兒請大家一起去六道里的酒吧逛逛，”易思北站起來，對滿桌女生髮出邀請，“我們有十個人，可以打三輛車過去。”

吃飽喝足正打算再逛逛的妹子們一下子歡呼起來，更有人喊出了“易師兄萬歲”的台詞。

六道里的酒吧一條街是市內一處非常著名的休閑地，處於時尚潮流的尖端。學生大都是久聞其名，但有時間和金錢去這些地方消費的大學生實在不多。此時有人請客，簡直求之不得。

“這樣不好吧？”肖薇沒想到易思北還準備了這一出。

“不用客氣，”易思北拿出手機對肖薇一晃，“我已經叫了三輛車了，你們姐妹倆跟我一個車。”

這行動力和效率完全不給肖薇拒絕的機會——如果她拒絕會被其他女生揍的——她默默看了看友人們振奮的臉，只得點頭應允。

“好吧……那就謝謝你了，易師兄。”

“不客氣。”易思北眉眼舒展，對肖薇輕輕一笑。

肖萌雖然對“去酒吧”沒特別大的興趣，但即便是她也不想在連續两天的學習考試后回去刷代碼，覺得去見見世面換換腦子也不錯。

大家離開火鍋店，雙胞胎姐妹倆因為結賬的原因走在一群人最後。

“那位易思北師兄到底是怎麼回事啊？你就請了他一個男生。”肖萌小聲詢問姐姐。

“我本來沒想請他吃飯，中午我們排練完，我在社團里和其他人談到晚上去哪裡吃飯的時候，他恰好聽到我們的談話，就問我為啥不請他……我能說什麼？”肖薇攤了攤手，“他是我直屬師兄，我們還在藝術團排練同一個舞劇，以後肯定還要繼續來往，我能說‘對不起，你不要來，我不歡迎你’這種話嗎？”

“確實不能……”肖萌設身處地想了想，發現自己也無法拒絕，“姐姐，你們很熟嗎？你之前可沒跟我提過他。”

“他性格不錯，熱情爽朗。他告訴我很多經驗，如何平衡文藝團的和文化課的學習，選修課選什麼這些。”

“哦~”肖萌詭秘地眨眨眼，“那這位易師兄是在追求你嗎？”

肖薇示意她看周圍：“我們這一圈人里美女那麼多，誰知道他的目標是誰？他和其他女生關係也不錯的。他很像爸爸說的‘人情練達’的那種人。”

這話沒說錯，今天來吃飯的還有三位是肖薇在文藝團舞蹈隊的團友們，學舞蹈的妹子身材相貌明顯超過普通人，一行人走在路上，不知道的還以為模特隊來了。

“肯定是因為你呀，不然他為什麼會這麼熱情，還用你的名義請這麼多人去酒吧玩？”

酒吧的消費不低，蹭了頓便飯就要請這麼多人——注意，還是以肖薇的名義——出去玩兒，這投入的成本可不低。

肖萌抿嘴笑：“還記得爸爸媽媽說過啥？大學里談一下戀愛也不壞，對合適的人可以試一下啊。易師兄看起來很帥，好像也挺大方。”

肖薇似笑非笑地瞪了一眼妹妹：“你才見他一面就這麼說啊？”

肖萌举手投降：“好啦，我錯了我錯了。”

雙胞胎之間沒有秘密，被妹妹戳穿了傲嬌的窗戶紙后肖薇也沒有掖着藏着，她思索了一下：“其實我沒怎麼想過這個問題。我感覺他和我們有些距離感的，我不太知道他在想什麼，和這個人談戀愛的話……有點不真實。”

“距離感？什麼意思？”肖萌有些懵。

輪到肖薇結賬了，肖薇一邊掃二維碼付款，一邊道：“據我所知，他是首都人，他家在二環內有套四合院。”

“理解了。”肖萌秒懂。

作為二三線城市裡工薪家庭長大的妹子，姐妹倆的家庭關係比較廣泛，肖家父母的親戚朋友中，有千萬富豪和廳局級領導，同樣也有下崗職工家庭和在鄉下務農靠種田為生的低收入群體。姐妹倆很清楚，一個人的經濟條件決定了其社會階層。顯然，“二環內有套四合院”的易思北和她倆不處在一個經濟階層。如果僅僅做朋友也無妨，朋友間本來就需要距離，如果以男朋友的標準，這種距離感也許會成為一個麻煩了。

# 第9章

姐妹倆離開火鍋店走到馬路旁時，易思北用叫車軟件叫的第一輛車已經到達，肖萌藝術團舞蹈隊的幾位隊友已經上車離開。

還沒走的女生們擠在一起等車的同時目光都看着同一個方向，饒有興趣的八卦着什麼，看到姐妹倆出來，特激動迅速把兩人拉入八卦的陣營。

“肖薇，兩周前我們在超市遇到的那位帥哥還記得吧？居然又被我們碰到了，”肖薇的室友馬珊珊激動地朝前方一指，“你看看那家日料店門口的那個男生，是他，沒錯吧？”

小肥羊火鍋店的隔壁是一家名為“和歌”日本料理店，比火鍋店規模小一些，看門臉的裝修程度就知道和小肥羊火鍋店屬於截然不同的消費檔次——估計人均消費能差出五倍——也不知道這兩家店平時是怎麼共存的。

此刻，這家日料店門口站了位年輕的男生。男生背着運動書包，戴着一副黑色耳機，雙手插在外套衣兜里，他看着店門口的方向，應該是在等人——因為日料店木門前的有兩站橘色吊燈，將他的五官清晰的刻畫出來。

“我就說吧？”馬珊珊正得意地跟其他幾位妹子道，“那天我和肖薇在超市裡看到過他來着，回來跟你們說我們巧遇了一位超級大帥哥，你們還不信呢。”

肖薇的其他室友紛紛點頭：“現在信了，顏值超高的！你們一點都沒誇張！”

肖薇亦贊同地點了點頭：“想不到又見面了。僅從顏值上說，他的確是我見過的活人里顏值最高的一個。”

女生們八卦得如此熱烈，易思北豈能沒發現八卦的中心人物？他抬了抬眼，似笑非笑地瞧了肖薇一眼，道：“看不出來，你也會這麼評價某個男生的相貌。”

“呵呵……”肖薇get了他的潛台詞，連忙補上一記誇讚：“嗯，易師兄你也很帥了。”

易思北顯然並沒有被這句話討好，他擺了擺手，笑了：“別打補丁了。比臉我是比不過他的。”

肖薇覺得這話實在很難接，承認的話有點得罪人，不承認又顯得曖昧——為了轉移話題，她把注意力轉向肖萌準備和她八卦一番，姐妹倆的審美趣味很相似，沒想到一向和她通信良好的妹妹忽然信號接受失敗，盯着帥哥目不轉睛呢。

“喂，這麼花痴啊？”肖薇笑着推了肖萌一把。

“不是不是，”肖萌回神，連忙道，“他是我師兄，叫路之航，我們在同一個社團，我和他打過幾次交道，我沒想到在這裏看到他。”

易思北聞言，點了點頭：“我記得他是貴校計算機系的，算是你們直屬學長吧。”

“不是直屬的，他是計算機科學實驗班的，我是普通的計算機科學專業，”肖萌後知后覺的看向易思北，“易師兄，你也認識他？”

易思北看了看天，無奈攤手：“怎麼會不認識？畢竟我們在一所中學呆了六年啊。”

“……居然這麼巧？”馬珊珊在一旁笑呵呵的出主意，“既然這樣，不然易師兄跟他打個招呼，我們也好湊近和他聊幾句。”

易思北表情不變地看了馬珊珊一眼，目光很平淡，也沒回答。

馬珊珊頓時知道自己的提議有些冒昧，訕訕地轉過頭去——肖薇也就罷了，其他人可叫不動這位師兄。

“我過去和他打個招呼。”這邊肖萌發了話。

想起幾個小時前他傳給自己的答案，肖萌由衷地覺得自己應該和這位大神打個照顧，不過才跨出一步又止住了腳——因為日料店的滑門被拉，店內走出一位身材高挑異常漂亮的年輕女性，她踩着高跟鞋走到路之航身邊，很短的交談之後，她伸出手，把路之航戴在頭上的耳機扯了下來，又伸手一戳他的腦門，顯然是在訓話。路之航對這位女性的動作半點沒生氣，只抿了抿嘴，向來面無表情臉上也難得的顯出了幾分柔和之色。

日料店的外面是修建在草坪上的臨時停車場，可以停放約莫二三十輛車，年輕女士拉開了一輛黑色越野車的車門，坐進了駕駛位，路之航慢吞吞地朝着車子走過去。

“呀，他女朋友？”

“不太像吧？年齡似乎大了一點？”

“有人就喜歡姐弟戀來着……”

“也可能是他姐姐。”

“看來他們要走了啊……”

確實是要離開了，越野車駛出了車位，路之航拉開車門看着正要上車。因為方向問題，他的視線就恰好准上了肖萌一干人等，這一下，他上車前的動作停了下來。兩隊人馬隔着十餘米的距離，路邊車流入睡，噪音如此之大，他不可能聽見妹子們的議論聲，但不知為何，妹子們的議論聲頓時安靜了一瞬，隨後又小聲議論起來。

“啊……他看我們呢。”

“我覺得目光有點冷。”

雖然有可能遭遇路之航的冷臉，但肖萌又不缺乏微笑的能力，馬上對着這位師兄露出了大大的笑容，對他招了招手，欠了欠身當作招呼。

雙胞胎姐妹倆行動基本一致，看到妹妹客氣的姿態，肖薇不想對妹妹的師兄失禮，她貼着肖萌的臉，衝著路之航也揮揮手，露出笑臉。

路之航扶着車門的姿態絲毫未變，但也沒有流露出任何打招呼的意圖，面無表情站在車門旁盯着姐妹倆看了數秒，然後長腿一邁上了車，“哐”一聲帶上了車門。

姐妹倆面面相覷了一會，肖薇扶着額頭吐槽：“這麼就走了？我還是頭一次見到對面我們姐妹倆直接走人的情況呢……正常情況下，只要稍微熟悉一點的人一定會走過來說‘你們是雙胞胎嗎’這種無聊的對白啊。”

“長得帥高冷一點也沒關係的！”馬珊珊握拳。

“這都不是高冷更接近沒禮貌了好嗎？”肖薇說，“真高冷的我們也不是沒有見過……這位的情商是負數，一定是的。”

易思北叫住姐妹倆：“出租車來了，走吧，上車說。”

此時兩輛出租車在一行人面前停下，易思北送走了一車人，和姐妹倆上了最後一輛車。

等肖薇和肖萌上車后，他在副駕駛座位落座。

上車后，肖萌問肖薇：“姐姐，之前說在西門外遇到了路師兄是怎麼回事？”

肖薇完整的敘述了此事的前因後果——兩周前的周日，就是姐妹倆拍完照片的第二天，肖薇和馬珊珊去超市購物，等待結賬時，她們看到了路之航。路之航的外形太過出色，兩人情不自禁地看着他——人類的互動往往都是雙方的，路之航也發現了兩人，他板着臉盯着她們看了一會，結賬走人。

“他的表情非常嚴肅，我們以為是冒犯他了，”肖薇摸了摸下巴，“現在想來，他可能是把我認成你了。”

“應該是這樣。”

從小到大，姐妹倆被認錯的事發生了不知道多少起。肖萌心算時間，兩周前的周日，就是路之航借書給她的前一天，難怪大神把書借給她后一句話都不說。

“不過，通過上次的事情和今天的偶遇事件，我們可以知道，你這位師兄非常高冷，甚至可以說沒有禮貌。”

肖萌迅速給姐姐科普了一下路之航的光輝戰績，努力糾正她的認知偏差：“路師兄不是那種人，他絕對不是沒禮貌，他之前借書給我複印，幾個小時前還告訴我考題答案。”

“這樣聽來他人不錯？那為什麼連和你打個招呼都舍不得。”肖薇很是費解。

“這樣已經不錯了，”車子往目的地駛去，易思北坐在前排，回頭看着後排的雙胞胎姐妹，意味深長道，“你們要知道，路之航很少跟其他人來往。”

肖薇若有所思：“……這點我隱約也有察覺。”

“雖然在別人背後說壞話是沒品的事情，”易思北頓了頓，斟酌着看向肖萌，“你沒覺得他很奇怪？”

“……那個，還好吧。”肖萌吭哧吭哧擠出兩句話。

路之航對人接物的態度的確有些與眾不同，但肖萌實在不想在背後評論這麼評論自己的師兄。

肖薇對這個話題來了興趣：“易師兄，你知道得還挺多，你對他很了解嗎？”

“說不上很了解，我們在不同的實驗班，他主攻數學和信息學競賽，因為課程安排，他坐在教室上課的時間不太多。但我們畢竟在一所中學呆了六年，路之航相貌極好，又是全校聞名的天才人物，有些事情不論是否願意知道都會傳到耳朵里。”

“那都有什麼八卦？”肖薇連忙追問。

易思北瞧着這對開開心心的姐妹花，內心斟酌了一番。他並不喜歡在人家背後傳播八卦，但作為掌握信息的那一方，作為相對比較知情的知情人，他覺得自己有這個義務稍稍提醒一下肖萌。路之航的優勢是如此的突出，哪怕性格再糟糕，牛仔褲下也不缺拜倒的女生。如果肖萌喜歡路之航——和路之航在一所同學呆了六年，他見過這種事情實在不少——那真的是一件非常、非常糟糕的事情。

# 第10章

“這麼說吧，”易思北緩緩道來，“在我的中學，有一句關於路之航的名言，‘老天還是公平的，路之航的競賽成績有多好，他的社交能力就有多差’。”

肖萌知道，在別人背後打聽小道消息非常不好，但易思北的這句話的概括能力太強了，她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對路之航的好奇心，忍不住加入了談話。

肖薇問妹妹：“他的競賽成績到底有多好？”

“是這樣的……”

肖萌對姐姐做了科普。

和路之航認識后，她下意識地開始關注和他有關的消息，從各個渠道獲知了路之航的彪悍履歷。路之航就讀於師大附中——這是一所在全國都極其有名的超級重點中學，學生成績和水平傲視全國各種高中，連提起名字大家都會肅然起敬。肖萌和肖薇就讀的榕城外國語學校，在當地也是難得的一所好中學，每年能有那麼二三十個學生升入京大華大，還有那麼兩、三名學生能參加五大理科競賽的全國決賽——但和首都師大附中依然完全不是一個檔次的。

師大附中是一個牛人成群的集體，但路之航在這裏也是大神中的大神了，他是雙管齊下的那種競賽生，初中開始就在數學聯賽獲獎；高中更是成績斐然，在全國數學奧林匹克競賽和信息學奧林匹克競賽，都拿過國家一等獎，早早就預定下了保送資格。

肖薇倒吸一口涼氣：“每年也只有四五十人能拿到國一吧？在我看來，能拿到一個國一已經很了不起了，兩個？感覺已經超出了普通人的理解範圍。”

易思北很感慨：“是的，真的非常非常厲害。我們當時也對他很好奇，我一個朋友——也是參加競賽的，和他聊過，發現他和普通人不太一樣，似乎天生能理解數學里那些抽象的概念，甚至可以心算六位數的乘法。”

“這麼厲害？！太天才了吧！”

“他的偏科也十分明顯。與此相對的，他文科成績很差，語文歷史政治常年徘徊在及格線上下，化學也不怎麼樣——如果他參加高考，絕對上不了京大華大的。”

肖薇心有戚戚：“每次聽到這種案例，都覺得通過競賽選拔天才是應該的。”

肖萌的關注點則在另一個方面上：“師兄為什麼沒有參加國際數學奧賽？”

“因為我們的中學的數學競賽水平更好。”

“啥？什麼意思？”肖萌沒懂。

易思北耐心地為肖萌解釋：“根據他的成績，他可以同時進入數學和信息的國家集訓隊，老師也認為他的能力可以兼顧兩門競賽。但現實原因讓他不能這麼做。入選集訓隊就等於保送，保送名額都很珍貴，他一人獨佔兩項名額很奢侈。我校在信息競賽上不算強，人才儲備少，沒有任何替補。但數學競賽不同，優秀學生很多，如果路之航退出數學競賽，其他人就可以補上數學集訓隊名額，保送的人就可以多一個——畢竟學校也要從大局考慮。”

肖萌發自內心地覺得大神身上的光環更加閃亮了。

“那他自己呢，想參加哪個競賽？”

“他到是無所謂——很平靜地接受了勸說。可能他內心也想參加信息競賽，畢竟他大學也是學的計算機科學系。”

肖萌認同這個判斷。這話題眼看着越來越偏，肖萌把話題拉回來：“易師兄，你剛剛說路師兄奇怪，到底指的什麼？”

“你和他打過幾次交道？都聊了什麼？”易思北沒有直接回答，反問肖萌。

“有那麼幾次，我向他請教編程方面的問題，他都很快地解答了。”

“你和他說過別的話題嗎？”

“……嗯，”肖萌仔細想了想，“幾乎沒有。”

“這就是他的問題。他只喜歡數學和編程、或許還有點机械和电子，如果是關於這方面的問題，他不介意和人聊一聊，雖然聊天方式一般人也不太習慣，他那直接的說話方式很打擊人；如果是他興趣範圍外的話題，他很難和人流暢的溝通，至少中學階段他就是這樣。”

肖萌本想下意識地維護師兄，但轉念想起路之航對a女隊的態度，不由得啞口無言。

“你被他打擊過嗎？”易思北笑問。

肖萌無奈道：“是吧，但我覺得他是無心的，這是他的說話方式。”

肖薇問易思北：“他怎麼打擊人的？”

“大概就是那種，考完試大家都被數學題難哭的時候，他卻很平靜地回答‘題目很簡單’，因為對他來說，真的很簡單。你知道他沒有惡意，但就是覺得非常沮喪。”

都是書山題海過來的人，肖薇秒懂。這類人每所中學都有，人們稱之為“學霸”和“學神”。

“那你們可以用其他學科優勢打擊回去，”肖萌說，“他文科不好，很好利用的。”

“可以是可以。不過，對路之航來說，數學，電腦、机械這些東西才是他最關心的，離這些知識越遠，他就越漠不關心，其他科目的成績好不好？他根本不在乎。如果你說‘你怎麼連《出師表》都背不下來’，他會點點頭說‘是的’，打擊他收穫不到樂趣。”

肖萌想了想，覺得這的確是路之航的性格特點。

他對自己的喜歡的事情極其極其專註，從不糾結於外物，情緒變化很小。

“這些問題也還好？路之航這種嚴重偏科的學生，恰好是社會需要的人才。”

“我校的學生一直是‘brayisthenewsexy’這句話的追隨者，如果路之航僅僅是說話直接不合群，反而更會成為大家追捧的對象，絕對不會被人說‘競賽成績有多好，社交能力就有多差’，而我也不會用這樣的態度和你說起他，”易思北的表情嚴肅起來，“實際上，中學階段，他和同學發生過若干次衝突，如果不是因為優點過於突出，突出到校長完全不忍心放棄他，到處說情，也許他早就被學校開除了。”

雙胞胎這下子真的目瞪口呆了。

肖萌急忙反問：“什麼衝突？嚴重到居然要開除的程度？打架鬥毆？”

易思北一看姐妹倆的表情，就知道自己的說法有問題，於是進行澄清：“按照性質來說，是打架鬥毆沒錯，雖然事出有因。他對那些干擾他的人都不太客氣，甚至包括女生。”

“比如呢？”

易思北不答反問肖萌：“路之航現在的女粉絲多嗎？”

肖萌回想了一下，點了頭然後又搖頭：“他是我們學院無人不知貨真價實的大神，膜拜他的人很多，但這些人應該說不上是粉絲。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他和我們不在同一片天，所以除了仰望也沒有別的感情了。”

“這是因為大家升入大學后理智了不少。初中階段的小朋友可沒有那麼理智了，‘中二期’可不僅僅是說說而已。路之航剛進入初中就憑臉收穫了一大批粉絲，要知道，那是七八年前，電視上放的都是一些中二校園青春劇，他當時的相貌很像偶像劇的男主，劍眉星目，不苟言笑，出場自帶霞光萬道瑞氣千條。”

肖萌有些沒想到。電視上的花樣少年多少都有些女性化，是一種很柔和的英俊；但路之航的相貌和女性化完全沒有關係，他是那種線條分明、五官深刻，甚至帥的有點咄咄逼人的類型。

“當時有件事鬧的很大。當時，有一位女生對路之航表白了心跡，還送了禮物，路之航順手就把禮物扔掉了，那女生非常傷心。女生的哥哥知道後來找路之航麻煩，路之航和他打了一架，把對方打到手臂骨折。”

肖薇完全不能想象：“骨折？真的？”

肖萌也很意外，她感覺路之航是以智力碾壓人的那種，半點不像有高武力值的。

“路之航是混血兒，聽說他父親是北歐人，他也繼承了北歐人的身高，當時他的身高已經有一米七，比絕大多數初一男生都高，還學了跆拳道。”

肖薇敬佩的看看妹妹：“你這位大神師兄原來這麼兇殘。”

“我想他腦子里並沒有‘兇殘’或者‘不兇殘’的概念……我看到了打架的全過程，打架前後他都很平靜，臉上始終是評估和衡量的表情，‘你打我、我要還擊’，他的想法應該就這麼單純。直到女生抱着哥哥哭起來時，他似乎才明白過來自己做了錯事，”易思北深思着，彷彿回到了幾年前的事發現場，“當時我覺得他真是個怪人，後來才知道，他的確和普通人不一樣。”

“和普通人不一樣？”肖萌緊張的反問。

“打架事件結束后，他母親到學校，向老師和受害者家長賠禮道歉，老師們這才得知，他有阿斯伯格綜合征。”

# 第11章

阿斯伯格綜合征是維也納醫生漢斯·阿斯伯格在1944年首先發現的，因而以他的名字命名。漢斯·阿斯伯格醫生在一系列文獻中對他們的困難和能力做了描述。

他注意到這些孩子們的社交成熟程度和社交推理分析能力都發育得晚，他們的社交能力在每一個發育階段都會有一些特別的表現。這些孩子很難交到朋友，經常被別的孩子調戲；他們在語言交流和非語言交流上都有困難，尤其在語言交流上，語言的使用有點老學究氣，語氣、語調和節奏的掌握生硬死板；他們的語法和詞彙能力要強一些，但是人們在和他們談話後會覺得這些孩子講的話和他們的年齡不大相稱。

漢斯·阿斯伯格醫生還注意到他們在交流和感情控制上的缺陷，他們好像總希望把“感情理性化”；相對他們的智力水平來說，他們的同理心卻不如同齡人，他們好像非常以自我為中心；特別感興趣的話題或愛好，常會牢牢地控制着他們的思想和時間；有些孩子在課堂上不能專心，常會有學習方面的困難和障礙，常需要母親輔助他們自理和組織技巧；他們在步態和協調方面也常常顯得笨拙；他還注意到有些孩子對某些聲音、氣味、材料和觸摸特別地敏感。

現在，心理學專家認為阿斯伯格綜合征是廣泛性發育障礙中的一種綜合征，有某些特徵類似孤獨症，因而也被歸入更廣泛的孤獨症譜，也被稱為“高功能孤獨症”。具有這種特質的兒童“缺乏與他人共享情感的能力，難以發展友誼，執著於單向性的談話”，在實際表現中，如人際交往障礙，刻板、重複的興趣和行為方式。

與普通孤獨症不同的是，阿斯伯格綜合征患者並無明顯的語言和認知能力損害，智力正常，部分阿斯伯格綜合征者在某些方面可以显示出來遠超常人的素質，在一些特殊的方面，比如藝術、工程學上有特長，所以阿斯伯格綜合征有時候也被稱為“天才綜合症”。正因為如此，阿斯伯格綜合征往往不容易在患者身上發現，常人多以孤僻怪誕、自我中心或難以溝通的性格問題視之。

……

信息世界浩如煙海，動動拇指就可以查到許多資料——肖萌之前對阿斯伯格綜合征一無所知，現在的她對這個癥狀有了初步的了解了。

肖萌深呼吸一口氣，打算開始下一輪的查詢時，被肖薇敲了腦門。

“咱們到了，下車吧。”

此時一行人已經到達了市中心六里街的酒吧一條街，在易思北的帶領下進入了一家名叫“silent”的音樂酒吧。這家酒吧的氛圍很好，裝修非常有情調，規模不算小，五六十個座位分佈在酒吧的每個角落，三三兩兩的年輕人人坐在沙发上小酌，生意很不錯；舞台上，一支外國樂隊在演唱美國九十年代的著名歌曲，看起來是個高端得不得了的地方。

雙胞胎是當了一輩子好學生的人，都是平生頭一遭來酒吧，肖薇新鮮地左看看右看看，詫異地問易思北：“……這就是你帶我來的酒吧？”

“你不要把失望擺在臉上，”易思北笑道，“我們這行人有九名女生，你以為我會帶你們來什麼聲色場所嗎？”

馬姍姍笑嘻嘻說：“其實……稍微去一下也不要緊的。”

“要是在美國的話，你們都不滿二十歲根本不能進酒吧。真要去的話，等你們有男朋友再讓他陪你們去。”易思北道。

“易師兄，其實你也不到二十歲吧？你為什麼對這些地方這麼了解？看起來好像還常常來酒吧的樣子……”肖薇提出疑問。

“想知道？猜猜看？”易思北表情還挺神秘。

“……”肖薇差點被哽住，只能瞪這位師兄一眼。

這一眼瞪得易思北毫無脾氣，他举手投降：“好吧……其實也沒什麼懸疑，這家酒吧是我小舅開的，來這裏消遣的話可以打折。”

“哇，原來師兄你是為了省錢。”女生們笑了起來。

“不過我小舅今天不在，大家放鬆一下聽聽歌，還是不錯的。”

易思北對這家酒吧挺熟的，作為老闆的外甥他顯然享有特權，他嫻熟地和服務生和調酒師打了招呼，給各位女士安排好座位，又獨自帶着肖薇稍微遠離人群，在靠近吧台的沙發間落座。

這群女生高中時代都是好好學生，去過酒吧的真是寥寥無幾，此刻人人都裝出一副見過世面的老成樣子，懷着極大的興趣研究各種奇怪的酒。在服務生和易思北的推薦下，眾人點了幾種度數較低名字特迷人的酒。

只有肖萌完全不在意各種奇怪的酒的配方或者歌手們唱着什麼，對姐姐說了句“我和你一樣”后，就老僧入定般坐進沙發，陷入了又一輪資料搜尋中。

她此前搜到的都是關於阿斯伯格的理論描述，不是很具體，肖萌想了想，又打開了某乎開始搜索阿斯伯格綜合症，於是意料內的搜到一條“患阿斯伯格綜合症是一種怎麼樣的感受？”

帖子下回答不少，點贊最高的回答說，他自己很小就感覺到和別人不一樣，這種感覺是很痛苦的，他和別人的思維模式完全不同，他聽不懂諷刺，看不懂理解父母的眼神，無法理解小夥伴到底在想什麼，其他人都用看怪人的眼神來看他。他還舉了一個他小時候的故事來說明他和別人的區別。他喜歡小火車併為之沉迷，知道很多小火車相關的知識，當他看到表弟也有一輛小火車的時候，他興緻勃勃的走過去，一把拿過表弟的小火車準備給他講火車的知識，可表弟卻哭了起來，家裡所有人都以為他欺負表弟。

還有一條高贊回答說，阿斯伯格患者的明顯特點沒有共情能力，在某些方面很專註。和很多人想的不一樣，天才在哪裡都罕見，阿斯伯格患者沒有那麼多天才，大部分人還是泯然眾人。當然，在這個社會中，專註的人獲得成功的概率本來就比較高，所以部分阿斯伯格能獲得成功，這也是倖存者偏差了。

……

肖萌一邊閱讀這些帖子，一邊將帖子里的內容和路之航進行比對，覺得自己對這位師兄的了解似乎有些加深了。

毫無疑問，這位師兄確實是比較典型的阿斯伯格患者，他和自己交流的每一個反應似乎都在印證帖子里的話——他沉迷編程、不善言談，想法獨特，和別人交流時效率較低。

但肖萌也知道，他雖然總是面無表情，但很善良。第一次見面時他對自己態度冷淡，可能是他當時沉浸在閱讀世界中，對外界的事物反應遲緩，又因為戴着耳機所以沒能領會到自己的意思；不過後來他明白了自己的錯誤后，又撿起了那截碎紙還給自己，再加上在自己購買自行車時的援手，這應該都是對自己表達歉意吧。

易思北和肖薇並肩坐在吧台邊上的沙發里，兩人的位置恰好可以看到聚精會神查手機看資料的肖萌，易思北不由得失笑：“你妹妹對路之航好像有興趣？”

“你覺得呢？”肖薇反問。

易思北道：“我在車上的話你聽到了，我並不是因為喜歡八卦才背後說路之航的。”

肖薇不論智商和情商都不低，她聽懂了易思北的意思，點了點頭：“我明白你的意思，謝謝你對她說這些。不過你放心，我妹妹才不是花痴，只看一眼就喜歡上某一個人的可能性是絕對不會存在的。”

“問題是，路之航也不光是有臉，才華也不缺。”

路之航這等專業能力極強的天才，再加上超高的顏值光環，很容易就會收到來自女生的仰慕，這種仰慕一不小心轉化為愛情的荷爾蒙和大腦的多巴胺也不奇怪。

肖薇不以為意：“怎麼說呢，又天才又有貌的人，我們可是見過的，免疫力很好的。”

“你們見過？”易思北笑道，聲音裡帶着一點點懷疑一點點好奇，“路之航這種級別的人不論在哪裡都不算常見吧。”

肖薇狡黠的一笑：“確實不算多，但是也沒有那麼少。”

易思北難得的有些困惑：“是什麼意思？”

“猜猜看？”

易思北忍不住失笑——這還真是現世報，還的快。

“當然也沒什麼不能說的，”肖薇小心的抿了一口果酒，“你應該知道帕格尼尼青少年小提琴大賽？”

“當然。”他簡短回答。

作為高水平藝術團的一份子，易思北的音樂素養也有相當水準，知道帕格尼尼是歷史上最著名的小提琴演奏家，這項同名比賽是國際三大小提琴大賽之一，每兩年舉辦一屆，在音樂界地位很高。

“我和小萌就認識的某人在這項比賽獲得了金獎，他當時十六歲。”

這個獎的含金量易思北非常清楚，他點頭：“確實非常難得。”

他很清楚，想要在這樣的比賽獲金獎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幾年都未必有一個，獲獎者的天賦和努力都要傲視群雄才行。假如學音樂也有社會是金字塔的話，拿到這個獎已經到達了絕大多數人永遠到不了另一個境界。

“當然了。”肖薇眉飛色舞的。

易思北頓了頓，笑問：“你說的這個某人，是不是男生？”

“是的。”

“你們很熟？”

“他是我和萌萌的青梅竹馬，我們在一個大院里一起長大，”肖薇笑盈盈道，“得到金獎后，他獲得了老師的推薦，現在在美國的柯蒂斯音樂學院學小提琴。”

易思北很客觀地評價：“那是全世界最好的音樂學院之一，襯得上他金獎得主的身份。”

趁着肖薇小心翼翼喝她手裡那杯顏色奇怪的果酒時，易思北拿出手機開始搜索——信息時代里但凡有一點知名度的人都可以在網上找到他的蹤跡，何況是帕格尼尼青年小提琴大賽的獲獎者呢。幾分鐘，他舉着手機屏幕放到肖薇面前。

“梁清寧？”

# 第12章

肖薇修長的手指摸索着透明的玻璃酒杯，閃閃發亮的眸子在易思北的手機屏幕上停留了一會，滿足地微笑點頭。

網絡上關於梁清寧的照片和新聞有幾則，無一例外，都是三年前他比賽得獎后那段時間的發布的。雖然梁清寧得過小提琴演奏的大獎，但小提琴不是鋼琴，人們對小提琴家的關注度相對而言會少一點——好比大家會記得奧運會的游泳冠軍的名字而不是舉重冠軍的名字。近些年來，我國在國際上獲得音樂比賽大獎的选手也越來越多，得一個金獎似乎也不是太大的新聞，在沒有專門炒作的情況下，外圈人是很難知道梁清寧這個名次的。易思北搜索時發現，“梁清寧”這三個字僅僅在很小範圍的古典音樂愛好圈中有一點知名度，就這點知名度似乎還跟他的外表脫不了關係。

就算同為男性，易思北也不得不承認，梁清寧的確如肖薇所言“長得好看又有才”。照片上的少年有着清俊的相貌和修長的身材，尤其他得獎時的某張特寫——他身着黑色燕尾服站在舞台中央，左手持琴，右手持弓，站姿大方，儀態舒展，舞台光線暗淡，只有有一束光照在他的身上，找出他優美的側臉線條，因為演奏樂曲，他半垂着眼，但即便如此，依然可以看到他的眼眸在閃閃發光，展現着屬於音樂人的生命力和演奏者的自信。

懂得樂器的年輕人的確和常人的氣質不太一樣——也確實足以讓肖薇僅僅提到名字，臉上就浮現出不一樣的光彩來。

他看完這條對梁清寧小提琴演奏藝術點評的新聞，關上手機，示意吧台的調酒師給自己酒杯里倒酒。

“根據網上的新聞說，他很擅長莫扎特，演奏風格細膩柔和。”

肖薇說：“他比較全面，技巧非常好，除了莫扎特外，帕格尼尼、巴赫、柴可夫斯基的作品都演奏得很好。”

易思北笑了笑，有些感喟：“這要經過多少年的練習啊。”

“他五歲開始練琴了，我覺得他會成為小提琴演奏大師的。”肖薇眉飛色舞，好像是她自己獲得了這份榮譽。

易思北說：“大師不是個容易的目標。你確定自己沒有戴着‘青梅竹馬’濾鏡評價他？”

肖薇理直氣壯地道：“濾鏡？這個說法不好，應該叫信任。我們是一起長大的，很難不對他產生信任。”

“願聞其詳。”

“信任是要通過一次次成功累積起來的。從小到大，他參加了無數小提琴比賽。每次比賽前他都和我們說要獲勝，拿到好的名次。他不光是說說而已，每一次他都做到了，從沒有讓人失望。對我們姐妹來說，對他的信任就像是存在銀行里的錢那樣穩定，不用擔心出任何問題。”

這堅決果斷的說法讓易思北微笑起來，他晃了晃自己的酒杯，盯着肖薇的眼睛，慢慢道：“銀行里的錢嗎……這個說法有意思。有你們姐妹倆這樣的支持，梁清寧真是一個很幸運的人。”

肖薇搖了搖頭：“和我倆有什麼關係？成功是他自己取得的啊。其實上，沒有我們姐妹倆，說不定他成功得更快一些呢。”

“怎麼說？”

“易師兄，你也學過樂器，應該知道藝術學習要分階段的吧，小學階段怎麼唱歌跳舞練琴都還好——但上中學時就要慎重了，如果以後不打算從事藝術領域的工作，那麼規規矩矩上一個追求高考升學率的中學才是人生正道。”

易思北點頭：“說得對。”

“我們三小時候商量過，以後上同一所中學。他很想遵守這個諾言，在小升初的時候，他幾乎要放棄小提琴，打算和我們一起上外國語學校。”

“根據新聞報道，他最後還是去了榕城音樂附中？”

“因為他太有天賦了，音樂附中的老師上門勸說，他才選擇了繼續學音樂。”

“看來你們姐妹倆對他的影響很大。”

“唔……”肖薇遲疑了很久，才道，“即便有影響，那也是小時候的事情了。”

易思北端詳她的神色，聰明的轉移了話題：“這麼說來，我很想認識他。”

“呃，有機會的話，沒問題，”肖薇看了眼自己的師兄，說，“也許你們會聊得來。”

——不，肯定聊不來。搞不好還會成為情感道路上的敵人。

易思北側目看着肖薇的精緻的側臉，微微笑着想。

作為一名未來的程序員，在酒吧盡職盡責地玩了一小時手機后，肖萌和姐姐一行人打車返回學校——就像一群放風結束的罪犯一樣，大家意猶未盡依依不舍，易思北承諾“有機會再請大家來”，不過大家只是笑笑。沒有合適的理由，還真不開不了這個口。

肖萌回到宿舍，距離熄燈只有半小時。她習慣性的翻開自己的筆記本電腦，敲開聊天軟件，點開了和freddie聊天的對話框。她想起今晚看到的阿斯伯格相關資訊，不由得想，他這樣的性格，恐怕不會喜歡自己三番兩次的打擾吧？

但是，該解釋的還是應該解釋，她不喜歡讓問題過夜，也不希望誤會過夜。

[小萌]：路師兄，在嗎？

片刻后，路之航做了回答，雖然其風格是一如既往地言簡意賅。

[freddie]：在。

[小萌]：幾個小時前，我們在小肥羊火鍋店外巧遇了一次，你還記得吧？

打完這行字肖萌才覺得自己似乎有些小心翼翼了，把大神看成什麼人了！那麼容易失憶嗎？

[freddie]：嗯，是的。

[小萌]：那你注意到有個女孩子和我長的一模一樣了嗎？微笑jpg

[freddie]：注意到了。你們是雙胞胎？

[小萌]：是啊，她是我的雙胞胎姐姐。我姐姐在隔壁京大讀書，今天晚上我們在校外聚餐，恰好遇到你也在外面吃飯。

[freddie]：你們長得很像。

[小萌]：我們是同卵雙胞胎，連dna都是一樣的。

[freddie]：這點可以看出來。

[小萌]：師兄，你還記得另外一件事嗎？兩周前，你在超市購物時遇到了兩個女生在看你，其中一個和我長得一樣，那位是我姐姐。

[freddie]：我今天晚上看到你們的時候，我就明白當時認錯了。

肖萌想，果然已經發現了。這位大神是阿斯伯格不假，情商可能不足，但智商秒殺所有人，當然早就想明白了其中的關鍵點。

[小萌]：那就好，我們姐妹倆的確挺給人增加困惑的，除了臉，身高身材都幾乎相同，一直以來認錯我們的人都很多。我當時就想和你解釋一下，不過沒有找到機會。

[freddie]：好的，我知道了。

[小萌]：要熄燈了，我去洗漱準備睡覺了，師兄晚安。

[freddie]：晚安。

和路之航解釋了前因後果，肖薇舒了一口氣，終於心情舒暢地洗漱睡覺。

……

十一月初的時候，雙胞胎的書終於正式上市，在各大網店和書店都開始銷售。

看得出來，出版社在這本書的宣傳上花了不少力氣，鋪貨和宣傳很到位。已經成功跨入高等學府的大學生通常情況下並不會去買一本記載着高中生學習方法的書，但是封面上有漂亮女生，還是一對漂亮女生的書總會讓人點開網頁時視線多停留幾秒鐘，就這幾秒鐘，足以讓有心人認出姐妹倆的身份，然後一傳十十傳百，因此在很短的時間內，許多同學都來問肖萌是否有一位雙胞胎姐姐。

得到了肯定的答覆之後，眾人紛紛表示了羡慕嫉妒恨。

甚至有人還指着書里的內容問她倆諸如“你和你姐姐小的時候穿着打扮都一樣，現在還現在怎麼一樣了”，最讓她啼笑皆非的她的輔導員都買了本書，然後跟她進行了長達一小時的關於教育理念的討論——是的，輔導員是一位正在攻讀教育學博士的研究生，姐妹倆的案例讓他覺得相當有趣。末了，他還笑眯眯地對她說下次學院里搞活動你完全可以把你姐姐帶來呀！

在京大的肖薇也遇到了同樣的事情——她交友廣人緣好，還有個對外公開的微博，對她居然有個雙胞胎妹妹這件事好奇的人更多，連帶着對肖萌好奇的人也多。

姐妹倆每天入睡前都會互發信息彙報這一天的經歷，互相交流因為這本書而獲得的奇怪搭訕，然後哈哈大笑。

# 第13章

一本書要暢銷，僅僅靠“賣臉”還是不行的——除非姐妹倆是什麼大明星。

據編輯姐姐徐天雪的分析，“賣臉”可以吸引廣大人群的好奇心，讓他們關注這本書；然後再用豐富、翔實、有趣的內容留住讀者的視線。

根據編輯的規劃，本書共有十二萬字，學習經驗談和生活日常內的內容對半開。日常生活部分的內容主要是肖薇執筆的，她文筆相當好且懂得如何包裝自己，她很清楚，姐妹倆的十八年來的貧乏經歷不足以寫成傳記文學，於是在書中她用了劇情感十足簡直堪比小說創作的手法來敘述雙胞胎的成長過程，比如姐妹倆有一度的成績不是特別好，但在歷經了種種心境上的變化后，某一天忽然打開了任督二脈，如果找到了學習方法，如果努力和拼搏，獲得了現在的成功，簡言之就是用獨特的彷彿給讀者灌了一瓢又一瓢的心靈雞湯。

肖萌對此覺得有點無奈，她跟肖薇吐槽：“姐，我覺得你寫得有點過頭。”

“怎麼了？”肖薇完全不覺得做錯了什麼。

肖萌指出：“接下來就是期中考試，如果考得不好，那你在書里的牛皮被吹破啦，會有些丟人的。”

接下來的十一月上旬，姐妹倆都要面對上大學以來的第一次期中考試，肖薇在書里把姐妹倆寫得英明神武，總不能考一個爛分數吧，這樣的話，打臉的聲音也未免太響了——誠然，高中時代姐妹倆在學校里可以稱王稱霸可以橫行無忌，但進入了大學這扇門，高中時代的優越感所剩無幾，大學里藏龍卧虎，各路大神都摩拳擦掌應對考試，想要在大學里保持彪悍的成績，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怎麼，上了大學就這麼沒信心了？”肖薇笑問。

“確實有點沒信心啊，班上的同學都太厲害了。”肖萌唉聲嘆息，“上了大學才發現自己是個普通人這種感覺有點微妙呢。”

“你自甘普通人當然沒問題，我可不這麼覺得，”肖薇捏她的臉，“我可是很有信心，不要輸給我啊。”

“我不會輸給你的！”肖萌鼓起臉頰。

肖薇笑得直不起腰：“好了，按照慣例來吧，半個月生活費？”

“沒問題！”

肖萌伸出手，和姐姐擊掌為誓。

根據家庭關係理論，在多子女家庭中，每個孩子出於天性，都會努力爭取自己在家庭中的地位。雙胞胎之間的競爭還要更顯著一些。他們年齡相同、性別相同，從出生開始分享所有的資源，因此，雙胞胎比起獨生子女，感情會更好，競爭意識也會更濃，因為兩人沒有任何借口和餘地。

雙胞胎的父母也深知這一點，他們採用了很好的引導方式，讓姐妹倆之間維持了一種極佳的良性競爭關係。姐妹倆從小到大都玩着這種“比比誰更強”遊戲，小時候的賭注是零花錢，零食，漂亮的衣服，隨着年紀增加，兩人手裡的零花錢越來越多，賭注也越來越大，直接以半個月的生活費為賭注。

肖薇說著，露出得意的笑容，“對了，我把書寄給清寧一份，走的海運，再過個把月他應該就能收到了吧。”

肖萌瞪大眼睛：“啊？你給他寄書？”

“畢竟書里也有提到他。”

“那才多少內容啊？有一千字嗎？”

“還是有的，”肖薇一句話說得擲地有聲，“何況蚊子再小也是肉。”

“你在書中提到的人……”肖萌掰指頭算了算，“從小到大的各種老師，叔叔伯伯小姨堂哥表弟表妹……三四十個總有吧？你每個人都要送一本書？”

“那當然不會，給他個意外的驚喜吧。再說，不在他面前找點存在感，也許他都要把我們忘了吧，上次跟他聯繫還是一個月前的事情了。”

這句話說得肖萌一愣，她遲疑了一下：“不會的，清寧又不是那種人。他現在很忙，在柯蒂斯音樂學院讀書很累，上次他發郵件說每天只能睡六個小時。”

肖薇點了點頭，“忘了”這種說法自然只是誇張之詞，就三人的關係，除非遇到什麼離奇的“失憶”事件，否則想要徹底忘掉對方，還是挺難的。

“就算他不會忘記我們，但如果長時間不聯繫，我們的關係也一樣會疏遠。畢竟我們都上大學了，看看我們周圍的環境，我們僅僅踏進大學校門兩個月，就認識了這麼多有趣的同學和前輩，每天生活這麼有趣，人的注意力是會被分散的，”姐妹倆正在湖邊散步，金黃的銀杏樹落到肖萌肩頭，肖薇拿起樹恭弘=叶 恭弘的恭弘=叶 恭弘柄轉了轉，“但是，從叼奶瓶就認識，一起長大，這麼多年青梅竹馬的關係，我就是不想這樣跟他疏遠了。他太忙沒辦法沒我們常常聯繫，如果我們也因為‘太忙’不跟他聯繫的話，再好的感情一樣會淡漠下來吧。”

梁清寧和雙胞胎姐妹倆是真正意義上的青梅竹馬。梁清寧的父親和雙胞胎的父親是大學同學，讀書的時候就是上下鋪的感情，畢業后兩人進了同一個研究所，住在同一棟宿舍樓，同年結婚，同年生孩子。兩個家庭走得近，孩子間的關係好得不用多言——小時候三個小屁孩一起騎着小自行車在整個大院衝來撞去，一起上學放學。略微懂事後三個發小有了自己的愛好，但只要可能還是會聚在一起寫作業。梁清寧當時已經是很標準的“小琴童”，常常出去參加比賽，這時姐妹倆會把上課的筆記，老師布置的作業工工整整抄好，回家後轉告給他。

上初中后，三人分開了，姐妹倆進入了榕城外國語學校就讀，梁清寧去了音樂學院的附屬中學，兩所中學相離六七公里，三人一起放學上學可能性的不存在了；好在樓上樓下住得近，一有時間三個小夥伴還是會聚在一起，因為大院里常常出現雙胞胎一邊頭碰頭寫作業一邊聽梁清寧拉琴的一幕。

再後來，梁清寧在國際小提琴比賽中獲獎后就漂洋過海，在美國一邊繼續學習小提琴一邊學英語，學習壓力巨大；雙胞胎在國內也面臨着高考這座大山，一分鐘也不敢鬆懈。大家都那麼忙，為了自己的未來而努力，聯繫頻率逐漸減少。

肖萌想，和梁清寧上一次聯繫還是九月姐妹倆進入大學的時候了。今年八月，梁清寧在美國也升入了大學，真正意義上站在了國際舞台上和全世界最有音樂天賦的一群天才pk，每天都忙得腳不沾地，每天不是在練琴就是在搶琴房的路上。從他偶爾發來的演奏視頻上判斷，他的音樂技巧已經到達了相當水平。

而姐妹倆對他現在接觸的世界，已經不太了解了。

肖萌如夢初醒，半晌后才重重點了頭。在人際交往上，她一直沒有肖薇想得多。

“姐姐，我知道了。”

……

因為和姐姐的約定，肖萌卯足了勁複習，甚至減少了例行的刷a的時間，404隊的其他三人也贊成這個決定，事有有輕重緩急，期中考試成績比a更重要。

大一的主要課程是英語數學這些基礎學科，肖萌學習認真，底子厚，期中考試的成績不錯，順利進入了全系前百分之十五，也是全系女生獲得的最好的成績，為她未來的gpa很有幫助——更關鍵的是，她以微弱的優勢贏了肖薇。

肖薇在這次期中考試的成績比肖萌略差了點，進入全系前百分之二十。姐妹倆現在不在同一個專業也不在同一所學校，兩人採取的比較方式是系裡的排名。

她喜滋滋去京大找肖薇討賬，肖薇撅着嘴着把錢轉賬給她：“只贏了一點……算了，贏了就是贏了，我也認賭服輸了。”

肖萌得意洋洋地拍姐姐的肩膀：“這可真是一種取之有道的生財方式！”

“下次你就會輸給我的！”肖薇可不會這麼輕易的認輸。

“那我就等着了！”

# 第14章

拿過肖薇繳納的“賠款”，肖萌心情舒暢，離開京大后就騎車去學校旁的圖書大廈。圖書大廈共有五層，其中上面三層都是外文書店且都是國外最新的書——在網絡購書越來越普及的今天，這家書店以外文圖書的優勢在大學旁邊佔據了獨特的一片領地，肖萌也是經人指點才知道這家頗有特色的書城。

這段時間，除了應付期中考試，她一有時間都在攻讀路之航推薦給她的那些書，深深地認識到了外文原著的優越性，但更認識到了自己和大神之間的差距——路之航推薦的那些書是很好很贊，有深度有內涵，她能看懂的部分算法講解很到位，很巧妙，可這部分只佔全書內容的10……顯然，這些書對她來說難度太大，就好像遊戲里的關底boss一樣，明明知道殺掉boss可以獲得一大堆稀有道具，但是你一個剛進新手村的新手怎麼可能對付得了大boss呢？所以她決定再買一些難度低一些的英文書。

在書城轉悠了選購了一個小時，她選到了找到了幾本適合她目前水平的編程圖書，她滿足地結了賬抱着圖書下樓準備回學校，卻在一樓大廳看到一道熟悉身影。

書店的一樓窗明几淨，高大的落地書櫃依牆而立，中間區域則是各種類型的暢銷書展台，此時，路之航正站在社科類的暢銷書展台處，戴着耳機看着牆上貼着的若干圖書宣傳海報。

近一米九的身高就在北方男生中也不多見，加上路之航的外形實在出挑，走在任何地方都非常醒目，書店裡的店員和購書群眾的目光有意無意地就會掃到他的身上。

這世界上有些人就是比別人更閃閃發光一些，作為目標也實在好認。

懷着這樣的感慨，肖萌順着他的視線看出去，下一瞬心臟猛的一跳——她之前一來書城就直奔外文書店，直到現在才發現自己和肖薇的合照居然就貼在一樓相當醒目的位置——路之航目不轉睛看着的那張海報正是姐妹倆的《雙胞胎的學霸之路》書的宣傳海報，照片上的姐妹倆身着長裙笑容燦爛長發飄飄。

看來這本書的宣傳真是鐵了心要走“賣臉”的道路啊！

——摔，現在根本不是吐槽這個的時候吧！

在海報上看到自己的大臉比在在圖書封面上看着自己的臉更加讓人羞恥，肖萌幾乎要掩面遁走。

長達半分鐘的注視后，路之航終於收回了停在海報上的目光。肖萌剛要松一口氣，卻看到他伸出手去，就要從圖書的展示台上拿起《雙胞胎的學霸之路》。

——再摔，這什麼坑爹的標題！

比起“賣臉”更糟糕的，就是在真正的大神面前賣弄自己是“學霸”了。

不能讓他拿到書！

肖萌一個加速疾跑衝到他身邊，邊跑還邊叫：“師兄……”

因為擔心他戴着耳機聽不到自己的話，她還伸出手去扯了扯他的衣角。路之航今天穿着一件藏青色雙排扣長大衣，搭配了一件煙灰色針織毛衣。大衣不算厚，手感鬆軟柔和。

她跑得急，拉扯他的動靜也很大。

路之航拿書的動作微微一頓，而後面無表情轉過身來，目光在肖萌身上掃過，然後停住了。他注視着肖萌，取下了耳機掛在脖子上。

肖萌稍微松一口氣，既然取下了耳機，大概是想跟她談一談？

她緊張地說：“這本書，讓你見笑了。”

路之航瞧了瞧她，又再次看了看海報，發表了第一句感想——實際上肖萌根本沒想到他還會有自己這本破書有感想。

“你和海報上的人不太像。”

肖萌連忙道：“這個是藝術照，攝影師做了一些ps的。”

照片上的雙胞胎的風格更偏向肖薇的着裝風格的，肖萌的日常狀態比較接近傳說中的程序員氣質，外表不是很精細；肖薇要更少女一些，她練了很長時間舞蹈，深知如何穿着打扮，外表要精緻多了，連頭上的發卡都要比肖萌多別兩個。這次拍攝時，攝影師要求姐妹倆展現少女氣質，於是穿着打扮就往肖薇身上靠了靠。

路之航問：“海報上哪個是你？”

肖萌說：“嗯……你讓我想想！”

路之航很奇妙地看了眼她，但寬容的表示：“你想。”

大概是因為穿着打扮實在太一致兼兩人還化了妝，肖萌確實被路之航的問題給問倒了。她記得看到過新聞說，有時候雙胞胎無法分辨出哪張照片是自己的，當時她覺得是個笑話，看來生活中什麼事情都會發生的。

肖萌默默回憶着當時拍照時自己的位置，然後才指了指了指海報上左側的自己。

“嗯，這個。”

路之航點頭，似乎對她的回答很滿意。

隨後他如同被摁下了個某個好奇開關，和肖萌開啟了問答模式。

“你姐姐比你大了多少？”

“十二分鐘。”

“你們為什麼要寫這本書？”

“因為有出版社來約稿，給的稿費也比較高，姐姐就答應了。”

“這本書你寫了多少內容？”

“主要是我姐姐執筆，她的文筆比我好很多。我寫的部分很少，只有第一章的最後一節和第四章，佔全書的百分之三十。”

路之航伸手遙指牆上的那張全開大海報，又指了指圖書的封面：“你不會不舒服嗎？”

“師兄，你指的是什麼？”

“看到自己的照片貼得滿世界都是，你不會不舒服嗎？”

“會，當然有，”肖萌加重語氣，“但勉強還可以忍受。可能因為我是雙胞胎，有一個人和自己一模一樣……那種不舒服和尷尬就可以分成兩份，一人承擔了一半，你會想‘啊，反正不是我一個人丟臉’，所以，還能接受。”

相當的有理有據，路之航情不自禁地在內心點了個頭。

“身為雙胞胎有什麼感覺？”

真是一個有趣而又複雜的問題，複雜得根本不可能用一言半語就描述清楚。肖萌心中有若干版本這個問題的答案，但她不知道路之航希望聽到哪一個。

想了想，她說：“最大的感受就是不會孤獨吧。”

這句話明顯讓路之航有所觸動，他反問：“不會孤獨？”

“我和我姐姐就像是磁鐵的n極和s級，互相吸引，互相競爭，吵吵鬧鬧，但永遠沒辦法離開對方而存在。”

路之航思索着聽到的內容，微微簇起眉心，滿臉深思。

肖萌想起那些阿斯伯格的描述——他們希望獨處，渴望孤獨，但也不是沒有社交需求，只不過能理解他們的人非常少，基本上每個阿斯伯格都是在孤獨中長大的。

雙胞胎這樣的永遠不會孤獨、永遠有人陪伴的特例，對阿斯伯格來說，大概是非常奇妙非常特別也能值得探究的現象，也難怪他居然能有如此的閑心和自己聊天。

肖萌詳細的解釋：“雙胞胎都會感覺自己永遠都缺了一部分，就算我和我姐姐這樣相對獨立的個體，有時候都覺得‘沒了對方不行’，每次只有和姐姐在一起，才覺得人生更完整。我和姐姐從小到大，分享了所擁有的一切。我們不用說任何話就可以理解對方，我們知道對方的每一個秘密，連生病通常都是一起的。”

路之航的嘴角很輕的彎了彎，似乎想要說什麼，但最後沒有開口。

“我們之間當然也有競爭，在學習上互相幫忙，互相較勁，不論再怎麼競爭，每次覺得很累的時候能看到身邊有一個同行人，都覺得太好了。”

肖萌說著快樂地笑起來：“身為雙胞胎也享有先認識朋友的好處。比如在陌生的場合，如果周遭的人知道我們是雙胞胎，常常主動過來和我們攀談聊天，作為話題的開始。而且老是有人認錯我們，我每次看到不認識的人來跟我打招呼，我就知道他們認錯人了。”

路之航一直安靜地聽她說話，此刻聽到這句卻定定看她一眼。他絕對是重度面癱症患者，但肖萌居然破天荒的發現自己從他的視線里看出了一些欲言又止的味道。

肖萌一愣，想起這位師兄也有認錯自己和姐姐的時候，不覺有些莞爾。

“不論怎麼說，雙胞胎的生活很有趣，我們會遇到許多人一輩子都不會遇到的有趣體驗。”

路之航想了想，道：“這種感情，我沒辦法理解。”

“一般人難以理解，”肖萌說，“同卵雙胞胎的關係的確有些複雜，就算是普通的姐妹之間也沒有我們那種獨一無二但實際上又並非獨一無二的感覺，更不要說獨生子女了。”

路之航聞言，再次用一種很奇特的眼神一眼。

肖萌發現了話中的漏洞，她的智商還是很夠用的，機靈地補上：“師兄，你是獨生子女嗎？”

路之航一頓：“……也許是。”

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也許是”指的什麼？

這個說法挺含糊，不過肖萌忍住了八卦路家人的慾望。畢竟他是混血兒，父親貌似外國人，家庭環境照說比一般家庭更複雜一些？——對這個論點她沒什麼自信。

# 第15章

兩人閑聊到現在，肖萌這才想起問路之航來書店的理由。

“我來買小提琴演奏的書。”

“小提琴演奏？”

肖萌一愣，才注意到路之航腳畔的購物籃里放着四五本書，全都是提琴相關的，比如《實用小提琴演奏法》《小提琴指法概論》等。

肖萌問：“師兄你在學小提琴嗎？”

“我正在參与的實驗需要用到小提琴演奏的知識。”

“是智能技術實驗室？”肖萌吃驚，連忙反問。

路之航略一點頭。

記得社團活動的時候，王聰曾經說過路之航是在智能技術實驗室跟着沈泓教授做實驗，華大信息學院有三個個國家級實驗室，智能技術實驗室就是其一。

“你們是用人工智能拉小提琴？”

路之航看她一點，沒有否認。

肖萌現在的生活圈和學術圈太遠，不由得深深感慨：“你們在挑戰這麼難的課題啊。”

“如果課題簡單，那就太無聊了。”路之航簡短的回答。

輕描淡寫的一句話，卻展現了讓肖萌高山仰止的境界。

“我記得，好像有國外的團體隊也做出過會拉小提琴的機器人？”

“是有。但演奏水平不合格。”

路之航說得一點都沒錯。在棋類領域，人工智能已經戰勝了世界上最好的棋手；在藝術領域，人工智能也不甘示弱，不少團隊都在致力於讓人工智能來進行藝術創作或者進行藝術表演，比如寫曲譜、演奏鋼琴等等。

藉助機器學習和神經網絡，在鋼琴演奏領域，人工智能的演奏能力已經可以達到世界一流水平——這不算奇怪，鋼琴屬於鍵盤樂器，手指下去就是一個標準音，人和機器彈下去沒有差別。去年國外某個著名的團隊就做了一雙机械臂來演奏鋼琴，為了擴大知名度，團隊以重金邀請了著名的年輕鋼琴演奏家陸以則和机械臂比賽，在這場雙盲測試中，兩千多觀眾（包括音樂評論家）的數據證明，至少在鋼琴領域，机械臂已經可以做得不比人差。

但操縱机械臂演奏鋼琴和演奏小提琴不同。

小提琴演奏的每個音都要去找音準，不像吉他那樣有定音的檔子可供手指順弦摸音，至少截至目前，人工智能演奏小提琴和當今世界上的一流小提琴演奏家之間還有着相當大的距離。打個比方，在人工智能的領域，你讓一個機器人拉小提琴和彈鋼琴的差別就相當於讓人工智能下圍棋和五子棋的差別。

然而，正因為難，所以更需要科學家的挑戰。

肖萌不由得有些熱血沸騰，沒想到華大的智能技術實驗室有如此大的雄心壯志。

肖萌興緻勃勃地問：“師兄，那你們團隊準備怎麼實現小提琴演奏？用机械臂？”

要讓人工智能演奏音樂有兩個方向：一個方向就是用電腦直接模擬出樂器的音色，編排出精確、完整的音準和節奏，這個技術倒是比較成熟，技術儲備也比較多，比如現在很多的軟件都可以直接讓電腦模擬出鋼琴的聲音，只要輸入樂譜就可以演奏；另一個方向就是用機器設備來演奏樂器，比如鋼琴，小提琴，架子鼓等等。後者明顯要難得多，因為會涉及到大量的机械、自動化、电子傳動方面的許多知識。

路之航點點頭：“對。”

“那有太多問題需要克服了。小提琴大概是所有樂器里最難演奏的樂器了，”肖萌深有同感，“影響小提琴演奏的因素太多了。比如手指的起落，運弓的速度，應該用多大力量把弓壓在弦上，手在指板上顫動的速度與幅度，還有左手揉弦的功夫……”

路之航看着她，淡定的眼神中出現了一點不尋常的光澤。

“你會拉小提琴？”

剛剛肖萌的問題他完美的反彈了回來。

肖萌點頭了又搖頭：“小時候是學過一點點，但我在這方面真的沒有天賦，拉了兩個月還跟鋸木頭一樣，隔壁鄰居都差點來投訴了。我姐姐比我強一些，堅持的時間久一些。不過，我有一位朋友小提琴拉得非常好，因為常常看着他拉小提琴，所以知道一些小提琴演奏的知識。”

路之航問：“你朋友小提琴拉得非常好？”

“當然，他的小提琴演奏技術非常非常棒的！”肖萌說，“他拿過帕格尼尼小提琴大賽的金獎……你知道帕格尼尼小提琴大賽嗎？”

“不知道。”

路之航回答得十分乾脆。

“這樣啊，其實不知道也沒什麼……”對古典音樂圈來說是常識，但確實離普通人有着相當程度的距離，肖萌也沒在解說上下功夫，“簡單來說，是國際上三大小提琴比賽之一，很重要的比賽，大概相當於計算機界的青年圖靈獎。”

路之航若有所思地“嗯”了一聲，隨後他垂眼想了一會，問肖萌：“你要不要去我們的實驗室看一看？”

肖萌眨眨眼。她很擔心自己沒有正確領會大神的意思。

“嗯？”

“去智能技術實驗室看我們的小提琴演奏裝置。”

肖萌真的沒有想到這位面無表情的又高冷知名的師兄會提出這樣一個讓人無法拒絕的邀請，她差點跳起來，連聲說：“我去我去我去！”

路之航並不意外她的回答，說：“那走吧。”

“呃？”肖萌眨眼問，“現在就去？”

“你有別的安排？”

“不，沒有，完全沒有，”肖萌連忙說，“我的書已經買好了。”

路之航點頭，身體微微一勾，從面前的展台上撈起一本《雙胞胎的學霸之路》放到那一籃子小提琴圖書之上，邁開長腿朝收銀台走去。

肖萌再次嚇了一跳——她今天一驚一乍的次數之多已經遠遠超標了：“師兄，你拿這本書干什麼？你是準備買這本書？其實這本書真的沒什麼好看的，主要是給高中生看的，裏面許多內容都是高中的學習方法。”

就算路之航還是個高中生，以他的智商也完全沒必要看這種寫給暫無足夠眼界和判斷力的普通學生看的書。

“還有啊，買書需要花錢的。你也沒必要破費，師兄，你真要看這本書的話我送一本給你，我那裡還有兩本……”

話沒說完，她的聲音噶然而止。

因為路之航已經把手中的購物籃放在了收銀台上。書店的收銀員是個年輕女孩，她早就注意到了路之航的存在，此時看到這位大帥哥過來結賬，臉上堆起了真誠無比親切無比的笑容，麻利地開始掃碼結賬。

好吧，既然他都買了書，也沒什麼可說，好在這本書也不貴，也不會讓路之航浪費太多錢——肖萌只能如此自我安慰了。

兩人揣着新買的書離開書城的時候還發生一點波折。

“你的自行車上沒有裝gps定位儀。”肖萌推着自行車出來的時候，路之航指出。

“是的……”肖萌有些汗顏，“因為太難了，師兄，雖然你給了我電路圖，但有些地方我還是看不太懂……嗯，最關鍵的是，成本太高了，我搜了一下，發現各種配件花的錢比我的這輛二手自行車還貴一些，有點不划算。”

路之航“嗯”了一聲，不再談及這個話題，跨上車對她點點頭。

“跟上。”

智能技術實驗室和其他三個國家級實驗室一樣，坐落在華大信息中心大樓中，這大樓很新，各種設備都都很現金，修好不足三年，入學培訓時，大一新生們都來参觀過，比較熟悉大樓的結構。

電梯上到六層，就是智能技術實驗室，肖萌此時才知道，整個六層都是智能技術實驗室的地盤！走廊里打掃得非常乾淨，牆壁雪白，地上瓷磚閃閃發光、纖塵不染，乾淨整潔得更像是手術實而不是計算機實驗室。

肖萌好奇地詢問路之航各個房間都是做什麼的，路之航簡單地做了介紹：現在一共有四個課題在展開，將本層樓的房間瓜分完畢，他所在的項目組佔了最大的兩間屋子。

“這裏。”

路之航站在銘牌為“603”的房間門口，從書包里拿出出入證件刷卡打開門，肖萌小心翼翼地跟在跟在路之航身後，進入了房內。

進門處是一個較大的玄關，有若干儲物櫃和幾套桌椅，路之航脫下書包和大衣，打開儲物櫃，長臂一展，取出一件白大褂穿在身上，隨後又從抽屜里抽出一張紙和一支筆遞給她。

“保密協議。”

肖萌一愣。

路之航沒什麼不耐之色，點了點紙張下方：“在這裏簽字。”

“啊……好的。”

肖萌覺得自己實在是遲鈍，在這樣領先世界的研究工作中，肯定能誕生出若干篇論文和若干專利，經濟價值可想而知的高，當然應該做好保密工作。

這是她第一次見到保密協議，不由得倍感新鮮。協議不長，只有一頁a4紙，格式是針對她這樣的訪客的，要求對看到的一切保密，未經允許不能透露給其他人，否則追究法律責任。

肖萌寫上了名字和證件號碼，套上鞋套跟在路之航身後，進入了實驗室的中心區域。

# 第16章

第一次被邀請進入信息學院的國家級實驗室的內部，肖萌心情激動得左顧右看，只覺得面前所見的一切都十分新鮮。

這間實驗室面積很大，保守估計數百個平方，裏面分為了數個區域，進門處的右側是研究人員的辦公室，在實驗室的左側的玻璃房子里有一台大型機，實驗室的幾個區域里分佈着若干個工作平台，其上擺着若干台電腦和設備，那些那些一看就寫滿了“我很貴”“我很高科技”的設備連着電腦，粗細不同顏色不同的各種連接線從設備里連接出去，最後則接到了實驗室中央一個高度約一米五的小提琴演奏裝備上去。

演奏裝備由一個支撐小提琴的支架和兩條宛如從科幻小說里走出的金屬机械手臂構成，手臂由前臂和手掌構成，極具人工動力學美感，各種細節做得十分到位，展示了現在机械水平的巔峰。

眼前的一切讓肖萌的眼鏡閃閃發光。她倒不是沒見過世面，實際上她見過不少實驗室，還是級別比較高的那種——雙胞胎的父親是某國家級研究所的工程師，小時候他時不時的總會帶着肖萌去實驗室“見世面”，肖萌對計算機的熱愛也是那時候培養出來的。

現在的肖萌覺得自己是劉姥姥來到了大觀園。從自己走進這個實驗室開始，每一秒她的大腦都會出現新問題，可以說，她現在想到的問題和時間成指數比。

“這台設備叫什麼名字？”

“viol-β。”

“β（貝塔）？是二代版本嗎？”肖萌問。

“不是。”

“那為什麼叫這個名字？”

“盧老師認為，按照中國人的習俗，‘賤名好養活’，我們要低調一點，叫α（阿爾法）太高調，β顯得低調一點。”

肖萌抽了抽嘴角：“這雖然是個理由，但總覺得哪裡不對。”

“所以我們有時候也直接叫vb。”

“vb？”肖萌質疑，“這個縮寫很像visualbasic。”

“我們自己能分清就可以。”

“師兄，這個項目開始很久了嗎？”

“是今年年初開始的。”

現在是十一月，也就是說，這個項目開展近有一年時間了。真正的理工科研究就是這樣，從立項到出成果，起碼需要三四年時間。

“師兄，架子上這個小提琴，很普通啊？”

實驗室有五個小提琴盒子，堆放在角落裡。現在架在支架上的一把星海小提琴，那是最普通最大眾也是銷量最好的型號，那種在琴行里可以用兩千塊買到的超普通的小提琴。

路之航說：“普通的小提琴就足夠了。根據數據和測試，普通的小提琴和斯特拉迪瓦里並沒有太明顯的音質差別。”

“這倒是，”肖萌看向路之航，“我那個得了帕格尼尼小提琴大賽的朋友，他說過，真正優秀的小提琴演奏家就需要用最普通的小提琴拉出最優美的曲子。”

“說得對，這也是我們選擇普通的小提琴的原因。”

一個戴眼鏡的穿着格子襯衫正對着電腦猛敲鍵盤的男生從桌前站起來，對肖萌道。

男生對她點點頭，表情很溫和的自我介紹：“我叫邱偉濤。”

路之航介紹道：“他是大四的師兄。”

“啊，我知道你，”肖萌後知后覺的反應過來，“你就是邱神啊！”

所謂人以類聚物以群分，路之航認識並且結交的，水準就低不了。在信息學院里，準備搞a競賽的人對邱偉濤這個名字都不會陌生。可以這麼說，他是路之航出現之前，本學院編程技術最強的人物，專業水平極高，沒想到他現在也在進行viol-β項目組進行研究。

“什麼大神不大神的，都是玩笑。”邱偉濤連連擺手，看起來似乎有點靦腆。

肖萌知道自己出現在這裡有點奇怪，連忙自我介紹：“邱師兄，我叫肖萌，計算機科學專業大一的。”

“肖萌？大一新生？”邱偉濤看上去還有點吃驚，他把詢問的目光投向路之航。

“我帶她來實驗室，”路之航說，“她對小提琴很有些了解，所以讓她聽一聽vb的演奏。”

果不其然——肖萌親耳聽到路之航說出理由，一點都不意外。計算機的專業能力上她的水平和面前的兩位大神相差太遠，路之航邀請她來實驗室，是因為聽了她對小提琴的一番闊論之後。

“那真挺好，我們正缺人呢，”邱偉濤露出笑意，又跟路之航道，“我把早上發現的那出溢出bug改了，你要不要看看？”

路之航“嗯”了一聲，微微彎下腰打開了他旁邊工作台上的一台显示器，專心查看錯誤代碼。肖萌注意到他看代碼的速度相當快，幾乎是一目十行，電腦液晶屏的光芒清晰的映在他的雙眸之中。

“師兄，你們用c++寫的代碼？”

“還有atb和a。”

他一邊回答一邊改了幾行代碼，敲了下鍵盤的的enter鍵。

然後肖萌就看到面前那雙靜止的机械手臂動了起來，左臂持弓，右臂揉弦，以一種靈巧地姿態姿態彈奏支架上的小提琴。

“柴可夫斯基的小提琴協奏曲？”她輕聲道。

她聲音雖然低，但邱偉濤聽得真真切切，不由得在內心發出一記讚賞。只聽幾個音符就判斷出小提琴的曲目，看來這位學妹除了臉之外，才華上也有過人之處，也難怪連路之航這種性格的人也會帶她來實驗室了。

肖萌從小到大見過被譽為“最有天賦的青年小提琴家”的梁清寧的演奏不下百次千次，她認為，梁清寧的那雙手是她見過最靈活的手，他手指間的每一個動作都有音樂流淌——此時她發現，面前的viol-β那雙閃爍着金屬光澤的机械手比起梁清寧來雖然有所不足，但也稱得上靈活了。

肖萌從書包里拿出筆記本和筆，凝神靜氣地聽着演奏，偶爾做一下記錄。她沒什麼演奏的天賦，卻有一雙很好的耳朵。

片刻后一曲終了，肖萌讚歎不已：“了不起的演奏。我都沒想到這机械手這麼靈活。”

“當然，”邱偉濤道，“每支機器手臂用了一千四百多個傳感器和八百多個執行器，光是把這些傳感器調試到現在的程度，就花了半年時間——但即便這樣，系統還是有一點延遲。”

“才半年就可以達到這個程度？”肖萌睜大眼睛，“效率很高了。”

她不是對工程學一無所知的純理科生，因為家學淵源，她深知設計並且調試這樣一套系統的難度。這是一個非常複雜的系統工程，需要大量的錢，還需要电子、机械、自動化等許多領域的大神一起努力。半年時間能拿出這樣的結果，證明了這個團隊的強大執行力。

顯然，來自師妹的誇獎讓邱偉濤很受用，他臉上浮現了自傲的神色，胸膛也挺了起來，但語氣還是很謙遜的：“大概是因為我們比較齊心，所有人都朝着一個目標用力，所以結果還不錯。”

肖萌圍着viol-β轉了好幾圈，仔細地觀察設備的細節，眼睛閃着光：“靈活性這麼強，做一台手術都可以吧？”

“目前還不行，”路之航說，“還需要進一步測試和程序。”

人的手是人體里最靈活的器官，可以做到許多不可思議的事情。想要製造一雙机械手達到人類雙手的靈活度，何異於天方夜譚——至少在今天之前，肖萌認為這是天方夜譚。

“而且對發表論文很有幫助。”邱偉濤道。

“嗯嗯，當然。”肖萌滿懷欽佩。

對她這樣的大一新生而言，論文什麼的和她的距離還是太遠了，遠到幾乎不會出現在她的生活里——但這不等於她意識不到的技術難度，圍繞viol-β，起碼可以創造數十篇高水平論文，從編程到机械、电子技術，無一不包。

“你覺得演奏得如何？”路之航盯着面前的屏幕，但話是問肖萌。

“我還不能判斷，我能不能再聽幾首曲子？”肖萌問。路之航用行動代替了回答——他敲了敲鍵盤，viol-β開始了下一次演奏。

肖萌一邊聽一邊記錄。

路之航偶爾會轉頭看她，也看到了她寫在筆記本上的筆記：安東尼奧·巴齊尼的《精靈之舞》，維尼亞夫斯基的《諧謔曲與塔蘭泰拉》，克萊斯勒的《前奏與快板》……

她的確有一雙很好的耳朵，剛剛viol-β演奏的每一首曲子她都聽了出來。

在欣賞了幾首之後樂曲后，肖萌覺得自己可以做出一個相對準確的判斷。

“我覺得，vb比我想象的好多了！音階非常准，剛剛演奏了這麼多性的小提琴獨奏曲，一個錯音都沒有！”肖萌把視線從机械手臂上抬起，看向兩名大神，產生了由衷的欽佩。

# 第17章

小提琴演奏的一大難點就是找音準。

很多人哪怕學琴四五年時間也很難找准小提琴的音階——肖萌肖薇姐妹就是這樣兩個失敗的案例——因此，對viol-β超越人類的地方更是深有感觸。

“因為電腦不像人，記譜能力取決於內存，”路之航道，“找音準則取決於算法。”

肖萌莞爾一笑。她聽過梁清寧吐槽說過譜子難背——說至少要熟練演奏十遍后才能記住曲譜。然而梁清寧的記譜速度已經是其他小提琴手膜拜的對象了。

小提琴和鋼琴不同，不是固定音準的樂器，也就沒有所謂的絕對音準。某個音準是否準確，取決於它和其他音之間的關係，因為音高都是相對的。

找音準是小提琴最難掌握的技術，需要演奏者長期的鍛煉才能做到；而對計算機來說，琴弦的振動模式可以通過數學公式算出來，每個準確的樂音都會有其固定的振動頻率，只要能讓演奏出的每一個音都符合振動頻率的比例關係，就找准了小提琴的音階和音準。同時，找到音準，就能解決小提琴演奏的大部分問題。

肖萌說，“我認為目前viol-β相當於一個練習了三四年、有很好天賦的琴童。演奏基礎很好，但情感表達不夠到位，許多小節的處理都不夠細膩，顯得有些生硬。”

路之航道：“和我們找來的小提琴家的說法一樣，新手水平。”

“小提琴的演奏不是簡單的一個個音節湊起來的，音節和音節之間的起承轉合更加反應演奏者的技巧，viol-β演奏時，我自己明顯覺得顫音和波音有些少了，缺乏裝飾音，還有些硬。”

這確實是viol-β系統目前的問題，路之航點頭，示意肖萌繼續說下去。

肖萌頓了頓，又問：“我想，在机械性能上和控制系統上已經沒有特大的問題，可能出現的問題還是在數據上嗎？”

“說對了。”

邱偉濤指了指他身旁的那台電腦：“除了机械設備外，整套演奏系統由四部分組成，一個是演奏數據採集，一個是數據分析系統，一個是數據還原系統，最後一部分則是評價系統。理論上，當這四個系統配合默契時，viol-β就可以完美的演奏一首小提琴曲，還可以讓其演奏展現不同流派的風格。”

“但是，目前有困難嗎？”肖萌問。

路之航道：“用於機器學習的數據不夠，評價系統也不夠完善。”

肖萌雖然是新生，但也是全國最好的計算機專業的學子——在兩位大神師兄的提醒下，她很快明白這其中的難點。

現在，vb項目組採用的是著名的神經網絡和機器學習的方法讓電腦學會拉小提琴。機器學習要以大量的數據為基礎。而經典的小提琴樂曲何止百首，上千首曲子都是有的。每首曲子都有不同的演奏方法，同樣一首曲子在不同的演奏家手上課也呈現不同的風格：輕快，纏綿，傷感……但不論那種風格，說白了都是數據。只要有足夠的數據和計算資源，vb就可以在演奏時可以在力度，長度和節奏上進行調控，達到一流的演奏家的水平。

研究團隊為了研究每首曲子的演奏風格，購買了上千張小提琴音樂cd；同時，整個項目的帶頭人盧景舒教授、實際負責人都沈泓教授利用了自己的私人關係，差一點把音樂學院里的音響製品全都搬空；除此外，路之航他們還編程還讓大型機一刻不停的在網上搜索小提琴演奏視頻——目前團隊收集了上萬首小提琴演奏曲。

但還是不夠，至少遠遠不能滿足團隊的需求——研究團隊的終極目標是隨便輸入一個曲譜，vb都可以一流小提琴家的演奏水準。

這事兒顯然很難。

要滿足這個要求，需要海量的數據，然後團隊再從已有的數據里總結出規律，再推廣到每一首小提琴樂曲中。

viol-β團隊的野心很大，肖萌感受到了震撼：“這個要求太高了，古典音樂圈是個小圈子，可以用來學習的小提琴樂曲數量不會很多。”

“所以我們在機器學習的基礎上，引入了評價系統。”

所謂的評價系統，就是讓vb系統不斷的、反覆的演奏同一首曲子，然後系統對每次的演奏結果進行打分，所謂“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分數低，就說明要改進，分數高，則可以加強優勢。演奏幾千上萬遍之後，vb就能找到最適合的模式。

“如果是棋類，可以通過一局勝負來判斷某種模式好不好，但音樂怎麼判斷？據我所知，在小提琴演奏大賽中，評委們為了‘誰的演奏更好’都能打起來，演奏一首曲子，十個人可以演奏出十種風格。大家的審美不同，評價標準也不唯一。”

路之航說：“用數學規律來當評委而不是人。”

肖萌瞪大眼睛看着路之航：“師兄，你打算用數學公示評價小提琴演奏？”

路之航點了點頭。

邱偉濤說：“是的，這就是路之航的想法。他從來也不贊成用僅僅用機器學習的辦法來研究小提琴演奏，他認為，隱藏在樂曲后的數學應該是研究的核心之一。”

所謂的機器學習是建立在統計的數據的基礎上，依託於电子設備的進展和大量的數據計算能力，你知道這麼做可能結果會不錯，但是至於為什麼不錯，機器學習就沒有辦法告訴你。

和模糊的機器學習不同，用數學來分析音樂就是精確的定量分析。小提琴是弦樂的一種，其音色、頻率、振幅等要素都可以變成一套數學法則，比如兩個音樂節拍的頻率比是2:3的時候就是要比33:23更動聽一些。

“但是，這很難吧？”肖萌反問，她不相信路之航不知道這一點，“小提琴演奏的細節實在是太多太多了，雙音、三音和弦、四音和弦、泛音、撥奏、跳弓、擊弦……這麼多，一般的數學公式能處理嗎？就算找到了合適的公式，計算機能運算得過來嗎？就算計算機能運算，這一雙机械臂的響應時間再短也有極限吧？”

路之航道：“世界上沒有什麼東西是不能用數學解釋的，如果不能，那就說明公式還不夠好，或計算能力不夠。”

如此有氣概的宣言讓肖萌聽得一愣，然而不由得心潮澎湃起來。

“人力有極限，計算機的偉大之處就在於可以超過人的極限。評的系統採用的數學公式不需要百分百準確，可以不是真理，只要能超過大多數小提琴家的評價能力就可以了。”

“……嗯，我有點明白了。”

肖萌咀嚼着大神的話，終於從路之航帶來的震撼中緩過勁來，“我記得有位數學家說過，音樂是數學在靈魂中無意識的運算。”

路之航說：“萊布尼茨。”

“呀，什麼？”

“萊布尼茨說的這句話。”

肖萌為自己的健忘，不好意思的一笑。

“問題要一個個解決，目前要緊的還是解決機器學習中的難點。”邱偉濤說。

“是的……”肖萌問，“你們找過小提琴演奏家配合研究嗎？”

“找過，但不順利。”邱偉濤說。

團隊之前聯繫過國家交響樂團的一些成名的小提琴演奏家，請他們配合進行研究，但古典音樂圈裡的稍有水平的藝術家們脾氣都沒有值得稱道的地方，他們覺得，古典音樂是一門高雅的藝術，小提琴演奏更是藝術中的精髓，聽聞有研究團隊要讓机械手臂能實現機器拉小提琴，不能說是對音樂的褻瀆，但藝術家們的心情總歸不是太好，藝術的工作怎麼能被機器模仿了去，要他們支持計算機系的實驗，總歸是動力不足，能推就推，能免則免。

“再加上去年的陸以則事件，稍稍有點名氣都小提琴家對這件事更是避之不及了。”邱偉濤說。

肖萌無言。去年時，陸以則和機器人鋼琴演奏比賽打個了平手，這事兒鬧得挺大，網民都在感慨“除了棋類，人類在演奏上也輸給了計算機”，音樂家們都覺得有些丟面子。

“但沒有精通小提琴演奏的人加入團隊還是不行的吧？那你們有沒有考慮過找老師？”

邱偉濤眼睛一亮，彷彿是第一次聽到這個說法：“老師，什麼老師？”

“就是把viol-β看成一位學生，請教小提琴的老師指點，”肖萌說，“我知道有一些經驗很豐富、在培訓學校工作的小提琴老師，他們年紀比較大，脾氣也很好。他們的演奏水平不是很高，但教學經驗豐富，各種奇奇怪怪的學生都見過，看問題非常准，而且因為長年和學生打交道，也很好溝通……”

這種老師的價格也不貴，肖萌想，絕對是vb項目組能支付的價格。

“這確實是一個好辦法。”邱偉濤眼睛發亮，“我們之前只想着找些有名氣的小提琴家，看來是走錯路了。”

這也是難免了。在之前的聊天中，肖萌知道vb研究團隊包括沈泓總共有八人，本科生就路之航和邱偉濤兩人——人數這麼少的團隊，有時候也會出現考慮不周的情況。

肖萌細化了自己的方案：“我有一個朋友小提琴拉得非常好，他在小提琴圈的人脈關係很豐富，知道好幾位這樣的小提琴老師。你們如果需要的話，那我幫你們問問哪些小提琴老師水平不錯並且能接受新鮮事物的？”

路之航深深看她一眼，點頭道。

“那就麻煩你了。”

# 第18章

肖萌離開了實驗室后，因為女生存在帶來的熱絡氣氛一下子就冷了下來。

“這個小學妹還真有兩下子，很有見地，不像是普通的大一學生。”邱偉濤說，“你帶她來還是對了。”

“嗯，我認為她對小提琴很了解。”

路之航走到自己的工作台前，打開viol-β的編程界面。

他雖然有社交障礙，不善於跟人打交道，但這不等於說他沒有判斷力——在書店和肖萌的關於小提琴的那番交流，足以讓路之航得出“肖萌對小提琴演奏了解程度超過絕大多數人”的結論，考慮“三人行，必有我師”的經典名言，他邀請她來了實驗室。事實也證明，這個舉動是正確的。

邱偉濤在念：“我們實驗室還真應該有女生啊，感覺空氣都好了很多。只可惜計算機專業妹子太少了，就算有，能力也不太行……不過我看肖萌挺有潛力的，如果她不是大一新生，要是大三的學生，我一定勸沈教授把她也招進實驗室了。”

路之航坐在工作台前，他一邊改了幾處代碼，一邊問這位大四師兄，詢問：“潛力？你指的什麼？”

智能技術實驗室里的研究小組除了沈泓之外，還有六名成員，其中兩位博士后，兩位博士在讀，兩名本科生，就是邱偉濤和路之航兩人——研究小組內的每個人的專業水平都相當出色，否則也不能被挑選來攻克這個難題。路之航今夏參加完世界大學生a競賽后，回國就加入了viol-β項目組——大約是因為所有人都是工作狂、技術宅的緣故，項目組內氣氛和諧，路之航和眾人相處得一直不錯，甚至還能開開玩笑。

“是啊！她很有靈氣的，”邱偉濤說，“反應速度很快，思維很靈活，要知道可不是人人都能跟得上你我的思維，更重要的是，我覺得她有一份對未知的好奇心。”

“好奇心嗎……”

路之航敲着鍵盤的手微微一頓，他想起肖萌亮晶晶的眼睛和明朗的笑容，若有所思的“嗯”了一聲，又敲下運行鍵。

錯誤得到糾正，電腦重新分析小提琴演奏的數據，路之航一邊等待數據結果，一邊從書包里拿出了那本《雙胞胎的學霸之路》——他準備在工作間隙翻一翻。

豈料還沒翻開，書就被人截胡了。

“這是什麼書？”項目組的博士生之一倪海洋拿着書，也不看內容，只盯着封面瞧。

路之航也不生氣：“計算機系的一個大一的學妹寫的書。”

“現在大一新生有這種質量的嗎？真漂亮啊……這個妹子有點眼熟啊。”

“三周前，她聽過你給人工智能研究會講的r語言的課。”

“對，有點印象，”倪海洋摸了摸下巴，“還偷拍你的那個？”

“偷拍我的不是她，是她的同學。”

“你對她有興趣嗎？”倪海洋宛如發現新大陸一樣，目光灼灼地問。

路之航沒有回答，他從倪海洋手裡拿回書翻了起來。

肖萌這個女生確實是有點特殊的，特殊到連他這樣對旁人通常無感的阿斯伯格在見過她第一次后，都很奇怪的對她產生了那麼一點興趣——雖然他無法準確的形容出她到底有何特別，但是他想，自己的確不討厭看到她。

而這種奇特的好奇感在得知肖萌是雙胞胎以後，更是攀升到了頂峰，所以他今天才會毫不猶豫買了姐妹倆的那本書。

正如肖萌所言，這本書主要是肖薇用“姐姐”的筆調寫的，輕鬆易讀，整本書很流暢。

路之航想起自己和肖薇的兩次偶遇。

第一次見她是在超市的時候，因為媽媽交代的購物任務，他不情不願地去超市買東西，然後見到了和肖萌長得一模一樣的女孩子和同學兩人在逛街，他理所應當的以為這個人是肖萌，還看了她兩眼，原以為肖萌會主動跟他打招呼，但沒有得到任何反應；第二次就是前不久和母親日料店吃完飯後和姐妹倆的巧遇。分別看她們姐妹兩人的時候，他覺得姐妹倆區分度極低，但當兩姐妹肩並肩頭碰頭地挨在一起的時候，差別就就明顯多了——兩人的髮型衣着不盡相同，似乎還是很好辨認的。

肖薇在書里解釋了自己和妹妹為什麼會有差別的原因。

………

很多人都很奇怪，為什麼我和妹妹一個偏文科一個偏理科，愛好差異挺大，其實這是家學淵源導致的。

我的父母感情很好，堪稱我們大院里最琴簫合社的一對夫妻，但他們兩人之間偶爾也會有那麼一些爭執，而爭執的焦點主要體現在我和妹妹身上。

有趣的是，一旦發生爭執，我媽最喜歡說“你們這些理科生”。

我媽媽是一個很浪漫的人，她會在凌晨早上4點出門拍日出，看着春天的小雨，她會很有詩意的念出一句“蕭蕭春雨密還疏，景象三時固不如”，在結婚紀念日的時候，如果我爸忘記送花給她會自己買一束鮮花放在屋子里。我爸是一個和電磁波打交道的工程師，渾身上下都缺乏浪漫細胞，他只會覺得這種事情很無聊。

“太陽有什麼好看的？”爸爸通常這樣說，“每天都有日出，絢麗的朝霞是光的折射而已。”

“而且……”偶爾爸爸一本正經地說，“我真的很討厭下雨，每到下雨的時候，我們的工作量都會增加。”

媽媽覺得爸爸的木訥和嚴禁是因為他學理科的錯，每次兩人發生爭執的時候，媽媽都會說：“你這個不解風情的理科生！”

爸爸則不慌不忙地回答：“你這是刻板印象，是偏見。”

在教育理念上，爸爸媽媽也有不同想法。

媽媽覺得女孩子應該優雅大方，學點藝術音樂挺好；爸爸覺得男女無所謂，培養邏輯思維能力更重要。

無法統一和協調，這時候雙胞胎的優越性體現無疑。爸爸媽媽採取的辦法就是一人教育一個。媽媽主要對我負責，爸爸側重管教妹妹。這並不是說媽媽不管妹妹，爸爸不教育我，他們的教育策略是發掘孩子的才能和興趣。我性格外向，喜歡穿得漂漂亮亮去跳舞，媽媽就努力發覺我的藝術細胞；妹妹因為在娘胎里被我擠兌，小時候體質不太好，性格偏內向，不太喜歡出門玩，五六歲時她還生了一場大病，爸爸就陪着她做各種有趣的實驗。

我想，這就是造成我們姐妹愛好不同的原因。

有親身經歷為證，我一直認為後天的環境的教育比先天的基因重要得多。

……

半小時后，路之航合上了書，以他平時極為高效的閱讀速度，半小時看完這本書已經是悉心閱讀了。肖萌雖然今天說“這本書沒什麼好看的”，但他卻覺得，書里有些內容寫得挺有趣，完全沒讓他失望。

他真的對雙胞胎的成長過程有興趣。他不是沒見過雙胞胎，他上小學時，班上曾有一對雙胞胎兄弟——兄弟兩人很頑皮，常常在眾人面前表演心靈感應，兩人之間的默契讓幼小的路之航深覺震撼。

他當時已經體會到了“我說什麼別人為什麼不懂”“別人說的什麼我完全沒興趣”這種奇特的情緒，在他看來，人的所有想法都鎖在大腦里，懂得另外一個人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那麼，世界上為什麼會出現雙胞胎，為什麼世界上會有一個人完全理解另外一個人呢？

此時，那台大型機電腦已經分析完成數百首《卡農》的小提琴演奏數據，製成了可視化的圖標——卡農的演奏版本極多，是很好的數據模版。

路之航研究着這些圖表，又拿出一本剛買的小提琴相關圖書，對照裏面的“d大調卡農演奏技巧分析”一節閱讀起來。

路之航對音樂並非一竅不通，實際上他現在都可以準確寫出《卡農》的樂譜。他小時候學過一段時間的鋼琴，他記憶力極強，数字和圖形記憶能力簡直是開掛水平，讀五線譜不敢說過目不忘，但也真差不了多少——不論是記譜還是讀譜的速度讓每一位鋼琴老師感動得淚流滿面。但是，上帝給你開了一扇門就會關上一扇門，和他的記憶能力相反，他的肢體協調能力不高，笨拙的手指的速度不論如何都跟不上大腦的速度，他知道自己手指應該做的每個動作，當大腦已經模擬跑完了一首曲子，實際上手指卻連三分之一的譜子沒跑完。

路之航的鋼琴學習生涯雖然短暫，但總算積累了一些基本的音樂素養，看懂這些小提琴技巧叢書難度不是很大。

在viol-β項目團隊的所有人中，只有沈泓教授會拉小提琴，他和福爾摩斯、愛因斯坦等人一樣，放鬆大腦的時候就會拉上兩支曲子。其餘六名學生，不論是博士后、博士生還是倆本科生在進入項目組前對小提琴一竅不通。

路之航不確定自己看這些演奏技巧的書是否有幫助，看看總比不看強——他起初認為程序員只需要研究代碼和數據，沒必要深入了解演奏小提琴的原理，隨着對項目研究的深入，路之航覺得曾經的想法還是稍顯天真了。

兵法有言，知己知彼方能百戰百勝。

如果不了解小提琴演奏時的一些細節，不可能讓小提琴發出美妙的聲音。

# 第19章

和以往的每天一樣，路之航在實驗室呆到晚上十點時離開，下樓取了自行車騎車回家。

進入大二后，他不需要再為a競賽奮鬥，不需要和隊友們一起不眠不休的刷題，因此可以保持良好的作息規律。他每天固定時間抵達校園、固定時間回家——如果還有什麼問題沒想透，回家繼續琢磨。正如一位科學家所說，真正的思考隨時都會發生。

從華大東門往南，沿着學府大道走上二點六公里，或騎車十分鐘，就可以到達一處名叫明華院的小區——路之航家在這個小區有一套房子。這個小區毗鄰公園，建設年代較早，早年間種下的樹木已長成參天大樹，小區綠樹成蔭。

當年路之航的母親路一純女士帶著兒子回國后，考慮到兒子的讀書問題，買下了這套毗鄰師大附中的二手學區房，重新裝修后就和兒子搬了進去。中學階段，路之航是走讀生，又因為和同學們交流較少，並不知道住校生的生活狀態；上大學后，他在學生公寓里也擁有了一張屬於他自己的床位，但他晚上都會選擇選擇回家睡覺。

即便在中國當了這麼多年學生，路之航還是不喜歡噪雜擁擠的宿舍，四個人擠在一間擁擠的宿舍，毫無隱私。室內空間少到可憐，小小一張書桌連他的電腦設備都放不下；床鋪窄小，他一米八七的身高睡在總長僅兩米的床上真是各種不適，稍不注意就磕到頭；更要命的是，宿舍竟然沒單獨的浴室和衛生間！

他的阿斯伯格綜合征在這麼多年後的糾正後有改善的跡象，但僅僅是有所改善而已。他通過模仿和學習習得了一些和人打交道的技巧，比如對話時盡量看着對方的臉和眼睛，比如在對方提出他不感興趣的問題時能夠有效地回答而不是擺出一副“我才懶得聽”的樣子。既便如此，他的人際交往能力和正常人相比還是不足——在這麼多年之後，他已經放棄了成為一名普通人，“孤僻”“情商低”這些標籤對他來說無關痛癢，他也不打算用普通人的要求自己——因此，對條件這麼差的宿舍，他覺得很不可思議，並拒絕在學生宿舍住宿。

路一純告訴兒子：“這就是中國的大學，你要學會適應。”

“……怎麼適應？”他盯着宿舍的床位發獃。

路一純啟發他：“猜猜這間宿舍多少錢一年？”

“多少錢？”

“只需要一千塊，”路一純加重語氣，她又帶著兒子走到窗邊，給他指了指附近的公寓樓，“在華大附近租房，七十平米每個月大約需要八千塊。咱們家的房子如果租出去，每個月可以收入一萬二。”

路之航迅速進行了心算——大學宿舍人均佔地面積4平方米，摺合每月租金83元，每月每平米租金僅21元，比起校外的114元的均價，一個超級便宜超級實惠的價格。

對路之航而言，數據有着最強的說服力，他頓時不再排斥母親交那一千塊的住宿費。

因此，他在宿舍擁有了一個床位，並且被他很好的利用起來，幾乎成為他在學校的儲物間。中午時分，如果來不及，他會回到宿舍休息一下，同時，通過對電腦的共同熱愛，他和幾位室友建立起了還算穩定的友誼，充分發揮了宿舍應有的作用。

穿過明華院的花園，路之航乘坐電梯上樓回家。這套屋子面積超過一百平米，三室一廳的格局，上大學后，近三分之一的時間是他一個人住。

路之航上中學的時候，母子倆長住這套房子；他上了大學之後，路一純認為，兒子的社交水平算上了正軌，自理能力也日漸提升，恰逢此時她又認識了一個比較談得來的男人，她時不時地在城市東面的另外一套房子住——雖然還不忘隨時用手機遙控兒子。

今天也不例外，路之航剛剛站到書房的跑步機上跑了不到十分鐘，就接到了路一純的視頻電話——她實在太了解自己的兒子了，對他的作息時間了如指掌。

路一純前幾天和男友去了某旅遊勝地滑雪，此刻正在滑雪場上給路之航展示自己的一身專業的滑雪行頭。

“快看快看，你媽媽我今天看着如何？漂亮嗎？是你趙叔叔準備的。”

路一純年過四十，但保養得非常好——看上去就三十歲左右，每每和路之航一起出去都會被認為是他的姐姐。此時她穿鼓鼓囊囊的滑雪服，單手拿着滑雪杖，頭上架着防風鏡，臉頰因為寒風的吹拂略略發紅，看上去異常年輕，就跟二十幾歲的小姑娘一樣青春靚麗。

路之航放慢了跑步機的速度，仔細瞧了眼手機屏幕：“……不錯。”

路一純沒指望從兒子這裏獲取誇張的溢美之詞，路之航能稱讚她，她都已經很開心了。

“這两天在學校有沒有遇到什麼有趣的事情？”

路之航給了肯定的答覆。

“有。”

“是什麼？”

“我認識了一個女生。”路之航說。

“……呀，女生？女生！說說看說說看。哪裡人？多大年齡？是做什麼的？怎麼認識的……”

路一純震撼不已。其實這問題也是母子兩人的例行聊天內容了，路之航對此的回答從來都是“不認識”“沒興趣”“沒發生什麼”，就連他參加信息競賽獲得冠軍的時候也就只回答了“題目很有趣，有好幾種方法可以求解，但我的採用的算法所有人都沒想到……”總之就是他專業領域內的長篇大論，聽得路一純頭大如斗。至於女生這種奇特的生物，從來沒可能主動出現在路之航平素的聊天里。

“她是榕城人，今年18歲，高中就讀於榕城外國語學校，現在是計算機科學與技術專業的大一學生，她是雙胞胎中的妹妹。”

“這麼說是你的師妹？而且是雙胞胎，雙胞胎可不太多見啊，還知道她的其他信息嗎？”路一純津津有味地問。

路之航於是道：“她爺爺是軍人，奶奶是教師，外公是會計；她爸爸是研究所的工程師，媽媽是公務員，家在研究所的老小區里，生日是4月15日，小學就讀於榕城第一實驗小學……”

“等等！等等！等等！”路一純的聲音抬高了八度，她毫不客氣打斷了兒子的敘述，“兒子，你怎麼知道這麼多？你是用什麼黑客手段查了她家戶口本嗎？這可是犯法的啊兒子。”

“我沒有查她的戶口本，也沒有黑她的電腦，”路之航一本正經道，“她和她姐姐寫了一本書，書中說的。”

“……原來是寫了一本書，”路一純呼出一口氣，在當黑客這事兒上路之航上有前科的，她挺怕兒子故技重施，“什麼書？”

路之航走下跑步機，拿過手機，拍攝了一張《雙胞胎的學霸之路》的封面照發給母親。

“這本。”

“封面就是姐妹倆的照片？”

“對。”

“哪個是你師妹？”

“左邊的。”

“是嗎……不過，長得真像，看不出來區別。”

“她們是同卵雙胞胎，所以長得像。”

“雙胞胎姐妹花”的營銷真不是吹牛，姐妹倆的顏值還是很有說服力的，路一純仔細觀摩照片后對大加讚賞：“越看越好看，臉頰飽滿，眼神明亮，多麼漂亮明媚的少女啊……”

“真人比照片好看。”路之航同意母親的稱讚，還做了補充說明。

簡直就是二連擊，在頭一次主動提到女生之外，他還稱讚女生“好看”，路一純太震驚了，她還沒來及的發表感想，就聽到兒子繼續說，“她很聰明、有趣，也很好交流。”

真的是鐵樹開花的節奏！

路一純這輩子都沒聽過兒子表態說某個異性好交流很有趣，她喜上眉梢，連忙叮囑路之航：“兒子，你要和她處好關係。平時對人家熱情一點，沒事多打電話問問對方的近況，能幫忙盡量幫，教教人家數學怎麼做，程序怎麼寫，凡事多站在她的角度想一想，說話的時候態度溫柔一些，不要覺得別人是蠢蛋，也別老是板着一張臉，對着她的時候多笑笑。聽到了嗎？”

路之航“哦”了一聲。

說話間路一純現在的男友趙振華出現在了視頻那邊，路之航和他沒什麼感情，當然也沒任何矛盾——只不過他一出現，預示着母子間的這番談話也暫告一段落了。

中年人談戀愛含蓄冷靜，對待對方的子女也客氣周全，三人寒暄了幾句，路之航對母親和趙振華地說了句“晚上好”后伸手關掉了視頻。

路一純出身於書香門第，二十多年前趕上了留學大潮，去了歐洲讀經濟學研究生。在德國留學的時候，她認識了路之航的父親——一個同樣在德國讀机械工程博士的挪威人。兩名年輕男女日久生情，又憑着年輕人的熱情跨越了種族以及文化的差異，兩人結了婚，回到挪威，生下了路之航。

統計數據显示，跨國婚姻的離婚率高的出奇。維繫跨國婚姻可不是件容易的事，需要更多的寬容和諒解，路一純和前夫兩人也遇到了無可避免的矛盾和衝突，感情逐漸淡化，這期間他們曾很努力的挽救婚姻——朋友間可以做到求同存異，但夫妻感情實在無法勉強，感情沒了就是沒了，應該“oveon”，路之航十二歲那年，他父母相當和平的離了婚，成了朋友關係。

和老公離了婚，路一純不想再留在北歐——除了前夫之外，舉目望去，這個國家她一個親人都找不到，隨後她帶著兒子回到了國內。

因為性格原因，再加上夫妻兩人的離婚過程相當和平，路之航對父母離婚這件事感觸不算很大。母親對他關懷備至，父親也絕對算得上是負責任的好父親，撫養費只多不少，每周至少一個電話，只要有時間就到中國看兒子，每年寒暑假的時候，都會買好機票接兒子回挪威。

路一純在北歐那些年當著全職太太，這不是說她不想找工作，不過老公收入高外加兒子有阿斯伯格綜合症，一兩歲起就表現得不同常人，她一心一意留在家中照顧孩子。帶着孩子回國后她成了單身母親，照顧兒子之餘，在哥哥的幫助下進行了一些投資，比如購買鋪面、投資餐館酒店，都發展得不錯，每年有不少的分紅。

路一純所有的心神都放在兒子身上，直到最近的一兩年時間，路之航上了大學，情況穩定之後才起了再談一段感情的年頭，恰好這時候她遇到了喪偶的趙振華。趙振華性格平和，事業有成，膝下有一個和路之航同齡的女兒。

路之航對路一純找男友不算贊成，但也不反對——要知道他的父親再婚後孩子都生了兩個，理論上說，母親也應該有男友了。

# 第20章

關掉和母親的通話視頻，路之航走下跑步機，他洗了澡后重新回到書房，打開台式機。安靜的書房內，兩台显示器同時亮了起來，魚缸里的油冷機箱開始工作，發出了幽幽的藍光。

系統啟動后，讓難得地打開了瀏覽器，在搜索引擎當中輸入了“雙胞胎的學霸之路”這幾個字。

前幾個鏈接相當乏味，一看就是出版社為這本書做的推銷軟文。第五個鏈接就顯得稍有意思一點，頁面轉跳到某個微博主頁——博主名字是“肖家雙胞胎之肖薇”。

想看更多內容需要註冊微博，路之航對微博毫無興趣也從未用過，但此時，他想了想，乾脆註冊了一個賬號，輸入用戶名“freddie”時提示已經註冊，他在自己的id又後面加上了一串数字220284。

賬號註冊成功，他開始瀏覽微博。根據時間，微博註冊於一個月前，雖然是個新微博，但粉絲有27559人，證明了這本書的宣發和姐妹倆的顏值，確實相當的過硬。微博的帖子數只有32條，看來肖薇以每天一條的頻率發帖。

路之航翻看着這為數不多的微博，連評論都沒漏過。

“只有我註冊了微博，我妹妹沒有。和我這個不務正業的人相比，我妹妹更學霸一些。她沉迷學習無法自拔，學習對她來說比微博有意思多了。”

這條微博配的圖是姐妹倆正伏案作業的模樣，肖薇在照片上ps還配了一句話，“學習使我快樂”。

32條微博幾乎每條都有配圖，其中大部分是肖薇一個人的照片；姐妹的合影有六張，都很生活化，比如手牽手走在林蔭道下，比如一起對着鏡頭做鬼臉等等。

至於評論那更是五花八門千奇百怪，讓人見到了生物的多樣性。有人是純粹來膜拜的，張口閉口都是“女神”“仙女姐姐”；有人詢問學習方法，問“怎麼考上好大學”；有人稱讚姐妹二人的容貌；還有人想知道父母的教子經驗；還有些人叫肖薇多發照片……

不需要很長時間，路之航看完了不多的微博信息，聊天軟件跳了出來。

肖萌發來了三名小提琴老師的聯繫方式，還附帶上了這些老師的介紹資料。路之航當即把肖萌的信息轉發給了邱偉濤，又對她表示了感謝。

——不客氣。師兄你還沒睡嗎？

——我十一點睡覺。

——沒有打擾到你就好。

——這些小提琴老師你是從哪裡問到的？

——我說過的，我有個朋友很擅長拉小提琴，我跟他打聽的。他的朋友很多的，推薦的老師應該很可靠的。

——你這個朋友是梁清寧？

——啊，師兄，你怎知道他？

——你們的書里有提到這個人。

肖萌完全沒想到路之航這麼快就看完了自己的書。在書里，肖薇交代了雙胞胎的家世出身環境，父母親戚朋友幾乎被兜了個底朝天，梁清寧作為雙胞胎的青梅竹馬，又身披“小提琴少年”的燦爛光環，在書中有當然也一點內容。

——你都看完了啊……師兄，讓你見笑了。

——不難看。

對路之航來說，這句話已經是褒義吧，肖萌捧着手機想，然後回復。

——我姐姐文筆很好，高考作文幾乎拿了滿分呢。

——書里看不到你的經歷。

肖萌在書中的寫作內容主要集中在“如何學好數學如何學好物理如何衝刺應對高考”等等實用性足的文章，路之航對這部分內容沒任何興趣，掃過兩眼后就忽略了。

——我對寫這種書絲毫沒有興趣，如果是我自己，我甚至連後面學習方法的內容都不會寫，因為我的學習辦法未必適合其他人……不過姐姐想出書，我就硬着頭皮寫了一些。

——既然不喜歡，那你應該拒絕你姐姐。每個人應該做更合適自己的事情。

——或許你說得對……但她是我的雙胞胎姐姐呀。她做什麼我都支持她。

——嗯，我知道了。

想知道的問題得到了回答，路之航看到時間已經到了晚上十一點，順手關閉了電腦。

……

在那句含義不明的“我知道了”之後，路之航的信息再也沒有傳來。十一點后宿舍熄燈，肖萌洗漱完畢躺在床上，把注意力回到了手機屏幕上。

她正在網上和梁清寧聊着viol-β系統——因為保密協議的限制，她沒有說很多，只提到有團隊準備做這樣的一個項目。既然請求梁清寧打聽小提琴老師的聯繫方式，肖萌當然不可能完全隱瞞原因。

——拉小提琴的手部動作非常多，人工智能真的能控制到這個程度？

作為一名理科生，肖萌堅信科技的發展可以解決任何問題，只不過解決時間有長有短，她在對話框里敲了很長一段話。

——肯定有難度，但不是完全不可能。40年前，人們不相信電腦下象棋能戰勝人類；20年前，人們不相信電腦下圍棋也能戰勝人類；直到前幾年，人們都不認為電腦彈鋼琴也能超過人類……現在大家已經看到了。

梁清寧安靜了一會，發過來一條消息。

——小萌，你覺得還有多久，那套系統會超過我們？

——應該不會超過三年時間。

——只有三年？你很有信心啊。

——人的智力是無極限的。至少在華大，進行這項研究的是全校最聰明的那伙人，他們會有收穫的。

梁清寧發了個無奈的表情過來。

——想起龜兔賽跑的故事。我們這些拉小提琴的就好像那種烏龜，慢吞吞地爬啊爬啊，我們知道後面有一直兔子加速跑來，但是毫無辦法。我們用了若干年苦練才能掌握的技巧、經驗，在人工智能前可能毫無意義。我能理解那些成名的小提琴家為什麼不支持這樣的科研項目。

——很多人面對人工智能會覺得恐懼。雖然實際上沒有那麼誇張，人工智能始終是為人類服務的。

——絕大多數小提琴家的科學素養大概僅停留在初中階段。他們只看到了眼前的威脅，實際上並不明白，科學家研究這樣的項目不是為了砸音樂家的飯碗。

看到他的這句話，肖萌不覺莞爾。梁清寧還是那個和自己頭碰頭看科普圖書科幻小說的少年啊。

梁清寧絕對是天資聰穎，德智體全面發展的好少年，小學時候的他除了小提琴外，愛好廣泛，他喜歡看書，足球踢得很好，扔飛鏢打水漂冠絕一群小朋友，他和肖薇一起去少年宮學音樂舞蹈，也跟肖萌一起鑽實驗室，但文化課的成績從來沒拉下過。肖萌想過，如果梁清寧不當小提琴家，也很有可能成為科學家。

沒錯，用机械手臂來演奏小提琴是一件沒多大意義的事情，就算機器演奏得再好，也不可能取代音樂家的存在，花大量的時間和金錢搞viol-β這樣的項目，其意義和登月相仿，在研究過程中產生的新知識和新技術才是計算機科學家們真正追求的——試想，如果机械手臂可以完美地進行小提琴演奏，那麼更可以做其他需要靈活雙手的工作，比如做手術，做精密儀器實驗，取代人類去危險的地方開採礦物等等。

和肖萌聊天時，梁清寧也在自己的朋友圈中詢問，請人推薦在京的“有耐心、水平高”的小提琴老師。一直以來，因為參賽多、獲獎多且等級最高的緣故，梁清寧認識了不少和他年齡接近的小提琴手和富有經驗的老師，他們分佈在全國各地，人脈關係是很豐富，二十分鐘內，他就得到了一份名單發給了肖萌。

肖萌由衷感激。

——沒什麼，举手之勞。對了，我聖誕節前後要回國休假，大概三個星期。

——啊，好！

——我都兩年多沒回國了呢，再不回來，你和肖薇都不記得我的長相了吧。笑臉jpg

肖萌看着屏幕上的聊天記錄，臉上不自覺的浮現出笑容，

——哪有的事情！我和姐姐一直很想見你。

——到時候我會在首都呆上幾天，如果我來學校看你們們，你們會歡迎嗎？

——當然！！！

肖萌連打若干個感嘆號表示了自己的歡迎。梁清寧當然也只是開個玩笑而已。青梅竹馬這麼多年，一起經歷十幾年風雨陽光，這點默契還是有的。

——到時候我和姐姐來機場接你！

——不用了，你們的學習也很緊張的。我周五晚上到京，周六上午直接來大學找你們。

——我怕你不認識路……還是我們去接你吧？

——我來首都的次數可比你多，在說我也不是一個人回來的，還有同學一起。

肖萌想了想，敲下一行字。

——好，到時候聯繫。

# 第21章

姐妹倆之間沒有秘密，第二天中午，肖萌接收到姐姐的召喚去京大，姐妹倆一起在食堂吃午飯，肖萌將昨晚和梁清寧的交流轉告給了肖薇。

果然是雙胞胎姐妹，兩人在得知青梅竹馬回國后的第一個反應是相同的：“真是好消息，到時候我們去機場接他吧。”

“但是清寧說不用去接他。”

“他是怕麻煩我們而已，其實我們都不會覺得麻煩！到時候還可以給她一個意外驚喜！”

肖萌笑了。她也覺得，能給梁清寧同學一個意外之喜也很有趣。畢竟三人已經有兩年時間沒有見過了。

姐妹倆迅速達成了一致意見，肖萌問肖薇。

“姐，你叫我來京大是為了什麼事情？”

“是這樣的，”肖薇遞給肖萌一本宣傳冊，“編輯幫我們聯繫了一個電視節目，你看看要不要參加？”

肖薇說的電視節目是一款名叫“智力大挑戰”的節目，是一個電視問答挑戰節目，收視率還算不錯。編輯覺得這個節目很適合姐妹倆發揮學霸特長，也可以宣傳圖書。

“編輯說可以讓我們兩人組隊參賽，”肖薇問：“你怎麼考慮的？”

肖萌覺得自己還是一個大一的學生，唯一可以拿來自傲的也就是高考的分數，除此外什麼成績都沒有，就連校內的a比賽都連續遭遇了一次失敗，去參加這種比拼知識量的節目，根本沒任何優勢，也沒意義。

“能不去嗎？”

“你不想去的話，那我就回絕了。”

“咦？你不想去嗎？”肖萌也沒想到姐姐這麼乾脆，之前在寫書這件事上，她可是熱心無比。

“我有點猶豫，但又覺得不划算，這種比賽能帶來一定的知名度，但投入的時間也很多，還沒錢拿。我之前願意寫書，是因為有實際的成果，文以立身，而且我也喜歡寫作。但是這種電視節目要獲得好成績絕對沒有那麼容易。我這邊可能還好一點，你沒時間吧？”

肖萌點頭：“是啊，我是真的沒時間。”

這種電視問答競賽里涉及的題目多是社科類的，肖萌對這些知識的掌握情況很一般，如果真的要參加，大約又是一輪堪比高考的背題行動。而她還打算參加a競賽，這才是關係到她大學階段成就的重要因素。當然，倘若肖薇堅持參賽，她也會努力配合姐姐。

好在肖薇畢竟是姐姐，明白她的處境，不會做讓她覺得太為難的事情。

“節目這件事就算了，編輯姐姐還說我們可以開一個微/信公眾號，對此你有什麼建議？”

肖薇在編輯的的建議下，開學后不久就開通了微博並且格外認真的打理着自己的平台——雙胞胎的書宣傳到位，銷量不錯，加上還有顏值。在這樣人人都可以成為媒體人的時代，雙胞胎拼着臉和成績迅速成為新興的“網紅”，不到兩周時間粉絲過萬，且粉絲數每天都進行着華麗的線性增長——受歡迎的程度連肖薇也都沒想到。

意外歸意外，肖薇坦然接受了來自人民群眾的這份喜歡，挺認真的發微博。她在考慮單獨再申請一個屬於姐妹倆的公眾號。

“我們可以在微信號上發一些考試訣竅，學習技巧之類的。”肖薇跟妹妹談起自己的設想。

肖萌沒建過公眾號，不過對計算機系的學生來說，這事兒並不費勁。不過，她覺得問題在於另一方面：“我覺得沒必要，有一個微博就足夠用了。姐姐，你也沒那麼多時間啊。”

除了學業外，肖薇還有舞蹈團的訓練。京大的高水平藝術團可不是浪得虛名，是真的要每天訓練、定期參加匯演的那種。

“我算過，每天用二十分鐘來打理微博和公眾號就可以。其實不複雜，把我們高中時代的筆記本利用起來，”肖薇支着下巴構思，“順利的話，就可以攢集大量的知名度。”

“知名度這種東西有意義嗎？”

“當然有意義了，有知名度后做什麼應該都會方便一些，賺錢的可能性也大一點。畢竟我們都想着出國深造，出國是要花錢的。”

“……”

肖萌啞口無言。

雙胞胎中的姐姐往往更成熟更穩重，考慮事情更周全，肖家雙胞胎也不例外。

數年來，雙胞胎姐妹身邊的不少人都去了國外讀書，比如堂兄肖躍、青梅竹馬的梁清寧都在國外深造；在姐妹倆就讀的外國語學校里，本科階段就出國留學的同學也相當多，一年幾十萬的花銷對國內的許多家庭來說已經不算多了。

在這樣的環境下長大，姐妹倆也確立了出國留學的夢想。然而，留學是要花錢的。雙胞胎的家庭情況很普通，父親是工程師母親是公務員，都是拿死工資過活的。為了培養這一雙女兒，這些年肖家的開銷實在不少，真沒太多的積蓄。

唯一能省錢的出國留學的辦法，就是在國內讀完本科后拿着獎學金出國念phd。

但是不論國內國外，獎學金哪裡是那麼好拿的？

入學教育的時候，肖萌曾經跟系裡的師兄師姐打聽過，想要拿到獎學金去美國著名的高校念計算機博士，一定要滿足幾個硬性條件。比如績點要足夠高，接近滿分最好，gre的成績也要夠格，還要有科研經歷，能跟着導師做做論文那是再好不過。

這麼多條件怎麼可能輕易滿足？如果拿不到怎麼辦？

肖萌知道自己絕對不是天才，記憶力普通，一篇課文背個三五次才能記住，理解力聯想能力創新思維也不算特別出眾，雖然至今為止自己在學習上還算不錯，那是因為自己足夠努力，有良好的學習習慣。她覺得，要真正理解透徹一門學科很難，但應付考試就沒那麼難了。她為什麼那麼努力的刷a，就是覺得自己本科階段能進入科研團隊的幾率不大，還不如試試a競賽，找找別的路子。

進入大學后，她發現自己面對的不是簡單的“我努力就可以做到”的情況——而是一個概率問題。學計算機科學專業的學生那麼多，但名校的名額有限，總有一定比例的人無法進入自己心儀的學校。好比高考，絕不是你努力了就能進入名校。不論高考人數多寡，名校的入學比例就是不到百分之五，意味着百分之九十五的人要落榜。也就是說，你要保證自己的努力要超過那百分之九十五的人，才可以進入名校。

實際上，期中考試之後，這種來自現實的壓力隨之出現，肖薇身邊的同學也逐漸拉開差距。

張雨晴在期中考試的成績不理想，她無奈地跟肖萌和王璇提出，接下來的一段時間內不再參与a競賽了。

“我還是一步一步來，先學好基礎課，再考慮競賽這種課程之外的事情吧，”張雨晴嘆了口氣，“一口氣吃個胖子是不可能的。”

華大沒有專門針對a的競賽班，在進入校隊之前，每個人都得靠自學。想要有效率的自學，必須有一套規範，三天打魚两天曬網是不可能的，刷題就好比打基礎，就像武俠小說中的內功心法一樣，需要長時間的勤學苦練。肖萌為404女隊制定了一個時間表，比如每周必須要有多少個小時的刷題時間，比如必須要解決多少道題目等等。但人的一天只有二十四個小時，張雨晴的基礎不夠好，實在無法協調時間，只能放棄了競賽。張雨晴的退出也宣告了這支尚未成熟的“404”女隊沒成熟就胎死腹中。

肖萌和王璇也不可能勉強她，紛紛表示理解。肖萌想起路之航的那句“我沒見過a競賽很厲害的女隊”，簡直就是悲慘的預言了。

王璇還挺感慨：“我還以為我是最先堅持不住的那個呢，原來是張雨晴先放棄呢。”

肖萌也有點意外。

實際上，張雨晴原本是404宿舍里除了肖萌外對a最起勁的人。在404宿舍全員到齊的第一夜卧談時，肖萌就拋出了“我要參加a競賽”“目標是出國深造”的豪言壯語，並且得到了張雨晴的大力讚賞——張雨晴一直因為自己的中學不夠重視信息競賽耿耿於懷，很希望在大學做出一番成績，於是和肖萌一拍即合。到是王璇，她來自於教育不太發達的省份，計算機基礎也比較，一開始對“刷a副本”很猶豫，經過半個月的利弊權衡后才答應組隊。

現在看來，最有熱情的最先退出，反而是王璇這樣的歷經了深思熟慮後下決定的可以堅持的更久一些。

# 第22章

少了一個人的團隊不是完整的團隊，再找一個人加入“404隊”是當務之急。

想象是美好的，現實是殘酷的。這一屆的女生一共十六個，四個女生宿舍追問過去，沒有人願意和404宿舍的她們組隊——就算有人有一點興趣，但看到肖萌的時間表后也紛紛打了退堂鼓。

思索之後肖萌提出建議：“要不試試找大二大三的學姐加入我們？”

王璇無語地看着她，示意她好好反省：“你想得太簡單了吧？大二大三的，會看上我們？”

肖萌握拳，下定了決心先試試看——反正在信息社會裡尋覓一位志同道合的隊友，又不花一毛錢。

當晚肖萌在學校的論壇上發了一張帖子，尋覓能夠一起參加a競賽的女生。發帖效果不錯，短短一天內就收到了上百個回帖——有鼓勵的，有佩服的，有純灌水的，甚至還有男生也想參加遺憾自己不能變性的。簡言之水貼太多，有用的回帖很少，實際上，大一的學生什麼水平大家都知道，王璇的話沒錯，高年級的學姐願意自降身價和大一組隊的還真不多。

但凡事也有例外，在帖子發出去的第三天，肖萌聯繫上了一位姓湯的師姐。

約定好了見面時間，三人就在學校的咖啡廳外碰了面。

看到她的一瞬間，王璇死命拿胳膊肘抵向肖萌的腰，小聲驚呼：“喂，你聯繫的是個女生吧！？這位是男是女？我看是男生吧？”

肖萌完全沒法說話，她的震驚半點不遜色於王璇。

湯方圓有着讓人極度驚訝的外表——她身量很高，五官英氣得有些鋒利，她穿着一件修身的男式短大衣，長靴踩着殘雪，單肩背着書包，頂着一頭和男生相差無幾的短髮，從容走到兩名目瞪口呆的學妹面前，開了口。

“你就是發帖子的肖萌？”

“是我……你……就是湯學姐？”

這位學姐外表中性，聲音也偏低沉。肖萌一下子想起高中時的背誦的詩詞——雄兔腳撲朔，雌兔眼迷離，雙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要不怎麼說古人厲害呢？一千五百年前的古詩詞依然可以完美描述此刻肖萌遇到的狀況。

“是我。”湯學姐隨意地點了點頭，“行了，外面冷，進去談。”

前两天，首都飄下今年冬天的第一場雪，氣溫降得厲害，肖萌和王璇都是南方人，並不太適應北方的乾燥和寒冷，這位性別莫測的學姐提議也正符合兩人的心意。

三人坐在咖啡廳里，肖萌和王璇各自端着熱乎乎的咖啡，從震驚里回過神來。

“自我介紹一下，我叫湯方圓，是信息學院大二實驗班的。”她隨口道。

“實驗班”三個字讓肖萌和王璇肅然起敬。

王璇瞪大眼睛：“我聽說實驗班裡的女生很少……”

“的確不多。我這一屆三十人中只有三個女生。”湯方圓簡單道。

“也就是十分之一。”肖萌說，“比我們普通計算機科學專業還要少得多。”

開學至今，王璇也知道實驗班的人都跟開了掛一樣，她問出自己最大的疑惑：“師姐，你們實驗班的都那麼厲害，三個女生恰好可以組成一支參賽隊，你完全沒必要找我們倆啊？”

湯方圓看了王璇一眼，她不討厭這麼直接的問話，解答了她的疑問：“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不論是為了攢簡歷還是為了提升專業能力，亦或者是為了興趣愛好，做論文都比參加a競賽更有用一些，其他兩名女生並不缺少進實驗室的機會。”

“是的，能進實驗室真好，”肖萌深有感觸，“有論文比不上不下的a競賽成績有幫助多了。”

王璇問：“學姐，那你為什麼不進實驗室做項目呢？你們實驗班的機會應該很多。”

湯方圓露出了一個複雜而微妙的笑容。

王璇心裏一跳，直覺可能問錯話了，小心翼翼問：“怎麼？”

“機會不會平攤到每個人頭上，總有那麼幾個不被老師喜歡的倒霉蛋得不到機會，”湯方圓攤手一笑，“我不幸就是其中之一。”

“……”

肖萌從這句話中嗅出了的意味，她震驚道：“怎麼會？”

湯方圓嘴角一挑，露出個淡淡的笑容：“你進入大學幾個月了，有沒有感覺到學院里的男生對你比較熱情？”

肖萌回憶了入學以來的過往，不好意思地點了點頭：“嗯……有那麼點感覺。”

“那是因為你很漂亮，如果我像你這樣，可能也已經進了實驗室了。但現在的我，不行。”湯方圓道。

肖萌起初不解，但目光再次落到湯方圓的帥氣短髮上時，終於有所明悟。

在it領域，男人遠多於女人，如果一個女生長發飄飄清純可愛，她一定會得到男生們的優待；如果這女生還有較強的學術能力，那獲得的各種機會也會多一些。可這對湯方圓來說有些困難，她身上完全看不出女性特質，外表比絕大部分男生還要帥氣。可想而知，她在實驗班裡絕對是特立獨行劍走偏鋒的那類，在幾乎都是男生的群體一定有些尷尬，肖萌想，很可能她受到了一些隱性的歧視。

“世界上還有一個道理，三個人中，總有兩個人的關係更好一些。”

大二實驗班有三個女生，另外兩女生明顯更意氣相投一些，和湯方圓談不到一起去，組隊什麼的，想都不要想了。

“這也太不公平了吧。”

肖萌覺得有些沉重，輕輕嘆了口氣。

“社會從來都不是公平的，什麼都要靠自己，”湯方圓無意在此和兩名學妹探討社會中的性別歧視，轉開了話題，“進不了實驗室也沒關係，通過競賽的方式提高能力也不錯。我最近在想組成一個女隊參加a競賽，正在找合適的隊友，看到你的帖子就來聯繫你試試。”

“合適的隊友？指的是什麼？”王璇不由得心虛起來。

“找合適的隊友不是那麼簡單的。刷a是長期性的工程，隊友間要互相信任，除了能力外，更要有很強的學習能力和堅持下去的動力，”湯方圓從書包里拿出一本《a訓練題》，“你們也是一樣，我要看看你們的水準才決定要不要跟你們組隊。”

肖萌和王璇完全沒有意見。既然大家要組建一個團隊，需要了解對方的底子。接下來，湯方圓全面考察了一下兩人，肖萌和王璇各種汗顏，不得不承認實驗班的學生確實都像開了掛一樣，在計算機知識的掌握上遠遠超過了她倆。

“你的基礎不錯，看來平時沒少刷題，”湯方圓對肖萌說，又指了指王璇，“你差一些。”

“是的，”王璇無奈地點頭，“我基本上到了大學才開始接觸編程。”

“那這幾個月能有這樣的水平也還算可以了。”

肖萌期待的看着她：“那學姐，你同意加入我們了？”

湯方圓不答：“你們的隊名是什麼？”

“我們的隊伍之前是以宿舍名命名，我們的宿舍名是‘404’。”

“404？”湯方圓嘴角浮起了一點輕微的笑意，“有意思，隊名不用改，我來當leader，你們有意見沒有？”

肖萌和王璇兩人撥浪鼓似的搖頭。不論是學習的境界和為人的氣勢上，她們倆都輸給了這位帥氣的學姐。

“我們首先要明確目標，”湯方圓指出，“你們知不知道參加a競賽最難的一關的是什麼？”

a競賽的流程和網游沒什麼差別，靠的是一關一關升級打怪，先是校內線上賽，再進入校內線下賽，隨後是進入地區比賽比如華北大賽，再升級全國大賽，全國大賽的前五名可以參加亞洲賽，關底boss是全球賽。華大因為實力強勁，每年會從校內選拔五支隊伍參加地區比賽，其他學校最多就三四支隊伍。在肖萌眼裡看來，哪一關都夠難的。

“是什麼？”

“最難的是從學校的線下賽脫穎而出。”

隨後湯方圓進行了一番分析，讓兩人覺得受益匪淺。

湯方圓分析說，編程是當今社會的熱門，華大除了信息學院的學生外，其他許多專業的許多學生也對a編程大賽有一定興趣，希望用這個比賽刷刷履歷，於是也組成了不少隊伍，據她所知，華大比較有競爭力的a小隊超過了50支，他們的目標是進入這50支隊伍的前百分之十。

實際上，這個情況也和肖萌的分析差不多。在網上註冊時她發現“404隊”的id編號是1283。也就是說，在她註冊之前，學校就已經有了1282支隊伍，這些隊伍里裏面還包括了已經畢業的師兄師姐們，也就是說，目前在校生組成的隊伍應該超過了200支，假設裏面有2/3的隊伍隨意性比較大，那還有60支隊伍是打算認真比賽的。

湯方圓點了點書：“每年的選拔賽，學校會選出五支隊伍。對我們有利的是，我們不用和剩下的59支隊伍競爭。從今年開始，在五支隊伍里必須要有一支女隊參賽，我們要競爭的，是這個名額。”

“會專門選拔女隊？”這件事對肖萌來說是個大新聞。

“是的，還沒對外公開，但已經確定下來了。”湯方圓說，“據我分析，接下來每年都會有三四支女隊參加比賽，只要我們在校內贏了，華北賽區不會成為很大的威脅。”

王璇對這位帥氣的學姐佩服不已：“學姐，你怎麼什麼都知道？”

“我畢竟比你們高了一級，又在實驗班，消息總歸是靈通一些。”她盯着兩名學妹，“如果和我組隊，我會嚴格要求你們，你們能接受嗎？”

“沒問題！”

湯方圓這一席話簡直勝讀十年書。肖萌之前對a競賽了解得也不是特別透徹，只能憑着韌勁埋着頭往前沖，此刻有了學姐的介紹，頓時覺得腳下敞開了一條金光大道，可謂茅塞頓開。

湯方圓抬起手來：“那好，擊掌為誓。”

肖萌、王璇和她拍手，“啪啪啪”的擊掌聲引來了咖啡館其他人的旁觀，三人互看一眼，在笑聲404隊再次結集成功。

# 第23章

正如湯方圓自己所說，她對兩名大一師妹很嚴格。

湯方圓認為倆學妹基礎比較差，必須花時間才能把解題能力追上去，她制定了嚴格的時間表，b保證每周二十小時的刷題時間（周一到周五兩小時，周六周日五小時），一秒鐘都不能少。她壓榨了兩人的每一分鐘剩餘時間，要求兩名隊友配合完成足夠多的練習題。

當然，湯方圓絕對不是嚴以待人寬以律己的那種，她以身作則，只要有可能就陪着她倆一起去機房刷題。

在湯方圓的帶領下刷題，肖萌覺得自己一下子由農業社會步入工業社會了。之前404隊基本上是在她的指揮棒下行動，然而她本身也經驗不足水平也欠缺，引導水平其實不夠。現在由湯方圓學姐領導這個三人團隊，進展十分喜人。她就讀於高大上的實驗班，專業素養很高，編程能力出類拔萃，且不吝嗇指點，在她的指點下，404隊目前刷題的效率明顯上升了一個台階。和湯方圓在一起，肖萌能切身的感覺到自己的水平每天都在上漲。

王璇對她佩服不已：“學姐，你這麼厲害，有必要組團隊賽了吧！我覺得你其實完全沒有必要自己組隊，可以直接想辦法通過實驗班的選拔進入校隊啊。”

“沒有那麼容易，”湯方圓一句話就打破了王璇的暢想，“你們是大一的可能不知道，光是我們實驗班的，就很有一些智商碾壓的超級天才。你們可以算一筆賬，全校本科生四個年級實驗班的總人數是一百二十多人，還有信息學院的優秀學生起碼也有上百人。雖然我不喜歡那些男生，但是也要承認，在編程上我很難贏他們。想進這些隊伍，難度也很大。”

說到最後湯方圓嘆了口氣，看來對現狀也極其無奈。

肖萌想起路之航，忍不住心有戚戚的感慨：“這樣啊……我似乎稍微可以理解一點。”

肖萌說著，一邊翻着手中的參考書。

因為刷題的難度逐漸變大，有些題目已經超過了肖萌的知識範疇，她只能通過看書來增加知識量，加快學習的速度。查找資料的時候她才發現路之航借給她的一本《algorithdesign》里有相關的講解，於是如飢似渴的閱讀起來。

湯方圓自然注意到了肖萌拿了本掃描書出來看，她起初不太在意，但多看兩眼后猛然發現上面的批註有極高的價值，當即叫住肖萌：“這是哪裡來的？”

“啊，是跟路之航師兄借的書複印的。”

“路之航？”湯方圓素來平靜的臉上浮起了一點驚訝，她吃驚：“你竟然認識他？”

“機緣巧合碰見路師兄幾次，”肖萌連忙說，“我當時跟他請教a競賽的一些方法，他就借了一些書給我複印，這是其中的某一本。”

“給我看看。”

她從肖萌桌上拿起那本《algorithdesign》仔細翻看起來。這本《algorithdesign》是英文版，路之航在書中的筆記也是英文，他筆記潦草，還有許多奇怪的符號穿插其中，一大半都看不懂，但儘管如此，她也能發現這些筆記和批註大都有畫龍點睛的妙用，比如他會在例題旁邊寫上其他的解題方法，比如會在一些知識點上寫上可以和哪本書對照閱讀等，總之可參考性很強。

“這本書是我們一門課的教材，這學期才開課。但顯然路之航早就已經讀過了，看這些筆記的痕迹比，他兩三年前就已經讀完了，”湯方圓拿起書觀摩了好一陣子，然後拍拍書頁發表評論，“路之航就是我說的那種智商碾壓的天才，讀書都遠比我們超前。”

肖萌想着自己接觸的到的路之航，不由得點了點頭。

王璇之前聽到了“路之航”三個字就豎起耳朵，當即熱情地湊過來八卦：”學姐，說起來你和路神是一個班的吧？都是通過信息競賽保送上來的？”

“是的。”

“我們之前見過這位大神一次，顏值真是逆天，不是滿分總能拿到九十五了！”

湯方圓瞧她：“看不出來你還挺花痴的。”

“愛美之心人皆有之啊！”王璇理直氣壯道，“可惜大神就是太高冷了。”

“是嗎？其實還好。他不太合群是事實，但合群真的重要嗎？”湯方圓說，“如果是涉及專業領域的話，他挺好溝通的，至少從來不藏私，當然別人因為智商限制不能理解，那就是另一回事了。聰明人往往會高估別人的智商，他也不能例外。”

王璇若有所思：“肖萌也說過類似的話。”

湯方圓看肖萌：“是嗎？”

肖萌說：“我只是覺得，不能用評價普通人的標準去評判他這樣的人。”

“說得對。”湯方圓拍了拍肖萌的肩膀。

王璇又問：“對了，我聽說他是混血？”

“確實有這個說法，但我不知道是真是假。我跟路之航沒聊過這些事情。”

“你們平時聊專業問題嗎？”

“是的，但機會不多，”湯方圓說，“他上課的時間少，大部分課程他都申請了免修。”

肖萌豎起耳朵。

“免修？”

“他大約只上三分之一的專業課，剩下的時間不是在實驗室就是在數學繫上課。”

肖萌說：“我記得他高中也參加過數學競賽的。”

“我可以肯定的說，他數學水平非常高。”

“是嗎？”

“他的數學水平可能比他的編程水平還要高。他這種人大概天生就是為了數學而生的吧，如果沒有計算機出現，他一定會成為數學家的。”

湯方圓很清楚路之航在女生中的殺傷力，她也不介意和兩名大一的隊友聊聊八卦增加一下感情，但她所知確實不多，這話題於是告一段落。

作為最近的話題人物，肖萌和湯方圓一起上自習的時間多了，各種八卦也流傳開來，被班上其他人獲悉。

“聽說你有一個男朋友？”某天上課的時候，班長這麼問她。

肖萌聽罷一臉茫然：“什麼？”

班長繪聲繪色道：“聽說你和一個男生一起上自習，刷機房，去食堂吃飯……”

“那是女生！大二的一位師姐！”肖萌指出。

“女的？？這哪裡像女生？”班長並不相信，還出示了一張不知道來自某某的偷拍照。照片里自己和湯方圓面對面坐在食堂里吃飯，偷拍者技術不錯，兩人神態抓得很好，兩人看着格外輕鬆愉快。

“真的是女生。”王璇哭笑不得，“雖然她穿着打扮是很像男生，但本人真的是女生。”

“哦。”班長半信半疑地接受了這個答案。

“這就是流言猛於虎啊，”王璇戳着照片，“你看，我也在這張照片里，但八卦就圍繞你和湯師姐展開，你真是八卦的中心啊。”

肖萌嘆氣，這大概就是那本《雙胞胎的學霸之路》帶來的后遺症了。

既然班上的男生知道了此事，女生當然也知道了。肖萌的同班同學，403宿舍的俞霏霏當晚趁着熄燈前的二十分鐘到404宿舍八卦。

她碰着臉，眼睛里都是星星：“湯學姐真的很帥！如果她是男生就好了！”

王璇無言地看着她。保不準湯方圓也很遺憾自己不是男生。

俞霏霏接着轉述了一些從大二實驗班的老鄉師兄那裡聽到的八卦——想到她之前還講述了關於路之航的八卦，肖萌對她和她師兄十分欽佩。

根據俞霏霏的說法，湯方圓的編程能力很強，高中就進入信息學奧林匹克競賽的國家集訓隊的50人大名單，也是其中唯一一名女生。據說，她在隊里的成績還不錯，但過於男性化的外表讓她不受待見。

“老師讓她穿裙子把頭髮留長一點，可她完全無動於衷，還讓老師‘別多管閑事’。老師很不高興，明明說好了有一個女生的，可看上去還是男的是怎麼回事？”

俞霏霏還說，她現在在實驗班也最獨特的那個，老師們嘴上說男女平等，但內心不喜歡她這種明明是女生非要做男生打扮的學生，有意無意地忽略她，湯方圓又很驕傲，不屑通過討好老師得到機會，於是在班上成了邊緣人物。

肖萌和王璇對視，從對方眼底看到了一些瞭然。難怪湯方圓要跑來和她倆組隊了。

“根據我師兄說，她和路神是大二實驗班最帥的，也是最難打交道的兩人。”俞霏霏說著，重重拍了拍肖萌的肩膀，“想到這裏，更佩服你了，一下子搞定了他倆！”

“……你誤會了，”肖萌試圖解釋，“這兩尊大神哪一個我都沒有搞定好吧！”

王璇把臉埋在胳膊里直笑，笑完后說：“不用謙虛。路神那邊怎麼樣我不知道，湯師姐明顯很欣賞你啊！”

肖萌決定不給她詆毀自己的機會：“湯學姐明顯更喜歡你。實際上，你和湯學姐才是在一起時間最久的吧？”

“……”王璇啞然。

肖萌說的是事實。因為王璇編程基礎不太好，需要的指點更多，在404小隊的學習過程中，她才是和湯方圓在一起的最多的人，肖萌遇到的問題遠少於王璇。湯方圓評估了兩人的學習情況后，私下和肖萌說：“我時間也有限，大部分時間只能顧得到王璇，如果你遇到了難題，不妨問問路之航。你們關係不錯，他多半會為你答疑的。”

肖萌還能說啥？只能說“好”了。

這邊俞菲菲神色飛舞給王璇打氣：“總之，湯師姐很帥，也很強，你們404隊有希望，加油刷題！”

然後她就帶着八卦結束的快樂，施施然走掉了。

# 第24章

對湯方圓的“找路之航為你答疑”的說法，肖萌考慮了幾天，決定不妨問問大神。

自上次的“介紹小提琴老師”的時間后，她和路之航有在網上一直有聯繫——平均兩三天一次，路之航也時不時地向她反饋viol-β項目的近況。

兩周前，肖萌給了路之航一份名單，推薦了幾位在小提琴培訓圈頗有口碑的老師，viol-β項目組的人按圖索驥，最後請了一位叫周林的老師參与到項目中。周林今年五十八歲，因為多年時間和形形色/色的小提琴學生打交道，性格溫和脾氣很好。一年前他心臟動了手術正在修養，手上暫時沒有學生，加上他接受新事物的能力很強，對“機器人拉琴”的項目很有興趣，當即決定參与其中。

截至目前，周林和團隊的磨合相當好，長達三十五年的一線小提琴教學經驗，使得他的大多數建議對項目組都很有價值。得知自己的建議有用，肖萌很開心。

[freddie]：周林老師提出了兩個很有用的改進策略，對項目的下一步很有幫助。

[小萌]：能幫助到你們那就太好了。

[freddie]：我們還準備邀請幾位小提琴老師參与到項目中，聽聽更多的意見。

[小萌]：好主意。一個科研項目想要成功，肯定需要集思廣益的。

[freddie]：集思廣益還不夠，要對意見進行過濾和篩選。

[小萌]：有道理，不過小提琴老師大都不太懂計算機，他們意見可能很有價值，但未必實用。

[freddie]：是的，周老師的某些意見超出了目前的技術能力，我們放棄了。

幾句閑聊后，針對自己前两天刷題時遇到的不會做的難題，肖萌將之整理了一番，試探性的詢問路之航能否賜教。路之航對此的回答簡潔明快，只有短短一句。

[freddie]：到實驗室找我。

[小萌]：好的，馬上！

能得到大神的面對面指導當然是難得的美事——肖萌當即如打了雞血一般，自習也不上了，和湯方圓、王璇打了個招呼后收拾書包離開，於五分鐘內到達vb項目組的實驗室。路之航穿着一身白色實驗袍迎了出來，將她帶到實驗室旁一個面積較小、僅可容納七八個人開會的小會議室里。

肖萌畢恭畢敬道：“師兄好。”

路之航指了一個位置讓她坐下：“面對面的交流會更有效率一些。”

“嗯嗯，”肖萌連連點頭，又小心翼翼問：“師兄，你還在寫程序嗎？我會不會耽誤你的時間？”

路之航平淡地看她一眼，似是覺得她的問題荒唐可笑：“如果我覺得浪費時間，就不會叫你過來。”

肖萌展顏一笑：“謝謝師兄。”

她於是翻出自己的筆記本電腦，出示了最近哪些難倒自己的題目；路之航在她身邊落座，一道道的和她分析起來。

看路之航的那些書時，肖萌就感覺到了自己和大神的知識差距；和大神面對面交流“題目怎麼做”的具體細節問題時，肖萌進一步感覺到，自己和大神的差距不僅僅是知識上的，還有思維方式上的。

路之航絕對不是那種很高冷的老師，也沒有顯擺自己知識的想法；肖萌也是那種學習能力很強、進步速度很快的那一撥學生，但她依然覺得，想要跟上路之航的思維真不太容易。他反應速度極快，語速也極快，她調動所有的腦細胞來聆聽他所說的內容，同時匆忙地動用筆記，把他講話的要點記下來——即便這樣，她也很難記下來全部要點。

於是她不得問：“師兄，我可以錄音嗎？”

“可以錄音，”路之航說著停了停，反問：“但為什麼要錄音？”

“你講解的速度太快，我記不下來。”肖萌無奈的給他看自己的筆記本。

路之航拿着筆記本，到是看住了。他手中的筆記本非常漂亮，就像她送給自己的筆記本一樣——重點是，真正的白紙黑字，清新明快、挺秀有力，字比筆記本本身更好看。

他很難得的分了神，道：“你的漢字寫得很好。”

“我練過了五年字！”肖萌伸出右手展開，比出一個大大的“五”字。她想，這大概是她唯一比路之航強的地方了。

路之航頷首，把筆記本還給她，又道：“那我慢一點。如果你聽不懂，可以叫我停下來。”

“好。”

這話很快起了作用。兩人很快談到最後一道題，再一次的，肖萌在關鍵點跟不上他的思路，乾脆叫了暫停。

“師兄，ray定律是什麼……”

“這是組合數學基本定律，你不知道？”路之航反問。

“……不知道。”肖萌汗顏，“我沒有學過數學組合。”

知識層面的差距體現出來了。對路之航來說是常識的知識點，對她來說則是首次聽聞。

路之航起身離開座位，回到了實驗室，半分鐘后他帶回一台ipad，熟練地點開一個app，打開了一本电子書，手指滑動頁面，展示在肖萌面前。

“書上關於ray定律的定義。”

肖萌仔細地讀了一遍定律，發現自己似乎懂了一點。

“有些明白了。我回去再看看書。”

“多看數學。計算機編程是建立在數學基礎上的，你要參加a，就要打好數學基礎。”

大神的言論就是這樣擲地有聲，懷着這樣的感慨，肖萌想起他彪悍的數學競賽履歷和湯方圓的評語，下意識問：“師兄，所以你在數學繫上課嗎？”

路之航正在收拾筆記本，聞言用眼角餘光看她一眼。

肖萌老實承認：“湯方圓師姐說的——她和你是同班同學，我們和她組成了一個a隊，準備參賽。”

“湯方圓？”路之航思索了一會，點點頭道，“可以。和她組隊對你有幫助，她的水平比你高。”

“她的水平比我高很多……”肖萌小小糾正了下路之航：“和她組隊，我也受益匪淺……以前覺得很難以實現的目標，現在好像也有些希望了。”

“你們隊伍的目標是什麼？”

“……目標是在亞洲賽里獲得好名次。”

404隊還是很清醒的，至於最高級別的全球賽，那完全不用想了。

“亞洲賽？不是完全沒有希望。”

肖萌聽得出來，路神的語氣非常的……勉強。不是完全沒有希望，換句話說，希望不大，即使有了湯方圓加入，都希望不大。

“湯師姐說，學校里進入線下賽的五支隊伍里必須要有一支女隊參賽，這對我們來說是利好消息。”

“必須有女隊？”路之航的神情充分說明了他是第一次聽到這個消息。

“是的。”

路之航翻了翻ipad：“每周三、周六晚上八點你都可以到這裏來找我。”

“嗯？”肖萌眨巴着眼睛看他，幾乎不能相信自己耳朵里聽到的。

“有不懂的問題可以來問我。”

真的是意外之喜，肖萌幾乎想要高興得跳起來，有一種“難道自己要開掛了”的錯覺，她原想客氣一番，但聯想到這位大神直來直去的性格，生怕自己一客氣他就答應了說“那你就不用來”，立刻接受了這份好意：“好，謝謝師兄！”

於是肖萌就這樣在完全意料之外的，獲得了一個頂級的教授算法的教師。肖萌感覺自己好像中了大獎，還是五百萬的那種。

……

各色人等對這件事都發表了意見。湯方圓叫她“人盡其用”；寢室的諸位室友則一臉羡慕，掐着她的脖子問“為什麼會這樣啊，為什麼你和大神的關係這麼好啊”；肖薇則直接猜測，“估計他喜歡你”，聽到姐姐的這句話，肖萌一口水差點噴到显示屏上。

“我渾身上下哪有優點值得大神喜歡呀！”

“不能這麼說。基於我們倆的高度相似性，你貶低自己也是貶低我，你的優點還是很多的，”肖薇一本正經，“一直以來，我們姐妹倆還是很受歡迎的！”

“不不，姐姐，你比我受歡迎！”肖萌趕緊吹捧一波。

吐槽歸吐槽，她也隱隱感覺到路之航對自己是有所不同，這其中的緣由她很難揣測——路之航這個人就是無法預測的。

既然無法預測，那就順其自然好了。肖萌想，等時機合適的時候再送他禮物請他吃飯表達謝意就好了。

肖萌努力適應路之航的教學方式，這不是很難。第三次答疑時，肖萌覺得自己抓到了路之航講解時的關鍵點——他的講題方式非常書面語，每句話有都有一個關鍵詞，抓住他談話的核心語句，學習就變得有效率起來。

路之航是肖萌見過的所有人里最富有邏輯思維的人，針對每道題目，他會列出第一、第二、第三點，講話方式也是“首先、其次”。在聽他講解之前，在筆記上用填空題的模式寫好框架，再把他言語中的關鍵信息填入空白處，就可以很有效率學習做筆記，並且解題。

她的學習效率大有提升，路之航顯然也察覺到了。他拿過她的筆記本一看，點頭表示認可。

“這種做法很好。”

隨後，路之航繼續說：“a中的題和實際生活中遇到的問題不一樣，是一定能找到答案的。只要有答案，就存在解題規律，規律是可以被總結和分析出來的。”

“就像解數學題那樣？”

“對。算法題本質上是數學題。”

被大神認可，肖萌喜悅地點頭：“好的。”

路之航還提出了一些意見：“如果你想提高解題能力，還可以參加一些企業、社會組織舉辦的個人賽。”

“哪些企業？”

路之航報出幾個名字，都是知名it企業和各種組織舉辦的比賽，他又道：“這些企業舉辦的編程大賽出題水平往往不錯，可以當作練習。如果能獲得好名次的，還有不錯的獎金。”

“好的，我會試一下。”

# 第25章

事實證明，學習是件需要持續不斷的累積知識的工作，就算她身邊有了大神和湯方圓學姐的親切指點，想要一日千里的進步是不可能的。

12月中旬，新成立的404隊參加了本月的線上賽，成果比之前好得多，解出了兩道題——基本都是湯方圓的功勞，肖萌和王璇基本上只能打個下手。

“感覺我們參賽也沒有很大意義啊……”王璇嘆息。

“以賽代練，還是很有意義的。”肖萌安慰她。

“沒關係，”湯方圓拍了拍王璇的肩膀，有條不紊地安排下一步的工作，“我們的目標是一年後發力，按照你們現在的進步速度，大二應該已經可以獨當一面了。”

當天晚上肖萌帶着問題再次見到路之航。

在湯方圓的指點下，白天線上賽的題目她大致已經弄懂，但有一道還有些問題，寫出的代碼不符合要求，連湯方圓都還在思索怎麼解答。題目說的是天使和惡魔分別居住在一些島上，這些島嶼之間互相有橋樑連接，要如何炸毀一些橋樑橋才能讓天使和惡魔之間沒有通路，並且使得橋樑的平均距離最短。

路之航從ipad里調了一個文本發給她。

“這道題是我出的，我寫過答案。”

肖萌莞爾：“師兄，其實我也覺得是你出的……”

路之航不理解地看她一眼。

“為什麼這麼想？”

“上個月的線上賽里，你出的一道題目是關於天使和惡魔的，這次又有天使和惡魔，”肖萌解說，“師兄，我做了這麼多道a的題目，很少遇到以天使和惡魔當作題目素材的，畢竟天使、惡魔不屬於中國文化里的東西。但現在，我參加兩次線上賽就遇到了兩次！只好懷疑是你出的題。”

路之航手指敲着ipad，若有所思地垂眸翻看着一個文檔。肖萌注意到他長長的睫毛隨着呼吸輕輕顫動着，就像一把小扇子那樣。

“你說的有道理，我之前沒有注意到這個問題。看來祖母的對我的影響很大。”

“你的祖母？”

“我爸爸的母親，中國人是說‘奶奶’？她是管風琴演奏家，小時候時常帶我去教堂，給我講各種宗教故事，我不知不覺受到了她的影響。”

這話讓肖萌心頭一跳，連忙問：“師兄，你有宗教信仰嗎？”

“沒有。我是無神論者。”路之航抬起眼眸，淡定回答。

謝天謝地！肖萌長長鬆了一口氣。說實話，她有點擔心路之航有宗教信仰，有宗教信仰的人通常雷區很多，她說話大大咧咧直來直去，萬一某句話談話觸及了大神的雷點就不好了。

“是呀是呀，世界上怎麼會有神呢？”肖萌拍拍自己的筆記本電腦，又指了指路之航的ipad，興緻勃勃道，“看看這些充滿了技術含量的工具和產品，想想從十六世紀以來的科技發展史，仔細感受數學、物理學、天文學這些知識給如何改造世界的……我們之所以能坐在有空調、暖氣的房間享受互聯網，這一切都是歷次工業革命帶來的。從來沒有什麼神仙皇帝，只有人類自己的智慧和汗水。”

會議室的光十分明亮，肖萌說話時注視着路之航，於是看到了他聽完這番話后輕輕上揚的嘴角和眼裡一閃而過的光。

肖萌一愣。

……如果她沒看錯的話，他是笑了吧？

啊，是的，是笑了。

一個發自內心的、愉快的、溫柔的、輕鬆的微笑。

和這位大神認識也有一段時間，他從來沒什麼沒有表情，臉部神經好像壞死了一般，這是她第一次看到他的笑容。事實證明，路之航的面部神經還在運轉，並且功能完好。

隨着這個微笑，他周身的帶着鋒芒的高冷氣場陡然散去。肖萌認為自己有一定的顏值抗體，不論面對什麼級別的帥哥都可以做到談笑風生淡定自若；此時，一切都變了。有那麼幾秒鐘的時間，她的視野里全都是他那張英俊到讓人炫目的臉。路之航的微笑擊中了她的心臟，她相信自己的心跳超過了一百，於是不得不用左手掐着右手的虎口讓自己冷靜下來，避免像張雨晴這樣的花痴少女一樣發出土拔鼠尖叫。

路之航靠在椅背上，單手支着下顎，徐徐道：“信教的人有一套屬於他們自己的邏輯，一套自洽的、無法證明也無法證偽的邏輯。我奶奶就是這樣的人，她認為人類之所以能創造一套科學體系，也是上帝賜予了人類智慧。”

一旦進入談話節奏后，路之航臉上的微笑就消失了，但他的表情，很難得的，很輕鬆。

肖萌也恢復了鎮定，大腦重新回復工作，對他的話有了反應。

“無法證明也無法證偽的說法，”肖萌說，“還好我們不需要說服他們。”

“還有一個原因是，科學學習是有難度的，相信神的話，世界會簡單一些。”

肖萌吐槽：“把生活中一切不能解釋的事情都扔給神？這樣的世界大概是比較簡單……簡單是簡單了，可一點都不真實，還妨礙科學進步。”

路之航說：“我媽媽因此不太喜歡我奶奶，一直阻礙她向我傳播教義。”

跨國婚姻連婆媳矛盾都那麼獨具一格，那麼別緻。

不過，大神破天荒的提起了自己的家人，肖萌眨了眨眼，抓緊時間問了一個八卦問題。

“我聽說你是混血，你媽媽是中國人，你父親這邊是外國人？”

路之航的眼神掃到她的臉上，回答了這個問題：“是的，我爸爸是挪威人。”

“挪威？”肖萌真的很吃驚，傻乎乎道，“好像，那裡很冷？”

遙遠的北歐基本上不會出現在肖萌的常識系統里，除了知道有本小說叫《挪威的森林》，肖萌就只知道這個國家的人均gdp非常高，也非常冷。

“是的，冬天很長，非常寒冷。”

“這麼冷，大家出門嗎？”

“很少出去。人們都呆在家裡，屋子外是厚厚的雪。”

“聽上去很有趣。”肖萌暢想道。

“有假期的時候，我可以帶你去挪威看看。”

“……啊？”

肖萌瞪圓眼睛張大嘴，表情再次失控。她一如既往的在某些時候跟不上大神的思維方式。他是如何從純聊天就轉話題到“我可以帶你去挪威看看”的呢？雖然這個邀請讓她非常感動，但迷惑仍在——路之航是把她當成朋友了嗎？兩人能稱得上朋友嗎？

她滿腦門子問題，本來想仔細問問這個邀請到底是什麼意思，路之航又開口了。

“我是在挪威出生長大的。十二歲的時候，我媽媽帶我回到了中國。”

肖萌一愣：“為什麼？挪威是發達國家，生活起來應該比在中國舒適啊……”

“那一年我爸媽離婚了，我媽媽要回到中國，我要陪着她。”

直率清晰的回答讓肖萌感到慚愧，頗後悔提起這個話題——和路之航認識的時間越久，她對他的好奇心也與日俱增，她的確發自內心地想更了解他一些，所以才和他談起家人問題。可她完全沒想到路之航的父母已經離婚多年，“單親家庭”“父母離婚”對任何孩子來說都是一個不幸而敏感的話題。她上初二的時候，班上有一個女生因為父母離婚，絕望得試圖跳樓自殺。

“抱歉……”肖萌抓緊手裡的筆，輕聲道，“我不知道你父母離婚了……”

路之航搖了搖頭：“沒什麼。他們是協議離婚，過程很和平。我媽媽留在挪威的唯一理由就是因為我爸爸，婚姻關係不存在後，她也沒有呆在挪威的理由，畢竟她的親人、朋友幾乎都在中國。”

“……那你爸爸同意媽媽帶你回中國嗎？”

肖萌總覺得路之航的爸爸應該沒那麼容易放兒子離開身邊。

“一開始他不同意，但我媽媽的態度比他更堅決，他就答應了。”

“哦……”

“他們是成年人，有自己的人生要渡過。”

肖萌想了想：“那你自己呢？你想回中國嗎？”

路之航視線慢慢下垂，手指很慢的敲擊着桌面上的那疊草稿紙，沒有很快的回答。

和他打了這麼多回交道，肖萌對這位大神師兄也有一些了解，知道他此時的狀態代表着他在思考。也許，很少有人問他這樣的問題，以至於他沒有現成的答案。

其實，答案應該是很明顯的，肖萌想起易思北轉述的“路之航打架事件”——阿斯伯格綜合征患者本來就缺乏社交能力，適應新的環境對他來說絕對不容易。

“總的來說，還好。”路之航點了點頭，表情很凝重，“但中國的人很多，真的太多了。我從來不知道一所中學居然有五千名學生，也不知道一所大學的食堂居然可以容納一萬人。”

雖然此時此景似乎不應該笑，但肖萌還是沒忍住，抿嘴笑了。

# 第26章

中國人當然很多，所有中國人都知道中國人口多，但並不會如此沉重的將這個事實說出來——路之航的感慨是如此的角度獨特，果然只能是他這樣有海外背景的人才會發出的。

肖萌說：“不過五千人不算多。我的高中，僅僅是本部，一個年級就有二十四個班，全校六個年級有八千名學生。如果再加上幾處分校，人數超過三萬呢。”

路之航略略擰起眉頭，看來“一所中學有三萬人”這個事實讓他覺得很難接受。

“師兄，挪威學校的人不多？”

“平均而論，是中國同類學校的三分之一左右。”

挪威的人口和國內三、四線城市的人口數量差不多，人口密度極低，可想而知，每所學校的學生也一定少得多。

“那在中國上學和在挪威上學的感覺完全不同吧？”

“差別很大。兩國的人習慣、思維方式相差實在太大。”路之航的語氣有些沉重。

肖萌說：“以我爸的說法，中國的優點是人很多，缺點也是人很多。量變帶來質變，人多到一定程度，競爭也會變大，思維方式也就改變。”

“不是競爭的問題，是其他方面。人口多，比較容易找到有相同愛好的朋友，但也不得不面對中國人性格里糟糕的一面。”

肖萌懵然：“糟糕的一面？什麼意思？”

“中國人喜歡談論別人的隱私，熱衷評判別人，喜歡把自己的想法強加給別人，”路之航面無表情道，“為了口舌之利，給他人帶來困擾甚至傷害他人也無所謂。”

肖萌臉上輕鬆的笑意一下子消失了。她內心不太接受“中國人有什麼什麼劣根性”的句式，這種句式網上還不少，比如“中國人的素質很差”“中國人不喜歡排隊”“中國人不懂禮貌”……但她沒想到路之航會這麼說。

“怎麼說呢，傳播八卦是人類的共性，外國人也不會好到哪裡去。”肖萌試圖舉出反例，“不然世界上那麼多八卦小報是賣給誰的呢？”

路之航堅持自己的的看法：“中國人的的素質問題非常嚴重。”

肖萌看着他：“挪威人不這樣？”

“好得多，幾乎不會給人帶來困擾，”路之航的模樣看上去還是很平靜，但說出的話非常鋒利，“他們不會偷拍你的照片貼到網上，不會因為你的性格缺陷就給你取綽號，也不會因為好奇就跟蹤你窺探你騷擾你，更不會因為你的父母離婚就嘲笑你。”

“……”

不妙，有點不妙。肖萌本來還想理直氣壯的反駁路之航，但此刻一下子就被戳破了。

“師兄……”肖萌想起前不久的張雨晴偷拍事件，一時間覺得無奈也很慚愧，於是小心翼翼問，“你曾經遇到過這些事？”

路之航看她一眼，點了點頭。

她組織着語言，慢慢道：“師兄，你說的事我大致也能理解。因為我和我姐姐是雙胞胎，從小到大也遭到了很多奇奇怪怪的騷擾和無禮的要求……越容易成為焦點的人越容易遇到這些事。中國有句古話，倉廩實而知禮節。中國不是很發達，社會上一定有很多問題，這很難避免；以後，我們的經濟發達了，這種不禮貌的事件一定會減少很多。”

路之航說話的語調一直是比較低沉的，此時他的語氣上揚了幾度：“我媽媽和你說過一樣的話。”

肖萌眨了眨黑曜石一眼的眼睛，有一點困惑——和他媽媽說一樣的話，是誇獎嗎？

“唔……”肖萌隨後坐直身體，專心的看着路之航，“不過……師兄，有一件事，我要跟你坦白。”

“什麼？”

肖萌看着他的眼睛。路之航有一雙很好看的眼睛，透明清澈，一點城府都看不到。

“師兄，很抱歉，我也和別人在背後八卦過你。”肖萌雙手合十，擺了個坦白從寬的姿勢，“你在學院里很有名，所以關於你的消息比較多，我也聽到了一些。”

路之航的眼睫毛快速地撲閃了幾下：“你們都說了什麼？”

“比如猜測你是哪國的混血，到底是不是中國人，為什麼不出國讀書，為什麼不進數學系，有沒有女朋友……”

“還有嗎？”

路之航的態度很平靜，回到中國已有七八年時間，他也算有一點見識了，知道這種程度的八卦是基本操作。

肖萌猶豫了一瞬，決定坦白交代。

“……嗯，還有人說，你有阿斯伯格綜合征。”

她認為，兩個人起碼可以稱作朋友關係了，應該把自己內心的想法說出來。她不是一個很善於隱藏心事的人，研究大神不可預測甚至飄忽不定的思維方式對她來說也是很不小的負擔。這段時間和路之航的來往，她內心其實總有些忐忑，很擔心自己不小心一句話說錯，就得罪了他或者傷害了他，不如坦白告之，從他那裡獲取答案，而不是自己猜來猜去。她能感覺到，路之航應該不會對她的坦白特別生氣——阿斯伯格綜合征的患者應該更喜歡直言不諱的交流，這樣可以減少中間的猜疑環節，溝通起來反而更簡單一些。

路之航不算意外。他的中學同學基本都知道他有阿斯伯格綜合征，而這些人中相當大一批人都上了華大和京大，這件事傳到肖萌的耳朵里，也是很正常。

“我確實有阿斯伯格綜合征。所以一直以來很缺乏社交能力。”

正如肖萌所預計的，他果斷的承認了自己的缺陷，並且態度平和，沒有生氣。

“關於阿斯伯格，我查了一些資料……”肖萌說，“有人說，患有阿斯伯格綜合征或自閉症的人和普通人的區別是缺乏換位思維和感受的能力。”

“嗯。我不喜歡閑聊，聽不懂別人的言外之意，不適應周圍的環境，說話時無法看對方的眼睛，聽不懂絕大多數笑話，”路之航頓了頓，“對待別人的方式似乎永遠都不對，了解其他人在想什麼對我來說是件很難的事情，和別人的交流總會陷入尷尬里。小時候，我每周都會去看心理醫生，心理醫生會告訴我如何正確的和別人交流。”

肖萌安靜的聆聽着。路之航的真誠相待讓她覺得很感動，她甚至想伸出手抱抱他。

肖萌道：“師兄，或許我是站着說話不腰疼。但我一直覺得，並不是每個人都要擅長和別人打交道。世界有各種各樣的人，我和我姐姐這樣有着相同dna、同樣容貌的同卵雙胞胎性格都有差別。比如我姐姐比較喜歡和人打交道，而我倒是很難從這其中獲得什麼樂趣。世界上也需要各種各樣的人，許多科學家從來不合群，這不影響他們做出偉大的發現。你就他們一樣，就算人際交往能力弱一些，但優點已經大大蓋過了缺點。”

“我還不如這些科學家，”路之航搖頭了又點頭：“但你說的對，沒有人是完美的，身上都是優點的人不存在。我曾經覺得很孤獨，想要更靠近人群一些，後來發現完全沒有必要，我也做不到。因為我發現，如果我要處理好社交關係，就不得不花費非常多的時間去研究別人的想法，才能回應他們的期待，我就再也沒有時間去研究我喜歡的東西。一個人的時間和精力是有限的，處理人際關係和我的思維能力、創造力是矛盾的，我不可能兩者都選，只能選一樣發展。”

“那你做出選擇后，開心嗎？”肖萌問。

路之航揚起嘴角，慢慢微笑起來，眼角眉梢都洋溢着輕鬆的笑意——肖萌有計數，這是他今天的第二個微笑。

“感覺從來沒有那麼好過。”

如果路之航是個女生，肖萌幾乎想擁抱着她為她的選擇歡呼，可惜他的性別阻止了她的衝動勁。

“我也很高興你的選擇。否則，我可能就不能像今天這樣向師兄你請教問題了。”

不得不說，今晚的這翻聊天讓肖萌更深切的了解自己的大神師兄——大神光環徐徐退卻，變成了一個真正可以親近的人。

兩人這番交談的時間比往常久得多，直到邱偉濤敲了敲會議室的門走進來，通知路之航“你的數據跑完了”，兩人才停止敘話——路之航如夢初醒，他覺得不可思議，也覺得很新鮮，這是他平生第一次徹底忘記自己的代碼，專心致志地和其他人聊了這麼久。

“師兄，今天謝謝你，我先走了。”

肖萌迅速收拾了自己的筆記本電腦和文具，離開會議室前，她想起一件事，連忙補充道：“對了，師兄，這周六晚上可能來不了，能不能改一下時間？”

路之航已經拉開會議室的門，聽到此言，回頭看她。肖萌解釋：“我姐姐是華大的藝術團的成員，周六晚上有一場比較重要的匯演，我要去觀看這場表演。”

路之航問：“什麼匯演那麼重要？”

肖萌也從肖薇那兒知道了許多細節，頭頭是道的說起來：“是一個大型的古典舞劇，以古詩十九首為題材，總時長一個半小時。”

“古典舞劇，”路之航的手停在門把手上，冷不防問，“是什麼？”

“師兄你知道什麼是話劇嗎？”

“嗯。”

“舞劇和話劇類似，話語是演員站在舞台上對白來來講故事；舞劇就是以演員在舞台上跳舞來表達一段故事和歷史；至於古典舞劇，指的是演員跳的是古典舞。”

肖萌盡量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解釋了何為古典舞劇。

“哦，好看嗎？”

“姐姐入學後進入社團起就開始排練這個舞劇了。三十多個舞蹈演員付出這麼多心血的排練的舞劇，應該是很不錯的。”

和這位師兄已經打過幾次交道了，肖萌隱約感覺到當這位師兄的嘴裏說出問句的時候，那就代表他對這件事情有一定的興趣。在今晚的這番交談后她覺得自己和他已經算得上是朋友。於是她提出建議：“師兄，你有興趣嗎？我還可以讓姐姐多找一張票。”

路之航神色莫測地看了她一會，然後點了頭。

“好。”

# 第27章

肖萌原以為“多要一張票”是件很簡單的事情，豈料這個要求剛一出口，肖薇居然有點崩潰。

“為什麼你不早說？”她在視頻那邊露出了抓狂的表情。

“我也是剛剛才知道……我不覺得路師兄會答應的，就是順嘴問一問他，沒想到他居然表態說要可以去看。”

肖薇震驚：“不會吧？你的忽悠能力這麼強了嗎？那位看着就很高冷的大神啊！老實交代，你們是什麼關係？”

“同個學院的師兄師妹關係，”肖萌說，“姐，見面了我和你詳說。”

“當然要跟我交代清楚！拿一張票是很麻煩的！”

肖萌有點不解：“姐姐，為什麼會這麼麻煩？你們的演出那麼多人看嗎？”

路之航這種人，看一次舞蹈演出可不容易，自己把他忽悠得對舞劇產生了興趣，然後又弄不到票的話，那就太糟糕了，簡直可以上春晚舞台表演小品忽悠大法了。

“我們的這次表演只是一場實驗性的表演，在小禮堂。座位不多，票早就給分完，每個演員只有一張票，我剛剛問完了舞蹈隊的好幾十號人才又找到一張，現在還要再要拿一張，任務很艱巨的。”

肖萌的心往下一沉，難道她要對師兄食言？

“還有一張票是怎麼回事？”

“幾分鐘前，我和清寧聊了聊，你知道的，他周五回國，要在京呆好幾天，也說想來看我們的演出，”肖薇在視頻那頭用目光斜視她，“難道你想為了你的師兄把清寧趕出去？”

“沒有沒有，”肖萌給出主意，“姐姐，不然你問一下易師兄吧，總覺得他應該有辦法的。”

“我不太想麻煩易思北，總覺得欠他人情會被他記賬，以後要償還是件麻煩事，”肖薇唉聲嘆氣着掛了電話，“還能怎麼辦？只能找他了……”

易思北果然很給力，熄燈前的十分鐘，肖薇打電話來表示已經弄到了票，肖萌也鬆了一口氣，她終於不用對路之航食言而肥了。

“要好好謝謝易思北師兄……”

“謝不謝可以以後再說，反正人情總歸是我還，”肖薇說，“問題是你要怎麼面對接下來的修羅場？”

肖萌這輩子罕有跟不上肖薇思路的時刻，茫然問：“什麼修羅場？”

“現在的情況是這樣，周六晚上我要上台表演，你和清寧、還有你那位師兄坐在台下，這不是修羅場什麼是修羅場？”

肖萌大聲抗議：“我們可不是什麼狗血的三角戀關係啊！”

“好吧，清寧這邊可以暫且不談，”肖薇開夠了玩笑，換上了鄭重其事的面孔，“只說你和你師兄，你知道和一個男生晚上周六晚看演出，是屬於什麼嗎？”

“什麼？”

“是約會！我真的很難相信你和你那位大神師兄沒有點其他的瓜葛，”肖薇說，“剛剛我和易思北聊了一下你那位師兄，得知他要和你一起來看演出，易思北說了一句話，‘路之航和女生的距離是如此的遙遠，以至於所有人都認為他會單身一輩子，難以想象他會和你妹妹走得這麼近’。”

“……”

肖萌無語，這都是什麼形容啊。中學時代的路之航到底是個什麼狀態真是謎。

肖薇當然也沒打算馬上就知道妹妹和路之航之間發生了什麼變化，她們之間是沒有秘密的，從來不會對對方隱瞞，早晚會知道。

於是她轉開了話題：“對了，周五上完課後咱們就去機場接人吧。”

“是清寧？我之前和他聯繫的時他說過不用去機場接他。”

“他說這話是不想我們太辛苦，實際上當我告訴他我們有空而且也不覺得辛苦的時候，他也很高興的表示想早點見到我們，”肖薇笑起來，“所以，咱們要不要又來一場‘猜猜我是誰’的遊戲？”

“兩年不見，他應該猜不到了吧。”

肖薇舉起一根手指，對肖萌搖了搖，笑容狡黠。

“就是這樣才有意思，不是嗎？”

……

時間很快來到周五，姐妹倆五點下課後就搭乘地鐵，耗時一個小時到達了機場，在國際到達出口處開始等待。

周五的機場熙熙攘攘人來人往，或許是因為聖誕節和新年臨近，機場也一派喜悅的氣氛，各種聖誕裝飾已經掛上，出口處還有顆掛着彩燈的巨大的聖誕樹，熙熙攘攘川流不息的人群從樹旁路過。三十分鐘后，姐妹見到了梁清寧，他左手推着行李箱，右手提着他視若珍寶的小提琴琴盒，沿着出口處的通道走出，出現在姐妹倆的視線中。

姐妹倆興奮地對他揮揮手。

“清寧，這裏這裏！”

姐妹二人是如此的引人注意，梁清寧第一眼就看到了兩人，他露出了燦爛的笑容，大跨步走到姐妹倆面前。

“小薇小萌，好久不見。”

三人相視而笑。青梅竹馬很久不見，自然是要好好打量一下對方的。在分開的近兩年時間里，三人都邁過了十八歲，成為了具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的成年人，變化也在不知不覺中發生了。

梁清寧穿着合身的藏青色大衣，留着清爽的平頭，比以前略高一些，更顯得四肢修長。他的外表一直出色，是研究所職工小區里遠近皆知的清俊少年，在國外生活兩年後，他更成熟穩健，眼神溫和堅定，举手投足間更多了一份從容篤定——至少姐妹倆都覺得，他比以前更出色，看上去已經完全是一個很有前途的音樂家模樣。

“是不是長高了？”肖薇伸手比劃着兩人的身高差。

梁清寧莞爾一笑，抬手輕輕拍了拍肖薇頭頂，淡定道：“比在國內高了兩厘米。”

“真是不科學啊！”肖萌說，“為什麼我們不長高了！”

“不用氣餒，你們雖然沒長高，但看上去更漂亮了。”梁清寧笑。

“你也帥多了。”肖薇馬上恭維。

這毫無技術含量的互相吹捧讓三人忍不住哈哈大笑起來——青梅竹馬的默契伴隨着笑聲迅速回歸。

“你們倆今天的打扮，是為了考驗我嗎？”梁清寧把小提琴盒放在行李箱上。

為了增加“猜猜我是誰的難度”，姐妹倆今天穿着一模一樣的衣服鞋襪，梳着同樣的髮型，就連那1厘米的微小身高差都通過鞋子里的鞋墊給補足了，看上去，姐妹倆宛如複製黏貼般相似。來機場的地鐵上，姐妹倆也因此受到了遠比往日多的圍觀目光，還有幾個人試圖和她倆搭訕。

“沒錯，猜猜看。”姐妹倆齊聲道。

梁清寧笑着搖頭，然後分別點了點兩人：“肖薇，肖萌。”

雙胞胎異口同聲：“弄錯啦！”

“不，沒有錯。”梁清寧非常淡定。

“真的錯了！”

“真的沒錯。”

“……”

雙胞胎無奈的對視一眼，不得不投降認輸。這麼多年來，梁清寧玩這個遊戲無往而不利，就沒有失敗的時候，姐妹倆問其原因，他也總是露出高深莫測的“世上只有我知道”的模樣。

“為什麼你每次都能猜出我們？”

“猜猜看？”

“猜不到，告訴我們吧。”

梁清寧微笑着揭開了這個隱藏了十幾年的秘密：“你們說話的音色雖然非常接近，但不完全相同，肖薇的聲調要高一點。”

“這麼細微的差別你都能聽出來？”肖薇驚嘆。

雙胞胎的音色相當接近的，高中時代還發生過一件趣事。當時姐妹倆在學校的圖書館角落裡悄悄說話，學校新來的心理醫生在書架背後聽到她倆的說話聲，以為是一個人精神分裂於是自己對自己講話，居然嚇得面無人色。

“果然是長期和聲音打交道的音樂家才有的素質。”肖萌說。

“一般一般。”梁清寧很謙虛。

一道爽朗的男聲打斷了青梅竹馬三人組源源不斷滔滔不絕的敘舊。

“清寧，這兩位就是你常說的那對雙胞胎姐妹？”

梁清寧轉頭對來人點頭致意，為姐妹兩人介紹了來人。

“這是馮冉，我的大學同學，他是鋼琴專業的，這兩位就是我的青梅竹馬肖薇、肖萌了。”

姐妹倆早知道梁清寧在大學里認識里一個叫馮冉的同級留學生，兩人關係很好，在京的這段時間他還會住馮冉家裡——或許是因為偏見，她倆認為學鋼琴的應該是清秀少年，此時見到馮冉本人，難免有些吃驚。他和梁清寧身高相仿，體型更魁梧，渾身上下洋溢着一股子熱情的活力，看上去更像是個運動員而不是鋼琴系學生。

馮冉笑着抬抬手和姐妹倆打招呼：“早就從清寧那聽說你倆的大名了，如雷貫耳，一個華大一個京大，梁清寧老在我面前誇你們。”

“是嗎？說了什麼？”

“說你們漂亮又聰明，溫柔又大方。其實我對他的說法一直抱有懷疑態度，但見了你們倆的真人後，我才知道他說的完全不是誇張。”

所謂花花轎子眾人抬，馮冉說話很客氣，雙胞胎也毫不猶豫讚美了他。能在柯蒂斯鋼琴系就讀，他的鋼琴一定彈得很出色，其履歷可能不會和梁清寧相差太多。

姐妹倆家教甚好，也會很說話，兩人你一眼我一句的稱讚之後，馮冉的喜悅之色完全藏不住，愉快地笑着說：“哪裡哪裡，過獎啦。”

# 第28章

寒暄結束，馮冉笑着對雙胞胎提出自己的建議：“我家司機馬上就到出發廳門口了，我們一起回市內，去我家吃頓晚飯，然後我再送你們回學校？”

顯然，梁清寧去馮冉家倒是無所謂，但雙胞胎的教養決定他們不可能去剛剛認識的男生家吃飯，不過她倆想和梁清寧多聊一會，於是採納了他的第一個意見。

“不用送我們回學校，現在是晚高峰，還是周五，路上一定非常堵，回城的路上看到地鐵站把我們放下就好。”肖薇說。

梁清寧說：“吃飯就改天吧，想一想你家裡是什麼情況，她們怎麼好意思去你家？”

馮冉啞然。為了慶祝兒子回來，馮媽媽請了不少親朋好友，在家裡準備了一大桌子菜，姐妹倆去他家確實顯得有些奇怪——“那就改天一起吃飯”，馮冉很誠懇的和姐妹倆說。

“好呀。”姐妹倆答應下來。

回市區的路上，四個年輕人坐在車內閑聊，雙胞胎才知道，梁清寧這次來京城的主要目是拜訪小提琴家任洛之。任洛之是國內知名度最高的小提琴家，在全世界都具有相當知知名度，是當年梁清寧參加的帕格尼尼小提琴大賽的評委之一，對梁清寧一直頗為欣賞。得知梁清寧準備回國，就叫他來京一趟，看看他在美國這一年多來是否有進步。

梁清寧當然不會拒絕來自頂尖大師的好意，他也很期待有人能指點自己。

“我恰好也有一些演奏上的困惑，”梁清寧說，“可以趁機請教任老師。”

馮冉說：“依我看，你的小提琴演奏技術已經非常細膩了。更精益求精是好事。”

“我估計他對現在的我的演奏方式可能會有意見。”

“怎麼回事？”雙胞胎異口同聲地問他。

梁清寧解釋了一下現在的小提琴演奏技術上的改變。

簡單來說，他之前的演奏風格是比較內斂細膩的，但去美國后，在柯蒂斯音樂學院里他接觸到了另外一種表演特色濃郁的演奏風格並且按照這個風格逐步的調整、改變自己。

“簡單來說，就是更自我、更秀一點？”肖薇問。

“或者可以說，更舞颱風，像演員進行表演？”肖萌也說。

“一語中的。”馮冉摸了摸下巴，依次看向兩姐妹說，“不愧是青梅竹馬，太了解對方了。”

梁清寧對兩人點頭說：“一種無奈的調整吧。在現在這種時代，音樂家要想掌握自己的聽眾，那麼他就應該具有獨特的吸引力，這種吸引力要建立在音樂家的個人魅力上。”

“這樣挺好。”雙胞胎髮表意見。

“我也覺得沒問題，因為你夠帥。”馮冉說。

雙胞胎忍俊不禁，相視一笑。

這話真的沒錯，姐妹倆這若干年的見聞足以說明這一點。

一直以來，為梁清寧傾倒的女生是很多的。因為家裡的房子不夠大，曾經有一度，梁清寧常常在小區的花園練琴，小區的小姑娘紛紛湧出來圍在他身邊看他——哪怕對小提琴一竅不通也能痴痴地站在那裡看上半小時，雙胞胎和她們交流意見的時候，一大半的回答基本上都是“因為人好看”。更有一位比雙胞胎大一歲、名叫趙蘭嵐的小姐姐曾深沉地做了如此斷言“出眾的顏值值六十分，高超的小提琴演奏技能值四十分，加起來就是滿分一百。我想梁清寧的觀眾緣一定會非常、非常好”。

梁清寧瞪她倆：“你們不要以為我不知道你們在笑什麼。”

“我們只是很期待看到你的新風格而已。”肖薇嘟了嘟嘴，十分刻意地賣了個萌。

幾人說說笑笑，姐妹倆也順便和梁清寧敲定了明天的見面時間——他要倒時差，明早是肯定要睡覺休息的，他會在下午到華大和姐妹倆見面。

馮家的汽車也到了市內，在路過某地鐵站時停了下來，姐妹倆下了車，手拉手走進地鐵站台。

汽車再次啟動疾馳而去。

馮冉摸了摸下巴，若有所思：“我終於有點明白你的困擾了，難怪你和lorae的關係沒什麼進展。畢竟你有這麼漂亮的青梅竹馬！還是兩個！”

梁清寧無奈的嘆了口氣。

“外表好也就罷了，性格更好，相處起來讓人覺得如沐春風。我都有些動心了。”

梁清寧盯着馮冉看。

馮冉對他攤手一笑：“開個玩笑。就算有點動心也要考慮現實現的可能，隔了這麼遠，還有時差——打個電話都要預約時間。再說了，以她倆的條件，在大學里很容易遇到不錯的男生。”

梁清寧輕聲道：“是啊，中學時代她們就很受歡迎了。”

“她們有留學美國的打算嗎？”

“以前一直有，”梁清寧說，“但中美關係不太好，幾年後的情況比較難說，也許簽證都拿不到。”

“情況應該不會惡化得那麼快的，她倆學的也不是敏感專業。”馮冉說，“你需要考慮的是，如果三年後她們來了美國又該怎麼樣。”

“我的確在考慮這個問題。”

“魚和熊掌不可兼得，你總是要做出選擇的。”馮冉說，“否則的話，你也太自私了。”

看着路邊一閃而過的街燈，看着這座陌生的城市，梁清寧嘆了口氣。

“是啊……我很自私。”

周六是繁忙的一天，肖薇因為即將正式表演的舞劇無法接待梁清寧——今天晚上舞劇就要正式開演，肖薇所在的文藝團要進行最後一次排練，排練結束后還要化妝，於是就由肖萌來接待梁清寧，帶着他参觀京大和華大兩所學府。

這是一個蕭瑟的冬天，冬日寒風凌冽，前幾天下的雪早已融化，連陽光都有些虛弱無力，校園裡的著名景點就像是脫了毛的兔子，草坪荒蕪，樹木凋零，湖水凍結，看着就蕭瑟單薄，但這不怎麼樣的景觀並不影響梁清寧當遊客的熱情——雖然他對“進入大學要登記身份證”表示了不解。

“美國的大部分大學連校門都沒有，誰都可以進校参觀，参觀國內的大學居然要證件？”

“美國高校的参觀人數再多也不可能比中國的参觀人多，”兩人先去京大——肖萌用的是姐姐的學生證，“遊客太多了，不得不控制外人進校的人數。”

“是嗎？”

“你運氣好，現在是年底，沒什麼遊客，”肖萌指了指大門口，“如果是暑假，排隊能排出三百米！”

“……好吧，這是學校知名度太高的副作用。”

“問題不大，只要登記證件還可以進來参觀，算是防小人不防君子吧，”肖萌一遍說一邊帶着梁清寧拐上了一條小路，“咱們這邊走。”

進入大學已經近一學期，肖萌對京大已經相當了解，於是興緻勃勃帶着梁清寧開始滿校園溜達，介紹學校的各處地標。

在京大逛的時候，遇到了一件很好笑的事情——他們碰見了肖薇的某位熟人，此人有着神出鬼沒的拍肩寒暄技巧，“你今晚不是有演出，怎麼和男生在外閑逛”，肖萌和梁清寧被她嚇了一跳。但數年經驗讓肖萌很擅長應對這種不請自來的招呼，於是自我介紹是肖薇的妹妹，又問她是誰，這才知道，這位是肖薇的室友。

梁清寧對此事驚訝地發表評論：“你連肖薇的室友都不認識了？”

“只在開學不久后見過她一次，一時沒想起來。”

“你們平時見面不多？連肖薇的室友都不認識了。”

“剛入校的時候差不多隔天見一次，但後來就做不到了。學習壓力很大，除了本科學習外，我還要刷a競賽題，姐姐要排練舞蹈，見面時間少多了。我們現在一周也就見兩次，甚至一次。”

“我印象中你和肖薇從來沒有這麼長時間不見面，感覺如何？”

“還好，大概是因為我們都太忙了。”

梁清寧看着肖萌，忍不住笑了，表情舒展愉快：“看來你們現在很難假扮對方了。”

很多年前，肖薇肖萌讀了一本很有趣的故事書《兩個小洛特》，故事里雙胞胎互換身份，由此產生了一連串奇特有趣的故事。姐妹倆都很喜歡這個故事，因此也學着故事里的兩個小姑娘一樣常常互換身份玩——姐妹倆在同一所學校同意班級，交友圈幾乎一樣，假扮對方並不困難——因此，這種遊戲通常都很成功，除了梁清寧和姐妹倆的父母外，能騙過絕大多數朋友和同學。

“可不是，”肖萌說，“我們現在不同校，姐姐的同學我基本都不認識了，冒充遊戲的難度就忽然加大了，分分鐘被戳穿。”

兩人邊走邊聊，談着對方的校園生活，感慨着中西方教育的差距，最後來到肖萌所在的信息學院樓下。

“這裏就是我的學院了。”

# 第29章

“這裏就是我的學院了。”

肖萌手指學院大樓，以一種充滿驕傲的主人公意識地介紹着自己的地盤。看着這棟灰色外表的大樓，梁清寧輕聲感嘆：“我們三個小時候的夢想都是考京大和華大，現在你們能實現夢想真是太好了。”

“你要在國內也可以考得上。”

“那也未必。”梁清寧搖頭。

“可能性很大，”肖萌很認真地說，“你的文化課成績一直以來相當好，如果你把學小提琴的時間和挪去學文化課，成績不會比我和姐姐差，這一點我很有信心。”

梁清寧呼出一口氣，在冰冷的空氣中變成一股白煙：“其實偶爾我也會想，如果當時沒有選擇音樂，我的人生又會變成什麼樣子？”

這話飽含悵然之意，肖萌聽得一愣——她從來沒聽到梁清寧以這樣悵然甚至有點遺憾的語氣說話，一直以來，他對自己都是很有信心的。

“怎麼？你後悔了嗎？”

“後悔談不上，”梁清寧說，“但在美國這段時間我才明白，當音樂家沒那麼容易，古典音樂一直在衰落，畢業后的出路也未必好。就算是大樂團的首席小提琴手，年薪也不過十幾萬。”

“收入居然這麼低啊？這已經是行業頂尖了。”

“音樂行業、尤其是古典音樂圈是高投入低產出的——我不過是一直以來運氣好，得到了許多老師的賞識才沒有讓家裡花太多錢，否則學音樂真的太不划算，”梁清寧說，“即便到了我現在的程度，距離成功還很遙遠。”

“不會吧？”肖萌匪夷所思。梁清寧是肖萌能接觸到的音樂圈的最高境界的人了，在她看來，梁清寧早就一隻腳跨入“功成名就”的大門了。

梁清寧問：“這麼說吧，你會把考上華大當作成功嗎？”

“當然不會。”

“音樂圈也是一樣的。包括柯蒂斯音樂學院在內，全世界有幾十所頂尖的音樂學院，這些音樂學院每年都會培養上數百甚至上千名小提琴家，這上千人之間的競爭是很激烈的，非常激烈。最後能獲得成功的可能只有幾十個，只有畢業生人數的十分之一。”

肖萌明白了，原來這位青梅竹馬也遇到了和自己一樣的困惑。上大學之前，梁清寧在專業領域里碾壓別人；上大學后，身邊的同學都那麼優秀，自己的優勢不在，情不自禁地懷疑自己的選擇了。肖萌有過這樣的時刻，也因此而感到鬱悶——但她有雙胞胎的先天優勢，什麼事情都不需要自己一個人扛着，和肖薇一起無奈、吐槽、感慨之後，只留下前行的動力了。可梁清寧卻沒有，他在國外，舉目無親，這些負面情緒只能自己消化排解。

“我和姐姐也有同感，不過我們覺得這是一件完全的壞事……換個角度，也許是好事。”

“怎麼換角度？”梁清寧等着她說下去。

“上大學以來，我認識了很多同學和校友，”肖萌說，“我這才發現，我的很多同學並不是因為喜歡才選擇了現在所學的專業，高考之前的他們是很迷茫的，只憑着一個模糊的原因就跨進了大學大門，比如‘這個專業好賺錢’‘爸媽建議的’‘招辦老師忽悠的’等等……我和大家說起我是因為喜歡計算機選了這個專業，大家都很羡慕我。我那時候才，能進入自己喜歡的專業，做自己喜歡的事情是真的很幸運。”

肖萌的活力非常感染人的，梁清寧臉上的浮現出一縷笑意。

“說的有道理。”梁清寧說。

“還有，進入名校後會發現，你身邊的同學每個都很出色，競賽金牌得主，高考狀元……每個人都頭銜都一大堆，和他們比起來，感覺自己好像什麼都不是，”肖萌笑着說，“但轉念一想，這麼厲害的同學都和你念同一個專業，說明這個專業很有前途！可以通過和他們對比知道自己的不足，知道努力的方向，這難道不是好事嗎？”

梁清寧站在原地看着的青梅竹馬，忽然大笑起來，輕輕拍了拍她的頭，心理的陰影慢慢散去。

他再一次覺得，自己能有這樣的青梅竹馬，也是一種幸運。

兩個小時足夠兩人逛完兩所大學，下午五點后，華大食堂也已經開門了，肖萌帶着他去了食堂——梁清寧再次感到了震撼。

“這麼大的食堂，這麼多的人！”

的確，華大有若干食堂，肖萌帶着他去的是規模最大的一個，俗稱萬人食堂，放眼望去人山人海，場地建一條四百米跑道似乎都綽綽有餘。

梁清寧的震驚是實打實的。他真的沒有在如此規模的食堂吃過飯，小學階段，不論中午晚上都是回家吃飯；中學階段他沒有住校，中午也會在食堂吃飯，可他的中學是榕城音樂附中，這是一所全部師生加起來也就一千人的中學，大學就更別不用說了，柯蒂斯音樂學院只有幾百人，完全沒有中國意義上的大學食堂。

“這麼多學生是從哪裡冒出來的？”梁清寧感慨，“剛剛路上可沒有看到這麼多人呀。”

“不要說你，有時候我都很詫異，不知道華大的校區到底是怎麼容納下這麼多人的，”肖萌攤手：“大概是魔法吧，奇妙的空間魔法。”

梁清寧失笑，肖萌偶一為之的奇思妙想總是讓他覺得很有趣。

兩人站在上行的電梯上，梁清寧俯瞰着那龐大的食堂：“感覺只有中國人才能學會的魔法。”

兩人對視一眼，不約而同的笑起來。

三樓是點菜食堂，由一個個分散的可以點餐的餐廳組成，囊括了中國東南西北各大菜系，梁清寧對吃什麼並無很大的意見，以他的說法是“什麼都比美國的漢堡好吃”，於是肖萌選了一家口碑很好，以清淡為特色的店，點了幾個特色菜。

說來也巧，她剛剛把菜單還給服務員，就看到了路之航和他實驗室的前輩邱偉濤和倪海洋三人一起進了這家店——肖萌這段時間常常去實驗室找他，和眾人也混了個臉熟，或許是因為路之航的關係，又或許是因為那本自吹自擂的雙胞胎的書，大家對她很親切，叫她“小師妹”。

此時她和三人組目光對上，於是站起來露出笑臉和大家個招呼。

邱偉濤和倪海洋一臉老好人似的笑口常開的模樣說“你也在這裏吃飯啊”“好巧”，路之航一如既往的面無表情，但視線在她臉上停留了一會。

和眾人打完招呼后，邱偉濤和倪海洋先去佔座點菜，路之航則走到她的餐桌旁，肖萌立刻跟路之航做了解釋：“師兄，這是梁清寧，我和你說過的，我的朋友，小提琴拉得很好。小提琴老師的名單也是他給我的。”

路之航說：“我知道。”

“嗯？”

“你的書里有寫。”

“哦……是的。”

和路之航相比，梁清寧顯然屬於信息不對稱的那方——他用詢問的眼神看了一眼肖萌。

“這位是我的師兄，路之航，”肖萌跟梁清寧道，“之前我和你說我們學校有團隊在做用人工智能拉小提琴的項目，就是路師兄所在的團隊。”

“啊。”梁清寧一愣，脊背一下子挺直，臉上的笑容一下子斂去不少。肖萌很理解他的感受，任何人聽到計算機準備挑戰自己的領域時，心情總會變得十分複雜。

“謝謝你推薦的小提琴老師，對我們幫助很大。”路之航說。

梁清寧搖了搖頭：“不用謝，我也很想知道你們能做到什麼水平。”

“如果你想知道的話，明天就可以。”

“嗯？”

路之航解釋道：“肖萌說你的演奏水平比得上一流小提琴家，周林老師也誇讚你的小提琴技術非常出色。我們這段時間對系統做了調試，有了一些改善，正在找一個技術出色的小提琴家和系統對比演奏，從而知道系統的缺陷在哪裡。你願意幫你我們一下系統嗎？”

梁清寧完全沒想到路之航如此直接，初次見面就毫不見外的提到“來幫我買測試系統”，一愣之下看向肖萌，等着從她哪兒獲取啟示。

對路之航這種直來直去的畫風肖萌現在已經適應得不錯，於是用肯定的眼神告訴梁清寧：“如果你不願意，拒絕就好。”

梁清寧思索了一會，問路之航：“除了拉琴，我還需要做什麼嗎？”

“不需要。”

“這樣的話，我可以參加，但我希望對外保密。”

“當然，是一個內部測試。我們的研究項目也是保密的。”

“好。”

於是這件事就這麼在三言兩語中敲定了。

# 第30章

隨後，路之航對實驗室的兩位前輩點了點頭，他們也笑着走過來對梁清寧表示感謝。

梁清寧和兩位師兄寒暄時，肖萌徵求路之航的意見：“師兄，我們吃完飯後一起去京大看演出？”

原本兩人約定，吃過晚飯後的七點在京大的會場外見面，此時既然在食堂遇到了就可以一起過去。

路之航自然也不會反對這個提議，說：“好。”

客氣的閑聊幾句后，路之航一行人回到了自己的座位，梁清寧看着這群人的背影，輕聲問肖萌：“所以，你對那個人工智能演奏小提琴項目的信心就來自於他們？”

“是的。他們可能是全國最聰明的一群人，能做出很多了不起的事情。”

“你這位師兄真是夠直接的，我們完全不熟就對我提出要求。”梁清寧說。

“他喜歡直來直往的說話，減少中間的溝通環節。所以，我才說你直接拒絕也沒有問題。他不介意的，也不會因此而得罪他。”

“我不是完全沒有興趣，我想知道現在的人工智能到底能做到那一步，”梁清寧用眼角餘光看了路之航一眼——這個人的外形和氣質十分出色，即便在他的眼角餘光里都非常奪目。梁清寧若有所思收回視線，微笑道：“我印象中的程序員應該都是那種帶着黑框眼鏡、穿着格子衫那種，和那兩位一樣。你這位師兄真的很不一樣，看上去更像是走t台的模特而不是程序員。”

肖萌覺得梁清寧的評價還是滿精準的，不由得笑起來：“我們通常認為路師兄是我們學院的智商和顏值擔當。”

梁清寧點點頭：“那他應該很受女生歡迎？”

肖萌想了想，做了個保守的回答：“是否受歡迎很難說，但大家都挺佩服他的。”

“你也是其中之一？”梁清寧問。

“是的，我從他那裡學到了很多。”

肖萌隨後和他說起路之航對自己無私的幫助，梁清寧聽得十分感慨。

“對你來說，他的確是位好師兄了。”

……

一頓晚飯很快吃完，然後三人在食堂外碰面，全副武裝地準備騎車前往京大——梁清寧當然沒有自行車，於是坐在肖萌的車座後面。

路之航用一種很奇怪的眼神看着她：“你騎車帶他？”

在一般人的視角下，女生騎車帶着男生是有點奇怪的，肖萌也知道這點，解釋道：“沒問題！我的騎車水平很好，我這自行車質量也沒問題。”

路之航似乎還有些疑慮，但總歸點了頭，沒有多問。

作為全國有名的自行車之都，長於榕城的小朋友當然都會騎自行車，水平還非常高超。小時候的梁清寧作為一名琴童，時時刻刻都帶着自己都兒童小提琴，他不放心讓別人拿着自己的小提琴，因此，當他和姐妹倆一起出門或者回家時，榕城的大街小巷往往就會出現小女生騎車，小男生抱着小提琴坐在自行車後座上的一幕。

此時梁清寧坐在後座上，他扶着肖萌的腰，感受着北方刺骨的寒風吹在自己的臉上，愉快的笑起來：“舊日重演的感覺，是吧？”

“當然，”肖萌大聲說，她圍了條大圍巾，蓋住了大半的臉，只餘下一雙眼睛露在外面，風把她的話帶到自行車的後座，“清寧，你冷不冷啊？”

“還好，你擋住了大部分風。”

“你不冷就好。”

為了配合肖萌的騎車速度，從一開始，路之航就放慢了騎車速度，不緊不慢地跟在兩人身邊。他也聽到了這番話，再次側目看了這兩人一眼，只覺得肖萌的二手自行車真的不可思議，到底是什麼材料和力學結構使得它能負擔一個成年男子的重量呢？

兩校距離不遠，三人騎車十分鐘就到達了京大的大講堂外，表演即將開場——肖萌拿着票，帶着兩人進入講堂。

正如肖薇之前形容的，這次的表演是在講堂的一個小等規模的廳舉行，大約僅能容納三百人，或許是因為宣傳到位，來觀看演出的人的確很多，可謂座無虛席，由此可見肖薇能弄到三張票的確是相當難得的了。

落座時，肖萌坐在中間，梁清寧和路之航分別坐在她的左右。肖萌不知道為什麼忽然想起姐姐的“修羅場”論斷，渾身一個激靈，連忙左看一眼、右看一眼——還好還好，兩名男生沒有修羅場的這種自覺，態度都很自然。

這場文藝匯演相當的有趣，肖萌總算見識到姐姐排練了這麼久的舞劇到底成色如何。

報幕聲結束后，大紅色的幕布拉開，一名身着漢服的男生出現在舞台角落的高台上，他垂眸凝眉，撥弄琴弦，如泣如訴的琴聲響起，犹如林中泉水叮咚作響，片刻后，身着淺色漢服深衣的舞蹈演員們逐次登場，演出開始。

這出舞劇以《古詩十九首》為主題，分為“西北有高樓”“涉江采芙蓉”“行行重行行”三個不同的章節。

三人的座位距離舞台不遠，肖萌仔細觀察，在舞蹈演員里認出了自己的姐姐，將她指給路之航，小聲介紹：“那就是我姐姐。”

中國古典舞的特點就是優雅大方，舞蹈演員們身段窈窕，配上古典厚重的漢服，一舉一動彷彿作畫一般，肖萌看得很是滿足。

路之航觀看了一會舞蹈，又側頭看了肖萌一眼，問：“你為什麼沒有學舞蹈？”

“學舞蹈對我來說太難，我的肢體語言表達能力不如姐姐。”

“其實她們這方面的差距很小，主要是兩姐妹的性格不太一樣。”梁清寧也聽到了他們的交談，低聲補充了一句。

路之航聽到了這話，對梁清寧略一點頭，又若有所思看着舞台——觀眾席的燈光很暗，舞台的絢爛光芒反射到路之航臉上，肖萌注意到，那是困惑的目光。

“師兄，你覺得演出怎麼樣？”

路之航小幅度地搖了搖頭：“看不太懂。”

就路之航的海外背景，肖萌覺得他的確可能不太理解這種植根傳統文化的舞劇的意義。鑒於路之航是被她忽悠來的，她稍稍靠近了路之航，在他耳邊輕聲為他講解。

“這是舞劇的第一篇章‘西北有高樓’，是一首感嘆知音難覓的詩，詩中有‘上有弦歌聲’‘一彈再三嘆’這樣的句子，所以才有琴聲配合演出……”

兩人的距離實在有些近，肖萌解說時，氣息不可控制的也輕輕噴到路之航的耳廓和左臉頰。路之航覺得臉頰發熱，忍不住轉過頭來，兩人的鼻尖就那麼猝不及防的輕輕碰了一下。

一次非常輕的觸碰。就像像蜻蜓低低地掠過湖面，尾巴尖不慎點碰到湖水那樣的觸碰。

事情發生得如此忽然，以至於肖萌起初根本就沒反應過來，她還維持這個那個微微仰頭看着大神師兄側臉的姿態，於是就那麼對上了他轉過來的視線；對視三秒鐘后她終於反應過來，驚得身體朝後一退，腦子里閃過一個突如其來的念頭：如果不是路之航的鼻樑那麼高挺，本來不會碰到的好吧！

和她不同，路之航很平靜，很快轉過頭繼續看着舞台上的演出。

“有時間再詳細講給我聽。”

“……好。”

“怎麼？”這邊梁清寧也發現了鄰座兩人的異動，出言詢問肖萌具體的情況。

“沒什麼。”

肖萌正襟危坐，表情鎮定無比。梁清寧側目看他倆一眼，在他進一步詢問之前，舞蹈演員們依次退場，悠揚古典的笛聲響起——此時上場的是肖萌的熟人，易思北。

易思北身着漢服，頭戴高官，出現在舞台的另一處高台上，他橫吹長笛，悠揚的笛聲在會場各個角落響起，配合如泣如訴的琴聲，將觀眾帶入了近兩千年前的漢朝。

肖萌當然有一定的音樂鑒賞力，但在梁清寧面前就是小巫見大巫了。作為音樂圈人士，梁清寧看出、或者說聽出的細節遠比肖萌要多很多。

“笛聲和琴聲配合得得不好。”

“嗯？”

“吹笛子的男生水平高很多，彈琴的男生能力不足，跟不上。”

肖萌於是做了介紹：“吹笛子的男生叫易思北，是姐姐的直系師兄。”

這番介紹讓梁清寧的注意力有點轉移，他側過臉輕聲問肖萌：“你和他很熟悉？”

“不，我和他完全不熟，但姐姐和他關係不錯。”

梁清寧輕聲感慨：“京大的高水平藝術團真是藏龍卧虎。他是可以走專業路線的。”

肖萌想起姐姐的話，推斷易思北大概率是個富家公子，除了音樂天賦過於才華橫溢的那類，富家公子通常有億萬家產要繼承，照理說不會選藝術吧？

“可能，他有自己的考慮吧。”

悠揚的合奏結束后，進入第二篇章。趁着換場間隙，肖萌問路之航：“師兄，我聽易思北師兄說，你們在同一所中學？”

路之航說：“我們不同班。”

“你的中學真厲害啊，”肖萌由衷感慨，她原以為路之航的母校主要培養競賽學霸，“沒想到還能培養文藝人才。”

路之航“唔”了一聲，道：“我也不知道我的中學還在培養文藝人才。”

此言一出，梁清寧也忍不住抽搐着嘴角側目看了他一眼。

“肯定你太認真用心讀書了，不關心學校的文藝活動。”肖萌連忙幫大神挽回一下形象。高中時代路之航的生活狀態大概是那種“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聖賢書”的狀態吧。

“或許是的。”路之航回答。

# 第31章

緊接着，帷幕拉開，第二幕舞劇開啟，三人不再交談，繼續觀看演出。

整場表演的藝術水平很高，舞劇的編排是非常難的，古典舞劇尤其如此，要展現傳統文化、民族美學，還要有一定的敘事功能。三個篇章的演出大約出動了三十多個舞蹈演員，肖薇上場了兩次，估計時間超過半小時，肖萌也總也算知道為什麼京大高水平藝術團這幾年大力招收有古典舞特長的學生了。

她用數學的辦法和路之航介紹了一下如何欣賞古典舞劇。

“古典舞有一個特點，那就是“萬變不離其圓”，舞蹈演員的最主要的運動軌跡是圍繞‘圓’進行的，旋轉、甩袖、跳躍……”

“有意思，”路之航看得很專註，聽的也很專註，“也就是說，古典舞劇的核心就是划圓圈？”

“……雖然稍稍有點武斷，但可以這麼說。”

過一會他又說：“好像不是很圓。”

肖萌稍稍有些不好意思：“呃……因為我姐姐她們不是專業的舞蹈演員，她們平均每天也就練兩個小時，舞蹈的效果肯定不會特別好。”

路之航“嗯”了一聲：“我知道了。”

一個半小時的舞劇結束，演員們謝幕，觀眾熱切鼓掌。梁清寧對整場表演評價較高，路之航則用一句“不算浪費時間”表示他對這場表演的態度。

“我和姐姐約好了，去後台看他，師兄，你呢？”

路之航看了梁清寧一眼，頓了頓后回答。

“你去吧，我回實驗室。”

這個答案不出肖萌的意外，後台那種人多嘴雜鬧哄哄的環境，路之航一定不會喜歡。

於是三人約定了明天的見面時間后就此分開，肖萌就帶着梁清寧往後台而去。

表演之後的後台熙熙攘攘人來人往簡直一片混亂，肖萌循着指示牌，暢通無阻地帶着梁清寧走到了會場的後台。

後台面積不大，各種道具服裝堆在角落，角落還有兩扇淺藍色的門，掛了個牌子提示這分別是男女演員換裝室。部分演員都聚集在大廳內，他們已經脫下了表演用的漢服換上了日常服飾，雖然還沒有卸妝——但假髮已經摘掉了，外形上看，基本從兩千年前回到了現代。

一個半小時表演帶來的熱情還沒有散去，憑藉著那張與肖薇高度相似的臉，正七嘴八舌地討論今晚的演出情況的舞蹈團一眼就認出了不速之客肖萌，並且開始叫：“肖薇，你妹妹來了！”

這叫喊沒能喚出肖薇，得到了她隔着門板“正在換衣服，稍等等”的迴音，此時男更衣室門一開，易思北信步從男生換裝間出來了。他化了一點舞台妝，看起來比平時五官更深刻一些。

後台暖氣很足，易思北穿着件羊毛衫，對肖萌笑着點頭：“給姐姐送溫暖來了？”

“是的。”經過了剛剛的音樂洗禮后，肖萌更加意識到這位師兄的不凡之處，真心實意的道：“師兄，你笛子吹得真好！你穿着漢服吹笛子的模樣，讓我一瞬間就穿越到了漢代。”

“多謝誇獎，”易思北微笑着，然後他的目光落到梁清寧身上，兩名男生對視一眼，易思北極小幅度地挑眉，微笑着伸出手來，“梁清寧？肖薇給我看過你的照片。”

“是我。”梁清寧登上過無數舞台，對這等寒暄也是信手拈來，“你的笛子吹得非常好。”

“和你比起來，我這就是雕蟲小技，不值一提。”

“不，很出色，音色處理得極細膩流暢，水準非常高，絕對的專業水準。”

“那我真是受寵若驚了，”易思北略略欠身，微微笑開，“我有一些學西洋樂的朋友，他們往往鄙視我們這些民樂的，沒想到你給我這麼高的評價。”

“因為你的演奏確實很出色。”梁清寧正色道。

為了阻止兩人繼續互相吹捧下去，肖萌咳嗽一聲，打斷了兩人的話：“易師兄，謝謝你幫我和姐姐找的門票。”

易思北對她搖頭一笑：“小事一樁，不用客氣。不過路之航真的來看演出了？”

肖萌點頭：“來了。”

“他對我們的表演有什麼評價？”易思北饒有興趣地打聽起細節。

“呃……路師兄說‘沒有浪費時間’。”

易思北扶額，一臉忍俊不禁：“好吧，這算是不錯的評價了。對他來說，大概只有‘浪費時間’和‘不浪費時間’兩種評價方式。”

三人閑聊幾句，肖薇從換裝間里走出來，她同樣也已經換上了日常服飾——大衣、圍巾、手套齊全，還背着小書包。

肖萌給了姐姐一個大大的擁抱，不過因為肖薇還沒卸妝的關係，兩人的臉謹慎地保持了一厘米的距離。

“姐姐，舞蹈非常精彩！你這學期的辛苦沒白費。”

肖薇拍拍她的後背，看着梁清寧：“你覺得呢？我們的表演效果怎麼樣？”

梁清寧微笑着點頭：“很成功。可惜附近沒有找到有賣鮮花的地方，否則肯定要帶一束來。”

“送鮮花，這是古典樂團的習俗嗎？”肖薇揚眉而笑。她今天畫著相當濃郁的舞台妝，雖然有點過於濃郁，但還是很好看的，普通的一個眼神也有了嫵媚的錯覺。

“是的，古典樂團表演結束后，通常都會有人獻花的。”梁清寧說著，從大衣衣兜里拿出一個小盒子遞給肖薇。

“只有用這個代替了。”

肖薇欣喜地接過禮物盒子拆開，一個只有掌心大小，相當袖珍可愛，和真實小提琴肉眼看不出差別的木製小提琴出現在眼前。

“啊！”肖薇頓時就被萌到了，眼睛閃着光問，“好精美好可愛，哪裡來的？”

“我的一位老師雕刻的，他的業餘愛好是做木工，他雕刻了一整套交響樂團的樂器……”梁清寧微笑道，“我就帶了兩個袖珍小提琴送給你們。”

“上面還有琴弦！”

“理論上說，用合適的弓是可以拉出聲音來，不過聲音很小，也不太好聽。”

這邊易思北也評價道：“確實很細緻，也很獨特的禮物。”

“多謝你了！”肖薇拿起小提琴掛件，興沖沖地親了這個可愛的小提琴一口。

肖萌抿嘴笑，手心放着另外一個小提琴：“姐姐，我這裏也有一個。”

正如一對雙胞胎美女帶來的視覺效果超過一名美女一樣，兩把小提琴放在手心帶來的可愛度也超過了孤零零的一把。

“你們喜歡就好。”梁清寧微笑道。這是他精心準備的禮物，被姐妹倆喜歡他也心情愉快。

舞蹈團的人此時都紛紛圍攏過來参觀——大家對這兩把小提琴的精美程度表示了讚歎，同時圍繞着梁清寧的身份進行了八卦。

眼看着這場八卦愈演愈烈，肖薇咳嗽了一下，抬了抬手，阻止了這場八卦。

“好啦，我和小萌要送清寧回去啦。”

這個理由當然很站得住腳的。此時時間過了九點二十，加上樑清寧借住在馮冉家裡，馮家在東城區，距離京大頗有些距離，他不能回去太晚。

於是，肖薇和舞蹈團的朋友們打了招呼，青梅竹馬三人組離開講堂——臨走前易思北叮囑她“記得二十分鐘後去桃園吃宵夜”，肖薇回頭比了個“放心”的手勢。

從會場離開后，三人一邊閑聊一邊走到了校門口。三個人已經很久沒有這樣的“壓馬路”的經歷——還是在大學校園裡壓馬路，這種新奇感和在家時的壓馬路完全不同。

愉快的閑聊中，梁清寧提起了路之航的邀請，肖薇燃起了極大的興趣，想要親眼目睹人工智能和梁清寧pk小提琴，於是肖萌在姐姐期待的眼神中，發信息問路之航是否可以，得到了他言簡意賅的回答——“好”。

雖然只有一個字，但充滿力度。

收到路之航短信的時候，三人已經走到校門口，夜色中，流水般的汽車奔馳在大街上，很快，一輛空着的出租車在校門外停下，梁清寧笑着和姐妹倆打招呼，上車離開。

目送出租車消失在車流之中，雙胞胎姐妹如同兩隻因為寒冷而擠在一起取暖的小兔那般，手挽手朝食堂方向走去。

肖薇問：“你覺得清寧和以前比，變了嗎？”

“我覺得有變化，更成熟了。”

“可見在國外獨立生活真的很鍛煉人。”

“那肯定的。”

“你問他有女朋友了嗎？”

“問了，他說沒有。”

“唔，還不錯，”肖薇笑起來，“對了，我看到你那個大神師兄了。”

肖萌看姐姐：“你什麼時候看到的？表演的時候嗎？”

“沒有啦，表演的時候那有心情看觀眾席的臉啊。是謝幕的時候，我仔細觀察了你的座位。他坐在你的右邊吧？”

“是啊。”

“長得真的很帥，”肖薇說，“台下坐着那麼多男生，他那張臉就是最吸引人的。”

肖萌举手：“難道不是太多人戴眼鏡，對比得不戴眼鏡的大神特別奪目的緣故？”

“哈哈，也有這個原因。”

姐妹倆說笑着走到了食堂門口。20歲左右的年輕人能量消耗很大，也很容易餓，因此下自習後來吃宵夜的學生不少，大門裡門口進進出出不少學生。一個熟悉的身影站在食堂門口，對她倆露出微笑。

“已經把人送走了？”易思北問。

“是的。”肖薇說，“反正明天還能再見，敘話也可以晚一點。”

“那走吧，在二樓，菜也點好了，是你最喜歡的香鍋。”

“香鍋！太好了！”肖薇一臉振奮。

肖萌完全不餓，也不打算加入別人大學里舞蹈團的聚餐活動；只笑着對姐姐揮手，目送她和易思北走進食堂里——桃園的燈開得雪亮，地面像水一樣反着光，襯托着食堂外漆黑的夜幕，光芒更是灼人。兩人的背影逐漸遠去，慢慢融化在那片光芒中去。

# 第32章

第二天上午十點，肖萌在校門口接到了梁清寧和肖薇，帶着兩人去了實驗室。

viol-β項目團隊的人是沒有周末的，面對如此困難的項目，整個項目組完全是“997”的工作狀態，雖然任務艱巨壓力大，但以肖萌的觀察，大家依然鬥志昂揚精神振奮，這就是從事前沿科學研究的好處——僅憑着對未知領域的開拓就足以支持這些年輕人晝夜奮鬥不息了。

青梅竹馬三人組到場的時候，團隊的人已經在等着他們了，學院的年輕教授、viol-β項目的真正負責人沈泓教授也在現場——盧景舒教授作為學院副院長，事務繁忙，在弄到了足夠的經費、做好項目規劃后就沒有再干預項目的技術細節。

沈泓教授的情商可比路之航高多了，他正兒八經的梁清寧握手，非常客氣地感謝他的支持。梁清寧雖然還有些年輕，但對完全請不到專業小提琴演奏家的viol-β項目組而言，他也對是不可多得的訪客了。

隨後沈泓為他簡單介紹viol-β系統，梁清寧聽得很仔細，目光更是專註，他仔細觀察机械手臂細節，又觀摩角落的大型機，驚嘆和震驚半點都做不了假。

“真的好厲害的設備！”

這也是肖薇第一次看到這套系統，她眼睛不夠用的左看右看——雖然她很想上手摸一摸那個机械手臂，但實際情況不允許，只能驚嘆地和妹妹咬耳朵：“好科幻的設備啊！你們專業的大佬平時都在研究這樣的東西嗎？”

“也許是。隔壁還有幾個實驗室，大概也在做類似的研究，”肖萌也有了“與有榮焉”的感覺，“大家真的很了不起。”

“你能參加這種項目嗎？”肖薇對妹妹充滿了期許。

肖萌掩面：“……不，我差得遠。如果不是路師兄告訴我，我都不知道實驗室在做這樣的研究。”

肖薇用同情的眼神看着肖萌。

而這邊，沈泓一揮手，對梁清寧道：“我們選了幾首曲子，你來聽聽看吧。”

那邊的路之航敲了下鍵盤，机械手臂靈活的運動起來，開始了演奏。

比一個多月前聽到演奏，肖萌也想知道，經過了這一兩個月的調試，viol-β有了什麼樣的進步。人類學習樂器的時候也需要長期的、重複性的練習才能提高技術，對計算機來說也是一樣，不論是神經網絡、機器學習還是算法研究，一個月時間都可以有效的改善演奏效果。

viol-β演奏了五首曲子，都是最經典的小提琴奏鳴曲和協奏曲，從柴可夫斯基到門德爾松，曲子有難有易。整體而言，五首曲子的演奏很准，但在裝飾音的處理上較弱，以至於有一些死板，但肖萌感覺到了一些進步。

“居然真的可以流暢的演奏整首曲子，”肖薇一邊說，看了看實驗室的穿白大褂的研究員們，發出了由衷的感慨，“……你們這些學計算機的太恐怖了……”

“你覺得怎麼樣？”如同一位家長鼓勵孩子那樣，沈泓拍了拍viol-β的金屬胳膊，笑着問梁清寧。

“比我想象的出色，但還有進步的空間。”梁清寧說。

他的態度看起來很平靜，但姐妹倆看得出他心情複雜——這種情況當然可以理解，作為小提琴演奏家，他的立場和其他人不同，看到viol-β這種系統的心情和普通人肯定不一樣。

“你來試試看。”沈泓說。

談話進入正題，路之航把小提琴從架子上取下來，遞給梁清寧。

“請用這把琴演奏。”

梁清寧隨身帶着自己的小提琴，正放在他面前的長桌上，不過項目組既然提供了小提琴，他客隨主便，沒有異議地接了過來，拿在手裡打量。這是一把嶄新的經典款的星海小提琴，漆面閃着深褐色光澤，琴弦和弓的狀態也很不錯。

梁清寧的手指撫過琴身、琴弦：“我先試試琴。”隨即他嫻熟地架好小提琴，右手持弓，拉了幾個測試用的音節。

雙胞胎清楚，在梁清寧長達十四年的小提琴學習過程中，星海小提琴佔據了其中八年時光。兩年前，他參加獲得小提琴大賽金獎後有了贊助商，才換了現在這把上萬美元的手工小提琴。

“音很准，沒問題。”梁清寧給出評價。

音當然很准，這畢竟是一把用數學和物理公式校準的小提琴。

邱偉濤問：“你想演奏哪些曲目？”

“不用再選了，就剛剛那幾首就好。但我有一段時間沒有演奏過這幾首曲子，需要看着曲譜才能演奏。你們應該有曲譜？”

“有。”

說話的是路之航，他推過來一個曲譜架，上面放着一個13寸的平板電腦，屏幕上显示着小提琴樂譜。

“會隨着你的演奏自動翻頁。”

梁清寧衝著眾人點頭，垂下眼，再次持弓上弦，從手腕到手指開始用力，他展現了出色又平穩的運弓技巧，清澈而優美的琴聲在實驗室里緩緩流淌。

姐妹倆很長時間沒有聽到他拉小提琴了——此時小提琴聲音響起，姐妹倆對視一眼，眼中迸發出了震驚之色。

——他的小提琴演奏技巧精進太多了！

梁清寧的演奏姐妹倆從小聽到大，熟悉他的一個進步和改變，然而闊別兩年之後，梁清寧的進步依然讓她們吃驚。

如果說他以前的演奏水準是80分，現在絕對達到了95分。當然，80分並不意味着他的以前的演奏水準不高，實際上也是很好的，否則他也不會得到國際著名大賽的金獎，但那種“好”是需要大量時間準備和練習的，如果直接拿給他一份新的曲譜，他的演奏還是會有缺陷，談不上好。此時，他對面他不是很熟悉的曲目，居然還可做到如此的細膩、感情充沛，琴聲從他的指尖躍出，彷彿從天外的音樂世界信手拈來的一般。要知道，他手上拿着的只是一把兩千塊的小提琴而已！

肖萌輕聲道：“姐姐，這兩年在國外，他大概一秒鐘都沒有虛度吧。”

肖薇點頭：“細節處理好出色啊，音色非常美。”

“你看他的手指和手臂，運弓的技巧也提升了很多。”

“不光是技術上的磨練，他肯定也經過了很多事情，只是沒有告訴我們。”

姐妹倆也學過小提琴（雖然時間非常短），聽到老師說過這樣的理論：音樂演奏水平和的人生閱歷正相關。每一首流傳下來的樂曲都包含了作曲家對生活的感悟，當你有了閱歷，你才能更好的理解這些樂曲，藉由小提琴把心情藉此抒發你的感情。

五首曲子，梁清寧沒有停歇，用時二十分鐘演奏結束。

雖然實驗室只有十個人，但幾首曲子演奏結束后，大家不約而同的開始鼓掌起來。

好的小提琴演奏家的水平，你可能不知道他到底有多好，但一定知道他是音樂是否打動了你。

雙胞胎姐妹大概是鼓掌最用力的。

肖薇跑到她身邊，眼睛里冒着星星說：“你現在比以前演奏得還要好！”

梁清寧微笑着放下琴：“沒有進步的話，大學豈不是白上了？”

沈泓也走了過來，笑着拍了拍梁清寧的肩膀：“演奏得太出色了！比我們的vb系統強了太多。數據分析其實都可有可無，差距是如此的明顯，只要有耳朵的人都能聽出來。”

話雖如此，實驗室的大家顯然都是實事求是的人，可視化的圖表依然出現在投影屏幕上——實驗各個角落的錄音儀、數據分析儀忠實的記錄了兩次演奏的數據。

在數學模式下，音樂變得非常簡單。梁清寧觀摩地看着一張張圖表，也有些好奇。這也是他第一次看到自己的演奏以一條振動曲線的方式體現出來。古典音樂圈是一個保守的圈子，即便大家知道可以用數學物理工具來解析演奏的樂曲，但用的時候不多。

“x坐標代表時間，y坐標是頻率，z坐標是音色……”

沈教授為他梁清寧進行解釋。小提琴是弦樂，發出的聲音的本質是琴身結構固有振動頻率與琴弦振動頻率產生的聲波，實驗室的數據分析軟件可以仔細的分析演奏曲線，頻率、音色在圖標上一覽無餘。

雙胞胎則有些茫然，肖萌忍不住請教身邊的路之航：“這條曲線……代表了什麼？”

路之航仔細的解釋了幾份圖標：“我們之前通過研究音樂cd的形式來分析數據，但和今天的情況不同，梁清寧和vb系統站在同一個位置、用同一把小提琴進行演奏，由此形成的曲線對比起來很有意義。”

在路之航的指點下，肖萌也看懂了，梁清寧的演奏曲線明顯更美妙一些，沒有尖銳的波峰波谷，曲線平滑溫和；viol-β系統的演奏曲線更陡一些。

沈泓教授最後指着投影屏說：“看到差距了嗎？大家還要努力啊。”

眾學霸們心悅誠服地，紛紛點頭稱是。

# 第33章

梁清寧來實驗室的目的已經完成，隨後告辭離開，讓沈泓有點遺憾。原打算請他吃飯表示感謝但被拒絕了——梁清寧解釋說自己下午要去拜訪老師，而且他回國至今也有一天半時間，還沒能和雙胞胎姐妹坐在一起好好談心，好意心領了，飯就不吃了。

沈教授代表實驗室和梁清寧握手：“謝謝，你讓我們改進系統的方向更明確了。”

“不用謝，這套系統對我的演奏也很有啟發，”梁清寧也很客氣，最後好奇地問：“對了，沈教授，我想請問一下，你們中誰真的會拉小提琴？”

沈教授笑了：“我會一點，但不高明。”

“也就是說，其他人都不會？”

包括路之航在內的眾學生都表態自己不會，邱偉濤更是直言：“參加項目組之前我連五線譜都看不懂。”

“這樣啊……你們真的太厲害了。”梁清寧看看那個閃亮的机械臂，由衷地佩服。

一群基本上和小提琴絕緣的人設計出這樣出色的演奏系統——儘管目前系統還有種種缺陷和問題，但未來是可以看得到的。梁清寧想起自己的小提琴學習史，即便天賦如他，也能感覺到人的局限性是多麼的大，人的學習過程一個相當緩慢而又艱苦的過程，要受到身體發育成長和生理規律的限制；而機器學習卻能以驚人的速度進行，並且機器不會疲倦、不用休息，因此其學習速度是人類學習所無法比擬的——而這就是知識的力量，毫無疑問代表了人類的未來。

梁清寧回國一天半后，終於有時候和雙胞胎姐妹坐下來在一起吃一頓飯了。大學附近有許多不錯的餐廳，三人坐下后不久，馮冉興沖衝出現在三人身邊。

“他一定要來見見你們。”梁清寧無奈地解釋。

“說好了一起吃飯，當然要說話算話了！”他擲地有聲地說。

馮冉渾身有股子風風火火的氣質，熱血得簡直不像學鋼琴的——他在餐桌旁坐下后，憑着天生的熱情就融入到了青梅竹馬三人組之間，和雙胞胎姐妹溝通起來毫無隔閡。

“大概是因為我對你們很了解，”他這麼解釋，“你們不是寫了一本書並且寄給了梁清寧一本嗎，我認認真真一句不落地全都看完了，寫的真不錯，現在我都成為你們的粉絲了。”

“不敢不敢，我們就是為了賺稿費。”肖薇立刻說。

在肖薇開設的微博和公眾號里，的確有很多網友回帖稱是她倆的粉絲；但現實生活里，馮冉這種當著兩人面自稱粉絲的真是頭一遭。被認識的人說“我是你的粉絲”，對姐妹倆來說是很不好意思的——哪怕知道他大概率是開玩笑。

“寫得很不錯，文筆很好的，”馮冉笑言，“我還關注了你的微博。”

“是嗎？”肖薇笑笑，“那你的微博也拿出來讓我關注下。”

“我平時不太用微博，用臉書比較多，國內上不了吧？”

“我有辦法啦，快點把你的臉書交出來。”

馮冉從善如流展示了自己的id，肖薇迅速關注了他。這是一個比較熱鬧的個人空間，發帖和轉發不算少，肖薇註冊臉書是為了關注梁清寧，但他根本不發帖，望去一片空蕩，和馮冉的臉書風格區別明顯。

“看來你們鋼琴系的課沒有那麼多……清寧的微博就空蕩蕩的。”肖薇開玩笑。

“個人愛好的差異。”梁清寧說。他申請臉書賬號是因為在美國的同學和老師都在用，有時候大家還會在這個圈子里共享一些有點價值的、和專業相關的諮詢，因此他也勉為其難申請了一個，關注了一些老師和同學。柯蒂斯音樂學院的學生的學習壓力的確非常大，但不至於忙到連臉書都發不了的狀態，他不發帖純粹是因為個性原因，不喜歡在網上公布自己的私人動態。

“並不是每個人都像你這麼想，有些人的微博還是很有意思的。”馮冉說，“比如我看肖薇的微博就覺得挺有趣，覺得她好像我認識很多年的朋友一樣。”

梁清寧看了他一眼，平靜指出：“你們認識不到48小時。”

“神交已久。”馮冉深沉地摸下巴，“因為靈魂上的相似之處，懂嗎？”

“啊？懂什麼？”三人眨眨眼睛。

“先賢有雲，人以類聚，物以群分，志趣相投者才能成為朋友。你倆和梁清寧青梅竹馬，關係親密；而我和他也是關係極好的朋友，因此我和你倆一定有很多共通之處。”馮冉一臉自信，“哪怕此前從未見過你們，就知道我們也會成為朋友。”

肖薇鼓掌：“有道理！”

雙胞胎對視一眼，覺得馮冉這個人很有趣，雖然看似歪理邪說，但論據卻很充分，說服力很強。

這邊梁清寧發現自己成為了路人甲，只能無奈扶額，感慨交友不慎。他知道馮冉非常討女孩子喜歡，沒想到雙胞胎也中招了——雙胞胎姐妹被他逗笑了，笑得眉眼彎彎，那是發自內心的開心的模樣。

隨後兩人聊起他們的海外生活，對梁清寧這兩年在國外生活的情況，雙胞胎所知真不多。因為出門在外的人，通常都是報喜不報憂的。馮冉通過自己的相冊給兩姐妹展示了音樂大學的大學生生活。這些照片大都是在柯蒂斯音樂學院照的，從風景照到人物照都有，構圖合理，畫面細膩，重點突出。

“我的業餘愛好是攝影。”馮冉說。

梁清寧補充說明：“他有很多攝影器材。”

兩姐妹肅然起敬。俗話說，攝影窮三代，單反毀一生，學音樂的果然家庭條件大都不錯，梁清寧大約算是個例外了。

“但太沉了，我主要還是用手機拍照，”他一一做了解釋，“這張是學校的大樓，這張是鋼琴教室，這是練琴房……這張是學校中國留學生的集體合影。”

梁清寧完全不是那種喜歡拍照到處發的類型，朋友圈裡的照片數量為零。雙胞胎對他的日常了解的也不多，此時看到馮冉的照片也倍覺滿足。

“咿，這段視頻是？”

照片一張張滾過，忽然一段小提琴演奏的視頻彈出，舞台上的兩人恰好是梁清寧和馮冉，雙胞胎同時抬起頭看着他倆。

“一場校內的演奏比賽，我請了馮冉伴奏。”梁清寧解釋。

肖萌點了播放鍵，雖然錄音有些失真，但依然聽得出這是一場優秀的演出。兩人配合得非常好，大有知音之感，也難怪他們關係這麼好。

四個人說說笑笑，聚餐活動很快告一段落。

……

梁清寧計劃在京呆到周三，雙胞胎姐妹原以為能和他再見幾次，現實並非如此。梁清寧拜訪了任洛之大師后就被他關在到了琴房進行三天封閉式訓練，在通知了肖薇此消息后，手機也被沒收了。

對此消息，雙胞胎很習慣了，此前他每次參加重要的比賽前都會關禁閉，有時候是主動的，有時候是被動的。這大概就是成為世界級小提琴家的必經之路了。

肖薇祝他一切順利，然後掛掉電話去參加集體活動。昨晚的演出很成功，舞蹈隊決定拿出部分活動經費，在今天晚上舉辦一場中國人民都喜聞樂見的活動——公款吃喝。雖然昨晚大家也在學校食堂一起吃了宵夜，但那根本談不上聚餐，只能叫工作餐。

三十個演員，再加上幾位老師，共計三十四人的隊伍在學校附近一個比較高級的餐廳吃大餐，一共四桌，現場十分熱鬧。為了排練這場舞劇，眾人這入校以來都來非常辛苦，此時舞劇效果不錯，大家更開心了，啤酒都喝了三箱。

肖薇很快就吃飽了，同行的小夥伴還在吃喝聊天，她於是一邊和同桌諸人聊天，有一搭沒一搭地刷着手機。

中午獲知了馮冉的臉書號之後，她沒時間仔細看，此時終於有了時間，很有興趣地仔細觀摩起來——馮冉的臉書內容比較豐富，轉發和回複數量都還不錯，他常常轉發各種音樂評論和音樂活動，朋友圈基本也都是柯蒂斯的學生，十條帖子里有一半都和音樂有關，剩下一半是展示他拍攝的各種照片，充分展示了一個音樂人的日常生活，給肖薇帶來了很大的新鮮感。

看着看着，她臉上的笑容散去，表情不自覺嚴肅起來。

她鄰座的一個叫沈恬的妹子很快發現了她的異樣，問她：“怎麼？表情不太對？”

“啊——”肖薇如夢初醒，對同桌諸人露出抱歉的笑容，“抱歉，你們先吃，我想起一件事要回學校一趟。”

在這種關係融洽小規模的內部圈子聚會中，某人提前離開也沒什麼大不了的，眾人揮揮手讓她先走，正在和幾位老師喝酒的易思北忙裡偷閑地問她為什麼提前離開，肖薇匆忙地解釋說“約了妹妹見面”，就匆匆離開飯店。

# 第34章

按照時間安排，肖萌正在湯方圓、王璇一起上自習兼討論刷題，接到了姐姐的着急的電話，連忙和兩人告辭，騎車奔赴京大，在姐妹倆常去散步的湖邊見了面。

“姐姐，發生什麼事情了？“

姐妹倆並排坐在湖邊的一排木質長椅上，肖薇深呼吸一口氣，把手機遞給妹妹。

“我翻馮冉的臉書發現的。”

室外很冷，頁面上显示着一個叫“loraewang”的妹子的主頁。根據已知信息可以分析得出，她是美籍華裔，現在就讀於柯蒂斯音樂學院，目前是大一學生，正在學小提琴。她的臉書上有許多自拍照，可以看出是個很漂亮的妹子。

“看上去，是清寧的同學？”肖萌問。

“她和馮冉有些互動，還幾次提到了清寧，我順着找到她的臉書，看到了一些帖子。”

“她是臉書狂人吧，發了好多貼啊。”

肖薇輕聲說。

“我選了一些她的發帖截屏了，你看看。”

肖薇節選的帖子是從三年前開始的，帖子內容是英文，但姐妹倆來說，看懂幾乎沒有難度。

loraewang：今天參加了小提琴比賽，遇到了一个中國男生，叫梁清寧，他的小提琴演奏得太好了！而且是那麼的英俊（handso）！

loraewang：在帕格尼尼小提琴大賽中再次遇到了梁清寧。他贏過包括我在內的全部选手，得到了大賽唯一一個金獎，這個獎項已經空缺好幾年了！毫無爭議的第一名！比賽結束后，我找到他合影，要到了聯繫方式。他英文不太流利，但人非常親切，對我微笑的時候真是迷死人了！我的心臟怦怦跳！[照片][照片]

這條評論下，有幾條評論，都說梁清寧很帥氣，還有一個叫john的傢伙回帖說“中國也有這麼帥的男孩子嗎，難以相信”。loraewang言辭犀利地逼視此人種族歧視，又毫不掩飾的繼續宣稱“我快愛上他了！”

loraewang：我今天才知道，梁清寧來美國了。他要在華盛頓的州立高中借讀一年，主要目的是學習英文，明年進入柯蒂斯音樂學院讀書。天啦，我要放棄茱莉亞申請柯蒂斯了，我一定要和他一所學校！

loraewang：今天我去華盛頓和他見了一面，他才到美國一個月，英語進步得很快！我和他吃了一頓飯，還去了國家航空航天博物館。[照片][照片]

這條評論下方，還有一段有意思的對話。有人問loraewang，你為什麼會去這樣的博物館。她開心的回復稱，梁清寧很想去看，他的父親是航天工程師，對此很有興趣。此人又問她，你們是男女朋友了嗎？她發了個流淚的表情：我和他表白了，他不肯接受，說暫時不考慮戀情。不過我不會氣餒的！

幾個月後，loraewang貼了自己的大學通知書。

loraewang：拿到了柯蒂斯的錄取通知書，我可以和我的意中人在一所學校念書了，我們的距離又近了！

那之後她的臉書空間里梁清寧直接相關的帖子就少了一些，但間接的並不少。

比如一張小提琴四重奏的合照里有她和梁清寧；還有一張某男生站在月光下拉小提琴的背影，雖然人臉並不可見，輪廓也很模糊，但姐妹倆都百分百肯定就是梁清寧；還有一張寫滿批註的小提琴曲譜照片，一看就知是梁清寧的筆跡，這張照片的拍攝地是梁清寧的公寓；最近的一篇帖子（距今大概一周時間），她上傳了一段《四季》的小提琴二重奏的視頻，她在畫面中央，梁清寧的臉雖然沒有出境，但姐妹倆通過那雙手認出了他。

在這些帖子下，她有一些朋友進行了互動，也回了一些帖子。

在最新的那篇小提琴二重奏的帖子下，loraewang發了一句話：“從來沒想到，我們的小提琴二重奏會有這麼美的音色。他是我音樂路上的唯一，也是我心靈中的唯一。”

慢慢把帖子翻完，肖萌無奈地沉默下來，和姐姐對視，發出一聲嘆息。

“有什麼感想？”肖薇問。

“……很複雜。”

姐妹倆一直以為，梁清寧身邊除了她們兩人，其他女孩子是沒有存在感的，眼前的事實卻給了她倆一個鮮明的耳光。

過了一會，肖萌拿過姐姐的手機看了看：“他倆之間，大概是關係比較好的朋友——因為都拉小提琴，很有共同語言。”

“沒那麼簡單。如果真的沒什麼，他會對我們避而不談嗎？”

“嗯……還好？”肖萌遲疑着說，“我們上了大學后也新認識了那麼多新的同學和朋友，這些人我們也不會一五一十告訴清寧。”

“我們和她的情況完全不一樣好嗎？”肖薇加重語氣，“他們不是認識一個月兩個月，而是足足三年時間！可他一次也沒有對我們提過這個loraewang！”

肖萌啞口無言。

“之前我就覺得有點奇怪，他上大學之後，和我們的聯繫少了很多，現在看來，除了學習真的很忙，這個女生也是原因了。”

“這是早就可以預料的事情……”肖萌無奈地說，“清寧去美國之前，我們就會猜到會發生這種事。”

物理上的距離往往也等於心靈上的距離，長時間不能參与對方的生活，再熟悉的朋友也會變得陌生，他的注意力有所轉移也無可厚非。

“的確已經預料到了，”肖薇擰着眉頭，重重道，“但事情真的發生時，真的有點不甘心。”

“我們能做的，就是接受這件事。”肖萌也很無奈。

肖薇把頭靠在肖萌的肩膀上。或許是學理科、和代碼打交道的緣故，肖萌在感情的處理上一直比她理智和清醒一些。從這點上說，肖萌更像是姐姐。

這是十二月的晚上，冰封的湖面寧靜沉默，遠處的圖書館燈火闌珊，空氣冰冷刺骨，肖萌在湖邊坐了片刻，便覺得寒意浸入了骨子里，於是建議離開。

“我還要回去上自習。”肖萌跟姐姐解釋。

湯方圓和王璇還在等她，她不能拋下自己的隊友。

“你為什麼能這麼快的對這件事釋然？”肖薇看着肖萌。

“怎麼說呢……”肖萌思索着道，“大概是前面有了路標吧。”

“路標？”

“上大學以來，我接觸到了很多的人和事。我認識了全校最聰明的人，我希望像他們一樣，站在更高的地方。我想好好編程，參加a編程比賽……你看到那台viol-β了吧，我多希望自己能進入實驗室，參与到類似的、意義十分重大的科研項目啊！”肖萌的眼睛在路燈下閃閃發亮，“這次見到清寧，我很開心、真的很開心，但曾經有過的激動、心跳，卻基本沒有了。”

“你也真是，代碼寫多了人也是代碼思維了嗎？”肖薇泄了氣，“這麼多年的感情，想要乾脆果斷地準備放棄？”

肖萌摘掉厚厚的毛絨手套，伸出雙手捧起姐姐的臉。

“姐姐，你難道不是這樣嗎？”

她凝望着那雙和自己一模一樣的眼睛。世界上有那麼多事無法控制，世界上有千萬條道路，每個人都只能順着已有的道路前行。姐妹倆有自己的路要走，梁清寧亦然。

“梁清寧是我們的青梅竹馬，這就足夠了。”

姐妹倆心意互通，肖薇嘆了口氣，慢慢抵住妹妹的額頭。

當寒風再次吹起來的時候，肖萌騎車回學校，肖薇則推着車準備回宿舍——她沒了上自習的心情，打算回到溫暖的宿舍休息一下，在考試周來臨的時候，這種奢侈有些浪費，但她並不太在意，抱着被子，把臉埋在枕頭裡，是她最主要的宣洩感情渠道。

夜晚的校園比較安靜，在燈光下，肖薇看着自己的倒影忽長忽短，寂寥無比。然後，一聲“肖薇”喚醒了她。肖薇抬頭一看，易思北推着自行車朝她走來。

……啊，原來我不是一個人。

“你說過喜歡和妹妹繞着湖邊散步，我就來看看，沒想到還真遇到你了。肖萌呢？”

易思北走到她身邊，他身材高大，為她擋住了一大半的寒風。

“我們聊完了，她回去了。”

易思北目光如炬，自然看得出肖薇的情緒有些低落。

“發生什麼事情？跟我說說看？”

“……嗯，沒什麼。”

“和梁清寧有關？”

肖薇瞪着他：“你怎麼知道？”

“我猜的，”易思北對她微笑，但沒解釋自己是怎麼猜出來的，他拿出手機看了看時間，“外面太冷了，現在九點，星咖啡十點關門，咱們去坐一坐？”

易思北的態度非常自然，語氣充滿了自信和說服力，感染力很強。在之前的舞劇排練中，有幾次大家都覺得很難堅持時，他就用這種自信的態度鼓勵了舞蹈隊的隊友。

肖薇忍不住點頭：“……好。”

# 第35章

星咖啡是京大的某位校友開設的，環境舒適，價格不貴，肖薇揉了揉自己已經凍得有點發僵的臉，低下頭小心地喝了一口熱熱的溫水——為了晚上睡得好一點，她不打算在晚上九點時喝咖啡。既然已經和這位師兄坐在一起了，她沒打算隱瞞什麼，介紹了事件經過，又給易思北看了臉書的截圖。

易思北看完了所有圖片，再把手機還給她。

“果然，我之前看你們那本書的時候，就隱約感覺到你們姐妹兩人和梁清寧的關係有些特別，你形容他的字里行間里都流露出很深的感情。”

肖薇第一次後悔自己寫了那本該死的《雙胞胎的學霸之路》，這本書是帶來了不錯的金錢和知名度，但完全暴露了姐妹倆的隱私。

“我們三之間的關係沒有你想的那麼狗血……”肖薇看看坐在自己對面的師兄，無奈地解釋，“實際上，幾乎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

易思北靠在椅背上，認真道：“你說，我洗耳恭聽。”

青梅竹馬三人組一起長大，就連出生日期都相差不到一個月。兩家的媽媽在懷孕時還開過“指腹為婚”的玩笑，但得知其中一個是雙胞胎后，這樣的玩笑也不好開了。因為父母輩的深厚友誼，三人組從小就一起玩，一起追逐打鬧，一起鬧事闖禍，一起分享甜點，還一起掉過泥坑……這樣日積月累積累下來的情誼之深，外人很難想象。

“清寧，在我們看來，大概就象太陽一樣。”

五歲的時候，雙胞胎和梁清寧一起開始學習小提琴，雙胞胎姐妹因為種種原因陸續放棄了小提琴學習，但梁清寧堅持下來了，並且逐漸展露天賦，引人注意。少女情懷總是詩，恰好，梁清寧是姐妹倆身邊最出色的異性。他相貌出眾，天資聰穎、小提琴天賦卓越，自然吸走了雙胞胎姐妹的絕大多數注意力。

“我能理解，”易思北問，“那你和肖萌因為梁清寧發生了矛盾？”

“不，”肖薇輕輕搖頭，“那是動畫片才有的情節，我們不會。我和妹妹沒有秘密，也不需要互相隱瞞。我們是雙胞胎，審美趨同，心靈相通，不需要言語我們就知道對方在想什麼，不可能因為男人爭風吃醋。”

“那是因為，他太忙了？”易思北說，“我認識很學聲樂的朋友，走專業路線的他們和我們不一樣的，非常忙碌，比賽壓力非常大。”

“有這樣的原因，但不是最主要的原因。”

易思北仔細看着自己的這位學妹。肖薇進入舞蹈隊的社團第一天，他就已經注意到了她，並且從此記掛在心。能進入高水平藝術團舞蹈隊的女生大都相貌出眾，身段修長，肖薇在其中也很出色，明眸皓齒，皮膚細膩白凈，十足的美人坯子，再加上性格非常好，這樣的女生，不論在哪裡都很非常容易獲得異性好感的，梁清寧和她們朝夕相處，只要他不是瞎子，易思北相信，梁清寧也不會例外。

“……作為一個男人，我想他不可能不喜歡你們姐妹。”

肖薇俯下身，把臉貼在茶几上，從側面看着杯子里的溫水。

“……正如你說的一樣，這是我們之間存在的問題。”

易思北很快讀懂了肖薇的言外之意，然後睜大了眼睛。

“你是說——”

“對，就是你想的那樣。”肖薇苦笑。

“為什麼會這樣？”易思北覺得匪夷所思，“你和肖萌是兩個獨立的人啊。”

“站在你的角度看我和小萌，當然是兩個人。因為你十九歲才認識我們，可清寧是我們的青梅竹馬。”

“他難道蠢到分不清你們？”

“師兄，如果將喜歡、愛情這種情感進行定性分析，你覺得會由哪些因素決定？”

“我不希望這麼看待愛情，”易思北沒有避而不談，“但是毫無疑問，對方的容貌、品德、性格、才智、家世、相處的時間都是決定這份感情的重要因素。”

“所以啊，答案很清楚，不是嗎？”

梁清寧當然也會情竇初開，他對雙胞胎姐妹有好感——如果肖媽媽只生了一個，可能他們之間早就譜寫出一曲青梅竹馬郎才女貌郎情妾意的青春戀愛故事了，問題是，肖薇和肖萌相貌一模一樣，將以貌取人的偏見降到最低；因為長在同一個家庭里，在父母的呵護、關愛中成長，品德都很好；才智也不相上下，姐妹倆一起考入名校就是證明；和他認識、相處的時間也一樣長，完全沒有先入為主效應……就連在一起的記憶都是基本共享的。姐妹倆只有性格雖有差別，但這種差別很小，並不足以影響梁清寧的喜好。

“清寧很出色，但不得不承認，我和小萌喜歡他的主要原因也包括他很好看。清寧有一些藝術家性格，不論是帕格尼尼還是莫扎特，他都能欣賞；我和妹妹可能在他心中也比較接近不同篇章的樂曲，在他看來，我和小萌是一個整體的兩個側面。”

易思北搖頭：“他的想法對你們來說，並不公平。”

肖薇托着腮，陷入了思考。

“有意思的是，他能準確的區分我們兩人，不論我和肖萌怎麼玩換裝遊戲，他都能分得一清二楚，從來沒有出錯，真的，我們有記憶以來，一次都沒有認錯，比我爸還厲害。在這樣的前提下，他也不知道更喜歡我們兩中的誰，也不知道誰更適合他。”

易思北思索着肖薇的話，三人間這種微妙的關係有點出乎他的意料之外。

“當我們意識到這件事的時候，”肖薇說，“我們正在上初三，平時很忙，我要練舞，小萌上信息競賽班，除此外還要應付中考，但這份忙碌和清寧比較起來都不算什麼。他的才華當時已經得到了認可，老師對他寄予厚望，他參加了很多比賽，這些比賽大都在外地，有時候還在國外，重要比賽前他要進行封閉式訓練，我們見面時間很少……其實不要說我們，就連梁叔叔也只能兩三個星期才能見到兒子一次。”

“學樂器的確不容易。但這樣下去也不是辦法，你們談過嗎？”

易思北學了多年的笛子，同學朋友中專業學聲樂的人很多，當然不是說每個人都這麼忙，但想要獲得梁清寧這樣級別的成功，中學時代的這些辛苦只能算必經之路。

“在他拿到金獎后，去國外之前，我們曾經談過這個問題。當時他非常抱歉，他覺得我們姐妹很好，說無法作出選擇，不論選擇我們中的哪一個，都會對另一個造成很大的傷害，”肖薇說，“他當時得到了大獎，也得到了出國的機會。這次出國一定時間很長，三五年內絕對不可能回國，他想要成功就不得不融入西方社會，長時間不在國內，他沒有辦法給我們什麼承諾。”

易思北搖搖頭：“很自私的說法。”

“不是，他不自私的。他曾經冒着危險保護了我。”

“怎麼回事？”

肖薇指了指自己：“師兄，因為是雙胞胎的緣故，我和小萌小時候，大人都喜歡逗我們，我家住在家屬院里，小區里都是熟人，長輩們都很好，我們也對大人也沒什麼戒心……”

“遇到壞人了？”易思北面色凝重問。

“是的。那時候我大概五歲多，在小區里玩的時候，遇到了一個有精神分裂症的阿姨，她上前抱着我和小萌，說我們是她的女兒，想把我帶走；小萌從她懷裡掙脫了，那阿姨發狂了，拿出一把小刀在空中揮舞，我和小萌都嚇得直哭，周圍的大人也不敢刺激她，但除了報警一時半會也沒辦法。但清寧比這些大人還要冷靜一些，他瞧準時機，拿着他剛剛買的小提琴把那個阿姨敲暈了，把我救了出來。”

即便易思北不太喜歡梁清寧這個人，聽到肖薇的這番話，也不由得點頭。

“很勇敢，讓人佩服。”

“總之，清寧真的不是一個自私的人，他只是沒有辦法。”肖薇說，“師兄，你家境好，大概不知道工薪階級的家庭學樂器是什麼樣子的。清寧常常要外出參加很多比賽，他的母親陶阿姨不得不辭職照顧他，家裡的經濟來源只有梁叔叔一個人，他的爺爺身體還不好，動輒入院，他家裡的經濟壓力很大。他肩負着全家人的希望，因此特別渴望成功，希望用自己的能力改善家人的生活……對他來說，短時間內確實沒辦法考慮感情的事情。”

“你真的完站在他的角度，為他考慮。但我認為，他不是不考慮感情的事，而是不考慮投入成本較大的感情。”

# 第36章

成本較大的感情？

這句話說得很不客氣，肖薇不太高興地看着易思北：“師兄，我發現你對清寧有偏見。”

易思北指了指她的手機：“那麼，在你看來，梁清寧和這位loraewang小姐的事，又如何解釋？”

肖薇深呼吸一口氣，慢慢道：“我和小萌其實都知道，他和這個wang小姐之間應該是比較清白的，可能有一點點曖昧，但絕對沒有過界。兩年前清寧初到國外，語言能力比較差，朋友也少，和國內有時差，訴苦的環境都不具備，能有一個同樣學小提琴、聊得來的華裔女生靠近，他為什麼要疏遠她呢？而現在，他們是同班同學，只要女生沒有死纏爛打，以朋友和同學的身份和他來往相處，就更沒有必要疏遠了。”

易思北看着肖薇白皙透亮的面孔，慢慢搖頭一笑，她真的太單純了。

“沒有這麼簡單。”

“嗯？”

“他無法在你們姐妹中作出選擇，說明他是一個優柔寡斷的人。一個優柔寡斷的男生，會在意志堅定的女生前敗下陣來。就像一句俗語說的，女追男隔層紗。這位loraewang小姐幾乎要勝利了，你沒有看出來嗎？”

“勝利？什麼意思？”肖萌懵然。

易思北坐到她身邊的沙发上，拿過她的手機，示意她用指紋開機：“你看出了loraewang的變化嗎？”

“什麼變化？”

loraewang很喜歡在臉書里貼自己的照片，差不多每隔幾周就發一張。易思北打開臉書，按照順序從三年前的開始展覽，讓她仔細觀察。

“這是她幾年前的照片。當時她的妝容非常西化、很濃郁，眼角細長，眼影很深，膚色比較深，她的頭髮應該是燙過，如波浪般散在身後，還染成了棕色，穿着打扮也顯得較成熟，風格類似好萊塢大片里的亞裔女，這是美國人對華裔的刻板印象導致的，她看上去也以此為美。但從一年前開始，她的妝容風格就有了改變，最近半年更是完全換了個樣子。”

肖薇慢慢滑動着照片，仔細觀察。wang小姐的頭髮從卷變直，從棕變黑，總是長發披肩，偶爾用發卡別起鬢角的頭髮；她的妝容也發生了極大的改變，妝容特別清新，膚色神奇的從黃黑變得白皙起來，柳恭弘=叶 恭弘眉桃花眼，淡粉色的唇，衣服含蓄素雅、偶爾帶點俏皮……完全是中國高中校園裡校花的樣子。

“發現了嗎，”易思北點了點手機上的照片，再指了指肖薇，頗有深意地說，“現在的她，和你們姐妹非常像。”

肖薇悚然一驚。她馬上就意識到照片里的既視感是從何而來。

“梁清寧有你們姐妹倆的照片嗎？”

“……當然，我們從小一起長大，有很多合照。”

“loraewang照着你們的風格，改變了自己，除了迎合梁清寧的審美外，沒有別的可能。她改變形象之後，和梁清寧的互動明顯增多，我想這足以說明問題了。”

“互動變多的原因難道不是因為他們成為同學了嗎？”

易思北寬容地笑了：“好吧，糾正一下我的話，他們的互動變得更有私密性了，兩人獨處的機會越來越多，她貼出的照片在表達一種隱秘的炫耀，你難道沒感覺出來嗎？”

“……”

肖薇整個人都陷在咖啡店的軟沙發里，她對梁清寧始終有濾鏡，因此特別想在言語上反駁易思北，可她的內心知道，易思北說的是對的。

易思北徐徐道：“只要你們和他的距離依然隔着半個地球，這一切就很難避免，改變會不知不覺的發生的。以這位wang小姐的個性，可能要不了多久，你就會在臉書上看到她發帖宣告自己的戀情並大書特書了。”

她輕聲道：“你是說，我們什麼都做不到嗎？”

“這麼多年，我見過的遠距離戀愛，除了一例成功，剩下的全都以失敗告終，失敗率高達95。何況你們三人間根本就不是戀愛，只有懵懂的少年情懷，沒有承諾的枷鎖，梁清寧在感情上完全是自由的。”

“……”

肖薇抓過自己的書包抱在懷裡，把臉埋在書包里。她想，易思北這個人，說話一點都不中聽。

“易師兄，那你呢？”肖薇過了一會，把臉抬起來道，“你這麼頭頭是道，這麼在行的樣子，你難道有過遠距離戀愛？”

面對如此尖銳的問題，易思北居然沒有第一時間否定。

“所以說，就是有了？”肖薇揚起下巴。

“算吧，”易思北呼出一口氣，開始敘述往事，“你知道，我所在的中學的留學比例非常高，高中時代，我有過一個女朋友，中學畢業后，她去英國讀大學，我們就很快分手了。”

聽到八卦，肖薇有些低落的情緒振奮了一點。

“嗯？就這樣？”

“就這樣。”

“你們交往了幾年？”

“不到兩年。”

“兩年時間，你們沒有什麼過往嗎？”

“你指的是什麼？”

“一些讓你懷念的事情。”

“有一點，但不多。我們是高中生啊，玩早戀當然要低調一些。”

“你為什麼不跟她一起出國？對你來說，去英國留學不難吧？”

“我們的人生目標不一樣。”

“到底哪裡不一樣？”

“這麼說吧。我是吹笛子的，她是彈鋼琴的，我和她的差別就像民樂和西洋樂一樣，完全沒有辦法編到一個樂團里。”

生動的比喻讓肖薇忍不住低頭笑了起來，她好奇地問：“你們誰先提的分手？”

“沒有誰先誰后，意識到對方和自己不是同路人，自然地就分開了。”

易思北從善如流，有問必答的態度讓肖薇的心情莫名變得好一些。

“……呃，你們這個戀愛好像很平淡。”

“除了極端個案外，大多數的戀愛都是這樣的，你和對方談戀愛不是因為對方是你的唯一，僅僅因為對方在適合的時候出現罷了。當時機不再合適，分手也是理所當然的事情。”

“聽上去你好像不難過。”

“因為生活要往前看。我是這樣，梁清寧會這樣，你和肖萌也是，概莫能外。”

肖薇陷入思考，她下意識慢慢轉着水杯。

易思北幫她加了水，看着她的心情慢慢平復，又開了口：“設想一下，如果你兩年前知道這件事，你的心情和現在會一樣嗎？”

“……應該不一樣的。那時候我會更難過，現在，”肖薇偏頭看向易思北，“現在我依然不太高興，但是——”

“但是什麼？”

“但是已經到了和你談一談就心情平復的地步。”

易思北微笑起來。肖薇在某方面有着驚人的坦誠，這更顯得她很可貴了。

肖薇揉了揉自己的臉，白皙的臉孔浮上臉一絲紅潤，她精神滿滿地對易思北粲然一笑。

“師兄，你說的沒錯。梁清寧在改變，我們也是。不過我相信，總有一些根本的東西不會變的。”

她的臉色漸漸紅潤起來，易思北伸出手，很輕地拍了拍她的頭髮。

“當然。你的聰慧、你的真誠、你的溫柔、你的善良……我相信不論過了多少年，這些優點依然會閃閃發光。”

肖薇沒有直接回答他。她輕咳一聲，抓起放在一旁的大衣，一顆一顆扣好牛角扣，又抓起手套戴好，離開咖啡店。

咖啡店裡相當溫暖，室外是溫暖這個詞的反義詞，肖薇仰起頭，一粒一粒的小雪花飄落下來，在路燈光芒中飄舞着，閃閃發亮。她下意識伸出手，幾朵閃耀的冰晶雪花落到她的手心，悄無聲息地化成雪水。

易思北因為結賬，延遲半分鐘才從咖啡店出來。此時雪花從小變大，天地間一片寧靜。

易思北說：“這也許是今年的最後一場雪了。”

“……師兄。”

“嗯？”

“你不是辯論社的吧？”

“不是。”

“你上過口才課？”

“幾乎沒有。”

“……那謝謝你對我的評價。”

易思北側過身體，伸出手幫肖薇把大衣帽子掀過來，戴在她的頭上。

“不客氣。”

# 第37章

任洛之對梁清寧的封閉性訓練持續到周三下午，他乘坐晚上七點的航班返家，姐妹倆破天荒地逃了一節課，送他去機場。他的假期只有三周，在家裡陪父母過完元旦節后，一月中旬就要返回美國繼續學業，他回美國不從首都機場轉機，也就是說，青梅竹馬三人組的下一次見面也許要幾年之後了。

或許是因為今晚是聖誕前夜的緣故，機場出發廳的人流格外密集，熙熙攘攘川流不息。比起前幾天，機場的聖誕節氣氛更濃了，舉目望去，各種金紅的配飾閃閃發亮。三個人在機場的快餐店吃飯，店內十分歡快，“鈴兒響叮噹”響徹全場。

“為了送我而逃課？”梁清寧很擔心姐妹倆的學業，“這是你們平生第一次逃課吧？”

“不用擔心，”肖萌用一句話展露了姐妹倆的深謀遠慮，“我們讓同學幫忙把這節課錄下來了，回去看視頻就可以了。”

“想得很周到啊，”梁清寧先是一愣，然後失笑，“科技真的發展得太快了。”

“那是！記得常常和我們視頻通話。”肖萌叮囑他。

“當然。”

隨後姐妹倆送出了精心準備的禮物——一盒演奏級的小提琴琴弦，原裝進口、價格較貴、口碑較好，配梁清寧那把價值兩萬美元的手工小提琴正合適。以前的姐妹倆送不起這樣的禮物，上大學后經濟寬裕了一些，加上又拿到了稿費，終於可以送出這樣有實用的禮物了。

梁清寧表情複雜地看了眼琴弦，珍而重之地將之收好。

姐妹倆送他到出發廳門口，輪流給了他一個擁抱。

“清寧，祝你一切都好。”

梁清寧回抱住兩人。隨後他放開手，目光深深地看着姐妹倆，最後他說“謝謝”，然後揮揮手，和姐妹倆告別。

目送他的背影離開，姐妹倆乘坐地鐵返回學校。和幾天前不同，今天她倆沒有刻意穿得一樣，得到的注目禮少了很多。

“我覺得他最後想說一點什麼。”肖萌道。

“可能準備說loraewang的事情，但他最後決定，還是不提了。”

肖萌看向姐姐：“姐姐，你的心情好了一些？”

肖薇釋然一笑：“雖然還是有點不開心，也想通了一些事情。”

“我知道你能想通。”肖萌說。

所謂知姐莫若妹，在姐妹倆這裏，這句話是真理。

“其實，想到青梅竹馬的朋友被其他女生搶走，我也不是很開心，”肖萌嘆了口氣，“但轉念一想，我們也一樣，五十步和一百步的區別。我們在大學里也認識了異性朋友。”

“比如你的那位路師兄。”肖薇說。

“……”肖萌被姐姐的話噎住了，她敏銳地反駁回去，“你也是啊，不是也認識了易思北師兄？”

姐妹倆用力瞪着對方，也不眨眼，一分鐘后，兩人最後“噗嗤”一聲笑起來，笑得樂不可支，引發車廂里眾人的圍觀——姐妹倆又趕緊同時捂住自己的嘴，幾天來陰霾伴隨着清脆笑聲，從兩人眼前慢慢散去。

肖萌一回到學校就去實驗室找路之航。今天是周三，是她和路之航約定答疑的日子，因為送梁清寧去機場的緣故，她到實驗室的時間比平時遲了三分鐘，幾乎是一路小跑到達會議室。

肖萌知道路之航不喜歡別人遲到，氣喘吁吁地解釋了自己遲到的原因。

路之航沒太在意，點頭又問：“梁清寧還回京嗎？”

“不回了，他回美國的時候不從首都轉機。”

“可惜了。”

“師兄，怎麼？”

“我原計劃想找他再拉幾首曲子。”

“短時間內是不太可能了。”

路之航臉上寫着遺憾，肖萌問：“是嗎？師兄，你遇到了什麼困難？”

路之航說：“我建立了一個數學模型來分析他的演奏，試圖以他的演奏數據為基礎來建立評價系統的數學模型。”

肖萌好奇詢問：“是什麼數學模型？可以給我看看嗎？”

路之航拖過自己的筆記本電腦，給肖萌展示了一下他目前的成果——四個複雜的微分方程看得人頭皮發麻。

“每個方程代表一根琴弦的震動模型，從上到下分別是一弦到四弦，”路之航點了點屏幕，頓時，海量的數據和圖表從肖萌面前滾過，“這是根據方程模擬出的數值，和他實際的演奏數值吻合得還不夠好。方程還不夠完善，我還需要更多數值。”

“師兄……”肖萌到抽一口涼氣，喃喃自語，“你這樣的人……你真的是大二的學生嗎？”

“……嗯？”路之航把目光從屏幕轉移到她臉上，“什麼意思？”

肖萌這才發現自己居然把心裡話說了出來，既然已經說出來，也沒有吞回去的可能性。

“我是說，你的數學水準遠遠超過數學系本科學生的知識水準了吧？”

路之航搖了搖頭，解釋道：“數學發展到如今，誕生了許多分支，比如集合論、抽象代數、拓撲學、微分幾何、複分析等。數學系本科學生的課程囊括了這所有的分支，學習範圍很廣泛；我只深入學習了和聲樂有關部分數學課程，主要集中在微分方程、微分幾何上，對其他數學分支沒有過多涉及。”

肖萌想了想，問：“你是說，數學系的學生是在挖修房子的地基；你只在挖一口井？”

對她的比喻，路之航點頭：“你可以這麼理解。”

“就算只挖一口井，能達到你這樣的深度也很厲害！”肖萌呼出一口氣。

路之航並沒有被她恭維到——實際上他一直都是這樣的，他審視地瞧着那些方程，語氣很平淡：“不，我的數學知識還遠遠不夠。即便方程複雜到這個程度，打了一個又一個補丁，還是無法達到小提琴家的演奏水平。”

“人畢竟是最高級的生物，人工智能想要超過人類哪有這麼簡單？”

“你覺得，人工智能和人類智能區別在哪裡？”

“嗯……這個問題……”

肖萌思考了一會。因為興趣原因，她看過不少和人工智能有關的科普書，進入大學后在人工智能研究會待了幾個月，這方面的理論知識不缺。但如果和路之航談論這個問題顯然是班門弄斧，他對此的了解一定肯定比自己深刻得多。

“從小到大，我對‘智能’這個概念比較着迷，雖然它看不見、摸不着、很抽象，但很有趣。”肖萌開始解釋，“師兄，你知道我和姐姐是雙胞胎，我和姐姐有同樣的dna，同樣的生活環境，照理說我們應該成長為兩個很相似的人。實際上，我們的興趣和喜好都不太一樣。當我姐姐上台表演舞蹈的時候，我身邊的人都會問我‘你怎麼不學舞蹈’，我回答說‘不喜歡’，他們又會問‘為什麼不喜歡’？”

路之航的人生頭一次有了“躺着也中槍”的感覺，他想起自己前幾天也問了她同樣的話，不由得端起水喝了一口。

“別人問這種問題問多了，我也忍不住開始想，為什麼呢？我不喜歡上舞台被大家圍觀，姐姐卻很自然的接受別人的参觀，到底是什麼決定了我們這種性格差異？”肖萌說到興起，眼睛閃閃發亮，“我後來看了一本說人工智能的科普書，很有意思，書里提出了一種猜想，認為我們的大腦類似某種計算機，是複雜的神經網絡構成的系統，按照‘收集信息、反饋、激勵強化’這種機制讓人類呈現出各種各樣的性格。書中列舉了一些有趣的例子，可以很好的解釋我和姐姐的差異性從何而來。”

“那之後我就開始喜歡計算機，喜歡編程。一串代碼可以賦予機器智能，這大概是人類發展到現在，地球上發生的事情里最神奇的。所以說，人工智能和人類智能區別在哪裡，我覺得是通過對人工智能的研究，讓人類更了解自己從哪裡來，去往哪裡，怎麼才能成為更好的人。”

肖萌結束了自己的長篇大論，很期待的看着路之航，希望得到他的反饋。

路之航看着她的臉，也不說話，就那麼看着她，偶爾眼睫一閃。

一直以來，肖萌自認為對路之航的顏值有很好的抗體，她絕對不可能像張雨晴那樣對他發出土拔鼠尖叫——實際上，世界上哪有什麼人的美貌可以讓人一眼盪魂的？很多明星不化妝時還不是泯然眾人。

現在她意識到，自己的想法可能是錯的。她覺得自己對路之航的抗體良好，是因為此前路之航從來沒有這麼長久地用他栗色的眼眸、用那種可以稱得上溫柔的目光注視她。肖萌莫名想起幾天前兩人鼻尖的那次觸碰，覺得自己的心跳速度超過150了，偏偏會議室又過於安靜，所謂“安靜得連一根針掉在地上都能聽見”，她疑心大神聽到了她那過分急促的心跳。

——不是聽說阿斯伯格不喜歡和別人對視嗎？為什麼他要看着我這麼長時間？

# 第38章

肖萌無法忍受這種即將讓她心跳過速地好像要死去的氣氛，她定了定神，連忙用提問題打斷他的注視。

“那個……師兄？這就是我的看法了。你呢？你對此是怎麼看的呢？”

路之航似乎被驚醒一般，他輕輕咳了一聲，就像大貓被踩了尾巴那樣，轉開了目光，片刻后開了口。

“從小開始，我就不喜歡社交，和別人閑聊對我來說是個難題，但偶爾也會有例外。十幾年前的某一天，我上網時無意點開了一個聊天頁面，就和軟件對面的人聊了起來。我和他聊了很久，起初非常愉快，我認為他是少數能理解我的談話的人。一段時間之後，我漸漸發現不對，才知道原來我的聊天對象只是個專門的自動應答機器，它是谷歌公司的一個開源項目，任何人都可以在網上和他聊天，我以為的朋友只是一傳代碼。”

肖萌起初聽得津津有味，後來發覺不對，眼見得路之航目光下垂，從慣常的面無表情變得寂寞起來，哪怕不了解他的人也可以從他此刻的表情里讀出那份濃濃的遺憾。

“這是第一個能和我聊得這麼久、這麼愉快的朋友。”

“……師兄，你當時幾歲？”肖萌輕聲問。

“六歲。”路之航說。

“那後來呢？”

“我那時候才知道，自己有別於其他人。從那之後，我就想做出真正能理解人類的強人工智能，除了生理構造不一樣，他們就是真正的人類，和每一個人都可以交流。”

“原來，這就是你學計算機專業的原因了……”肖萌輕聲說。

“是的。”

“你從六歲開始就學寫計算機代碼？

“對，恰好我也很擅長這件事。對我來說，理解人類太難，理解代碼卻很簡單。”

肖萌已經可以想象到，小小的路之航坐在显示器板着臉，一個字母一個字母敲擊鍵盤的樣子。有那麼一個瞬間，她覺得鼻子發酸，她真的很想給這位師兄一個擁抱，他學習計算機的動機，居然是這麼孤獨的原因。

人是群居動物，合群心理是兒童的本能，所以小朋友天生就喜歡熱熱鬧鬧的環境，喜歡和小夥伴結伴成群，可路之航呢？放眼望去，身邊沒有人能聽懂他的話，只能與鍵盤和代碼為友，這到底是一種怎樣的孤獨？

路之航沒有察覺到她的情緒變化，接着剛剛的話題說下去：“……目前來看，實現強人工智能任重而道遠，我希望在我有生之年能實現這個夢想。”

肖萌定了定神，竭力讓自己的情緒回復到平時的狀態里：“我看的那本書里說，二三十年後，計算機的計算能力將相當於人類大腦的幾十億倍，到那時候，強人工智能就可以實現……師兄，你看，二三十年，恰好是我們可以為之奮鬥一生的夢想。”

路之航抬起眼看她，眼睛里有一團小小的火星在閃耀：“是這樣。我想，你也能明白。”

肖萌的心情好了起來，她綻開一個笑顏：“師兄，你覺得我們是不是殊途同歸？”

“殊途同歸？”

“我和你，對計算機、編程產生興趣的原因完全不同，甚至可以說截然相反——但我們最後的目標是一樣的。”

路之航很緩地、就像電影慢鏡頭播放時眨了眨眼，嘴角輕輕上揚：“你說的沒錯。”

肖萌感覺心跳又開始加速，她意識到自己完全無法抵抗他現在的笑容，連忙從自己的書包里扒拉出筆記本，開始請教大神問題，正式開啟了今天的答疑。

半小時的答疑時間結束后，肖萌還沒走，她抱着書包問路之航：“師兄，馬上就是聖誕節了。你在國外時會過聖誕節嗎？”

“會的。”

“會收到禮物嗎？”

“禮物裝在襪子里。”

肖萌很驚奇：“我小時候看過文章說，外國的家長把禮物裝在床頭的襪子里送給孩子，我以為有些誇張，實際上並不是。”

路之航點頭：“是真的。”

肖萌又問：“本周周五，恰好是聖誕節，你有什麼安排嗎？”

“我媽媽帶我去外面吃飯。”

到底是本地人啊，一家人可以隨時出去聚餐——肖萌沒頭沒腦的想着，拿過自己的書包，取出一個包裝得特別漂亮的筆記本和配套的筆放到路之航面前，“這是我送你的聖誕禮物！聖誕快樂！”

路之航看着筆記本，又拿起了那支筆看了看，又看她，問：“你為什麼總喜歡送我筆記本？”

肖萌一愣：“因為我很喜歡收藏各種筆記本，覺得挺好看，又特別的實用。師兄，你不喜歡嗎？”

“不是，很有用。”路之航拿過筆記本和筆，“謝謝。”

鑒於肖萌現在擁有一個小金庫（稿費帶來的），因此買的筆記本比較貴，裝幀很好，即便以路之航的目光來看，也堪稱漂亮大氣。

“如果你還有其他喜歡的東西，可以告訴我，我會在能力範圍內送你。”

“你不用送禮物給我，我什麼都不缺。”

“……嗯，我知道。”

路之航的說法讓肖萌有點輕微的沮喪，但立刻振作起來，路之航不善交流，他說出口的話有點傷人，但這並非出自他的本意。

“師兄，是這樣的，”她一邊解釋一邊仔細看路之航的神色，“我知道你什麼都不缺，但這是我表達感謝的辦法。這段時間，我每周都來麻煩你，向你請教問題。人的時間是很寶貴的，對你來說尤其是，我拿這些很低級的問題來佔據你的時間，如果我不佔據你的時間，你也許可以看更多的論文、寫更多的代碼……不論做什麼吧，可能都比我和在一起更有價值。我能力有限，能表達感謝的方法不多，恰好聖誕節來了，正好可以送你一些不貴的禮物，或者請你吃飯。但你剛剛說聖誕節晚上要和媽媽一起出去吃飯，我就只能送你禮物了。”

路之航抬起手揉了揉額頭。

肖萌稀奇地看着他。路之航的肢體語言和他的面部表情一樣，非常少，沒什麼小動作的，肖萌第一次看到他做出這麼人性化的、被困惑住的小動作。

“如果聖誕節那天我和媽媽不出去吃飯，你就請我吃飯？”

“對啊。”

“那你還送筆記本給我嗎？”

“當然啦。”肖萌說，“看你什麼有空，我再你請吃飯。”

肖萌只是試探性的問一問，她心裏有數，要撼動路之航的時間表比較困難。和路之航認識了這段時間，肖萌知道他有比較嚴格的時間表，他每天幾乎都按照這個時間錶行動——早上七點半到校，上他認為必須要去上的課，中午在食堂吃飯，吃完后回宿舍睡午覺，除此外的時間都呆這間智能研究實驗室，然後在實驗室忙到晚上十點，再騎車回家。

路之航起初沒作聲，拿出手機翻了翻，然後說：“27號晚上。”

肖萌抓準時機，立刻道：“好的，我請你吃飯！”

路之航指了指筆記本：“我請你，當回禮。”

“啊？這樣不好吧？”肖萌一怔，“說了我請你。”

路之航的態度很堅持：“不，我請你，否則就不去了。”

“啊？”肖萌連忙擺出爾康手，“好好，師兄，你說了算，我聽你的。”

路之航這才點頭。

……

請客吃飯和被請客吃飯都是非常考驗人際交往能力的辦法。肖萌對此的經驗不太足，於是在平安夜的晚上打電話和肖薇商量。姐妹倆的人生基本上同步，除了和梁清寧，她們沒有單獨和異性吃飯的經歷了，但好在她們是兩個人，凡事可以商量。

肖薇清澈的嗓音從聽筒里傳來，蓋過了噪雜的背景音。

“所以說，他為什麼要請你吃飯？”

“根據他的說法，是回禮。”

“你送的筆記本和筆多少錢？”

“差不多一百五。”

“才一百五？這不值得請回禮啊。難道他打算請你吃麥當勞和肯德基？”

“這倒不是。”

“那他請你去哪裡吃飯？”

今天白天時，路之航發了個吃飯的地址給她，說27號晚上六點在這家店見面，肖萌打開地圖一搜，才發現這裏並不陌生——就是他們曾經聚餐的小肥羊火鍋店旁邊的日料店。

“那家日料店？看起來很貴的那家？”

是不便宜。肖萌在網上搜了搜，發現本店人均消費超過兩百，她覺得過於奢侈，因為不想讓路之航破費，於是提出了“會不會太貴不然換一家”，路之航用一句“這家店比較好吃”，把肖萌的質疑堵了回去。

“考慮到他對你的幫助，我覺得你請他吃飯差不多。”

“我也是這麼想的。”

肖薇問：“所以，他喜歡你嗎？”

肖萌實事求是道：“如果你看到他和我說話的樣子，也許就不會有這種感覺了。”

“好吧，也許他就是很有紳士風度，不讓女生掏錢請吃飯呢。不論怎麼說，去赴約好了，記得穿漂亮一點。”

“我知道了。”

“我到時候帶化妝品過來。”

“啊……這沒必要了吧？”

然而肖薇已經掛上了電話，肖萌對着手機無語凝噎。

# 第39章

和路之航約定見面的日料店名叫“和歌”，距離華大不到兩公里，肖萌不想遲到，提前了十分鐘到達了店裡。

這家日料店的環境清幽雅緻，廳堂很深，清一色木質裝修，店內燈光不算亮，一盞盞燈籠似的光懸挂在每張桌椅的上方；店內已經有不少人，肖萌輕輕推開滑門，踮着腳尖朝里看了半晌，沒瞧見路之航。

一旁的女服務生親切地問她：“您找人嗎？還是有預定？”

“嗯——”

肖萌覺得頭大。路之航什麼信息都沒有告訴她，也沒有告訴她是否有預定——她說：“應該有預定，可能是我朋友預定的。”

“對方姓什麼？”

“路。道路的‘路’。”

“嗯，”服務生低頭在手機上查了一下，“有位叫路一純的女士預定了兩人的座位，是嗎？”

“路一純？不是的。”肖萌抱歉的對服務生搖了搖頭，“我去外面等一等，他應該快到了。”

她退出日料店，在門口站着等了一會——她今天的穿着不是保暖那類的，上身還好，是較長的羽絨服，遮到了大腿，但一雙腿就單薄多了，小腿上只有一雙加厚的毛衫長筒襪。這雙襪子足以抵抗榕城的冬天，但卻無法應對首都的寒風，不自覺地，她把目光轉向隔壁的小肥羊火鍋，今天是星期天，隔壁的小肥羊火鍋人流量很大，看起來熱氣騰騰——雖然火鍋的味道不夠正宗，但可以讓身體很快地暖和起來。

在外吹了幾分鐘的寒風之後，她看到路之航騎車前來，還是平時的打扮，背着書包，戴着耳機，看來是從學校過來。

路之航翻身下車，順手鎖了車后，他摘下耳機，把圍巾往下撥，露出了一張過分好看的臉。隨後朝她走過來：“你已經到了？我們進去吧。”

肖萌深呼吸一口，在外面吹了幾分鐘冷風，她有點呼吸不暢，說話帶着鼻音。

“師兄，你定了位置嗎？”

“我媽媽定了。”

“……你媽媽？”

“嗯。”

懷着滿腔的疑惑，肖萌跟着路之航再次走進店內，就聽到路之航跟服務生說“路一純已經預定……”，肖萌徹底無言。

服務生帶着兩人在安排好的座位坐下，肖萌深呼吸一口氣，她在外站了幾分鐘，覺得寒風已經要到達肺部了；現在坐在暖氣格外充足的室內，熱量撲到她的臉上，她滿足的吸了一口氣。

路之航比她抗凍得多，並不為室外的寒風苦惱，進入室內就脫下大衣掛上了衣帽架，又順手接過服務生遞來的菜單，轉手遞給她。

“看看你有什麼想吃的？”

肖萌對日料沒有什麼了解，忽略那讓人心跳的價格，每種食物看起來都很賞心悅目。

她想了想，點了個價格還算適中的壽司：“師兄，其他我都不太了解了。”

“那我決定了。”路之航。

“好的。”

“你海鮮過敏嗎？”

“沒有。”

路之航“嘩嘩嘩”地翻過菜單，用時不到半分鐘就點好了餐，服務生做好記錄，給兩人倒了杯熱茶，然後離開了，留給了兩人一個相對安靜的環境。這張餐桌大概是精心選擇過的，在大廳西南角，距離其他餐桌有一定距離。

在室內呆了幾分鐘后，肖萌覺得身體開始變暖，她這才摘下手套，脫下羽絨服大衣，露出了一襲及膝的羊毛冬裙。她把羽絨服掛在衣帽架上后，她放鬆下來，雙手捧起茶杯小心地抿了一口熱茶：“師兄，你常常到這裏吃飯嗎？”

“是，我和我媽媽常來。”

肖萌喝茶的姿態一頓：“剛剛聽到說，這位置是你媽媽幫忙訂的。”

“是。我媽媽說，第一次請女孩子吃飯最好在這裏。”路之航自然地說。

有那麼幾秒鐘，肖萌一句話都說不出來。她覺得自己想吐槽，想瘋狂地吐槽——大神啊，你連請我吃飯都要問媽媽的意見？問了就問了，但你為什麼還要告訴我？而且態度還這麼的理所當然？最後，她壓下住吐槽的慾望，強行改了個話題。

“兩個月，我和姐姐和你在這家店門口有一次偶遇，和你一起的那位是你媽媽？”

“是的。”

肖萌想到那天的驚鴻一瞥：“你媽媽很年輕，也很漂亮。當時我們還猜測她是不是你姐姐。”

路之航說：“她聽到你這樣說一定很高興。”

肖萌莞爾。她想，也只有那麼漂亮的媽媽能生出路之航這樣英俊的兒子。

“剛剛聽到，你媽媽也姓路？”

“我的中文名字跟着她姓，回到中國后，我用中文名字。”

“哦，是中文名字……那你的英文名字呢？”肖萌發現不對，立刻糾正，“不，挪威語名字？”

“freddieandersen。”路之航說。

他念這個名字的發音稍稍有點奇怪，不太像英語。

“難怪你的網名叫freddie，”肖萌在桌面上哈了一口氣，用手指在這薄薄的一層氣體上寫下了andersen這個名字，“是這個單詞嗎？我記得寫童話故事那個安徒生就是andersen？”

“是這個。在挪威，andersen是個很普遍的姓氏，像中國的王、李一樣。”

肖萌眉眼彎彎：“這個名字很好聽。”

雖然聽上去很像吹捧，但她確實是真心誠意地說出這句話的。豈料路之航明顯一愣，看着她的眼神也變得有些奇特起來。

“你今天——”過一會後，他說，“好像有點不一樣。”

“呃……大概是因為頭髮吧。”肖萌說。

為了簡單方便，她平時大部分時間扎着馬尾，今天卻沒有，任由頭髮披到半腰，只在右側鬢角別了一隻銀灰色的星星發卡——是肖薇給她的。

路之航不置可否，但目光沒有離開她的臉，隔了一會又道：“不完全是。”

看來他看出來自己化了妝。肖萌小心翼翼地抿了抿唇，在肖薇的強烈要求和建議下，她出門前敷了個粉，畫了眉，還塗了一點唇彩，看起來氣色應該比平日素麵朝天好一點。

“師兄，我看起來很奇怪嗎？”

肖萌心裏有數，自己現在的打扮在絕大多數男生看來應該都是很好看的，但路之航根本就不是“絕大多數男生”，他對自己的外表作何評價實在難以估量，只希望不要影響到他今天吃飯的胃口。

“不奇怪。”路之航頓了頓，移開了視線，“真的。”

說完，他端起放在面前的粗陶梅花茶杯送到嘴邊開始喝茶，他微微垂着眼，輪廓感十足的下頜線條被茶杯遮住，看上去整個人又放鬆又溫柔。

穩住啊！肖萌讓自己不要被美色所迷，掩着唇咳嗽一聲，轉開話題：“我看到有些算法競賽網站上，一個叫‘fa’的id遙遙領先，積分很高，師兄，這是你嗎？”

“是我。”

“果然是你！我就說！”

肖萌很滿意。此前就猜測此id下的真人是路之航，能拿到那麼高積分的編程高手不會很高。

說話間，服務生端了上了刺身拼盤，四種生魚片如花瓣似的放在冰塊上，顏色粉白相見，好看地很，路之航示意她動筷子，並做了解釋。

“這裏的海鮮比較新鮮。”

肖萌把披散着的頭髮撥到耳後，認真品嘗了一片金槍魚——口感不錯，很細膩，但她吃海鮮的經歷屈指可數，實在無法判斷——但路之航的判斷應該很靠譜。

“說起來，我記得挪威的海鮮也很豐富？”

“是的，不過在挪威大都是煮熟了吃。”

“和魚生的口感應該不一樣吧。”

“完全不一樣，各有各的特點。”路之航說。

兩人閑聊着，路之航點的其他海鮮也開始上桌——她第一次這麼近距離和路之航在一張桌子吃飯，於是很愉快的觀摩着他的每個動作。路之航吃飯速度很適中，姿態很優雅，嘴裏有東西時絕對不說話，用筷子夾壽司卷的動作非常熟練，看不出他是在北歐生活長大的。

這家日料餐廳上菜的速度不快，兩人吃飯的速度當然也快不了，聊天進行的也很愉快，直到一聲低低的驚呼打斷了兩人的閑聊。

“路之航！？”

肖萌抬起頭，循聲看去。

一個穿着淺灰色大衣、相貌相當出眾的女孩子站在過道中央，用一種看到夏日飄雪的眼神的看着他倆。她旁邊還有一個高個男生，他同樣看着他們，臉上的吃驚之色並不比女生少多少。就從這兩人的表情看，他們認識路之航一定很久了。

女生走到兩人的桌前，問路之航：“你在這裏吃飯？”

“是的。”路之航看她一眼，點了點頭。

“路之航，這位是？”女生把目光投向肖萌，那目光的複雜程度肖萌實在難以形容。

“我大學的師妹。”

路之航幾乎沒有社交能力，不等於肖萌沒有。她知道這個女生想知道的絕對不僅僅是“我的師妹”，她放下筷子，站起來對女生禮貌一笑，開始自我介紹：“我叫肖萌，是計算機科學系的大一新生，今天有幸和路師兄一起吃飯。你是？”

女生上上下下、仔仔細細把肖萌打量了一頓，徐徐露出笑容。

“我叫韓如倩，是路之航的中學同學。”

# 第40章

“那你也是我的師姐，”肖萌對韓如倩笑起來，“初次見面，你好。”

或許是因為沒有想到肖萌的態度這麼好，韓如倩的笑容看起來真誠了一些：“你也好。很少見到路之航和其他女生一起在外面吃飯。”

這話似乎話里有話，肖萌沒搭腔，有來有往地詢問她身邊的那個男生：“這位是？”

韓如倩說：“這是我哥哥，韓天麒。”

人多點禮貌總是沒錯，肖萌跟男生打招呼：“你好。”

韓天麒端詳她片刻，沒什麼表情的對她點頭。

“你們的座位在哪裡？”肖萌問。

韓如倩指了指店內另一邊靠牆的座位，和他倆的座位隔着十餘米的距離：“路之航，我們過去了。”

路之航對她點了點頭：“好。”

隨後，韓天麒韓如倩兄妹倆人跟着服務生去了座位上坐下來。即便他們已經坐下，肖萌還是能感覺到兩人的目光時不時地掃到她身上，於是，她也直接看過去，對兩人露出一個客氣的微笑。

“為什麼你往那邊看？”路之航注意到了這點。

“因為他們也在看我，打個招呼，”肖萌頓了頓，和路之航聊起這對兄妹，“師兄，這位韓學姐在哪所大學讀書？”

路之航想了想：“師大。”

師大和京大華大就隔着一條大馬路，和這家日料店距離也不遠，難怪她也會來這裏吃飯。

肖萌想了想，又問：“你和她是同班同學嗎？”

“初中是，高中不是。”

“師兄，你和她關係怎麼樣？”

路之航乾脆地回答：“我們不熟。”

她對路之航的一切事情都很好奇，挺想再八卦一下，窺探一下他中學時的生活狀態，奈何路之航的說話方式是殺死八卦聊天的利器。

果然是絲毫不讓人意外答案啊，肖萌想。雖然從路之航和韓如倩那種“一戳一蹦噠”的談話方式也可以大概了解一二，但肖萌還真不敢直接下結論，因為路之航可能和誰都不太熟。

日料店的上菜速度不快，足夠肖萌跟他打聽他獲得a競賽世界冠軍的經過，雖然和路之航認識很久了，但他們沒太多機會聊這段輝煌的過往。

這是一段很傳奇的故事，即便路之航講話的方式並不讓人激動，肖萌也聽得得熱血沸騰。但她隨後意識到，路之航的經歷是不可複製的。他是個一路開掛的玩家，高中尚未畢業、確定保送華大之後就進入了校隊，和當時是大二學生的邱偉濤等人組隊刷a，一路淘汰其他隊伍，在各級別都區域賽中成績都很好，最後進入了世界總決賽，獲得第一名。

“總決賽的時候，你緊張嗎？”

路之航搖了搖頭：“那時其實不會緊張。考試時間五個小時，題目很多，能想到的唯一一件事就是快速、高效的寫出答案。”

肖萌暢想了一下，相當嚮往這種狀態。

“聽說比賽后就有大公司給了你offer，請你去工作？”

“是的。”

“不過你沒有去？”

“我不缺錢，也不想休學，我在大學只學了一點知識，還遠遠不夠，不需要着急地去工作，”路之航加重語氣，“還有，沈教授叫我參加vb項目的編程工作。這是非常重要的研究項目，如果研究成功，其意義不低於1997年‘深藍’打敗國際象棋大使卡斯帕羅夫，我迫切的希望參与其中。”

“是啊，意義真的很重大，這是可以改變時代的研究，”肖萌用力點頭，“那學校a團隊的老師肯定不高興，你不參与校隊，我們學校明年未必能拿到第一名了。”

路之航的臉上很難得地出現了無奈的表情：“所以，這個暑假我在王老師的要求下出了幾百道題，以彌補作為我退出隊伍的損失。”

“……原來那些難倒我的題目是這麼來的！老師也是物盡其用了吧。”

“用王老師的話說，這是剝奪我的‘剩餘價值’。”

難得路之航會用一本正經的臉這種冷笑話，肖萌差點笑得咳嗽起來。

“師兄，原來有時候你也很會幽默。”

“你是第一個用‘幽默’來評價我的人。”

“凡事都有第一次，你要習慣。”

“……”

路之航望着她，很難得的啞口無言。肖萌的身上有很多讓人愉快的細節，她白皙的肌膚，閃閃發光的眼睛，清澈的聲音，充滿洞察力的話語，和她待在一起，不知道為什麼，他的心情也會自然而然的好起來。

晚上八點鐘，他們吃完了這頓過於豐盛晚餐，路之航掃碼結賬，肖萌對他的請客道謝。

“師兄，謝謝你請我吃飯，這裏的東西很好吃。”

路之航很自然地說：“想吃以後可以再來。”

“好啊，下次就該我請你了。”

“我最近很忙。”

“那放寒假回來后，怎麼樣？”肖萌問。

“可以。”

肖萌很高興得到這個答案。考試周即將來臨，意味着不眠不休的複習，約定年後請吃飯，就可以很自然地和他在新學期開啟一段新的往來。

離開前，肖萌注意到韓家兄妹還沒走，問：“師兄，要不要和他們兩人打個招呼？”

“不用。”路之航從架子上拿下自己的大衣，又把她的羽絨服遞給她，“走吧。”

說歸說，肖萌還是最後看了一眼韓家兄妹——恰好和韓如倩的視線對上，她再次露出一個笑臉，對着她欠了欠身，然後告辭。

……

元旦節倉促而過，讓每一個大學生高度緊張的考試周也到了。

這考試周對姐妹倆的意義比其學生人更重要一些——那本《雙胞胎的學霸之旅》給兩人帶來了知名度的同時也帶來了麻煩，雖然大部分人是心懷善意的正常人，但總有小部分人覺得姐妹倆“愛出風頭愛作秀靠臉騙錢”，等着看她倆的笑話。

學霸？高中成績好就算學霸了嗎？能上京大華大的哪個不是學霸？你們這麼吹牛真的好嗎？

可想而知，如果倆人期末考試很爛，遭到的反噬一定很巨大。就連出版社的編輯姐姐徐天雪也打電話給肖薇，擲地有聲地提出要求：“你們一定要考好啊，至少要進入全系的前30！”

肖薇用一句話安撫了她——“我們的目標是前15！”

為了不被人看扁了，為了對得起書名，為了不錯的gpa，姐妹倆當然要拚命，以堪比高考前一個月的精神狀態對待期末考試。

因為考試周的來臨，404隊的a集訓也告一段落，湯方圓說“寒假再努力，考試周還是專心考試”，於是大家投身到緊張的複習中；路之航的“1v1答疑”也暫告一段落。考前最後一次和路之航見面的時候，肖萌看到他面前的會議桌上擺滿了各種數學教材和輔導書，中英文都有，a4草稿紙起碼寫了一百張。

“我還要參加數學系的考試。”

至於他本人，連襯衣袖子都挽起來了，一副要奮戰到底的模樣。顯然，不論你是不是大神，數學這門學科都可以給你臉色看。

“時間上能協調嗎？”肖萌問。

“可以。本專業的大部分課程我都申請了免修，可以不用考試。”路之航頭也不抬地說。

肖萌肅然起敬。

離開前路之航問她：“你什麼時候考完？什麼時候離校？”

肖萌說了日期，路之航點頭：“我知道了，到時候再見。”

“……嗯？”

肖萌再一次沒跟上路之航的思路，不過看着路之航垂下頭專心投身於書山題海的模樣，沒有追根問底——反正到時候就能揭曉謎底，她現在越來越喜歡路之航的出其不意了。

除了肖萌外，404的眾人一起沉醉複習無法自拔，連宿舍的夜談都減少了。404的妹子都是很有志氣的，大都懷着深造的念頭，但凡想要有深造的念頭，你都得把gpa給刷上去。

全校各個學院的考試時間結束得都不一樣，兩周考試時間過得很快，就在最後一門《信息科學技術概論》考完之後的那個晚上，肖萌接到了路之航的電話，叫她出來見一面。

見面的地方就在她所在的學生公寓樓下，這是考試周的最後一天，大部分學院都已經考完了，學生公寓區里的人少了很多，肖萌扔下正在整理的行李，“噔噔噔”從三樓跑到一樓，穿過樓下的自行車棚一路小跑，就看到路之航靜靜地站在最亮的路燈下，旁邊是他的自行車。

“師兄，有什麼事情嗎？”她氣喘吁吁問。

路之航對她伸出手，手中平放里放着一個掌心大小的設備。

“這是……？”肖萌猛烈地眨眼，覺得面前的設備似曾相識，但又不那麼肯定。

“給你的，用在自行車上的gps定位儀。”

肖萌完完全全傻在那裡，連伸手都忘記了。

“怎麼？”路之航微微凝起眉頭，“怎麼，你不想要？”

“……不不，我要！”

# 第41章

肖萌抬高聲調，笨手笨腳的從他手中接過這台gps定位儀。這台大概只有幾十克重的儀器還帶着路之航的手心的溫度，在肖萌手心裏幾乎要燃燒起來。

“你一直擔心自行車安全問題，放寒假這段時間，自行車留在學校里不夠安全，所以我做了一個gps定位儀給你，”路之航解釋了原委，他拿出手機點了幾下，肖萌的手機就接到了一個apk安裝軟件，“這是我寫的app程序，你裝好就可以隨時監控自行車的位置，確保自行車安全。”

安裝軟件的圖標是個自行車的矢量圖，肖萌把視線從手機屏幕上抬起來，一眨不眨地看着他，顫聲問：“……師兄，這是你專門給我做的嗎？”

路之航一臉“理應如此”的表情：“對。”

“……”

真的太意外了，路之航居然送禮物給她！

肖萌小心翼翼地捧着這台世界上獨一無二的設備，大腦一片迷糊，幾乎無法思考——十八歲來，肖萌收過很多禮物，但從來沒有哪一樣禮物能讓她這麼開心和激動。連去年高考完了接到華大招辦老師電話時都沒這麼激動。這根本不是一回事。

認識路之航以來，所有埋藏在心裏的感動、感激，犹如火山爆發，一下子就沖了出來，淹沒了她的大腦——她上前一步，伸手抱住了路之航的腰，所有的千言萬語都只能匯成一句最簡單的話：“謝謝，謝謝你，師兄！”

路之航當然沒有什麼未卜先知的技能，他完全預料不了肖萌會抱住她——當然，肖萌自己都不知道的事情，他也不可能知道。

面對肖萌的忽然襲擊，他瞪大眼睛，慢慢低下頭去。

肖萌比他矮了近二十厘米，他低下頭恰好可以看到她的頭頂，梳得整整齊齊的頭髮，和她的側臉。

——被人擁抱了應該怎麼辦？

童年時期從父母那裡接受的教育在他大腦里徐徐蘇醒。

一直以來，他從來都不喜歡和別人有什麼肢體接觸，當然更不喜歡被別人擁抱自己。他上幼兒園的時候，班上的某位小女孩很喜歡他，也很喜歡擁抱他。他把小女孩推開，小女孩摔在地上，她哇哇大哭。當時，他的父母、心理醫生和他進行了這樣一番談話。

——你不喜歡她抱住你？

——不喜歡。

——如果不喜歡，就拍拍對方的肩膀，禮貌地、慢慢把她推開，不要用很大的力氣，好嗎？

——好。

問題是，如果喜歡的話，應該怎麼辦？當時長輩沒有告訴他結論

路之航只能確定，自己完全不想推開她。他想起童年時接收到的訓練，只能父母未離婚前一樣，她擁抱自己，自己也抱住她了。

他想清楚了前因後果，抬起手正欲回抱住她，可肖萌卻猛然放開了手且後退了一步，即便在這樣的夜裡，在這樣的淺黃色路燈光明下，也可以看到她的臉變得通紅。

“師，師兄……”她結結巴巴道，“抱歉……我太唐突了。”

大腦清醒過來之後，肖萌後知后覺地意識自己的舉動是如何的冒失，如何的不合時宜，如何的自作多情，如何的投懷送抱……還有好多個“如何”，簡直就像易思北轉述故事里的那種強行給他送情書的追求者一樣無恥——但不知道怎麼的，她想，自己不後悔。

“嗯，沒什麼，”路之航的手臂慢慢落下，隨後又抬起右手放在唇邊握成拳，輕咳了一聲，頓了頓，“沒關係。”

肖萌稍稍鬆了口氣。她看了很多資料，知道很多阿斯伯格不喜歡肢體接觸，很擔心自己的冒冒失失的舉動觸怒他，但還好，他完全沒有生氣。

“總之，真的真的很謝謝你，”肖萌試着說點其他話題緩解目前的尷尬氣氛——也許只有她一個人感覺到了尷尬，路之航瞧着依然很淡定，“師兄，做這個gps設備你用了多長時間啊？”

“今天上午做的。”

“才半天就做好了！”

就算他之前就設計過電路圖，寫過相關app，但只用半天就裝好這樣的設備，只能說大神就是大神！

“你自行車在哪裡？我幫你裝上。”

“就在這裏。”

每棟學生公寓外都有自行車棚，幾百輛自行車擠擠挨挨地靠在一起——肖萌把自己的二手自行車推出來，路之航蹲下身，撕開這台gps定位設備上的一張貼紙，貼到了自行車的車座的下方。

“是雙面黏膠，很牢固，不用擔心掉下來，”路之航說，“你的自行車有點小，不方便安裝在車鎖上，安裝在車座上是比較好的選擇。”

考慮得如此周到，肖萌感動得不知道怎麼形容。

“……師兄，這個設備花了多少錢？”雖然一談錢就俗氣，但這個問題還是有必要問的。

“不多。”

大神沒有談起具體的價格，肖萌不打算追問。表達感謝的辦法有很多，都比給錢高級得多。肖萌當即許諾：“師兄，你對我太好了，簡直無以為報，等放假回來后，我請你吃飯！帶家鄉的土特產給你！”

“嗯，”路之航朝着自己的自行車走過去，“那我回家了。”

說著，他長腿一抬，跨坐上自行車，一如既往乾淨利落的作風，看來不準備給她任何閑聊的機會。

肖萌見狀不好，叫了句“等等”，手臂一伸用力抓住他的自行車把手，連珠炮似的問：“師兄，還有件事，寒假的時候，我可以聯繫你嗎？我是說，除了向你請教不會做的題目外，還可以因為其他事情給你發短信、打電話嗎？”

路之航凝着眉頭看她，似乎沒想到她有此一問。

肖萌沒有退縮，執着地看着他，把問題又重複了一邊。

路之航垂眸看了看她抓住自行車把手的那雙手，又抬頭和她對視了兩秒鐘，似乎是在分辨她臉上的神色到底是什麼意思，片刻后他緩緩點了點頭，回答：“可以。”

肖萌這才滿意地鬆開了手。

“那……師兄你慢走，寒假后，再見。”

“再見。”

送走路之航后，肖萌聽着自己的劇烈的心跳，深一腳淺一腳地朝宿舍走，思路很難得的有些混亂。她一直覺得自己是意志堅定不為美色所迷的那類，對路之航只有敬仰之情，就像明星的粉絲崇拜明星一樣。

那到底是什麼時候開始，她看到路之航時會心跳加速，呼吸不暢呢？她對大神的感情到底是什麼時候產生變化的呢？她抬起雙臂，讓右手敲了一下右臂，左手敲了一下左臂，努力反思：這雙手臂為什麼會如此不聽使喚？又是怎麼抱住大神的腰的？大神的腰到底有什麼觸感？

還沒等她整理好思緒，就接到了姐姐的電話。

肖薇說：“明天早上五點半在東門等着，易思北說要送我們去高鐵站。”

“咿？”

很巧的是，姐妹倆考試周的最後一門功課的考試時間在同一天，所以兩人買了明天早上的高鐵票。春運時的高鐵票總是那麼的難買，姐妹倆買的票是早上六點四十發車。發車時間實在太早，按照原計劃，姐妹倆將在早上五點左右離開宿舍，五點二十左右在校門口集合，打車去火車站。

“就是這樣，”肖薇頓了頓，“明天路上再談吧。”

“好……”

肖萌完全沒有精神追問姐姐那邊發生了什麼——她自己的事兒還沒想清楚呢。回到宿舍，她表情深沉地繼續整理行李，神遊一般的洗漱，慢吞吞上床睡覺，可並沒有沒有睡好。夜深人靜之時，她想起路之航贈送的gps定位系統，她想起自己“投懷送抱”那個擁抱，忍不住用被子蓋住臉，翻來覆去在床上烙煎餅，以至於隔壁床的王璇同情地說：“看來你沒考好。”

“……嗯，大概吧……”她弱弱地說。

於是她不再翻來覆去，熬到晚上十二點半時終於勉強睡着。第二天早上五點，她在鬧鐘的呼喚聲中起床洗漱，於五點半準時到達學校東門，清晨的光線是昏暗的，在這夜與日的交替之際，她看到一輛閃着車燈的四個圈奧迪不緊不慢地開了過來，前排兩人正是肖薇和易思北。

她把行李箱放到後備箱后，上了汽車的後排。

“易師兄，謝謝你送我和姐姐去車站。”

“應該做的，不用客氣。”易思北微笑着，啟動了汽車。

# 第42章

車廂里非常暖和，真皮座椅座位也柔軟舒適，司機開車很平穩，肖萌昨晚只睡了不到五個小時，此時困得要命，一上車就變得迷迷糊糊的，腦袋靠在車窗上開始打瞌睡。

易思北看了一眼后視鏡，忍不住輕笑了一聲。

“你妹妹睡着了。”

“大概是考試太累了。”肖薇回頭看了一眼，也是哭笑不得，這入睡的速度也是絕了，到底是多困啊。

“如果你累了也可以睡一下，到站后我叫你。”

“我沒有她那麼困，再說我睡着了也太不禮貌了。”

易思北笑笑：“不，實際上如果你能在我的車上睡着，我反而更高興一些。”

這話實在很不好接，肖薇假意咳嗽一聲：“總之，謝謝你一大早起來，送我們去高鐵站。”

“應該是我謝謝你，我要感謝你給我這個機會，”易思北在紅綠燈面前停了下來，側過臉掃了一眼肖薇，以一種不可辯駁的語氣說，“你願意被我送，我很開心。”

肖薇臉頰發燙，這話比剛剛的那句更難接，只能當沒聽見。

她轉眸看向車窗外，窗外路燈光一盞盞熄下去，天空從微黑再到灰白，街邊光禿禿的白樺樹榦從蒙蒙亮的中顯現出來，一點點薄弱的晨光從街道的盡頭升起，她小心翼翼搖下了一點車窗，一點冷風吹進來，她縮了縮脖子，又迅速闔上了車窗。

“首都的清晨原來是這樣的啊，雖然在這座城市上了半年大學，但直到今天才感受到一個城市從睡眠中醒來的感覺。”

易思北說：“上大學前，我一直覺得，每天的清晨都是被早餐車喚醒的。”

“嗯？”

這倒是個新鮮的說法，肖薇眨眨眼，很乖巧的洗耳恭聽。她昨晚也沒睡好，大腦有點反應不過來。

“你和小萌在車裡等一等。”

易思北踩了剎車，在路邊靠邊停了下來，隨後頂着寒風走向路邊一輛剛剛開張的黃色早餐車，因為隔着車窗，她聽不到易思北在說什麼。

五分鐘后，他帶着一個紙袋裡上了車，又遞給了她。

“時間緊，就只能在路邊買早餐了。給你和小萌的。”

“……”肖薇慢慢拆開紙袋，裏面是兩套熱騰騰、香氣濃郁的煎餅和兩杯豆漿。

是啊，美好的一天必須從早餐開始，難道不是嗎？

……

清晨的道路非常暢通，易思北駕車也不算快，六點左右，汽車到達了火車站。

肖萌迷茫地被姐姐叫醒，姐妹倆拖着外形一模一樣，只有顏色不同的行李箱下了車，和易思北道別，感謝他一路想送。

易思北對肖薇頷首：“寒假的時候，記得和我聯繫。”

“知道。”

“回來的時候告訴我一聲，我來接你。”

肖薇和他對視：“……好。”

肖萌一直淡定旁觀着肖薇和這位師兄的互動，眼看着易思北驅車離開后，她立刻變了神情，看着姐姐的眼神迅速從“我什麼都沒發現”切換到“快點老實交代”。

“所以說，姐姐，你和易思北師兄到底發生了什麼？”

兩人拖着行李朝候車廳走，肖萌連聲問。因為家教很好，肖家姐妹都是很保守的那種女生，相當清楚和男生的距離應該保持到什麼程度，如果沒什麼發展什麼戀愛故事的可能，肖薇絕對不會讓某個男生一大早起床送她。

“嗯……”肖薇把紙袋子塞給肖萌拿着，“昨天晚上，他跟我表白了……”

肖萌睜大了本來就很大的眼睛，還不等她追問，肖薇交代了過程。

一直以來，易思北對肖薇的態度就有些不一般，但他這個人很知道分寸，沒有唐突的表白，只是從容的拉近和她的距離。從去年十二月末開始，肖薇和他交流了關於梁清寧的事情后，兩人的關係就可以用突飛猛進來形容，兩人一起過了聖誕、一起跨年，一起準備期末考試，從之前的“關係較好的異性朋友關係”上升到了“可以交心的朋友”。

昨天的期末考試結束后，兩人又相約吃了頓“慶祝考試結束”的晚餐，吃飯時，易思北對她表白了。

“我原則上同意交往，但感覺還是有些快了，我想等寒假過完再說。”肖薇說。

此時兩人已經吃完了煎餅喝了豆漿，上了高鐵找到座位又放好了行李箱。

“我也不知道怎麼回事……在當時的氣氛下，很難不答應她。”肖薇揉了揉自己的太陽穴，看起來也有些茫然。

“易師兄真會抓時機啊，”肖萌小小地感慨了一番，“不過你做得不錯，至少沒有馬上答應。”

“再怎麼迷糊，這點理智我還是有的。”

肖萌想起自己和路之航昨晚發生的事情，有點啼笑皆非——只能說雙胞胎不愧是雙胞胎，同樣是在昨天，兩人的感情生活有了重大的轉折。

“姐姐，有件事我也要和你說。”

肖萌對姐姐和盤托自己和路之航的進展。高鐵在鐵軌上以每小時300公里的速度飛速行駛，路旁的風景一閃而過，在高鐵這樣的封閉環境里，正是姐妹倆打探對方感情細節的好時機。

“所以說，你主動抱住了你師兄！？”

肖薇用一種看外星人的眼神看着自己的妹妹：“你膽子真大。”

“是啊……”肖萌抱着頭，對昨晚的行為，“我知道很誇張，我當時真的太感動了。”

“設身處地想一想，是讓人感動。對你們這些碼農來說，能送這樣手工製作、僅此一份、全球再無分號的gps定位儀，就好像愛錢的人看到金條一樣吧。”

肖萌無奈：“不得不承認，你說的是對的。”

肖薇拿過妹妹的手機，研究了下那個只能監控一輛自行車的app，此時定位显示，自行車在宿舍樓下。app的功能很簡單，但肖薇覺得很有趣。

“這也是他寫的？”

“是的。”

“很浪漫啊，屬於碼農才有的浪漫。”肖薇感慨。

“對我來說，這是可以珍藏一輩子的禮物。”

肖薇說：“那然後呢，你抱住他，他什麼反應？”

“他沒什麼反應，就那麼任我抱了一會，還說沒關係。”

“沒關係？沒有回抱你？”

“沒有。”

“這個人真的很難琢啊。外表看着那麼高冷，居然會那麼貼心的送你gps的系統。我看到網上說，阿斯伯格都有自我中心傾向，看來他並非完全如此。”

肖萌若有所思。路之航的確是比較自我的，但她也能感覺到，他在儘力對自己友好。

“我覺得，他對我，已經是做到很好了。”

肖薇若有所思：“你是喜歡上他了吧？”

“以前不覺得……哪怕前幾天你問我，我都是否定的，但經過了昨天，我的答案就不那麼肯定了，”肖萌深呼吸一口氣，看向高鐵外的廣袤大地，“是啊，我可能是喜歡上他了。”

“易思北跟我說，和路之航戀愛，一定是件很辛苦的事情。”

“現在擔心這件事就是杞人憂天了。現在只是我單戀他，他是不是喜歡我也很難說，我們很可能不會走到戀愛這一步。如果真的能和和他戀愛的話……”肖萌認真道，“能和他多呆一天就是賺的。”

“這就是我說，為什麼會很辛苦啊。”看着妹妹那不自知的臉，肖薇感慨着，忍不住伸出手揉了揉她的臉，“如果我和易思北在一起，可絕對不會想這些時間是不是我‘賺來的’，這是我應該得到的。”

肖萌啞然。

肖薇的表情凝重起來：“總之，我們都要趁着這個寒假仔細想一想自己的感情了。”

“嗯……”

姐妹倆對視一眼，都從對方的眼睛里看到了理解和支持。

# 第43章

高鐵在廣袤的祖國大地飛馳而過，將姐妹倆送回了家鄉。

從小就是家裡心肝寶貝的雙胞胎剛剛從高鐵站出站口出來，就迎來了肖媽媽黎小良的熱情擁抱，她一手摟着一個女兒，特滿足的左看看右看看。

“我看你倆好像瘦了一點！北方的東西不好吃？”黎小良女士神采飛揚地說，“不要緊，你爸在家裡你們準備了好吃的！”

肖薇摟住媽媽的胳膊：“那就太好了，我在學校做夢都想爸爸做的菜了！”

整個肖家廚藝最好的就是肖爸爸，照他的話說是“實驗做得了，做菜算個啥”，姐妹倆想念父親的廚藝也已經很久了。

母女三人隨後開開心心地搭乘地鐵回家。肖家是的房子是肖爸研究所修的集資房，小區有些年頭，規劃不太好，車位很少，再加上撫養兩個女兒的開銷很大，肖家一直沒買汽車。好在小區雖老，但地段很好，在市中心，地鐵直通，母女三人不到一個小時就回到了家中。

廚房裡，肖禮峰已經做好了滿滿一桌子美食，都是姐妹倆平時最喜歡吃的，姐妹倆一眼就眼睛放光。一家人一邊聊着姐妹倆的大學生活，和和美美地吃了一頓飯。在大學時，姐妹倆和家裡聯繫雖然頻繁，但總歸管不到那麼細，現在她倆回家了，可不得仔細詢問一番。

“你們姐妹在大學的表現不錯，要繼續保持，”肖禮峰說，“不過，你倆的那本書帶來的麻煩比你們想象的大，你們做好準備了嗎？”

“什麼麻煩？”姐妹倆嚇一跳。

“因為你們的牛皮吹得太大，很多人聯繫我，讓你們去給他們的孩子補課、還有你們的小學老師都找到我，讓你們回去講座。”

“那本書吹的是有點厲害，但這隻是營銷手段啦。”肖薇摟着老爹的胳膊撒嬌，“爸，你不會答應了吧？”

肖萌說：“爸爸，市面上的書都吹得很誇張，我們這本書里有很多可靠的學習方法的。”

肖萌也幫着姐姐說話，雖然她一開始就不同意寫這本書，但稿費她也花得很開心，作為“共犯”，她當然要堅定的支持姐姐。

“可不是。好多高中生都在微博上私信我說，書中寫的方法很有用呢。”

“那個微博啊，”肖禮峰看向大女兒：“小薇，我希望你最好少發帖。”

“為什麼啊？”肖薇一愣，“我要吸引粉絲的。”

看着肖薇撅嘴不太高興的樣子，夫妻倆對視一眼，黎小良和顏悅色道：“好幾次，我單位的同事存了你微博上貼的照片，來問我，‘你女兒在學校幹啥了’‘你女兒在學校又幹啥了’……七嘴八舌的，也很煩人，有人還說得很難聽。”

“我發我的微博，和他們有什麼關係呢？”肖薇反對。

“不是這麼簡單的，”肖禮峰說，“世界上有嫉妒心的人很多，你們在學校里還好，單純一些。社會上就複雜多了，你們姐妹很優秀，我們作為父母也很驕傲。發微博本身沒什麼，但在某些有心人眼裡，就是炫耀，是高調，容易招人嫉妒，不知不覺中得罪人。”

“……我發照片怎麼就得罪人了？”

肖薇反對的聲音小了一些。她覺得這些唧唧歪歪的人都有神經病，不過她也知道，既然媽媽提出這個問題，那的確因此而感覺困擾。

肖禮峰看着姐妹倆：“在社會中生存，稍微低調點，悶聲發大財才是最合算的。粉絲多一點少一點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提升自己的水平。”

“……那以後我減少發微博的頻率吧。”

“嗯，這樣好。”

看着姐姐和老爹的話題告一段落，肖萌這才問：“爸，你沒有幫我們答應去補課吧？”

“當然沒有！我們怎麼可能答應，”黎小良笑盈盈地給小女兒夾了塊排骨，“放心吧。”

“但是幾個表弟表妹那邊，能輔導就輔導下吧，既然都寫了那什麼學霸書，也要對弟弟妹妹講解一下才對。”

肖家的親戚關係很好，幫助弟弟妹妹是應有之義，姐妹倆自然義不容辭的。

“這是當然的。”

吃過飯後，姐妹倆回到卧室好休息了一番，緩解了八九個小時的高鐵旅程帶來的疲勞感。不過，和父母的那番談話到底給姐妹倆，尤其是肖薇帶來了一些影響。

肖家是三室一廳的格局，有三間卧室，其中一間是父母住，一間是爺爺奶奶外公外婆來的時候住，雙胞胎共用一間卧室，是上下床，通常是肖萌睡上床，肖薇睡下床。不過今晚兩人都擠在下床里——整整一學期，兩人再也沒有在再一張床睡過了，都有些懷念擠在一個被窩的感覺。

晚上睡覺前，肖薇坐在床上抱着手機和易思北語音聊天，聊起了關於微博的事。

易思北說：“你爸爸媽媽說的非常有道理，難怪他們能培養出你們這樣好的女兒了。”

“你同意他們的觀點嗎？”肖薇問。

“我一直覺得你不應該在網上發那麼多照片。”

“你之前沒有跟我說過。”

“因為我們的關係沒有那麼好，我也沒有立場指出這個問題，冒然指責你的舉動，出就好像那種喜歡多管閑事的人一樣，讓人討厭。”

肖薇想了想，不得不承認易思北說的是對的。

易思北繼續說：“我認為發微博可以，但為了安全起見，盡量少發照片。”

“為了安全起見？”

“想想那個wang小姐，就是因為她喜歡在臉書上貼照片，很輕易的被你發現了她和梁清寧之間的瓜葛，隱私暴露無遺。”易思北平穩地敘述着，“如果你是普通人就罷了，因為個人的愛好貼一點照片也沒關係。但你不是那麼普遍，你很漂亮、你是京大學生、你寫了一本書，你現在是小圈子的網紅——你要慎重對待你發出的每一條信息。這個世界上有很多好人，也有很多變態的壞人，你發出的照片不知道什麼時候被這些人利用。”

肖薇啞口無言，完全被說服了，聲音也低了好幾分。

“嗯……好，我以後注意，少發照片。”

“這就對了。”

一旁的肖萌正抱着筆記本電腦在上網，也聽到了全部的聊天，不由得心生感慨：“易師兄想的很周到，他比我們有社會閱歷多了。”

“可能和他家是做生意的有關吧，從小見的事情比我們多得多。”肖薇倒在枕頭上，“不知道為什麼，總覺得他剛剛那番話好像爸爸的語氣啊。”

“我覺得還好，他一直用的是和你商量的語氣吧。”

肖薇振作起來：“你呢，你家的路神對微博的事情會有什麼看法？”

“嗯？我不知道。”

“那你問他看看。”

“這樣好嗎？他對此沒什麼興趣吧？”

肖萌有些猶豫，她和路之航的網上的聊天內容主要是專業領域的，比如編程算法一類，她很難想象自己和他聊一些日常問題。

“既然你喜歡他的話，那就要拉近距離，試着聊聊日常也沒什麼不好的。是的，他是有阿斯伯格綜合征，不善社交，但你也可以潛移默化地改造他啊。就算普通的朋友關係，也是要互相適應的。至少不能光你去適應他，他也要適應你才行。”

肖萌當然被肖薇說服了，她試着打開和大神的對話框。

[小萌]：師兄在嗎？

路之航的回復速度從來不讓人失望。

[freddie]：在。

[小萌]：師兄，你對微博上發照片和個人信息有什麼看法？

[freddie]：沒有看法，在微博上發什麼類型的帖子是這個人的自由。

肖萌想了想，敲了一大段話複述了今天家裡關於微博的爭論。

[freddie]：你姐姐的微博？我知道，我一直在關注。

肖萌大吃一驚！她怎麼都沒想到路之航居然會關注姐姐的那個刷粉絲用的微博。

[小萌]：啊！你居然關注姐姐的微博？

[freddie]：看完書後就關注了。

[小萌]：那……你對我姐姐發的那些微博有什麼看法嗎？比如那些照片，我爸爸媽媽很不喜歡。

[freddie]：只要她自己願意發，就沒有問題。

肖萌和路之航聊天時，肖薇好奇地把腦袋擱在她肩膀上看着她的屏幕，當了一個強勢的圍觀者。此時她戳戳妹妹：“你這位大神師兄對你還是有好感的，很顯然，他是因為對你好奇，才關注我的微博的。你問問他，如果你開一個微博發照片什麼的，他是什麼態度？”

肖萌隱約覺得這問題是個坑，但還是問了，一分鐘后，路之航的回復到了。

# 第44章

[freddie]：如果你不介意暴露位置信息，那沒有問題。

簡單一句話的回復，和易思北的說法類似。

[小萌]：也就是說，你認為還是有點問題？

[freddie]：位置信息暴露，可能會被人利用。

[小萌]：是嗎？

[freddie]：發幾張你的照片給我。

肖萌的單人照比較少，但和姐姐的合影很多。肖萌在相冊里翻了翻，隨手着了幾張去年高考後姐妹倆外出旅遊時的合影給路之航。五分鐘后，路之航指出了每張照片的拍攝地點，地點詳細到街道名稱。姐妹倆一臉震驚面面相覷。

[小萌]：師兄，都正確！你怎麼做到的？

[freddie]：辦法很多。比如用街景對比，用社會工程學原理分析。

[小萌]：可有些照片根本沒有街景吧，比如第二張，我們站在一塊大草坪上，周圍完全沒有標誌性建築，你怎知道的？

這張照片是高考成績出來后，姐妹倆回到母校拿成績單，在學校的綠茵場拍攝的照片。

[freddie]：是日晷原理。

[小萌]：日晷原理？

[freddie]：太陽照在你們身上，在草坪上留下了兩道陰影。根據地球和太陽的運動位置關係，在不同時刻、不同地點，地球上各個地方的日晷影長不一樣。我根據你們兩人和陰影的位置、角度關係，再根據照片的拍攝時間，算出了你們所在地的經緯度，精確度到分。有一定誤差，誤差範圍大約四平方千米；再根據估算的草坪面積，和衛星照片進行對比，就找到了照片拍攝所在地。

[小萌]：我明白了……也學習到了！

[freddie]：上傳到網絡的任何信息都會留下痕迹，就像人的指紋一樣。

[小萌]：嗯……師兄，謝謝你的指點。我會勸姐姐減少發微博的頻率的。

[freddie]：好。

結束了和路之航的通話，肖萌對肖薇攤了攤手。

肖薇旁觀完了兩人的聊天，在一旁嘆息：“無所不能的程序員啊！總算見識到頂尖學神的厲害了，在大神面前，真是毫無隱私。”

肖萌若有所思，直到手機自動黑屏，她才如夢初醒，精神抖擻地盤坐在床上，鄭重其事地打開微博網頁。

“你這是在幹嘛？”肖薇人生中罕有猜不到妹妹舉動原因的時刻。

“我試着找一找師兄的微博馬甲是哪一個。”

“我的粉絲有好幾萬呢，你怎麼找？”

“我大概有點線索……”

肖萌說著，在輸入框輸入了“freddie”這個單詞，找到了三個相關id，第一個id是漢字+freddie的格式，相關信息显示“關注145、粉絲304、微博2617”；肖萌點開一看，就通過此w微博轉發的娛樂新聞排除了這個id和路之航的關係；另外兩個id是freddie73和freddie220284，其關注、粉絲，微博數量都很少。

“應該就是這個了freddie220284了。”

“嗯？”肖薇把頭擱在妹妹的肩膀上，從她身後看着電腦屏幕。

肖萌點開了“freddie220284”，關注1，粉絲24，微博也只有一條，就是註冊時發的那條。

“這個id十分可疑，像機器id。”

“一定是師兄。”肖萌看着這個id，心中百感交集。她確定，如果路之航在她面前，她恐怕控制不住又想給他一個擁抱。

肖萌如此言之鑿鑿，肖薇也相信妹妹的判斷。

“只關注了我一個人，他註冊這個微博僅僅關注了我一個人，應該是因為你。”

“嗯……”

“你這位師兄怎麼會取這麼個名字？”

“freddie是他的挪威名，220和284是一對親和數。”

肖薇的數學顯然沒肖萌好，她問：“什麼是親和數？”

肖萌道：“數學家用親和數來比喻兩個朋友之間的感情。220和284是人類最早發現，又是最小的一對親和數。”

人和人之間之間講友誼，數之間也有“相親相愛”，根據數學定義，如果兩個數甲和乙，甲的所有除本身以外的因數之和等於乙，乙的所有除本身以外的因數之和等於甲，則這兩個数字是一對親和數。畢達哥拉斯曾經說過一句名言，朋友是你的靈魂的倩影，要像220和284一樣親密。

肖薇的敏銳度不低於肖萌，她聽完親和數的故事微微一怔：“那麼，他用這個id，是自己希望有朋友嗎？”

“……嗯，應該這樣。阿斯伯格也有社交需求，他可能是交不到什麼朋友，但不等於不希望交朋友。想要朋友而不得，他應該會覺得很孤獨。”

肖萌點開了freddie220284微博的基本信息欄，看看註冊時間——時間位於兩個月前，正是她在書店偶遇路之航的那天，他買了那本《雙胞胎的學霸之路》，還帶她参觀了實驗室。肖萌仔細回憶他們在書店時的那番交談。當時她清晰地感覺到路之航對身為雙胞胎的自己的好奇和羡慕，感受到他可能孤獨的度過了一個童年。

肖萌盯着220284這個id，沉默了很久，根本說不出任何話來——自己的這位大神師兄，到底是懷着怎樣的感慨註冊了這樣的微博id呢？

肖薇注意到妹妹的情緒不太對，就連伸手拿過她手中的鼠標她都沒什麼反應，於是她拍了拍妹妹：“對了，我有個靈感，你能不能幫我實現？”

“什麼？”肖萌這才反應過來，她連忙驅散開自己心中的悵然。

肖薇拿過她手裡的鼠標，點開自己的主頁，示意她看粉絲數量。

“你看看，前幾天我的粉絲數量突破了5萬，我想知道我的5萬粉絲各由什麼人群組成，你能寫個程序幫我把這些粉絲的基本信息都整理出來？了解這些粉絲的性別、年齡、地區等等，方便我以後發微博時能有的放矢？”

肖萌的編程水平類似趙括，完全的紙上談兵，信息競賽和a的訓練比較偏於算法，應用性非常差，就好比理論數學和應用數學的差距那大。她在此之前沒寫過任何具有實用性的軟件，更別提網頁信息抓取軟件——不過，人生總需要一些挑戰，她覺得這個挑戰應該在自己能力範圍內，當即點頭。

“好的。我明天試試看。”

肖薇用腦門撞了下她的，然後伸手關燈。

“那咱們睡覺吧。”

從第二天開始，肖萌就按照肖薇的要求開始寫一個網頁信息抓取代碼。

第一天，她下載了幾本書，把瀏覽器開到調試模式，開始研究網絡協議和前端語言，分析微博的結構和條件；第二天，她再根據已有的結果一邊查資料一邊用c++寫代碼——因為信息競賽和a的要求，她對c++掌握得比較好。

所謂知易行難，隨後，肖萌發現這件事的難度比自己想得大得多，她在電腦前奮鬥了一整天，才寫了不到一百行代碼，而且還老出錯。

肖薇看到妹妹忙到晚上十點，也是好氣又好笑：“不用那麼拼啦，寫不出來也沒事，我又不着急。”

“不，我要寫出來。相信我，沒問題。”

“那好吧，你加油。”

有追求是好事，沒這點精神也沒辦法在華大計算機系混下去，以後寫代碼的苦日子還多呢——肖薇拍了拍妹妹的頭頂，爬到床上開開心心的和易思北聊天去了。

到了第三天，肖萌的進展依然不太大，卡在某個篩選條件上，怎麼寫代碼都不對——不得已，她給路之航發了一條信息，再次淚流滿面的求助。

大神就是大神，只針對肖萌的一個求助問題，就看出了肖萌的真正需求。

[freddie]：如果你要收集信息，應該有現成的一些爬蟲軟件軟件。

[小萌]：那些軟件都不好用，有些還要收費……我也想通過寫這種程序來提高應用水平。

[freddie]：那用python寫代碼比較快。

python這個大名鼎鼎的軟件肖萌當然聽過，但僅僅是聽過。

[小萌]：是嗎？但我還不會……

[freddie]：你會什麼？

[小萌]：c，c++，java。

[freddie]：你電腦上的c++是哪個版本？

肖萌迅速回復，片刻后，肖萌收到路之航發來的兩個cpp文件。

[freddie]：我之前寫過一些信息抓取軟件，這兩個應該對你有參考價值，你可以看看。

[小萌]：謝謝！

肖萌感激涕零。不過，“謝謝”兩個字打完，她才猛然發現，自己和路之航的聊天記錄里，大都是各種各樣的“謝謝”——自己和大神的技術距離怎麼就那麼遠呢！

[freddie]：有不懂的問我。

肖萌打開這兩個cpp文件，其中一個針對性很強，部分代碼可以直接複製過來；至於另一個cpp文件，肖萌被裡面的數萬行代碼震驚了。她粗略地看了看，卻發現有點不對，這些代碼的信息抓取能力有些強到離譜，有點像黑客的手段。

[小萌]：師兄，你是針對什麼網站寫的這些代碼？

[freddie]：針對一個數據網站寫的。

肖萌的疑惑稍稍被解開了一點，雖然內心還不能完全放心，但沒有再問。

# 第45章

路之航的給她的代碼極有實用性，肖萌連複製帶改動，再請教了大神幾個小問題，耗時两天完成了代碼；測試無誤后，肖萌又改進了延遲時間，代碼“嗖嗖嗖”地開始工作——兩小時后，肖薇微博的5萬粉絲基本信息獲取工作已經完成，肖萌將之轉成excel文檔，發給肖薇一份。

肖薇高興地親了肖萌的臉頰，為自己有這麼一個能幹的妹妹的而得意：“只用了三天，如果我手動來收集信息，估計半年都干不完。你們程序員真是效率的代名詞！”

“不，我的效率不算高，”幹完這項大工程，肖萌也很心滿意足。

如果是路之航來寫這個代碼，也許一個小時就足夠了，這才叫效率。自己用了四五天時間，還“借鑒”了路之航這個外掛的大量代碼，根本沒臉說“效率”。但是，有付出就有收穫，“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的話一點沒錯，這幾天時間花得很值，她對爬蟲類的代碼理解加深了不少，終於邁出了從理論到的應用的第一步。

然後她心滿意足的去洗漱，爬上床準備好好睡個覺；其間，她把頭趴在床沿往下一看，下床的肖薇趴在床上，開着筆記本電腦和手機，興緻勃勃地易思北視頻聊天。

她聽了幾分鐘，忍不住啼笑皆非——原來她把數據傳給了易思北，兩人正通過excel軟件的自帶數據整理功能，分析粉絲的年齡、職業、性別、地區分佈等信息呢。

“這一串註冊時間在同一天、名字也相似的id，我敢保證絕對是殭屍粉！”

“你注意到了嗎？關注你的微博90都是最近3年註冊的，應該都是小孩子。”

“我的粉絲里，有超過一百人是京大的……原來我校的這麼多人關注了我！”

“還有好位華大的，可能和你妹妹有關。”

“關注我的粉絲里，居然有一半的男生……不是說用微博的都是女生多？”

……

兩人討論不休，肖萌忍不住笑起來，拿出耳機戴上，陷入了夢鄉。

這天晚上她睡得他很不錯，第二天精神抖擻的醒來，就接到了更好的消息——期末考試成績公布。

肖萌在同學群里看到了自己的期末考試成績，她成功進入全系前10，至於肖薇，即便她每天要排練三小時舞蹈，也進入了全系前15——姐妹倆齊頭並進的出色成績充分說明這學期姐妹倆的用功程度，也說明姐妹將在下學期拿到一筆不錯的獎學金。

自從回家后，雙胞胎雖然在過寒假，但精神上始終不敢太放鬆，直到此時，才由衷地開心起來。優秀成績大大的提升了兩人的自信心：雖然我們不是那種很牛的大神，但我們在全國最頂尖學府也有一定競爭力的嗎。

肖家父母也十分欣慰，在全都是學霸的大學能得到這種成績，比高考還要難得一些，於是表示壓歲錢翻倍；巧合的是，編輯姐姐也在在這天把全部的圖書稿費轉給了過來，金額不少，姐妹倆一人兩萬。這可是姐妹倆數年來拿到的最大一筆錢。

姐妹倆就像土財主一樣，看着銀行的轉賬信息叉腰大笑。

“今天真是雙喜臨門！”

“顯然有錢過年了！”肖薇抖了抖自己的銀行卡。

“低調，低調！要做好規劃。”

肖萌同樣非常高興。年後回到學校請路之航吃日料的錢終於有了，還可以找機會送路之航禮物的錢也有了，她打算找機會送路之航送一個耳機——但很好的耳機通常都不便宜，現在有了這筆稿費，她終於可以不用擔心囊中羞澀了。

有了成績、有了錢，姐妹倆的大一新生的寒假生活再無憂慮。

剩下這段時間到年前，姐妹倆很忙，忙着拜訪爺爺奶奶、外公外婆、叔叔姨媽、高中初中的老師，幫父母準備過年需要準備的食物、給長輩小輩送的禮物，忙着參加各種同學會——雙胞胎的人脈關係一直很好，兩人曾經的初高中同學現在散布在全國各地上大學，寒假回家豈有不聚會之理？因此姐妹倆參加了不少同學聚會。

中學同學的聚會的總體氣氛是和諧的、充滿八卦的，姐妹倆之前在高中就是知名人物，上大學后聲勢不減，眾人顯然對兩人的感情生活很有興趣，諸如“在大學看到帥哥了嗎”“你倆有男朋友了沒”的話題也是層出不窮。

“為什麼都問這個？”肖薇對此很不解。

姐妹倆初中時代的好朋友龔璐璐理直氣壯地說：“因為你們很漂亮，上大學后成績依然很好、校園生活一帆風順，只能問你們的感情生活了啊！”

太有說服力以至於無法辯駁。

更可怕的是，除了中學同學會八卦姐妹倆的感情生活，到了除夕前一天，肖媽媽黎小良也詢問起來問姐妹倆男朋友相關問題。

在上大學前，黎小良女士和兩個女兒談論過戀愛話題，她給出了不少建議，核心思想是“如果遇到合適的男生，完全可以談戀愛，但要注意分寸”。

這說法在當時還是有點隱晦的；可此時，黎小良女士的話就沒有那麼含蓄了。

“你們有男朋友了嗎？”

姐妹倆整齊地搖頭。

“那有沒有看到合適的男生啊？就是那種讓你們有點心動的男生？”

姐妹繼續否認。倒不是想和媽媽說謊，只不過兩人的感情生活還處在迷霧裡還沒有最終確認，總不希望父母干涉太多了。

“你們知道嗎？”黎小良察言觀色，用一種很奇特的謹慎態度問，“梁清寧有女朋友了。”

“啊？”姐妹倆吃驚地交換了一個茫然的眼神，“啥？”

“原來你倆還不知道啊。”黎小良看着倆女兒的臉色，也清楚答案了。

姐妹倆的確比較震驚，連忙詢問母親是怎麼先於她倆知道了這件大八卦。

簡單來說，是這樣的：今天一大早黎小良出門買菜，恰好遇到了梁清寧的奶奶在小區里散步兼鍛煉身體，梁奶奶是個很世俗很善良但嘴上沒有門把的老太太，最喜歡和別人說自己的孫子如何如何優秀。黎小良和梁奶奶聊了聊過年前的熱鬧景象，梁奶奶就得意洋洋地說起，梁清寧找到了一個外國女朋友。

據說是因為在昨天晚上樑清寧和家裡視頻聊天的時候，有一個女孩子也在視頻里出鏡，祝梁家一家人春節快樂，大大方方的介紹說自己是梁清寧的女朋友。

“梁奶奶說，梁清寧的女朋友長得好看，很懂禮貌，還是個美國人，”黎小良有點嘆息，“真的……這個梁清寧，以前覺得是好孩子，現在看來，和其他男生相差也不大，有點市儈啊！”

肖薇從震驚里回過神：“媽媽，他找了美國女友也不能說明他市儈啊！”

“媽，挺好的，”肖萌也連忙幫梁清寧說話，“媽，他有女朋友了我們也很為他高興。”

黎小良“哦”了一聲，用一種意味深長的目光看着姐妹倆。

“你倆還幫他說話？”

姐妹倆和梁清寧的那段曖昧的過往，大人們是否知道一直都是個謎，現在看來，父母還是心裏大約還是有點數的。

“媽媽，是真的。我們真這麼想。”肖薇說。

“你們關係那麼好，他有女朋友這件事居然都不告訴你們。”黎小良對此還是有點介懷。

“不，他有自己的顧慮，我和小萌都能理解的。”肖薇強調。

“既然你們這麼說，我也放心了。”

姐妹倆的態度坦蕩，目光清澈。黎小良的臉上終於露出徹底釋懷的笑容，她狠狠摟了一下兩個寶貝女兒，“梁清寧可以找個白富美，你們倆姐妹也可以找個高富帥！”

肖薇無言：“媽，你這個思路太跳躍了，找高富帥哪有那麼容易。”

黎小良女士也就是嘴上一說，內心當然不覺得女兒倆個要找高富帥。

她拉着倆女兒坐下，悉心傳送經驗值：“大學里其實不太容易遇得到大奸大惡的人，除了極個別的那種，所以，你們找男朋友，第一是要合眼緣，千金難買我高興，是吧？第二呢，就是要看對方的品行。我相信大部分男生有着比較正常的三觀，但有點兒小盤算的人肯定不少，這些小盤算也不是什麼惡習，但很影響兩人的感情，所以你們要注意觀察他們的生活細節，看看他們遇到困難的態度，對錢的態度，對未來的態度。至於家境是不是夠好，人帥不帥都是次要的。當年我看上你倆的爸爸，就是因為看重他的品行，他是我見過最光明磊落，最有責任心的人了。”

對來自母親的諄諄教導，姐妹倆再次一起點頭：“媽媽，我們知道了。”

# 第46章

母親傳授的當然是金玉良言。十分鐘后，黎小良女士結束了教育工作，讓姐妹倆獨立思考去。

在家裡不敢多討論，姐妹倆以進行新年大採購為借口，一起出了門，才開始討論“青梅竹馬有女朋友”的問題。

肖薇用手機翻看臉書上loraewang的臉書，她的臉書的最新貼發表於两天前，配圖是一張愛心的配圖，文字是“toylove”，充分證明梁奶奶這次沒有瞎說。

肖萌把手機還給姐姐，評論道：“幸虧早就知道這個wang小姐的存在，打了預防針，否則忽然聽到這個消息，還不知道多吃驚。”

姐妹倆閑聊着走到小區的西南角——小區雖然老，正因為老，有着比較大的公共綠地。在小區的西南角有一個很漂亮的角落，老樹成群，還有一個水波蕩漾的小池塘，有假山怪石，養着一些漂亮的錦鯉。現在是冬天，錦鯉們都藏起來了，池塘非常安靜。

許多年前，當時姐妹倆和梁清寧在同一所小學，寒暑假的時候，梁清寧就在池塘邊練琴（在家裡練琴比較擾民），姐妹倆就在池塘邊的涼亭做作業。

“大概再也不可能聽清寧在這裏拉琴了。”

肖萌回憶起當年，當琴聲響起來的時候，好像連池塘的錦鯉都要高興一些，水面波光粼粼的。

肖薇有點悵然：“其實想一想，還是有些挫敗的。他過完聖誕節和元旦后回到美國，距今三個星期時間，他就和loraewang確定了關係，成為了男女朋友。”

“三個星期看着很短，實際上可能發生了很多事情。”

“你是在說你自己嗎？”肖薇看妹妹。

肖萌無言以對。

喜歡一個人，或者說，和某人從“普通朋友”變成“男女朋友”的契機，只要一分鐘就夠了，哪裡需要三個星期那麼久？比如說她自己，她一直以為自己對路之航是粉絲對偶像的憧憬和喜愛，豈料在考試周結束后離校的最後一天晚上，因為路之航的一個舉動，這份感情徹底變了味呢？

“易思北告訴我過，梁清寧被她攻陷就是個時間問題。”

“你和易師兄聊過這件事？”

“我什麼都告訴他了，”肖薇說，“他是個敏銳得有點過分的人，很善於套話，我也藏不住太多。”

“那他沒有吃醋嗎？”

“他為什麼會吃醋？我們和清寧什麼都沒有發生，沒有任何實質性的進展，”肖薇說，“他可比我厲害多了，他也告訴我，他高中時曾經有個女朋友。”

“咿，他曾經有女朋友？”

“是啊，交往了兩年時間呢！”

“分手原因是什麼啊？”

“據說，那個女生去了國外。”

肖萌“嗯”里一聲。這事兒很正常，學生階段分手的最主要的原因一定是異地。姐妹倆的中學同學里也很有些早戀的，這些早戀的情侶進入大學后，基本都是分手的結局。

肖萌問：“你好像也不沒有易師兄高中有過女友吃醋。”

肖薇想了想：“我沒有立場吃醋吧？”

對姐姐的這個回答，肖萌犀利的進行了吐槽：“易師兄知道你的答案，會不會有些失望啊？”

“他現在的確不是我的男朋友，我確實沒有立場。”

“那以後呢？寒假很快就要結束了，你想好了沒？”

肖薇說：“我想考驗一下他。如果他能通過考驗，就證明他適合當我的男朋友。”

“你打算怎麼考驗啊？”

“你知道，我和他聊天的時，他說我是獨一無二的，不論什麼時候都能認出我，絕對不會將你和我弄混淆。我對此表示懷疑。”

肖萌抽了抽嘴角。她已經明白姐姐打算玩什麼把戲了。

肖薇微笑着看着妹妹：“所以我決定，年後回校時，等他來高鐵站接我們時，我們就在那時候互換身份，看看他能不能把我倆區別出來。”

肖萌是知道這件事的殺傷力的，她認真的問：“姐姐，這樣真的好嗎？能不能分辨我們倆有什麼意義呢？無法分辨也無法證明他不是真的喜歡你吧？要知道，就算爸爸媽媽都未必能分辨我們呢，但不能說他們不愛我們啊。還有清寧，他到是能準確地區別我們倆，但沒有意義。”

肖萌說話的態度很認真，不是可以含糊忽悠過去的，肖薇也嚴肅了一些。

“你說的這兩種情況和易思北是不一樣的，”肖薇也說，“因為爸媽給我們的愛是一樣多，所以認錯也無所謂，不會因為你是肖萌、我是肖薇而多給我們一點愛，好比你問一個代表作很多的作家，你最喜歡你的哪幾篇作品，他們也一時半會回答不了。至於清寧嗎——”

肖薇頓了頓，攤手一笑：“他和爸媽本質上差不多。他太了解我們，再說還有可怕的天賦。”

“好吧，我明白了。”

肖薇大方的把自己的手機遞給她，讓她看聊天記錄。

“你每天都看看我和他的聊天內容，以免出現回去後接不上話的情況。”

“……”肖萌拿着手機無語凝噎，在肖薇的逼視下才開始讀起來。

嗯，怎麼說呢。

被毫不留情地餵了一嘴狗糧。

不是那種赤裸裸的狗糧，而是比較含蓄沉穩的狗糧。兩人瑣碎的分享着生活，因此比赤裸裸秀恩愛的更齁一些。

兩人聊星星聊月亮、聊朋友聊親戚，聊過年見聞聊；除了文字，易思北發了不少照片過來，他家院子里的一棵超大石榴樹，他家的滿院子撒歡的金毛大狗，他從小到大吹過的若干只笛子……

總的來說，她也算見識到，原來戀愛中的男女廢話就是有這麼多。當然，作為雙胞胎中的一個，她的名字必然會在對話里頻繁出現。比如肖薇和易思北抱怨期末考試成績。

[小薇]：我不開心！期末考試的成績又不如小萌好！再次損失慘重。

[易思北]：損失慘重？什麼意思？

[小薇]：我和妹妹之間是有打賭的，遇到重要的考試，成績差的要給成績好兩百塊。

[易思北]：有點不公平。你們的複習時間不一樣，我們花了那麼長時間來排練舞劇，肯定對成績有影響，如果加上排練舞劇的學分，我相信你的分數比妹妹高。

[小薇]：排練舞劇也不是借口，小萌刷a也花了很多時間。

[易思北]：明白了，看來是我的錯了。

易思北發來一個高深莫測的笑臉，隨後，聊天框里出現了一個紅包。

[小薇]：你給我兩百塊的紅包干什麼？！

[易思北]：因為是我的錯，這個賠款應該我出。

[小薇]：你的錯？什麼你的錯？

[易思北]：因為我沒能起到幫你輔導的責任。你妹妹可是有路之航這個外掛當私人老師的。如果你也有人幫你輔導高數，應該可以超過她。

在肖薇的所有功課里，高數是分數最差的一門。

[小薇]：我覺得你說的有一點點道理。

[易思北]：所以，要不要我教你高數？

[小薇]：師兄，我知道你的成績好像不錯，你數學很好嗎？

[易思北]：截圖jpg

那是易思北所在班級的期末考試的成績單，易思北的高數、線代等科目，赤裸裸的98。華大的高數一直都是很難的，得90分以上很不容易。

[小薇]：啊，我的眼睛！要被這個分數閃瞎了~

[易思北]：所以，親，我的提議怎麼樣？要不要購買我的服務呢？

……

看完聊天記錄，肖萌默默的抬起頭看着姐姐。對自己和路之航出現在談話里，她有思想準備，兩人每天要發成百上千條信息，聊天內容自然會覆蓋他們生活的全部了。

肖薇說：“你要理解，我們很難不聊到你。”

“嗯，理解，真的。”

肖萌捂着嘴，真切的感受到了什麼叫糖吃多了不舒服。

# 第47章

在熱鬧、忙碌、平凡的日常生活中，除夕很快就要到了。

從三年前開始，在兒子女兒的強烈要求下，姐妹倆年過七旬的爺爺奶奶從榕城的周邊郊縣住進了大伯家裡，中國的傳統習俗決定，父母在哪裡，子女就在哪裡過年。爺爺奶奶在大伯家，因此肖萌一家四口也在除夕日的當天到了大伯家。

伯父伯母都是企業高管，收入豐厚，從他們家住的地方就可以看出來——伯父伯母一家人家住在本市一處較為出名的別墅區里，環境很好。

肖家人吃過晚飯後，就各自忙開了——大伯家的客廳非常大，完全可以容納全家人，因此出現了女同胞在一邊打麻將，男人們則坐在沙发上一邊聊天一邊看春節晚會的景象。雖然春節晚會一如既往的不好看，那種熱熱鬧鬧的氣氛還是很中國的。

晚上八點開始，所有人的手機都開始響，祝福短信、電話此起彼伏，客廳里十分熱鬧。

姐妹也給老師、同學、朋友去了祝福信息和電話，當然也沒忘記梁清寧也不例外。他笑着說本來也想給姐妹倆打電話，但被她們搶先了。三個人互相祝賀新年，很有默契地沒有提及他的女朋友一事，愉快地互相祝賀新年快樂，結束了聊天。

除了發信息打電話之外，一家人最有熱情的就是搶紅包了。就連七十八歲的爺爺都一本正經地拿着手機，準備搶紅包。

姐妹倆擠在客廳角落的單人沙发上，抱着手機坐在角落裡，充滿了搶紅包的激情。

事實證明，肖萌的運氣比肖薇好，搶到的紅包金額往往很大，更有一次，人均20塊錢的情況下，肖薇只搶到了1毛錢。

“為什麼我運氣這麼差！”肖薇不敢置信地在家人群吐槽。

大伯家的兒子，正在德國留學的堂哥肖躍在群里，發了一段哈哈哈哈大笑的語音：“薇薇，你是談戀愛了吧？”

“你說啥！？”肖薇怒而反問。

“情場失意，賭場得意，反過來也一樣。”肖躍扔出幾張截圖，截圖显示他的運氣也不怎麼樣，“我正在談戀愛，所以我的財運不怎麼樣。”

肖躍的話真引起了連鎖反應，女同胞們麻將也不打了，男人們聊天也不聊了，齊齊回頭看着看着姐妹倆：“薇薇，你真的在談戀愛啊？”

肖薇連忙澄清：“沒有！我就是運氣差而已！”

姐妹倆的信譽一向不錯，所以長輩們也沒有多家懷疑，但還是叮囑了幾句。

“談戀愛也可以，但要找到條件合適的男生哦。”——這是姑姑的言論。

“記得把男朋友帶回來給我們看看，我們給你把把關。”——這是伯母的言論。

只有黎子良女士，她沒有參与到八卦活動中，淡定地摸了一張麻將牌，面露喜色。

肖薇擺出一副好好聽話的樣子答應着長輩們的話。

一旁的肖萌同情地看着姐姐並把自己的存在感降到最低，她必須要小心才不會被牽連到戰火里去——她注意到，肖薇的手機屏幕閃了閃，易思北發了一串“新年快樂”紅包過來。

真的是一串，大約十來個。

肖萌戳了戳姐姐，示意她開紅包。肖薇低頭默默點開紅包，每個都是52塊，一共10個。

“有人給壓歲錢，真不錯。”肖萌伏在姐姐耳邊說，“看來堂哥沒說錯！”

“我可不打算要這個紅包，我們現在什麼關係都沒有呢。”肖薇戳了幾下手機，表情嚴肅把這筆錢又轉了回去。

“等等，520……我愛你？”肖萌小聲問。

肖薇一愣，當即反應過來：“啊啊，我中計了！”

肖萌笑得打跌。

肖薇瞪一眼妹妹，決定刺刺她：“那你呢，給你家路師兄發信息了嗎？”

“發了，還沒有回復。”

肖萌一小時前給路之航發了一條信息祝他新年快樂。放寒假時，兩人時有聯繫，路之航回復都很快，但不知道為什麼，這條消息過去他遲遲沒有回復。當然這不足為怪，大神也是要過年的，又不是真的脫離社會了。

肖萌正在想這件事，手機忽然亮了起來，居然是路之航打來的電話。

路之航更傾向在網上打字聊天，連語音都沒有發過——肖萌一時手忙腳亂，因為客廳里都是人，人聲嘈雜，她連忙從沙发上跳起來，頂着姐姐詭異的視線，匆忙閃避到大伯家屋外的小花園裡接電話。

她笑着說：“師兄，新年好！”

路之航“嗯”了一聲，說：“我剛剛看到你的短信，祝你新年快樂。”

這是兩人自認識以來的第一通電話，路之航的聲音經過近兩千公里的電磁波傳播後有點輕微的變形，比平時聽起來低沉一點，但依然準確清晰。

“師兄，你現在在哪裡？”

或許是因為大伯家裡的別墅在小區中央的緣故，別墅外較為安靜，只偶爾有幾聲燃放煙花爆竹的聲音響起，她覺得自己幾乎能聽清電話那頭路之航的呼吸聲，摻雜着些許噪雜的背景音。

“在酒店，吃年夜飯。”

“我們家也剛剛吃完年夜飯，”肖萌笑問，“我現在在我大伯家裡，我爸爸這邊的親戚全都在，家裡很熱鬧。你那邊呢？那裡熱鬧嗎？”

“很多親戚，”路之航的聲音飽含困擾，“很多人在說話。”

對肖萌來說，“熱鬧”是件好事，但對路之航來說，就未必了。肖萌大概知道他為什麼要給自己打電話了——打電話是個很充實的理由，只用和一個人交談，而不是燃燒腦細胞和一大家子說話，想着如何應對他們。

肖萌在院子里的鞦韆上坐下來：“師兄，你家過年有什麼習俗嗎？”

“什麼意思？”

肖萌說；“比如我們榕城這邊，從明天開始，要去親戚朋友家串門，去爬山踏青還要去逛大廟會。你知道什麼是‘逛廟會’嗎？”

“不太知道。”

“就是大家聚在一起，有很多攤子，可以欣賞變臉、吐火、皮影戲，還可以買很多零食來吃，”肖萌問，“你外公外婆家呢？有什麼習俗嗎？”

“我不太知道，以往中國除夕時我會回挪威。”

“原來是這樣啊。挪威的新年是怎麼過的？”

“雪很大，大家都不出門，在屋子吃飯看電視。”

“那今年沒有為什麼沒有回挪威？”

“實驗室的工作很重要，我需要回實驗室工作。”

“原來是這樣，那實驗室放幾天假？”

“七天。”

“就像那些工作人士一樣放假？”

“是的。”

實驗室的參与者們大都是外地的，路之航這種本地人無所謂（肖萌估計讓他每天去實驗室他都不介意），其他人還是需要回家過節的，因此放假七天也是應該的。

“師兄，實驗進展還順利嗎？”

“不是很順利，遇到了一些困難。”

以路之航的個性，他說“一些困難”就是很大的困難了。肖萌趕緊問了問，路之航詳細地和她聊起自己遇到的困難，說起自己專業領域內的話題，他還是很能聊的。

他在年前將自己那些複雜的公式改造成了一套算法，開發了一個小提琴演奏的評價系統，用來測試的時候，發現問題極多，導致机械的手臂的演奏不但沒有進步，反而還有些退步。以小提琴老師周林的話來“這好像是去搬了二十公斤的重物之後演奏出來的”。

“那隻能再改進公式了吧？”

編程就是不斷改錯的過程，出現問題不可怕，怕的是找不到改進的辦法。

“是的，我需要更好的公式。我需要找到當琴弦振動時空氣的振動公式，至少要保證厘米級的精確。”

“空氣的振動模式？要做到這樣的精度應該複雜，很難。”

“是的。如果成有一個成像系統來監控的空氣振動，將之變成可視化的圖形，難度會小很多。”

“師兄，你別急，慢慢來。靈感會在長期的思索過程中迸發的。”

“嗯。”

兩人聊得很是愉快，除夕的晚上，室外雖然很冷，肖萌沉浸在和路之航聊天的愉快場景中，完全不覺得寒冷。直到忽然的“噼里啪啦”地爆炸聲響起，肖萌嚇了一大跳，忍不住尖叫了一聲。

“怎麼回事？”路之航問。

“啊，有人在小區里在放鞭炮，我嚇了一跳。”

“我這邊也有人放。”

電話兩頭同時沉默下來。肖萌看向小區上空——伴隨着一陣陣尖銳的嘯聲，星星點點的火星噴上天空，炸成一個火球又擴散開來，像噴泉似的噴向四周，把暗黑的天空打扮得五彩繽紛。

“……師兄，新年快樂。”

路之航說：“你也是。”

不知道為什麼，肖萌覺得他的聲音不復平時的刻板平穩，顯得特別輕柔。

# 第48章

這個寒假對路之航來說，是比較特殊的。自從他12歲隨着母親回到中國后，大部分寒假和每個暑假他都會回挪威，哪怕只有一周假期也要回去——這是當年父母離婚協議中規定的內容。

他對中國並不陌生。在父母尚未離婚之前，他每年會跟着路一純回中國至少一次，時間至少半個月。因為路一純從小耳提面命的教育，他的漢語掌握得還算不錯，可語言掌握得不錯不等於他習慣這個國家。

每次回到中國，路一純都會帶他外出旅遊一番——不是看什麼自然風光，挪威的自然風光比起中國並不遜色——她主要帶他看各種博物館和人文景觀。参觀博物館時，路一純會很耐心的、甚至一遍遍重複地的跟他講解中國的歷史、文明和文化，雖然他聽進去、能理解的內容不太多，但對這個國家有了基本的了解，所以後來路一純帶他回中國時，他沒有強烈反對。

但真的回到中國后，他才發現，在一個國家旅遊和居住這個國家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

中國對他來說，像一個過分嘈雜的樂團。熙熙攘攘的街道，大呼小叫的人群，擁擠不堪的教室，人真的太多了。他算過首都的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超過1萬人！他由衷地覺得“眾”這個漢字實在太生動了。

他身邊都是過分熱情的親戚和同學，其中最可怕的是他的小舅媽，她特別喜歡抱他，拍他的照片，逗他玩兒，捏他的臉，並且像怪獸一樣大叫“好可愛”。

在母親勸告之後，舅媽的行為收斂了不少，但每次看到他時還會熱情的過分——好在回國的那年，他的身高猛漲，超過了舅媽，他居高臨下看着這位舅媽，成功止住她的熱情。

從內心裏來說，他更喜歡呆在挪威過寒假。挪威的冬天非常安靜，到處都是雪，大家都不怎麼出門，像松鼠一樣靠着儲備糧過冬。他可以在自己家裡待上整整一周時間，不必和家人以外的任何人打交道；但在中國，寒假等於除夕、新年，是拜親訪友的好日子，不跟別人打交道很難的。

今年，因為實驗室的工作很繁忙，他壓根不可能回挪威，實驗室除夕的两天前才放假。

放假前，viol-β項目中出現了問題，進展很不順，他想着他的公式和代碼，覺得很焦慮，發自內心的希望不放假。但實驗室的其他人，如邱偉濤倪海洋可不這麼想，他們都是外地人，有人從暑假起就沒回家了，寒假是一定要回去團年的。

“給我一把鑰匙，我每天可以到實驗室工作。”他對沈泓教授提出。

沈泓哭笑不得：“實驗樓的保安也要休息啊！所以你給我回家好好輕鬆幾天。”

“……”

所以，他不得不回到家中，陪着路一純走親訪友。在挪威過聖誕節，拜訪親朋好友最多不會超過十多個；在中國，新年期間起碼要見幾十乃至上百個人！

回到中國后，他想方設法避免社交，但收效甚微。畢竟路一純出生在一個大家庭里。她有兄弟姐妹四人，她是家裡的老三，有一個哥哥，一個姐姐，還有一個弟弟；除此外，她還有堂兄，表兄、表姐、表妹等諸多兄弟姐妹。

親戚朋友多了，意味着電話也多。自從回國后，路一純就忙了起來，她的電話每天都響個不停，路之航統計過，在挪威時，她的手機響起的頻率只有現在的十分之一。

他曾經很疑惑的問：“媽媽，你是怎麼能忍受這種生活的？”

路一純看着一臉茫然的兒子，內心充滿感慨。她很想和路之航說，兒子，你完全說反了。中國這麼好玩這麼熱鬧隨時都有人找我逛街吃飯，我當年完全是被你爸忽悠瘸了才嫁到挪威去，一個日照時間少得可憐，東西極其難吃，在鄉下遇見的鹿都比人多，大部分人冷僻孤高難以親近的地方。

但這些話她終究沒有出口，只擁抱了他：“寶貝，幸虧你出生在挪威。”

當時的路之航沒能完全理解母親的意思。

想到今年要見這麼多親戚、還包括母親的男友一家人，路之航的心情不由自主地就變得很沉重，他非常想回到屬於電腦前，這才是他擅長的事情。

路一純拍拍他：“兒子，不用怕，大家都知道你的性格怎麼樣。對他們點點頭就行。”

路家人都是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分子，路一純的兄弟姐妹中有院士、醫院院長、大學教授、作家……大家理解並包容路之航的缺點，但人情往來還是必須的。回國這些年，沒有這些親戚的幫扶，她和路之航的生活不可能像現在這樣舒適悠閑。當然，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如果沒有這些親戚，她大概率不會選擇離婚離開挪威了。

“……好吧。”路之航回答得很勉強。

因為家族很大，路家人在是在酒店吃的年夜飯，因為拍合影、敬酒和祝辭是如此繁瑣，一頓飯結束后，時間過了晚上九點，每個人的手機都在響，只有路之航的手機響動次數最少。

“有人祝你新年快樂了嗎？”路一純笑着問兒子。

“有的。”

viol-β項目組的同事和同學都發來了祝賀信息，有些群里還有紅包，金額都不小，路之航讓母親看自己的手機信息，路一純一看就搖頭笑起來，大部分短信一看就是群發的，一點都不真誠。

“這條短信看起來倒是比較真誠。”路一純說。

[小萌]：師兄，祝你新年快樂！希望你在新的一年心想事成！vb項目取得階段性成果！每天都心情愉快！臉上笑容更多一點！

“這個小萌，是肖萌嗎？”

“嗯，是她。”

因為兒子的緣故，路一純拿着路之航買回來的《雙胞胎的學霸之路》仔細的讀了一遍。作為一名半隻腳走上作家路的前文藝女青年，路一純在書中看出的東西遠比兒子多得多，因此，哪怕是和肖萌素未謀面，也對她印象很好。

看着兒子準備回信息，路一純好氣又好笑地阻止了他：“這條信息是一個小時之前發的了，你給人家回個電話。”

“回電話？”

“是啊！在除夕的晚上，通過語言祝福她新年快樂比文字交流要有效的多。”路一純循循善誘，“從放寒假開始到現在，也有半個月吧？你難道不想聽聽她的聲音嗎？問問她放假前給你的那個擁抱是怎麼回事。”

路之航想了想，當時就走到吃飯的包廂外，撥打了一個電話出去。

看着兒子的背影，路一純露出了啼笑皆非的笑容。

因為從小到大接受的教育，收到禮物后要還禮，去年十二月的時候，路之航和她說起肖萌給送自己的筆記本和筆當禮物，自己打算還禮，但不知道送什麼禮物。在路之航的一生中（尤其是在挪威的那些年），為了融入群體，他也數次參与到“送禮還禮”這系列社交活動中，對這樣的活動他沒主意，總是習慣性地徵求母親的意見。對此，路一純告訴她，送人禮物關鍵在於“對方喜歡什麼”和“對方需要什麼”，路之航想起她那輛被盜的自行車，當即明悟，於是期末考試結束后就做了那個gps定位設備給她。

然後他回到家告訴路一純：“肖萌收到了禮物，非常高興，忽然擁抱了我。”

路一純問：“你怎麼想？討厭她的擁抱嗎？”

“不討厭。”路之航說。

路一純又驚又喜，只有她才知道，能讓有肢體接觸恐懼症的路之航說出“不討厭”是多麼難得的事。曾經的路之航因為女孩子試圖擁抱他引發暴力事件，回國后，因為中國的女孩子天生比較含蓄，他也沒有遭遇過類似的擁抱突襲，情況有點好轉，但既便如此，他也不喜歡別人和他距離太近。

隨後她一直鼓勵兒子找機會和肖萌談一談這個擁抱，路之航對此不置可否，沒有正面回復母親，顯然有自己的想法。

十五分鐘后，路之航結束了和肖萌的通話，回到這間可以容納幾十人的大包廂，路一純結束和大哥的交流，走到兒子身邊。

“聊得不錯嗎？”路一純笑着問兒子。

路之航點頭。知子莫若母，她從路之航的眼角眉梢看得出他不再那麼緊繃繃的——在人多的時候他總是這個表情，此時，他臉上的表情明顯生動了一些。

“我猜她說話的聲音一定很好聽？”路一純說。

“還可以。”

“你們聊了什麼？”

路之航複述了兩人的聊天。

路一純看着兒子：“還是沒問她為什麼擁抱你？”

“沒有問。”

“為什麼不問？”

路之靠坐包廂的沙发上，凝着眉頭道：“我還在想這個問題。”

路一純的眉眼彎了起來，露出些微的笑容。即便路之航身高超過了1米86，但他在她心中是個大男生，還是長不大的那種，可此時，她的寶貝兒子凝着眉頭思索的模樣里有了一種成年人的氣質，這是她從來沒有在他身上看到的情緒。

“好的，兒子，你可以仔細地想想看，想想看你們之間的關係，想想你對她到底是什麼感情。但你要知道，肖萌這樣的女孩子不會輕易的擁抱一個男生的，”路一純拍了拍他的肩膀，“總之，不論你什麼想法，媽媽都是支持你的。”

# 第49章

大年初一的早上，姐妹倆是在隱隱約約似有若無的小提琴聲中醒來的。昨晚看完春節晚會後，肖家四口就在伯父家住下了——伯父家的別墅有五間卧室，住的下全家人——再說，實在不行，還可以睡地鋪。姐妹倆和姑姑家的表妹住在其中一間卧室。

“聽到了嗎？”

肖薇推推妹妹，輕聲問。

“嗯。”肖萌也醒了，揉了揉眼睛，“出去看看？”

“好。”

表妹睡的很香，她昨晚和朋友聊天到很晚。姐妹倆輕手輕腳地從床上爬起來，洗漱后離開別墅，循聲尋找小提琴的來源。

“演奏的《卡農》？”

大年初一的清晨，尚不足起點，本來就人少的別墅區四下無人，寂靜無聲。姐妹倆手牽手走在小區的綠茵步行道，聞到隱約的火藥味，可想而知昨晚人們放了多少焰火。

穿過一條林蔭道，姐妹到達湖邊，終於看到小提琴聲音的來源——一個高高瘦瘦的男人面朝湖泊，背對姐妹倆正在小提琴《卡農》。

“好像看到了清寧……”

“是……很像。”

是啊，的確有昨日重現的感覺。姐妹倆十歲那年的大年初一，梁清寧起得特別，因為想要叫姐妹倆出來玩，但又不好意思一大早去敲肖家的門，於是他靈機一動，拿著兒童小提琴，站在姐妹倆卧室的窗檯下拉了一曲《卡農》。當時他的技巧已經非常好，整首曲子被拉得優美婉轉，以至於鄰居們雖然被琴聲吵醒，但沒有一個人生氣。

這首誕生於十七世紀的曲子歷經了三百年，依然可以打動人心。其實《卡農》並非曲名，而是一種曲式，指的是復調音樂的一種寫作技法。一個聲部的曲調自始至終追隨着另一聲部，數個聲部的相同旋律依次出現，交叉進行，互相模仿，互相追逐和纏繞，而聲部幾乎是單調意義上的重複。直到最後的一個小節，最後的一個和弦融合在一起。

湖水在大年初一的晨風中輕輕蕩漾，和琴聲一唱一和。

琴聲停了下來，拉琴的男人停了下來，他放下小提琴和琴弓轉過身，看到姐妹倆的時候，年輕的臉上露出了驚訝之色。他笑了：“吵到你們了？”

“沒有，很好聽，你小提琴拉得很好。”肖薇真誠道。

“很久沒有拉琴了，今天大年初一，天氣看着也很好，”他指了指湛藍的天空，“所以拉一拉。”

肖萌沒有關心姐姐和此人的交談，她的思緒根本不在這裏，她也沒聽清兩人聊了什麼。她盯着湖面許久，猛然從兜里掏出手機，翻到通話界面，對肖薇比了個“我先離開一會”的手勢，撥出了一個電話。

時間尚早，她不確定路之航是否已經醒來，不過她能確信，路之航應該不會因為這通擾人清夢的電話生氣。

“師兄！”

路之航可能的確還在睡覺，他發出了一聲迷糊的鼻音：“嗯？誰？”

“師兄，是我，肖萌。”

“哦……”他好像清醒了一點，吐字一下子清楚了，“什麼事情？”

“師兄，昨天你說起小提琴演奏系統里的公式，談及觀測小提琴演奏時，觀測聲波在空氣中的傳播情況，我有一個想法，不知道可不可行，想說來和你聽聽。”

“你說。”電話那邊傳來了衣服摩擦聲，大概是路之航正在起床。

“小時候，我們姐妹和梁清寧有時候會玩一個遊戲，就是在一塊板子上放一些沙，然後用小提琴琴弓在板子的一側拉動，板子上的沙就會出現各種很好看的波的形狀。”

“這是克拉尼板的固體介質中的駐波現象。”

肖萌想大神的知識面果然很廣。18世紀，德國物理學家恩斯特·克拉德尼做過一個實驗，他在一個小提琴上安放一塊較寬的金屬薄片，在上面均勻地撒上沙子。然後開始用琴弓拉小提琴，結果這些細沙自動排列成不同的美麗圖案，並隨着琴弦拉出的曲調不同和頻率的不斷增加，圖案也不斷變幻和越趨複雜——這就是著名的克拉尼圖形。這個實驗也首次證明了聲音是通過波來傳播的。

“這個現象很著名，讓人們對音樂的了解深刻很多。據我所知，很多小提琴的演奏分析軟件就是利用了這個原理。”

“對，這是駐波現象。不過當時我們三個並不知道這件事，因為好玩，我們做了另外一個實驗。”

“什麼實驗？”

“當時的我就想，固體能出現這種效應，液體會不會也可以？我們三個找了間空屋子，在屋子的各個角落放滿了大大小小許多的盆子，還有一些碗和碟子，裏面盛着水，然後讓清寧對着這盆水演奏小提琴曲，從高音到低音這樣演奏——就可以看到盆子的水開始振動，每個盆子里的水振動的模式都不太一樣。”

路之航的聲音明顯凝重起來了。

“說下去。”

“因為水是透明的，振動的幅度比較小，不太好觀察，看起來也很無聊，我又想了個辦法。我在水中滴了一些顏料——就是水彩筆用的顏料，和水的性質比較接近，易溶於水的那種，然後讓清寧再一次站在距離這盆水很近的地方演奏小提琴。你猜猜發生了什麼？”

肖萌深呼吸一口氣，準備用一種振聾發聵的語調說出來。這是她兒時的經典之作，此時說起來分外激動。

“顏料滴入水中后，只要不過多干預，在水中擴散的模式是比較接近的，先是沉下去，再絲絲縷縷的分解。清寧演奏不同的小提琴曲目時，肉眼都可以看出，顏料的擴散速度和模式是不太一樣的！我記得，拉有些音節的時候，顏料的擴散模式非常好看，現在想來，裏面絕對是有規律可循的。”

電話那頭路之航安靜了足足一分鐘。

肖萌徹底把自己的包袱抖出來了，再也給不了什麼建議，只能安安靜靜等着路之航的反饋。肖萌看不到大神的臉，但她覺得，大神也許被自己的主意吸引了。

“一個非常有趣的建議，”路之航近乎自言自語，“成本低廉，可操作性強。空氣是一種流體，水也是流體，可以高效的以另一種方式將空氣的振動模式可視化。”

清晨的寒風吹在臉上，肖萌卻一點都不冷，因為路之航的認可，她激動得全身發熱。

“肖萌，很有價值的建議，打開了我的思路，謝謝你。”路之航聲音十分的鄭重，“接下來我會按照你的建議建立實驗，如果出了什麼成果，我會在我的論文里加上你的名字。”

“啊！不用加我的名字。”這是一個重如千金的承諾，在大神的論文里加名字是一種什麼概念？肖萌連忙拒絕：“我什麼都沒做，這個主意對你們有幫助就挺好了。”

“不，靈感是有價值的。我會加上你的名字，不要再爭論這件事。”路之航直接了當截斷了這個話題。

既然大神的態度都這麼堅決了，肖萌也不會強行辯解說“自己沒有功勞”，她心滿意足地掛上了電話。

掛掉通信后，肖萌對上肖薇的視線，她剛剛結束了和剛剛那位小提琴演奏者的交談趕了上來。

“怎麼，好像撿了一百萬一樣？”肖薇問。

肖萌在原地蹦了兩下，興奮地把剛剛的事情告訴了肖薇：“……他說的我的想法很有價值。”

“還有這種事情啊，”當年的“音樂和水”實驗肖薇也是參与者，她覺得有趣，從來沒有意識到這其中居然和科學還有關係，此時不由得感慨起來：“看來科學也真是夠神奇的，沒想到小時候的玩樂在科學中還有實際意義。”

“是啊，”肖萌又問，“剛剛你們聊了什麼？”

肖薇簡單介紹了一下。剛剛在湖邊拉小提琴的讓姓常，家裡就在這個別墅區。他學過多年小提琴，但沒有走專門的音樂路，只在業餘時間拉一拉琴當做休閑。今天氣很好，他於是拿上小提琴站到湖邊拉琴。

姐妹倆唏噓不已，大部分人即便有天賦也不會走專門的音樂路。想要成功的走通音樂路，抗壓能力比普通“升學-高考-大學”要高得多。

寧靜的大年初一早上，姐妹倆慢慢沿着湖邊散步。

湖水很寧靜，風吹得樹沙沙作響。清晨溫度空氣較低，姐妹倆手挽手走在一起，親密無間地靠在一起，好像兩隻小兔子一樣擠在一起取暖。

肖薇說：“我還是想和清寧聯繫一下。之前不肯說，大概是覺得有些愧疚，難以面對我們。”

肖萌附議：“我也覺得說開了挺好的，免得他糾結要不要告訴我們，是否對不起我們。”

隨後她拿出手機，用軟件撥通了梁清寧視頻電話。

# 第50章

中國和美國東部的時差十三個小時，現在是美國是晚上六點，梁清寧很快接聽了電話，他那邊夜色沉沉，背景是一間梯形的房間，牆腳有鋼琴，牆上貼着木質的隔音板，顯然，他正在練琴房。

肖薇未語先笑：“哎？過年還在練琴？”

梁清寧一攤手：“美國沒有除夕啊，今天還在上課的。”

“不出去聚餐？”

“一會去，我和馮冉和幾個留學生約好了。”

“那還算是有點過年的氣氛，幫我們祝馮冉也新年快樂。”

梁清寧微笑着應下來。

閑聊結束后，肖薇問他：“聽你奶奶說，你有女朋友了？”

梁清寧臉上的笑意一下子褪去不少，很沉穩地點了點頭：“嗯……是的。”

肖薇對着鏡頭粲然一笑：“很好啊，我和妹妹都很高興你有了女朋友。你也真是，為什麼不告訴我們呢？我們聽到的時候還嚇了一跳。”

手機攝像頭模糊了他的一些微表情，但姐妹倆依然看得出，梁清寧的表情有些複雜。

肖薇舉起手對着鏡頭擺了擺手：“如果是上大學前知道這件事，我和小萌可能都不會開心，但是現在不一樣，我們曾經是很好的朋友，你被人搶走我們當然會不開心。現在不一樣，我們都有各自的生活，你在國外認識其他女孩子談戀愛，這根本沒什麼關係。清寧，我們真的很為你高興。”

如果說前幾天姐妹倆還因為“疑似女友”而稍稍有點不高興，現在姐妹倆已經完全想通了。在孤獨的音樂路上，一個人行走是很難的，姐妹倆也不可能陪伴他到很久，他能找到一個同路人——哪怕這份戀情也許持續時間很短，這也是一件好事。

“……真的祝福我嗎？”梁清寧緩緩問。

肖萌鄭重：“清寧，只要你願意，我們永遠都是你的好朋友。”

梁清寧伸出手，撫了一下手機屏幕——似乎想要隔着一萬千米的距離。

肖薇笑起來：“跟我們說說，你女朋友是什麼人啊？”

梁清寧簡單介紹了一下，比肖薇在臉書上看到的資訊豐富多了。妹子是華裔美國人，中文名叫王羅拉，出身於音樂世家，她父親是知名的大提琴家，母親是有名的芭蕾舞演員。因為父母從小的教育，她略懂一些中文。對於他們的交往過程，梁清寧沒有說的很詳細，只說因為都學小提琴有共同語言，由此成為普通朋友，進而成為男女朋友。

“什麼時候把她介紹給我們認識，我們很期待！”

梁清寧慢慢笑了：“好的。”

姐妹倆相視一笑。

肖薇清了清嗓子，最後說：“對了，最後再告訴你一件事，你有女朋友的事情，不光是我們知道了，你奶奶把這件事情宣傳的全小區的人都知道了。”

“我的天！”梁清寧愕然，扶額長嘆。

在姐妹倆愉快的笑聲中，這次通話結束，三人因為複雜的感情因素產生的那點微妙的陰霾也因為這份感情不再而從姐妹心頭徹底散去，也預示着新的一年在笑聲中展開。

新年後到開學還有半個月——這段時間，肖萌除了拜訪親屬外，徹底宅在家裡了。她和湯方圓、王璇三人在網上高效地刷着a，湯方圓認為，假期是最好的和別人拉開差距的時候，當然不能忽略。

肖萌也和路之航通過兩次電話，大神顯得很忙，他說，團隊的人員在初四已經聚齊，大家正在重複她當年的實驗，初步印證了她的發現，且準備在她的idea基礎上改進。眾人都覺得這個實驗的背後蘊含着更深的數學規律，但要進一步將實驗變為方程還需有一定難度。

“大家都認可你的靈感。”路之航告訴她，“讓我表達對你的謝意。”

“你也幫我謝謝大家，真的，我的想法能夠有用真是太好了，”肖萌很激動，“師兄，你知道嗎，我最高興的是，童年時代天馬行空的想象力能得到認可，並且為科學研究發揮一點作用。”

肖萌的興奮也傳達到了路之航，他的聲音很柔和。

“嗯，我明白。”

肖萌笑起來：“師兄，我想，這能不能證明我有研究從事的天賦？”

“你很有天賦，”路之航語氣很平穩，“我一直是這麼覺得的。”

肖萌笑得眉眼彎彎。

“師兄，謝謝你的鼓勵。”

肖萌對viol-β項目更充滿了期待。她甚至希望假期早點結束，早點返校。

“從來沒見到你這種希望寒假早點結束的學生。”肖薇吐槽妹妹，“你到底是想了解實驗項目的進展還是想見見你的師兄啊？”

肖萌當然不甘示弱的調笑回去：“姐姐，難道你不想早點見到易思北師兄？”

肖薇左顧右盼一會：“嗯，還好……還好……”

肖萌抿嘴笑。作為看過聊天記錄的人，她當然知道姐姐的說法是口不對心的。

時間在忙忙碌碌中走到了開學，姐妹倆在同一天，帶着大包小包的行李，登上了回京的高鐵。

下了車之後，姐妹倆出了出站口就看到了易思北——此前他和肖薇約定來火車站接她，因此早早達到出站口——他打扮得非常精神，頭髮梳了起來，露出了光潔的顴骨，身上穿着極其貼身的藏青色雙排扣羊毛大衣，腳上踩着一雙復古的男式長筒皮靴，他本來就很帥，站在高鐵站出口簡直就像模特走t台一樣閃閃發光。

“他以前也沒這樣騷包啊，穿着打扮都挺大學生的，和普通大學男生區別不大。”肖薇低聲和肖萌嘀咕，“現在看來好像是去參加什麼商業談判，起碼大了五歲的樣子。”

“大概是因為寒假放飛吧？”肖萌猜測。

易思北顯然也看出了姐妹倆對他外表的詫異，笑着解釋說，今天白天和父母去了一個比較正式的商務場合，穿着比較正經。

“你們一路辛苦了，不過，”易思北看着姐妹倆，有些困惑，“你們今天怎麼回事？”

姐妹倆自然不可能告訴他，為了迷惑他，兩人一早出門開始就打扮得一模一樣——以至於高鐵過安檢的時候引來了大量工作人員圍觀。

“好玩吧。你讓我們吃了一驚，我們也讓你吃一驚，”肖萌走到易思北身邊，以肖薇的身份俏皮一笑，“好啦，師兄，你車在哪裡？”

看了他和姐姐的整個寒假的互動，肖萌對如何模仿姐姐的口吻非常有把握了。

“跟我來。”

易思北邊說邊伸手幫肖萌倆拿行李，肖萌一側身體：“我就不用了，你幫我妹妹拿行李吧。”

易思北伸手摸了摸鼻子，視線又在姐妹倆身上停了停，依言而行。停車場距離有高鐵出口有一定的路程，三人步行前往停車場，路上肖萌嘴甜地對易思北道謝，謝謝他前來接自己。

“我是為了自己，不是為了你們，”易思北微笑，“我想早點見到你。”

肖萌抽了抽嘴角，露出了有點羞澀的笑容。她和肖薇假扮過對方多次，但是從來沒有哪一次是冒充她和男生玩曖昧的，真是經驗值不足。

姐妹倆在易思北的帶領下走了五分鐘，找到了臨時停車場里的車輛，肖萌坐上了副駕駛的位置，肖薇一聲不吭上了後排座，饒有興趣目睹妹妹和易思北互動。

“高鐵上累嗎？”

“不累啊。”

“你們打扮得一模一樣，在高鐵上難道不會被圍觀嗎？”

肖萌很自然地笑：“當然會被圍觀，不過我們習慣了。”

“也是。”易思北笑着看了姐妹倆，專心開車。

一路上，易思北和肖萌都聊着寒假的事。要不怎麼說戀愛的人廢話多呢——整個寒假兩人在網上已經把身邊的事情事無巨細的都聊了一遍，此時一見面還是能聊出很多話題，比如壓歲錢多少，寒假去了哪位親戚家裡，吃了什麼，帶了什麼回京等。因為旁觀了姐姐和易思北的全部聊天記錄，肖萌絲毫不磕巴地接上了話題。

四十分鐘后，車子在一個古色古香院落的停車場停了下來。

“好了，下車吧，咱們在這裏吃飯。”

下車后姐妹倆環顧四周，覺得可能來錯了地方。她們面前是個挺精緻的四合院，紅牆綠瓦，雕梁畫棟，門口還掛着兩盞精美的紅燈籠，招牌上寫着“趙家私房菜”。

姐妹倆乘坐的是早上十點的高鐵，到京是晚上七點半，所以肖薇就和易思北約好了一起吃飯——但肖薇以為去個人均百來塊的餐廳就行，絕對沒想到易思北會帶兩人來這樣一看就很貴的地方。

“真的在這裏吃飯？”肖萌代表姐妹倆發言。

“我已經定好了，”易思北似乎知道他們在擔心什麼，笑着解釋了一句，“不用擔心價格，沒有你們想的那麼貴。”

姐妹倆心有靈犀地對視一眼。

易思北笑了笑：“帶你們來這裏，更重要的原因是，我認為在乘坐了十個個小時的高鐵之後，你們姐妹倆需要吃一頓好吃的。這裏的大廚水平很高——我家的年夜飯都是這裏吃的。”

# 第51章

說實話，這種級別的飯店還不能嚇到姐妹倆，姐妹倆也不是沒有去過。三人進入飯店，上桌后姐妹倆拿過菜單看了看，的確不便宜，但也沒有貴到無法接受的程度，如果算上易思北說的“折扣”，價格還能接受。

大約是因為易思北事先叮囑過，三人坐下后，菜很快上桌。

作為榕城人，姐妹倆的口味比較重，基本上是無辣不歡這類，然而這家店的口味很清淡，至少易思北點的那些菜比較清淡——醬黃瓜、琥珀桃仁、白扒鮑魚、澆汁活魚等，幾道菜都是姐妹倆從未見過的做法，吃起來也別有一番風味。

尤其是在姐妹倆都飢腸轆轆的情況下，易思北的這份心意的的確確通過美食傳達到了姐妹倆的心中。

肖萌說：“謝謝你。味道挺好的。”

最後一道湯上來，易思北給姐妹倆一人盛了一小碗，推給坐在對面的姐妹倆人。

“那咱們討論個正兒八經的問題。”眼看着姐妹倆小心翼翼的用小勺子湯喝，易思北看着肖萌，慢悠悠道，“現代財政學的誕生標誌是什麼？”

肖萌差點把嘴裏的湯噴出去——還好，她最後控制住了自己，但依然被自己嗆到咳嗽起來。

肖薇瞪了易思北一眼；“易師兄，你怎麼回事？懷疑我和姐姐互換身份嗎？”

易思北身體靠後一坐，微笑：“怎麼？回答不了？”

“我是被你忽然的問題驚到了，我怎麼會不知道？”肖萌喘了幾口氣，“凱恩斯宏觀經濟學的誕生標誌現代財政學的誕生。”

“答對了，”易思北輕輕“哦”了一聲，挑起眉梢：“馬斯格雷夫今年多少歲？”

“我想象，”肖萌感覺到姐姐在她手心寫了個2007，當即胸有成竹的回答，“他2007年已經去世了。”

“學得不錯。”

“當然，你以為我是誰啊？”

易思北只是笑：“咱們舞蹈團的副團長叫什麼名字？”

這個問題確實超出了肖萌的知識範圍，她張了張嘴，最後什麼也沒說出來，只好側過臉看着姐姐，無奈的一攤手。

肖薇面不改色地和易思北對視了半天，最後捂臉笑了起來，“好啦，好啦！你贏了，我認輸！我是肖薇。”

易思北顯然長長鬆了口氣，端起水杯喝了一口。

“謝天謝地，我果然沒認錯。”

肖萌伏案大笑，也輕鬆起來，她再也不想扮姐姐了！在易思北面前表演，難度是很大的。這個人有點過於敏銳了。

“你什麼時候發現的？！”肖薇追問。

“一開始就有些懷疑。寒假的時候，你說過不相信我能分辨你們倆，還說過曾經和妹妹互換身份捉弄人的事情，我當時就有些擔心你會不會考驗我，”易思北抬起手拍了下肖薇的頭，似乎還心有餘悸的樣子，“真的，你太過分了，居然和妹妹打扮得一模一樣。我一直覺得我能分辨你們兩人，但剛剛在火車站看到你們時才知道自己可能說大話了，我也許真的分不清你們。”

肖薇把臉埋在胳膊里笑了一陣子：“難怪你剛剛一直盯着我們看。”

“是啊，通過外形真的很難分辨，所以我一直注意細節——你們姐妹倆也真是太可怕，不但拿着對方的行李箱和書包，居然連手機都換了！連專業領域里的常見知識點都大致了解過，肖萌居然還答上了幾道問題。”

姐妹倆的手機去年高考後買的，同一個型號，唯一的區別就是顏色。為了更好的扮演對方，她們當然互換了手機，還取消了指紋密碼。

肖萌道：“演戲就要演到位呀。易師兄，所以車上你才東拉西扯的說那麼多？”

“是的。我也總算知道你們到底親密無間到什麼程度了……”易思北嘆了口氣，看着肖薇道，“連我們的聊天內容小萌都知道。”

肖薇沒忍住，捂着嘴大笑。

“我早就告訴你啊，我和我妹妹是沒有秘密的。”

肖萌很無辜眨了眨眼；“易師兄，相信我，我不想看你和姐姐的聊天記錄的……對我的傷害也很大啊。”

“我現在是徹底明白這一點了。只能說，幸虧你們學的不是同一個專業——”易思北淡定一笑，胸有成竹說，“我用知識打敗了你倆的詭計。”

“從這點上說，你確實做得很漂亮。”肖薇笑着，杏眼一閃。

易思北點頭一笑，抬眸看向肖萌：“說句題外話，你想過和你姐姐互換身份去逗路之航嗎？”

肖萌心想這都什麼比喻啊。我和姐姐互換身份騙你，是因為知道你是姐姐男友預備役，但路之航和我……什麼關係都不是！

“不，沒想過，”肖萌乾脆地說，“但如果是路師兄，一分鐘內姐姐就會露餡。”

肖薇瞪了一眼妹妹：“因為你們沒有給我留下機會，交流的全部內容都是代碼！”

易思北垂眸笑了起來。姐妹倆的拌嘴他看在眼底，覺得很有趣。

“看來我也應該第一時間和你們談論點公共經濟學、中西方稅務制度。”

姐妹倆一起笑起來。結過賬后，易思北駕車送姐妹倆回到學校，當然時間有先後，先送肖萌回了華大，然後再送肖薇回到京大。

肖萌拉着重重的行李箱下車，直到汽車消失在她的視野中。

至於肖薇接下來會和易思北發生什麼——結果不是很明顯的嗎？

……

新學期意味着學生們紛紛返校，意味着宿舍的小夥伴們重聚，404小隊的三人組聚首，意味能和路之航見面，也意味着新一輪的a刷題。

開學第二天，她開始分送零食。榕城作為“美食之都”，美味的零食種類繁多，很多零食外地人，這次返校，她的行李箱里裝了半箱子零食。她之將分成了三份，給宿舍的妹子們一份；給湯方圓學姐帶了一份；最後一份是給路之航的。

宿舍的妹子們和湯方圓都說她帶來的零食好吃，還準備在網上購買相同的零食，不過，這份戰無不勝攻無不克的禮物在路之航那裡沒能收到她想象中的效果。

準確的說，viol-β項目組的其他人對她的零食還是讚許有加的，迅速的將麻辣牛肉、麻辣兔頭、小麻花、酥糖等瓜分，並稱“熬夜的時候可以吃”；比較而言，路之航對這些零食就顯得無動於衷，他只略作嘗試就把這些小吃推給了邱偉濤。

“不好吃？”肖萌問他。

雖然給大家吃了也沒什麼不好，但肖萌還是覺得有點失望，畢竟她帶零食的原始動機是給路之航吃。

“味道有點重。”路之航說，“我不是很習慣。”

“好吧……”

大概是因為在國外長大把，有一個外國胃。

肖萌默默的自我反思：看來這份禮物確實送得不太到位了。肖萌仔細回想，以她和路之航的接觸，的確沒發現他有吃任何零食的跡象。

路之航隨後帶她進入viol-β的新實驗室参觀——這是在她的靈感啟發下建立起的新實驗室。實驗室是用一個小房間改造的，房內各種儀器設備不談，最重要的是東南西北四個方向都放置了一個輕便的多層架，架子上放置着很大的盤子，盤子里有有一層薄薄的液體。

肖萌饒有興趣地参觀了一遍，然後發表言論：“像蠶房一樣。”

“蠶房？”路之航反問，“是什麼？”

肖萌拿出手機搜了一張照片給他看——她保證看到路之航的嘴角揚了起來，顯得很愉快：“很有趣。因為對空間的利用方式一樣，所以呈現出同樣的結構。”

“用水做實驗的時候，我們發現用水來觀察聲波的波動情況不是很完美，”路之航說，“所以有些盤子里我們放了一種特殊的油，效果比較水好一點。”

“那有什麼結果嗎？”

隨後路之航給她看了他們拍攝的部分顏料擴散照片，音波的振動頻率不同，顏料的擴散有些細節的差別。

“我們目前已經發展了一些初步的規律，你看……”

路之航在自己有興趣的領域是可以講很久的，肖萌起初聽的還挺有興趣。但當他講到如何利用空氣動力學和流體力學的知識建立方程時，肖萌就已經蒙圈了，路之航說的話對她來說完全是天書，徹底超出了她的知識面。

所以啊，不要以為自己出了一個點子就多麼厲害了，一口氣吞個胖子是不現實的，還是要慢慢把大學的基本課程學好，努力刷a吧。

# 第52章

新學期預示着新的開始，計算機科學專業的課程在大一下學期開始有加重的趨勢，各種重要的專業課進入了同學們的生活中。

計算機科學專業的專業課其實對編程的重視程度不高（真正重視編程的是軟件專業），專業課上講授的都是一些計算機理論，老師們上課都很有水平，比自己看書強多了。再結合書中的內容，讓人深感大學教育的優越性和先進性，比自己看書自主學習強多了。

老師在講台上慷慨激昂的說：“只有掌握了整套計算機理論，你們才能更好的適應新技術和新思想，發明計算機使用新途徑的能力，成為真正計算機專家而不是普通的程序員！”

這番話讓肖萌覺得受益匪淺，她的生活也進入了一種忙忙碌碌的狀態。如果說大一上學期還能較為輕鬆的度過，下學期開始，“輕鬆”兩個字已經成為了傳說級別的字眼——當然，如果不在乎績點，得過且過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肖萌仔細安排了自己的時間。一周7天，共168個小時，每天吃飯、睡覺起碼要用掉10個小時，就剩下了98小時：每周至少20學時的課程，還要用更多的時間來做課後作業；不低於20小時的a刷題時間，足以把她的時間瓜分殆盡了。在這樣的密集的時間表中，每周參加一次人工智能研究會的活動，每周和肖薇一起吃兩頓便飯都成為很讓人愉快的享受了。

與此同時，404團隊的刷題方式也有了改變。

“王璇的能力提升得很快，可以進行一些相對專業的訓練了。”

這個寒假里，王璇非常努力，保持了每天五個小時后以上的刷題時間，比肖萌還要努力得多，能力提升得很快。

“我發現，做題百遍，其義自見，”王璇有感而發，“a其實蠻套路的，分析出是哪一類的題型就成功了一半。”

湯方圓笑：“我之前也說過這話吧？”

“我以前雖然聽過這句話，但理解不深，”王璇又說，“看來就算是經驗之談，也需要到達一定的高度后才能理解。”

針對肖萌和王璇的進步，湯方圓制定了一套新計劃，她把常見題型進行總結和分類，分為十個最重要的類型，然後分配給肖萌和王璇，每個人專攻其中三個類型（她自己四個），深入研究這三類題型一個學期，下學期開始就可以挑戰一些專業比賽了。

“記住，a是一種競賽考試，只要是考試就有最佳策略。我們的能力和時間不夠，想要完全吃透這十大類型的題目較困難，做到沒有疏漏很困難，但我們是一個團隊。我們每個人主攻一個領域，考試時沒人發揮自己的長處，可以增加解題效率。”

顯然，這個安排合符邏輯，不論是肖萌還是王璇都沒有意見。

湯方圓很滿意這兩個大一的妹子，又問：“你倆沒有戀愛計劃吧？”

兩人得如同玩具娃娃一樣整齊地搖頭。

“嗯，那就好，如果有的話，最好也要打消念頭——除非男朋友也是aer……”

說這話的時候湯方圓看了肖萌一眼，語氣忽然緩和下來：“如果你能把路之航升級為男朋友，可以不遵守這個規定。”

王璇笑得前仰后合的：“好主意啊。”

肖萌默默無言，只能無奈的用“師姐，你覺得可能嗎”的反問帶過。

類似的話肖薇前两天也說過——肖薇已經和易思北正式成為了男女朋友，正處在甜蜜期，對妹妹的感情問題也比較上心，還慫恿妹妹“你跟他表白試試”。

試什麼試啊。肖萌覺得姐姐想得太美了，當然，從內心來說，她倒是也懷抱着那麼一點微小的期望，希望和路之航有點激動人心的進展，但哪有那麼容易！路之航明擺是個戀愛絕緣體，還非常非常的忙，戀愛什麼的，根本不在他的範圍。

開學后第二周的周二，肖萌很巧合地在圖書館偶遇了他一次，他捧着一大堆外國學術期刊匆匆離開，只來得及用眼神和她打個招呼。

王璇畢竟沒有像肖萌這麼了解路之航，沒注意到他和肖萌那隱蔽的交流，有點同情地看了她一眼：“大神看來很忙啊，看到你了也裝沒看到。”

“因為他很忙。”

王璇嘀咕：“所以說，湯師姐的‘發展男朋友計劃’也許要破產了……”

肖萌面無表情看着王璇。

這位室友兼隊友鼓勵的拍拍她的肩膀：“不過，至少你距離他比其他女生更近一些！”

大概自己也只有這個優勢了吧。肖萌無奈的想。

……

第二天是周三，晚上八點是例行的答疑時間。答疑結束后，肖萌試探性的舊事重提，提及年前請他吃飯的約定。豈料路之航聽后，當即就絲毫不委婉的說：“我沒時間外出去餐廳吃飯。”

肖萌試圖努力一下：“在外面吃一頓飯要不了多少時間吧？”

或許是看她臉色不太好，路之航跟她解釋了一下自己為什麼不能和她一起出去吃飯。新學期開始，實驗室又進來了兩個新机械和电子專業的博士后，他們加入項目組后，提出了另外一種安裝机械臂的辦法，可以讓机械臂的運行更加靈活，一種新方法的代表了大量學習、寫代碼的工作，畢竟科研就是不斷試錯的過程。

路之航表情很嚴肅：“在外面吃一頓飯，吃飯時間再加上往返的時間，起碼需要兩個小時；如果就在學校食堂吃飯，最多用時半小時。這一個半小時足以讓我讀完完兩篇論文，或者組內開會。”

“……我明白了。”

肖萌在心裏嘆了口氣，收拾放在桌上的筆記本。

她知道他的壓力很大，也認為自己能理解路之航對時間的斤斤計較。參与到viol-β項目組的眾人是華大最聰明的一伙人，即便路之航在肖萌等看來是神一樣的存在，可他到底還只是大二學生，知識儲備比起這群博士來，差距很大，他當然要利用每一秒鐘時間來學習，彌補知識上的差距——學習是個加速賽跑的過程，知識的獲取狀態和時間的平方成正比，當博士生每天在實驗室待十個小時的時候，路之航不想浪費每一秒也情有可原。

可是，即便道理都明白，她還是不開心。路之航對時間的是如此的錙銖必較，讓她心裏有了一種難以言喻的苦澀。

她想起曾經和梁清寧相處時的事情。當梁清寧沉迷練琴的時候，好幾次，她和姐姐建議他勞逸結合，出去逛逛街或者玩一玩，都被他拒絕了。肖薇感慨說，希望和喜歡的人他多相處一會，怎麼就那麼難呢？

當時還有姐姐和她一起分享這份心酸，現在這份心酸只能她一個人品嘗了。

“師兄，既然你時間這麼緊，那我暫時就不來找你答疑了。”肖萌說。

她說不清自己為什麼要說這句話，也許確實是不想耽誤他的時間，也許還有點賭氣，也許還有一點很輕微對路之航的失望。

她已經有些理解易思北說的“和路之航談戀愛會很辛苦”這句話了。

“嗯？”路之航抬頭看她，表情有些奇怪，似乎是沒想到她會這麼開口說話，幾秒鐘后才說，“這倒是沒關係。我們每次見面有半小時，每周也就一小時，這不影響什麼。”

超過一小時就會影響你的研究了嗎？肖萌想。亦或是，我在心中就值一個小時嗎？

隨後她被自己嚇了一跳。

你到底在想什麼？！人家在做那麼重要的、甚至可能是帶來社會變革的研究，你卻只想着自己那點情情愛愛的迫使？你活像電視上被男朋友拋棄的滿腦子風花雪月的無腦女青年，自私自利，貪得無厭！

實際上路之航對她，很可能已經是他對異性能做到的最友好程度了，想要對他進一步有要求就實在太過分了。

肖萌從心裏開始後悔自己的言行，她梳理了一下自己的情緒，對路之航露出了笑顏：“……嗯，我知道了，那就以後再說吧。”

路之航滿意地點頭。

# 第53章

雖然時間表很緊密，但肖萌還是讓自己的業餘時間盡可能有趣一些。

對妹妹和路之航的進展，肖薇一直比較關注，還有些期待，肖萌認為姐姐是“自己下水了想再拉一個人的下水”的心態，從小到大，姐妹倆的行為總是趨同，現在她有個男朋友而妹妹沒有總覺得點不對勁，如果妹妹和她同時開始談戀愛，更何況面對父母的時候好像也可以更有理有據一些。

對肖萌的說法，肖薇坦然承認：“當然是這樣啊。可惜你家大神太不開竅了。他都不需要勞逸結合嗎？”

肖萌也很感慨：“至少我覺得，他是不需要的。我們這種普通人高強度的思考某個問題，幾小時后就會累，但他不會。路之航真的是那種‘學習使我快樂’的人。他可以從獲得的新鮮知識獲取到足夠的樂趣，自然不會覺得累了。”

“關於這個問題，”易思北也在一旁，“你們不是第一個對此有疑問的。”

肖薇瞧了眼自己的男朋友：“看起來你好像有故事說？”

“中學時，曾經也有人跟你們提出過一樣的問題，並且去問路之航，你每天做那麼多題不累嗎？他的答案是‘不累’。這人又問‘’，路之航說‘’，”易思北說，“你們要知道談論的人是什麼級別的，這是在數學和信息競賽上都可以取得世界最好成績的人，他的專註力、邏輯思維能力和大腦反應速度，和普通人是不一樣的。”

“哎，被你說得距離他更遠了……”肖萌無奈。

易思北對她攤了攤手，“我早就告訴你了。”

“……”

肖萌無言地看了看這位師兄，覺得他說話真的不太中聽。

肖薇現在和易思北處於熱戀期，關係很密切，姐妹倆在一起吃飯時，五次有四次他都在場。好在兩個人在她面前還是一樣的相處狀態，言談玩笑都很自然，他們談論某門課應該如何如何學習，課後作業應該如何寫，談舞蹈團選新團長的事情，談接下來舞蹈團加強訓練、五月底要出發外出參加演出的事情……總之，完全沒有出現很卿卿我我很虐狗的場景。

“聽說人一談戀愛就會降智……”肖萌說，“姐姐，你居然沒有。”

肖薇哭笑不得：“你談戀愛會降智嗎？”

“應該不會吧。”

“那你為什麼覺得我會降智？”

論據實在太強力，一下子就說服了肖萌。

然後，肖薇還告訴了她和梁清寧有關的八卦。

“關於清寧和loraewang到底是怎麼成為男女朋友的事情，我大概知道了。”

自從去年年底和馮冉交換了通訊方式后，她一直和馮冉有聯繫。兩人偶爾聊聊天，就是在這樣的聊天中，她獲得了相關的資訊。今年年初，梁清寧返回美國后，很不幸的，感冒發燒生了一場病，wang小姐在他病床前很貼心的照顧他，梁清寧深受感動，接受了告白。

“他一個人在國外，生病的時候又特別虛弱，能有個熟悉的人照顧很好。”肖萌說。

姐妹倆都知道，梁清寧絕對算是意志堅定的那種，但是再堅定的人，面對疾病的時候總會希望有人照顧和依靠，他被wang小姐感動實在太合情合理了。

“這倒是。不過，wang小姐算是趁虛而入了吧？”肖薇說。

易思北笑了笑：“我說過啊，梁清寧早晚都會被wang小姐搞定的。她和梁清寧是同班同學，機會太多了。”

從內心來說，肖薇還是很想維護梁清寧，下意識地想反駁易思北的話，她於是抬起下顎看着自己的男朋友：“好吧，算你當時說得對。你再預測下，他們啥時候分手。”

易思北手肘支着下巴，用一種慢吞吞、很具有神棍氣質的態度說話：“如果他們大學畢業時還沒有分手，應該就比較穩定了。”

“……”姐妹倆面面相覷，“這是什麼歪理邪說，有數據嗎？”

“wang小姐是美國人，父母都是音樂圈的人，對他留在美國有幫助。”

“才不會，清寧不是這種人。”姐妹兩人一起反駁他。

易思北一愣。說實話，兩張一模一樣的臉同時盯着他，又異口同聲地反駁他這一幕，任何人看了都有點受刺激。

“清寧不會像你說的這麼功利的。”肖薇說。

肖萌加重語氣：“是的，他不會。”

“功利又不是一件壞事。”易思北說，他不知道姐妹倆的反應為什麼這麼大，“因為對方的能帶來的金錢、利益和對方在一起，這很正常。”

肖薇皺着眉頭看着自己的男友，不太理解她為什麼會說這樣的話。

“不，你不懂，”肖薇語氣不太好，“這些事情不會發生在梁清寧身上，梁清寧的道德底線很高的。”

易思北也有些嚴肅，看着肖薇的眼神里也有了些不滿：“這和道德底線有什麼關係？你為什麼總是無理由的幫梁清寧說話？”

“是這樣的，”肖萌看着姐姐就要開口和易思北針鋒相對起來，氣氛即將變得糟糕起來，連忙說：“易師兄，如果姐姐不會因為你的家世選擇你，那麼清寧也不會因為wang小姐代表的綠卡和利益而選擇她。”

一句話說的易思北徹底啞然。他身上那種“我說的都對”的氣焰也消失了，很難得的，他陷入了毫無語言的狀態。他還是認為自己對梁清寧的判斷沒有錯，他意識到，肖家姐妹在精神上有一種共通的純粹感——這種純粹源於家庭教育，也源於她們的本性，是根本的觀念性問題，和她們姐妹倆爭執這件事是沒有意義。

不過，她們相信世界上是有純粹的愛情的對自己來說，倒是一件好事。

思索片刻后，他對肖薇點了點頭：“幸虧你是這樣的人，否則我大概就沒有那個幸運成為你的男朋友了。”

“當然啊，你以為和你談戀愛是多麼愉快的事情嗎？我們經濟條件相差很大，我很辛苦的！”易思北放低姿態，肖薇也開心起來，對他說，“我媽媽說過，世界上被錢污染的東西實在太多了，如果連戀愛都要被金錢因素影響，那也太可悲了，愛就是應該盡量純粹一些。”

易思北伸出手去，在桌子下握住了她的手，溫柔地說。

“對，就是這樣的。”

剩下的聊天，肖萌就沒有再去聽了——這對單身的她來說，是一種刺激，她附贈了兩人一個“你懂的”眼神，騎車返回學校。

……

當天晚上和路之航見面時，再結束了答疑時間后，肖萌就順便提起了身邊人的變化。

“對了，師兄，我還沒告訴你吧？我姐姐有了男朋友，男朋友你也認識，是你高中的校友易思北。”

顯然，路之航的腦瓜對邏輯思維和抽象思維很好使，但面對八卦明顯有點力不從心，他一開始根本沒有反應過來，停了停才問：“你是說，肖薇和易思北？”

“是啊。”肖萌拿出手機給他看肖薇和易思北頭碰頭挨在一起的合影，“沒想到吧！”

路之航看着照片，面露審視之色，隨後他問：“他們兩個，是怎麼到一起的？”。

“是這樣的，”肖萌解釋，“他們同一個專業，在同一個社團，從一開始的往來就比較多，接觸本來就比比較多……”

路之航聽着她的敘述，沒有插嘴。

“有趣的是，這學期返校的時候，我和姐姐互換身份，我們倆打扮得一模一樣，說實話外人真的很難認出我們的，但他挺厲害的，很快分辨出了我和我姐姐，”她盡量把這段戀愛史說得更生動一些，“……易師兄經過了考驗，他們倆就成為男女朋友了。”

“你有什麼感覺？”路之航問她。

沒頭沒尾的一句話，但肖萌明白路之航是在問她對肖薇戀愛的看法。

“挺好啊，”肖萌說，“我們雖然是雙胞胎，但也是很獨立的兩個人。我們倆又不需要隨時都要同步做某一件事。”

路之航說：“那你呢？想找男朋友嗎？”

“啊！？”

肖萌驚呆了。說實話，和路之航談這種八卦，肖萌心裏沒多少底，她不知道路之航對這種情情愛愛的八卦有何想法，就算他說“跟我沒關係”她都不會特別吃驚，但真的，她完全沒有想到，一毛錢都沒有想到，路之航會直接問她感情問題！

她感覺現在的自己就像一隻渾身炸毛的貓，出現了應激反應，她腦子里無數個問題如同滾燙的沸水一樣翻滾。

他問這個問題的用意是什麼？

他已經發現我喜歡他，所以問這個問題？

他是因為對雙胞胎的好奇才問我這個問題？

也許他就算順便問一問，什麼都沒想？

……

她腦子里轉過的念頭是如此的多，肖萌覺得自己現在無法分析路之航提出這個問題的緣由，毫無疑問，自己接下來的回答很關鍵。

“我嗎……”肖萌深呼吸一口氣，用盡可能不太突兀的眼神觀察着路之航的表情，極其謹慎、也極其緩慢地用詞，“師兄，是這樣……如果遇到了喜歡的男生，我不介意在不影響學習的情況下談一次戀愛。”

和她內心中犹如大海般的波濤洶湧截然不同，路之航的回應很平靜，很冷靜，就像是額十二月的貝爾加湖湖面。

他說：“嗯，我知道了。”

如果路之航不是路之航，肖萌一定會抓住他的脖子搖晃：你到底知道了什麼啊？快老師交代！讓他把想說的話吐出來！當然，這種情況只存在於肖萌的腦補，實際上路之航只點了點頭，看上去，類似他平時做的習題一樣，提出問題、得出了答案，問題也隨之被拋到腦後。

肖萌也不可能抓着這個問題不放，在每周二十學時的忙碌課程和二十小時的a刷題中，肖萌只能把這個困惑無奈的壓下去。

——不用着急，她相信，總有一天，她能從路之航那裡獲得答案。

# 第54章

生活按部就班地進行，這日復一日的學習和生活當中，春天帶着綠恭弘=叶 恭弘紅花回到了校園裡。

開學一個月後，在三月下旬的某一天，張雨晴帶回來一個和路之航相關的八卦。

“你們知道嗎？”她精神振奮的說，“我今天遇到了一件事！”

據說事情是這樣的。

今天下午，張雨晴從信息學院路過，遇到了一個女孩子到處在問路，問華大的信息學院的實驗樓在哪裡。實際上實驗樓的全稱是華大計算機中心，實驗樓只是通俗的叫法。這個女生是外校的，不清楚實驗樓的的在什麼地方，地圖上也搜不到這個地，正處在糾結中；張雨晴一向熱心，自告奮勇的帶着她去實驗大樓。

女生很感謝她，並且告訴張雨晴，自己是來華大和朋友一起吃飯的。

張雨晴把她送到了實驗樓門口后原本準備離開，豈料下一瞬就看到路之航從實驗樓里出來，和女生打了個招呼。女生笑着跑道路之航身邊，說“說好了一起吃飯的，所以我來華大找你的”，路之航回答說“走吧”。

張雨晴很吃驚的聽到這番話，然後就看着兩人並肩而行離開實驗樓，她暗中跟隨兩人到了學生第五食堂。這個食堂距離計算中心較近，規模也不大

喬雯八卦地問：“那女生長得怎麼樣？”

“挺漂亮的，非常精緻的漂亮，一看就和我們這種死理科生不同的漂亮。”

“路神對他的態度如何？”

“看不出來，他一直沒什麼表情，態度也一般，看不出熱情。不過，和其他女生對比起來，至少他不會和其他女生一起去食堂吃飯吧？就算肖萌，他也沒有和她一起在食堂吃過飯啊！”

躺着也中槍的肖萌深呼吸一口氣。

“接着說，你在食堂看到了什麼？”

“他們倆去了食堂，然後我看見路之航買了兩份飯菜，兩個人就這樣有說有笑的吃了起來。

肖萌一直靜聽八卦，沒有做聲，但此刻實在憋不住：“有說有笑？你確定沒搞錯？”

“嘿嘿，準確的說，女生有說有笑，路神嗎，有說，但是沒有笑。”

這還差不多。肖萌心想。認識路之航這麼久，她看到他笑的次數也一隻手都能數過來，這人基本上就是笑容絕緣體。

王璇看了眼肖萌，頓了頓：“那麼，他倆吃完飯後呢？”

“吃完飯後他們一起走進了實驗室大樓，我也就去上自習了，”張雨晴攤了攤手，“當時我手機都拿出來了準備偷拍，但總覺得路神好像在瞪我，就沒敢照。”

“你做得對。”王璇評價。

肖萌雖然問了幾句，不過她心裏也不特別乎。她壓根不相信路之航會和這個女生有什麼曖昧的關係，假設路之航真的那麼容易被某個女生攻陷，那麼他現在的女朋友也許早就超過一打了。

她沒有把這件事放在心上，沒過幾天，張雨晴精神抖擻地又帶來了新的消息。

“我拍到了路神和那個女生在一起吃飯的照片。”

王璇震驚：“怎麼拍到的？”

張雨晴解釋說，這幾天每到下午的飯點，她就去學五食堂吃飯，功夫不負有心人，終於又被她逮着一次機會，再次看到路之航和那個女生出現在食堂里。這次她比較膽大，假借自拍的時候，偷拍了幾張路之航的照片。肖萌不覺得很奇怪，路之航的生活節奏十分固定，張雨晴能再次在食堂蹲守到他實屬平常。

“你太執着了。”王璇簡直哭笑不得。

張雨晴說：“放心吧，我也不會亂貼照片的，我就留在自己手裡看看。”

余喬雯第一個搶過手機，然後大呼小叫。

“啊，路神很帥啊，真的好帥，”余喬雯花痴了一番路之航，不過她對女生就沒那麼客氣了，“這個女生嗎，長得，還行吧。”

王璇雖然抨擊了張雨晴的偷拍行為，但八卦這種東西有時候就是會無視你的三觀的，聽到余喬雯的說法后，她依然情不自禁的拿過了手機觀摩了一陣子，並且把手機遞給了肖萌。

張雨晴完全是個顏控，她偷拍的三張照片里，兩張都是路之航的個人照片；只有第三張里出現了他和那個女生兩人。照片里的路之航一如既往的沒什麼表情，各種冷漠疏離；女生言笑晏晏，看着很開心。

“你認識她嗎？”王璇問她。

“唔……認識，”肖萌其實在看到照片的第一眼就想了起來，她曾經在日料店和路之航吃飯時，和這個叫韓如倩的有一面之緣，“是路之航的中學同學。”

王璇嘆了口氣，安慰的拍了拍肖萌的肩膀：“有啥感想？”

“沒什麼的，他當然也會有朋友。”

肖萌的態度很坦然，也很自然，也很隨便，王璇沒有疑心什麼，也沒再問。

當晚肖萌去找路之航答疑，但她想了想，完全沒提到韓如倩的事。她不知道為什麼，完全不想問，那種不想問的想法甚至蓋過了好奇心。

她認為，這件事很快就會結束，她記得那次在日料餐廳的時路之航對韓如倩的那種無所謂的態度。說真的，路之航如果真的能被韓如倩輕易的搞定，那麼也不至於中學六年都毫無進展。

然而事實和她想的似乎有點出入。

除了張雨晴之外，世界上很多人都有發現八卦的眼睛。接下來兩三周時間里，不少信息學院的學生多次看到路之航和韓如倩在食堂、實驗樓里結伴出入，湯方圓也和肖萌聊了幾句相關八卦。

“他和韓如倩的關係真是很迷。”

“湯師姐，你怎麼知道她的名字？”

“不光我知道，我們班的大家都知道。班上有人問了路之航那女生是誰，他就說了她的名字。”

“哦，這樣啊……”

“不過他態度很堅決的否認了女朋友的傳言。這對你，不，對我們404團隊來說，算是好消息吧？”湯方圓摸了摸下巴，“畢竟，如果他有女朋友了，恐怕他就沒那個時間來輔導你做這些算法題了。”

肖萌慢慢的點了頭：“的確算是好消息……”

根據傳言，肖萌拼湊出了兩人的相處規律：每周見三到四次、韓如倩在下午五點到六點左右到華大，和路之航一起吃飯，然後回到實驗樓里，大約晚上七點到八點，她離開實驗樓。她覺得有些奇怪，路之航和韓如倩之間可能壓根沒有共同語言，為什麼能相處如此久的時間呢？

她想了想，在某次答疑結束后找機會問了他：“師兄，你最近和韓如倩似乎常常在一起？”

“嗯？”路之航隨口回答，“你怎麼知道的？”

“你們在食堂吃飯，被很多人都看到了。”肖萌道。

路之航嚴重面癱的臉上短暫的皺了皺眉，似乎是在表達對傳八卦的人的不滿。

不過即使不滿，但他還是解釋了一句：“她來找我有事。”

“找你什麼事情？”肖萌追問了一句。問歸問，她倒是不太期待能得到路之航的回答。

“她讓我教她多元微積分。”路之航說。

“哈？”

肖萌完全沒想到。且不說微積分需不需要輔導的問題，就算她數學不好需要人輔導微積分，也不需要找路之航吧？她所在的師大沒有數學高手嗎？師大也是全國名校啊！再說了，外面的培訓班裡那麼多教微積分的……這和用英特爾i7計算小學生四則運算有什麼差別？

“你要輔導她多久？”肖萌問。

“兩個月。”

“也就是說，要持續到五月？”

“是的。”

“可你平時那麼忙！”肖萌吃驚地指了指隔壁的實驗室，“實驗室還有很多工作吧？就不能讓她換個時間？”

路之航里發出了一聲不情不願的鼻音：“我已經答應她了。”

“不能改時間吧？你不那麼忙的時候。”

路之航不看她，一副不願意詳談的模樣，只說：“不想改時間。”

肖萌啞然。既然大神能主動對自己施加援手，為什麼不能對同樣對韓如倩施放善意呢？時間是路之航自己的，他要怎麼安排她又無法干涉，再問下去，沒準他會生氣。

已經算是路之航微表情解讀專家的肖萌只能勉強說“呃，好吧”，強迫自己不再開口，告辭離開。

# 第55章

兩天後是周五，吃過晚飯後，肖萌照例和王璇一起去了機房刷題，七點半的時候，於是她翻了翻自己的刷題記錄，找了道難題，去了實驗樓，如往常一樣敲開了會議室的門——根據八卦，她猜測今天又是韓如倩來找路之航的時候。

果然如此。她站在會議室的半透明磨砂玻璃門外，看到了路之航和韓如倩兩人。

兩人其實沒什麼曖昧的動作，他們坐在會議室相鄰的兩把人體工程學椅子上，面前的橢圓會議室長桌上擺放着諸如課本、筆記本、草稿紙等一大堆數學輔導需要用到的輔助設備。

這是很正經很正經的學習模樣，完全看不出什麼曖昧，任何人看到這個畫面都會心生慰藉——真是兩個熱愛學習的好學生啊。

然而肖萌卻徹底的呆在那裡，眼前所見的一切讓她心裏涼了一半。

韓如倩坐在她平時常坐的座位上，路之航拿着紙筆在草稿上寫寫畫畫，正在對韓如倩說“懂了嗎”，那口氣、那語調，像他平時和她的交流情況。

肖萌深呼吸一口氣，抬起手輕輕敲了敲玻璃門。

兩人一起抬頭朝她看了過來。

對於她的不請自來，路之航的態度不算很壞，也絕對談不上熱情歡迎。他看着她的眼神就好像有人把強光直接射進了他的眼睛里。

他平靜地問：“你怎麼來了？今天是周五。”

“啊，抱歉，我不知道還有人在。”肖萌小小的撒了個謊，並且因為謊言有點臉紅。

路之航的態度在肖萌的預料之中，他生活極有規律，不喜歡更改自己的時間安排和計劃，自己的不請自來對他來說肯定是個困擾。肖萌呼出胸中那口鬱結的氣，竭力讓自己變得冷靜起來。她既然不請自來，也是找到了足夠有說服力的借口的。

“嗯，師兄，只耽誤你幾分鐘，”她清了清嗓子，“明天早上是線上賽，我剛剛刷題的時候遇到一道很難的題，我總覺得明天會考到，趕緊來問問你……明天我就不來了，我和姐姐要去外面吃飯。”

路之航停了停，說：“那你等十五分鐘。”

於是肖萌就輕輕拉開會議室的另一把椅子坐下，安靜的等着。

然後她開始觀察兩人，非常認真的觀察。

韓如倩說著一口非常標準的普通話，發音清晰漂亮，詞和詞的連接處有點柔軟，有點撒嬌的意味。在路之航講題的時候，韓如倩的態度也比較嚴肅，完全是醉心於數學的樣子，沒有試圖試圖散發任何女性魅力——但有那麼兩次，趁着路之航埋頭算題時，她抬起眼衝著肖萌笑了笑，笑容非常商業，非常官方，就像一個身價千萬的明星站在舞台上對下面的圍觀群眾露出的笑容一樣，優越感十足。

肖萌的數學很好，兩人雖然談的是大二才可能學的多元微積分的內容，但肖萌大致能聽明白。十分鐘后她有所判斷：韓如倩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她絕對不是數學學渣，搞不好數學成績還相當不錯。當然這也不足為怪——韓如倩是路之航的中學同學，也就是說，她也是附中本部的學生，附中本部的學生不可能有學渣，韓如倩的學習能力絕對不會很差。雖然她沒考上京大華大兩所學校，但師大的高考錄取分也相當高了。

十五分鐘后，時間到了八點，路之航結束了和她的交談，對肖萌點頭示意。

肖萌連忙走過去，對他出示了自己精心選擇的、看起來很簡單，實際上也不難，但運算時間不論如何都達不到規定要求的、連湯方圓都被卡住的難題——一道窮舉題。

路之航拿着題和她已經寫好的程序看了兩分鐘，然後又在草稿上寫寫畫畫。

他做這些事情的時候，會議室里極其安靜。

就像是被魔法師施了禁言術一樣，肖萌完全沒辦法開口說話；韓如倩也是，她沒走，依然坐在路之航身邊，支着下顎安靜地看他的側臉。

“一道np完全問題，可以將現在用的普通進化算法改成遺傳進化算法，運行速度會快50。”

說完，他拿過自己放在一旁的ipad，點了兩下，發了一個文件給肖萌。

“我做過類似的題，發給你參考。”

一道難題就這樣舉重若輕的被解決了，比肖萌想象得更快。她點了點手機，確定文件已經被接到了。她再也沒有足夠的理由留在會議室，她的自尊也不允許她再編一個強行留在他身邊的理由。

她慣例地對路之航道謝，推開會議室的門準備離開。

“師兄，不打擾你了，我先走了。”

韓如倩笑了笑，叫住她：“肖師妹，咱們一起走吧。”

“好啊。”肖萌客氣道。

顯然兩個人都記得去年年底的那次偶遇，哪怕只有一面，也記住了對方的名字。

於是兩名女生一起去乘坐電梯，透過鏡面一樣的電梯金屬門，肖萌即便沒有回頭也看到路之航順手帶上了會議室的門回到了實驗室，他那顯眼的白色實驗袍消失在實驗室門口。

兩名女生沉默地走進電梯間里，電梯開始下行。

“是不是覺得挺受不了的？”韓如倩忽然開口。

肖萌沒想到，猛然側頭看韓如倩：“什麼？”

“路之航啊，和他相處，是不是很受不了啊？”韓如倩微笑着，“費勁了渾身解數，終於朝他靠近了一點，內心沾沾自喜，以為這是一個偉大的勝利。實際上真的是這樣嗎？不經意間你會發現，你和他的距離其實一點都沒有縮短……他就像一個站在無窮遠處的人，不論你朝他走多少步，他依然距離你無窮遠。”

肖萌不想講話。她告訴自己要冷靜，但心跳速度逐漸加快。

“隨着相處時間變長，這種事情會越來越多。接近、遠離、接近、遠離……就像一個絕望的故事。這就是阿斯伯格綜合征患者。”

肖萌依然沒有作聲。

她對韓如倩的了解為零，不知道她說這番話的用意，但她隱隱感覺到，她在挑釁她，只不過她完全沒有面對情敵挑釁的經驗。

她想開口反駁韓如倩，但路之航的行為支持了她的論點。

她無比渴望肖薇在她身邊，她們姐妹在一起時，就能想出很好的應對方式。但現在她大腦非常混亂，她在電梯的金屬牆上看到了自己的臉，一張過分緊張、有些害怕的臉。

電梯門打開，到達一樓，兩人一前一后地走出來。一樓空蕩蕩的大廳給了她更多的呼吸空間，也讓她的大腦清晰了一些。

肖萌說：“學姐，你的數學其實很好吧？”

“還行，但不如路之航。你不也是這樣？”韓如倩笑微微，看着親切又和氣。

面對韓如倩那張篤定的臉，肖萌平和地說：“也許你說得對。”

韓如倩似乎沒想到她的態度這麼好，反而有點被噎住的感覺，一時間沒能接上話。

隨後肖萌想了想，又說：“不過我想再試試看。我和路師兄畢竟只認識了九個月，還不能確定以後如何。起碼，我現在沒有感到絕望。”

說完，她大步走出大樓門口，開鎖取自己心愛的自行車，她還要準備的a線上賽和接下來的期中考試，沒時間和這位學姐嘴炮——就算在言語上找回了場子也不會對她和路之航的關係有任何幫助。

她騎車離開后，拐彎時，她忍不住下意識看了回看了一眼。

韓如倩還在自己的自行車旁站着，她注意到她的視線，在路燈下，她輕輕地搖了搖頭。

……

第二天是周六，也是她和肖薇的生日，易思北為肖薇制定了一個熱鬧的慶生計劃，鑒於姐妹倆是同一天生日，這個大計劃顯然一定要要捎上肖萌——起初肖萌覺得自己是個燈泡有點不想摻合，但易思北親自打電話給她，叫她一起出去。

“這麼多年的生日，你們從未分開過，我不能因為是肖薇的男朋友就厚顏無恥地奪走你的姐姐，讓你一個人過生日。”

易思北的語氣非常鄭重，肖萌聽得很感動。

“而且，我也很想和你成為朋友，”易思北說著又笑了，“聽說一起休閑娛樂也是增進友誼的很好的方式。”

“我去！我去！”肖萌當即叫道。

於是，肖萌和湯方圓、王璇兩人參加完本月的線上賽后，就連忙騎車到了京大和姐姐匯合。

# 第56章

肖萌和湯方圓、王璇兩人例行刷完本月的線上賽后，就騎車到了京大和姐姐匯合，在易思北的帶領下離開了學校去了市中心。

作為首都的土著居民，易思北對這座城市的了解非常深入。下午時，他開車在姐妹倆在首都的古城小巷子逛了一圈，雖說以首都的人口密集程度，市中心裏不可能有什麼很漂亮又人跡罕至的地方，但總有那麼一些老衚衕的遊客很少，保持了明清時代的狀態，易思北挑挑選選了一陣，三個人就坐在四合院改建成的小咖啡館的二層閣樓里喝咖啡。

從閣樓窗戶里可以看到一棵生機勃勃的海棠樹，在四月中的春風裡，花兒全數盛開，像清晨時天邊的粉紅色雲霞，如夢似幻。

“很美的四合院，有一種偷得浮生半日閑的感覺。”肖薇說。

“和我們榕城的衚衕巷子有點不一樣。”肖萌說。

“區別在哪裡？”易思北問。

“商業氣氛太濃了，沒有這裏這麼悠閑。”

“起碼咱們今天應該休閑一下，”易思北又拿出一盒《七大奇迹》桌游，“來試試看？”

在此之前，姐妹倆都沒有接觸過桌游，但她們豈會放過這種挑戰：“來！”

一輪教學遊戲下來，三人開始的玩遊戲。玩桌游一靠策略二靠運氣，姐妹倆運氣很好，易思北是策略高手，三個人在桌子上拼得你死我活，大笑聲、爭論聲越過那顆海棠樹飄蕩到了遠方。

……

一場桌游廝殺到下午五點，三個人就在衚衕的據說某百年老店吃了一頓便飯，價格不貴，味道也很不錯，正宗的北方味道。

吃過晚飯後，三人組看了國家大劇院看柏林愛樂樂團的演出，是的，交響樂。

聽到這個安排的時候，姐妹大吃一驚。

易思北此前沒告訴肖薇自己的安排，說給她們一份驚喜——是的，真的很驚喜，但似乎有點過於驚喜了。

“很巧，在你們生日的時候，柏林愛樂樂團恰好前來演出。”易思北解釋，“所以我訂了三張票。”

因為從小身邊就有個梁清寧，姐妹倆從小就認識到西洋樂器的音樂之美，但真的沒去聽過交響樂——說實話，“聽交響樂”真不是普通工薪階層的家庭有閑錢乾的事情。

三人排隊進入大劇院，然後在前排坐定。這是個很好的位置，他們甚至能看得到音樂家們的臉。姐妹倆同時往後看，看到了演奏大廳座無虛席。

“這個位置的票價很貴吧？”肖薇說。

“還好，沒有二樓包廂的票價貴。”易思北挺淡定的笑了笑，“我想買包廂的，可惜沒票了。”

肖薇抽了抽嘴角，很想打他。易思北基本不炫富，但偶爾炫富起來，那種欠抽感似乎比普通人的炫富還要強烈十倍。

“……嗯，謝謝啦。”

“不客氣，親我一下就好了。”

肖萌在一旁涼颼颼的說：“我支持你打他。”

於是她看到肖薇揚起手輕輕的敲了下易思北的背。

肖萌無語凝噎，早就說了，她幹嘛來當燈泡！

在她默默的吐槽中，隨着燈光暗下去，今晚的演奏會開始了。

出席音樂會，聆聽交響樂是一種儀式性很強的社會行為，起碼需要觀眾有一些音樂常識，就像要欣賞繪畫，就應該對色彩、線條、造型、構圖等有一些基本的了解一樣。姐妹倆這方面的知識是很過關的，易思北只比她倆更好。

或許是因為為了滿足中國觀眾，這場演出的曲目很豐富，大都是熟悉交響樂的中國人耳熟能詳的作曲家的作品，如施特勞斯、貝多芬、莫扎特等。姐妹倆有一雙很好的耳朵，這場交響樂確實聽得非常滿足。

近十點時，這場交響樂演出結束，三人乘車返校。肖薇和易思北暢談對這場交響樂的感受，肖萌坐在後排，偶爾插話幾句。如果沒有韓如倩昨天的那番話，今天這一天可謂非常愉快。

“……你當時為什麼沒學西洋樂器？學了笛子？”

“因為非常獨特，”易思北說，“我小時候是很特立獨行的，堅決不要和別人一樣。”

“在大家都學鋼琴、小提琴的時候學笛子……”肖薇想了想，“坐在你家院子里的石榴樹上吹一曲笛子，確實很有意境。”

肖萌注意到，姐姐說完這話，易思北微笑着看了她一眼，眼神非常溫柔。旁觀了一個寒假的兩人聊天，肖萌知道這兩人聊起天來就沒完沒了，看着兩人的話題將要滑落到小時候的生活里，肖萌連忙咳嗽一聲，終於把憋了大半天的話問出口：“師兄，我能和你打聽件事？”

“你說。”

她準備和易思北打聽韓如倩——韓如倩和路之航的同級生，自然也是易思北的校友了，肖萌覺得這位易師兄一定知道不少八卦。

“韓如倩？”易思北反問，“你問她干什麼？”

肖萌不好意思把理由說出口——因為她是我的情敵？這種理由她實在說不出口。

好在易思北可能也意識到了她的尷尬，一邊開車一邊換了個問法：“你最近在華大見到了她？”

肖萌這下子不好否認了：“是的。我碰到她和路之航在一起，路之航在教她微積分。”

“哈。”易思北輕輕笑了一聲，笑完后似乎還覺得不夠，又追加了兩個字，“有趣。”

“你的笑聲讓我有一種奇怪的感覺。”肖薇說。

“我是覺得好笑，她居然還沒對路之航死心。”

肖萌連忙問：“怎麼回事？”

“還記得我說過路之航曾經因為不接受某女生的表白，和這個女生哥哥打架的事情嗎？”易思北頓了頓，輕描淡寫地吐出一段話，“那個女生，就是韓如倩。”

“呀！”肖萌嚇了一跳。

她隨機想起和韓家兄妹的初見，那時候她隱約覺得三人的關係很微妙，原來是曾經打過架的關係！

“你不是說路之航差點因為這起打架事件被開除？那他們的關係應該很一般吧，怎麼還輔導上了？”肖薇問。

“某種程度上說，韓家兄妹是這次打架事件的受害者，”易思北說，“韓如倩可以仗着這個身份對路之航提出要求，我記得路之航中學時就幫她補習過數學。”

肖萌到是精神一振。這麼想，可以完美地解釋路之航現在的行為了。

“那次他們補習了多久？”

“大約就幾天時間。路之航完全不是那種循循善誘的老師，他的思維方式和一般人不一樣，對不理解他的人沒什麼耐心，數學在他眼中是另外一種樣子。我有一個朋友，叫吳桐，人稱‘吳神’，和路之航同在數學競賽班，在附中也是妥妥的大學霸，但就連他也被路之航批過‘你怎麼這麼笨’，韓如倩更不用說，估計沒少受打擊，這樣的補習當然不可能持續很久。即便知道他沒有惡意，但心理一定不好受。”

肖薇一攤手：“所以，問題是，她怎麼又找路之航補數學了？不怕被打擊了嗎？”

“人是會成長的，他也不可能不變。他現在畢竟是大二學生了，說話方式也會改，”易思北從后視鏡里看了眼肖萌，“小萌，路之航打擊過你嗎？”

肖萌很肯定的說：“從來沒有。”

實際上，路之航對她到是表揚居多，常常說“不錯”“進步很快”“想法很好”，肖萌每次聽到都會十分興奮。

“還是不對啊？”肖薇在這個時候比妹妹敏銳，“七八年時間都過去了，再多的歉意也償還完了吧？我看路神也不是會被愧疚困住的那種類型。再說，根據小萌的說法，路之航那麼忙，他幹嘛一定要選這個時間輔導韓如倩微積分？”

易思北“唔”了一聲：“猜猜看，韓如倩在大學里學的什麼專業？”

大學里的專業浩渺如海，肖萌完全沒數：“是什麼？”

“心理學。”

心理學是師大的王牌專業，錄取線很高，也是全國最好的心理學專業。

肖萌想了想：“師兄，你覺得韓如倩學這個專業和路師兄有關嗎？”

“如果有關，我不會感到意外。”易思北說，“路之航毫無疑問是個天才，但那是智商上的天才，他性格上的弱點非常明顯，被韓如倩用什麼話術套牢了也不是很奇怪。”

肖萌慢慢陷入了思考，想起自己和路之航的接觸經歷。他性格不好接近，但對人沒什麼戒心。如果有人願意專心傾聽他的話，並且和他有一些共鳴，靠近他並不難。

肖萌懷着複雜的感情回到宿舍里，時間已經到了晚上十點四十——她把帶回來的蛋糕分給了諸位完全不怕發胖的室友們（易思北給給姐妹倆一人準備了一個小蛋糕，讓她們帶回去分給室友），又快速洗漱爬上床，摸出了手機習慣性的睡前一刷。

就這麼一刷，她看到了路之航於晚上八點前發來的兩條信息。

路之航主動和她發信息的時間極少，滿打滿算不超過兩位數，今天居然發了兩條！

20:13:35[freddie]：你今天有什麼事情？

20:45:51[freddie]：發生了什麼事情？

她抱着手機，開始回復。

# 第57章

晚上七點，路之航如平常一樣，和邱偉濤去食堂吃了飯，又回到實驗室，例行在數據庫里尋找論文。

做研究當然少不了要查詢論文，對viol-β這種前所未有的系統，需要太多的新思想和新理論。雖然有了思路，路之航還沒有找到最合適的方程，他前幾個月讀了不少書，而後意識到，僅僅靠着課本上的知識不可能有答案，他必須接觸最前沿的知識領域，因此這兩個月來，他一直在找尋相關的論文。

他打開了sci數據庫，習慣性地輸入“振動”“流體力學”“聲波”等關鍵詞開始查詢論文。

很快的，有一篇昨天才錄入數據庫的新論文引起了他的注意——是美國地球物理流體實驗室的幾位研究員合著的一篇論文，論文的分量很足，長達八頁，講述了他們是如何通過可視化系統研究大氣振動的模式，論文里一半是圖表，一半是方程。路之航的靈感爆發，感覺這篇論文里用到的數學方程對自己要建立的評價模型很有啟發意義——奈何論文受限於篇幅，大大縮減了計算過程，他想了想，找到第一作者“xi,yu”的郵箱，發了一封英文郵件過去，想要和對方詳細討論下對方的論文所用公式。

郵件發完，他的心情好了不少。隨後他下意識看了看屏幕右下角的時間，恰好是晚上八點。這本來應該是肖萌來請教他問題的時刻，可她今天有事，沒有來。路之航有點莫名的不愉快——非常不喜歡更改自己的時間表，韓如倩一個月前忽然到來已經讓他很不愉快了，肖萌居然又改時間，還是昨晚才通知自己改時間。

一旁正在寫代碼的邱偉濤推了推眼鏡，問他：“怎麼沒去會議室？小師妹今天沒來？”

肖萌來實驗室找路之航的時間非常固定，眾人都掌握了這一規律。

路之航解釋了“昨天來了所以今天沒來”原因。

“啊……”邱偉濤吃驚，“昨天不是那個叫韓如倩的妹子來找你？”

韓如倩這段時間出現在路之航身邊的次數是如此之多，實驗室的眾人當然也對她混個臉熟。

“是的。”路之航點頭。

說實話，如果換成其他男生，每周有五天時間給妹子輔導功課（雖然時間是分開的），絕對早就被栽上了“花心大蘿蔔”“人渣男”的帽子，但到了路之航這裏，八卦和緋聞雖然有，但那都是不明真相的群眾的道聽途說，但凡和路之航現實生活中走的比較近一點的，都絕對不會以為他在和女生玩曖昧。因為沒有哪個玩曖昧的男生會精準到分鐘的和妹子見面、道別。眾人也問過他為什麼於百忙中要幫韓如倩補習，他的解釋是“欠她人情”，聽上去倒是有理有據。

“看到你給韓如倩補課，小師妹不高興了沒？”邱偉濤笑。

“她為什麼要不高興？”路之航問。

就算邱偉濤和路之航已經很熟悉了，絕對稱得上朋友，依然對他的說話方式有點無奈。在邱偉濤看來，一切都明明白白的好像寫在紙上一樣，路之航是身正不怕影子斜，但兩個妹子肯定對他頗有好感。

對這兩個妹子，項目組眾人私下都是八卦過的。倆人雖然都很漂亮，眾人還是因為更傾向肖萌。肖萌身上討人喜歡的要素（先入為主效應、計算機科學系、校友、雙胞胎、幫項目組的忙等）顯然比韓如倩多得多，很自然，眾人都很希望她能奪得這場感情的勝利——假設有感情的話。

“怎麼說呢，”邱偉濤摸了摸下巴，“如果小師妹找我補課，你什麼感受？

“唔……”路之航擰着眉頭沉思了一會，沒有回答，只敲開了和肖萌的對話框。

[freddie]：你今天有什麼事情？

十分鐘后他又看了一眼對話框，肖萌居然還沒有回復——不太符合她的習慣。

他想了想，又敲上一句。

[freddie]：發生了什麼事情？

半小時后還是沒有回復。

他想了想，打開手機中的自己寫的自行車監控app，查看肖萌的自行車的位置——在京大宿舍樓下。他這才想起肖萌說過，自己要和肖薇一起出去吃飯來着？那她們姐妹倆去哪裡？

實際上，路之航的疑惑是在兩小時后才解開的。那時候他已經回到家裡了。

[小萌]：師兄，抱歉，才看到你的信息。今晚我和姐姐在去了校外，沒有看手機。

[freddie]：在外面做什麼？

[小萌]：我和姐姐今天生日，一起慶祝生日去了。

路之航愣了兩秒就想起來——是的，肖家姐妹的生日的確是4月17日，她們的書里有寫。

[freddie]：是十九歲生日？

[小萌]：是的。

路之航當即敲下了一句“生日快樂”，在發出去之前，他又想了想，平生頭一次點開了聊天軟件的自帶的表情包，翻了翻找到了一張小人捧着蛋糕的jpg圖，發了出去。

[小萌]：謝謝你！師兄。

[freddie]：我應該送你生日禮物。

[小萌]：不用了，你剛剛的祝福就很好了。

隨後，她的第二句話立刻跟上。

[小萌]：真的。我很開心了，我都不知道你還會發表情包的！以前從來沒有看到你發過，哪怕是自帶的表情包都完全沒有用過。

[freddie]：可這不是禮物。你有什麼想要的禮物嗎？

肖萌遲遲沒有迴音。

路之航看着信息思考了兩秒，然後拿着手機走到客廳，路一純正好結束了電話，瞧着準備去睡覺了。

路之航問：“媽媽，肖萌今天生日，我應該送什麼禮物？”

“我之前和你說過，給女孩子送禮物，看她喜歡什麼，看她需要什麼。”

“她需要一個gps定位儀，我已經送了。她想參加a，我每周都在教她解題技巧。”

路一純扶額，啟發道：“那你再問問她要什麼。

“我已經問了。”

“她說了什麼？”

路之航把聊天記錄給她看。

路一純看完后只能無奈搖頭，自己養的這個兒子啊，真的太讓她傷腦筋。他發個表情包，人家妹子都那麼高興！

“再問一次。重要的話要說三遍啊，兒子。”

於是路之航拿着手機開始又敲了一行字。

[freddie]：你有什麼想要的禮物嗎？

[小萌]：……嗯……

[freddie]：你到底有沒有想要的禮物嗎？

[小萌]：你真的要送我禮物？

[freddie]：是的。

[小萌]：那請我吃一頓飯，可以嗎？就在食堂吃。

[freddie]：可以請，但不在食堂。

[小萌]：師兄，你很忙，我也很忙，今天為了慶祝生日我已經浪費了一天了，明天要補回來。在食堂吃飯比較節約時間。

[freddie]：食堂不是請客吃飯的地方。

[小萌]：我覺得是。

一直以來，路之航覺得自己和肖萌不論聊天還是討論專業問題都十分順暢，沒有任何溝通上的問題，此刻他忽然不確定起來——怎麼她忽然變得這麼奇怪？！和她交談怎麼這麼難呢？他心中糾結，凝着眉頭又把手機遞給路一純。

“肖萌說要和我在食堂吃飯。媽媽，你說過，請女孩子吃飯要在環境優雅價格較貴的店，食堂怎麼能作為請客吃飯的地方？”

路一純去沙发上坐下，拍了拍自己身邊的沙發，路之航走過去，在她身邊坐下。

她拍了拍兒子：“寶貝，你就答應她好了。決定一件東西是不是禮物，取決於對方的想法而不是你花了多少錢。再問問她什麼時候吃飯，還要其他禮物嗎。”

路之航百分百聽媽媽的意見，快速回復。

[freddie]：好吧。我們就在食堂吃飯，你定時間。

[小萌]：明天中午吧。

[freddie]：好。你還要什麼禮物嗎？

[小萌]：嗯……和我合影一張，可以嗎？

[freddie]：可以。還有嗎？

[小萌]：陪我去看學校藝術博物館看昨天開展的兩場特展覽，可以嗎？

[freddie]：可以。還有嗎？

[小萌]：沒有了。

[freddie]：真的嗎？

[小萌]：真的沒有了！

[freddie]：好的。

肖萌發來一句“晚安”后，路之航抬頭看着路一純，解釋說：“她對我提了三個要求，我都答應了。她會高興嗎？”

路一純一直看着路之航和肖萌聊天，此時又笑又嘆。

“她當然會高興，你沒發現，這三個要求都是要你陪她的嗎？只要你能陪着她，我想她會很高興了。”

# 第58章

周日肖萌起得很早，昨天在外玩了一天，五小時的a刷題時間根本沒完成，今天要補回來。她和王璇早早地去了機房，開始刷題，直到和路之航約定的時間臨近，她準時到達到了和路之航約定的食堂——華大食堂很多，每個食堂的風格也不一樣，路之航常常去的這個食堂是學五食堂，距離實驗樓最近，規模最小，是學校的老師常去的食堂。

兩人在食堂大門處碰面，兩人到的時候比平常的吃飯時間略早了十分鐘，食堂的人不算很多，相對而言比較清靜。

“你想吃什麼？”路之航把校園卡遞給他——說好了他請客，哪怕請客的金額很小，形式上的流程還是要走一走的。

肖萌開心的拿過校園卡仔細觀摩，準確的說，是觀摩校園卡上的大頭照。大部分人的證件照都很醜，但路之航顯然是例外。他的五官有點西化，輪廓相較普通人更深一些，這張大頭照絕對稱得上“劍眉星目”，絕對可以入選“十大最帥的證件照”之類。

肖萌於是就用這張有路之航頭像的校園卡隨便打了菜，又跟在路之航身邊，看他也打了一份飯菜——一份米飯，一大牛排，一份清炒西蘭花。中規中矩的飯量，以路之航的身高來說，似乎有點偏少。

兩人端着餐盤找了在食堂找了位置然後坐下。

肖萌笑顏：“師兄，謝謝你的請客。”

路之航說：“生日快樂，雖然晚了一天。”

“好呀，謝謝。”

一個很路之航的回答。肖萌抿嘴笑起來：“師兄，你生日是什麼時候？今天你請我吃飯，到時候我幫你慶祝生日。”

“未必能慶祝，”路之航搖頭，“我的生日是七月二十一日。”

肖萌一愣：“是暑假！”

那時候她應該在家裡，想幫路之航慶祝生日的想法未必真能實現。

“如果我不在學校的話，”肖萌算計了一下，“只能遙祝你生日快樂了。”

路之航點頭：“也可以。”

隨後兩人開始吃飯，華大的學生來自五湖四海，菜要最大程度的兼容各地區的口味，通常不會出現特別難吃的。

“你覺得食堂的飯菜味道怎麼樣？”肖萌說，“我覺得很不錯，比我高中的學校強了好多倍！”

“很好，”路之航給了個肯定的答覆，“價格也很便宜。”

那是肯定的，大學食堂都有財政補貼，比在外面吃飯會便宜很多，性價比一定很高。

當然，大學食堂肯定不是那種適合聊天的地方，食堂的每個角落都散落着學生，有人在他們身邊來來去去。遠處有人不小心打翻了餐盤，發出了“嘩啦”一聲巨響；兩人隔壁桌子坐了一男一女——從他們那肉麻的聊天和給對方夾菜的動作，肖萌判斷這倆可能是一對情侶。

此時女生在那裡用一種非常甜膩的聲音抱怨，說學習壓力好大，昨晚做老師布置的大作業做到想哭……

男生慷慨激昂地讓她別擔心，“別擔心，我幫你做作業。”

“啊，你真是太好了。”女生嬌滴滴的說，然後給男生夾了一塊雞腿。

種種肉麻的語言讓肖萌不忍細聽，但路之航對此毫無反應，他一心一意對付自己餐盤裡的食物，肖萌疑心這些話根本沒有進他的耳朵里，當然，就算聽了，他恐怕也不會對有些有什麼特別的感想。

兩人吃完了飯，歸還了餐具，然後走到食堂外。春天已經來到了這個北方的大城市，綠樹紅花回到校園，真是很適合拍合影的季節。

兩人沒有騎車，沿着林蔭道散布着往藝術館而去。

肖萌拿出手機：“你答應我的，和我合影！”

“嗯。”

路之航的表情看起來不是很情願，但對答應的事情他沒有打算反悔，因此還是中規中矩站在肖萌身邊，距離不超過五厘米。肖萌滿意的點點頭，拿着手機努力伸長手臂準備自拍——鏡頭的里的兩人的身高差有近二十厘米，肖萌的視線差不多他的肩膀，看起來有點不太協調。

“師兄，你側一下身體，再稍微蹲下嗎？”

路之航沒做聲，但是照做。

肖萌對鏡頭露出淺淺的笑容，然後一連拍攝了好幾張。照片里的路之航雖然看着鏡頭，但一如既往的有些嚴肅，臉上沒有笑意，再加上因為拍攝時她在前路之航在後，照片輕微的變形，整張照片看上去，她的臉似乎比路之航的還要大一點，顯得有些不太協調。但肖萌也不奢望路之航能笑，她看了看這幾張照片，刪掉效果相對比較差的，留下了最好的一張后，對路之航粲然一笑。

“師兄，可以了。”

路之航看着她半晌，想說什麼又欲言又止，最後變成一句。

“走吧，去藝術博物館。”

……

華大的理工科非常強，以至於很多人認為華大沒什麼藝術氣質，實際上在華大主樓旁邊就有一個耗巨資修建的藝術博物館，是華大重要建築之一，雖然建成時間僅有五年但已經成為華大的地標性建築之一。藝術博物館有常設展覽和特別展覽，肖萌不算是很純粹的藝術愛好者，但每次有新展都會去看一看。

而最近藝術博物館開了兩個新展，一個是名叫“筆墨文心”的書畫展，展覽了從明代以來的五百多年的一百多幅書畫作品；另一個是叫“和樂德音”的古代音樂文物展，肖萌對這兩個展覽都很有興趣。

常設展覽是免費的，但特展不是。兩人刷了校園卡購票進入大廳，路之航目光掃過導覽牌，沒有多言，直接邁步朝一樓角落的展館走過去。他人高腿長，邁步走起來肖萌得小跑才能跟上。

肖萌連忙問：“師兄，看你對展覽很熟悉的樣子，你之前参觀過藝術博物館嗎？”

“來過一次。”

“啊？你居然來過？”

肖萌很吃驚，她覺得路之航和藝術應該是絕緣的（除非他要研究人工智能畫畫）。

“我媽媽曾經帶我來看過兩次。”

為了方便學生参觀，臨展設置在一樓。因為此刻是中午吃飯時間，特展的展覽館里人非常少，諾大廳堂里就只有他們兩人，彷彿是他倆包場一般。

肖萌沿着参觀路徑，一幅幅仔細看來。書畫展的展覽覽還挺有貨的，很多都是珍品。

“啊，這是祝枝山的《滕王閣序》！”肖萌對路之航說。

顯然，今天的路之航鐵了心要做一個稱職的陪同人，他亦步亦趨地跟在肖萌身邊，雖然發表意見對他來說很難，但他會回答：“看不懂，像畫畫。”

“這是草書，確實很難懂的，如果我不是學過書法也看不懂，”肖萌指了指玻璃窗里的長卷，“這裏你應該能看得懂吧？‘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中學語文要背的。”

在提示下，路之航點了點頭，勉強分辨出了這一行字。

“還有這一句，我蠻喜歡的，‘老當益壯，寧移白首之心？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志’。”肖萌抑揚頓挫地念了出來，“這字真是寫得很好。”

“你是怎麼看出來寫得好的？”路之航十分困惑，這些書法作品在他看來都一個樣。

“很簡單的標準，”肖萌指了指了周圍的書畫，伸出手，比劃了一個拿毛筆的動作，“我學過五年毛筆字，深知書法之難。我現在的書法水平就像vb系統和梁清寧這樣級別的人拉小提琴一樣，差距非常大。我能肯定，如果我拿着毛筆再練二十年，都不可能寫得超過這些字。”

“我覺得你的漢字寫得很好。”路之航說。

“師兄，謝謝你的誇獎。”相比他的漢字，我的字大概確實很好很好了，肖萌在心裏默默吐了個槽，眉眼彎彎道，“不過師兄，我的字和這些字的差別真的太大了。”

“漢字很複雜，比字母文字複雜。”路之航抱着胳膊看着牆上的字畫，目光里都是評價和審判。

“正因為複雜，寫出來才顯得很美，你看這幅字，像畫畫一樣。”肖萌指了指玻璃展覽館里的幾幅寫着字的扇面：“很有趣，也很美吧？”

扇面上用的是楷書，字體很清晰也非常美觀，路之航觀摩之後表示同意：“比草書好看，能看懂。”

“師兄，你在挪威長大，母語應該是挪威語吧？什麼時候開始學漢語的？”

“一直有學，我媽媽在教我。”

“這麼算來，你從小到大要學三種語言，”肖萌說，“師兄，我好佩服你啊！我學兩種語言都很痛苦了。”

“英語和漢語的書面語學習並不很難，”路之航說，“但用在日常交流中，就比較難。”

語言學習不難算？肖萌感覺大神的智商再一次對自己形成了碾壓。

# 第59章

“‘日常交流中比較難’，是什麼意思？”

“當語言用於日常交流時，就會忽然增加很多奇特的規則，變得越來越不清晰和不簡單。在中國，人們普遍會用問句打招呼、徵求意見，會強調‘說出你最真實的想法’，當你真的說出你的意見的時候，對方就叫你閉嘴。”

漢語和英語中都有很多微妙的諷刺語，肖萌啞然，這的確是一種常常發生的現象。

路之航說著，抬手指了指牆上的一副文徵明的的潑墨山水圖，畫中是傳統的奇山、怪石、茅屋和老者，配有“百年地僻柴門迥，五月江深草閣寒”的詩詞。

“中國的語言就像這幅畫一樣，”路之航很小幅度地搖頭，“你從紙面上看出的東西非常有限，其餘的感情都需要揣摩、體會，至於揣摩得對不對，沒有人能告訴你答案。”

肖萌心中百感交集。中國的歷史太悠久了，幾千年來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特色，含蓄內斂，說話很少說透，希望你自己領會言外之意。土生土長的中國人都未必能領會這份意境，更別提路之航了。

肖萌說：“師兄，你知道嗎，這個時候我覺得，你出生在挪威，真的很好。”

路之航若有所思地看她一眼。

他的表情有些奇特，肖萌情不自禁地摸了摸自己的臉：“怎麼了？”

“我媽媽說過類似的話。”

肖萌倒是不太吃驚，大概喜歡他的人恐怕都會有這種感想吧。

“師兄，我們去‘和樂德音’特展去看看吧。”

路之航當然沒什麼不同意的。

隨後兩個人又開始参觀古代樂器文物展，展館里有一百多件文物，進門處的獨立玻璃展櫃里放着一個有八千年歷史的國寶級文物——骨笛，介紹詞說這世界上最古老的樂器。大廳對面的屏幕上播放着有人用復原的骨笛吹曲子的視頻，聽上去很美妙。

“穿越時空的聲音啊！”肖萌興緻勃勃的参觀着，和路之航聊起中國古代的傳統樂器：“中國的民樂和西洋樂器完全不同，演奏起來一定很有意思，只可惜中國對民樂的研究還不成體系。”

“師兄，你們考慮過用一套系統來演奏民樂嗎，比如笛子？”

“沒有。”

“為什麼？”

“實現難度比較高。第一，民樂的數理理論不足；第二，民樂在全世界的認知度不夠，就算我們做出了類似vb的系統，得不到全世界音樂家的承認。”

“這倒是，”肖萌嘆了口氣，“這大概就是易思北師兄說的話語權的問題吧。”

兩人交談着，参觀這些音樂文物。這次展品很豐富，超過一百件，有編鐘、瑟、笙、排簫等；除此外，還有一些和樂器有關的出土文物，肖萌率先走到一組唐代的伎樂俑面前，十幾個面頰豐潤的可愛小俑人手持不同的樂器正在演奏。

肖萌下意識想起昨晚看交響音樂會，儘管歷時千年，音樂的表現方式還是一樣的：“昨晚易思北師兄帶着我和姐姐去大劇院聽了一場交響樂會，看完表演后他和我們談起過這個問題，他自己是吹笛子的，對這個問題感受得比較深。”

“交響音樂會？”

“是啊，我還是第一次去聽交響音樂會呢，”肖萌說，“感覺很新鮮、也很有趣。”

“你想聽交響音樂會，我可以帶你去聽。”

肖萌一愣，轉頭看路之航，這不是路之航第一次說類似的話，但聽在耳中，依然覺得感動。

“……好啊，”肖萌不管三七二十一先答應下來，“師兄，你聽過交響音樂會嗎？”

“在挪威時聽過。”

肖萌一想，也是。路之航的奶奶是管風琴演奏家，說來也是音樂圈的，他去聽音樂會一點不奇怪。

她想起：“聽交響樂的時候，我稍稍能感覺到，即便vb系統演奏的天衣無縫，但還有缺點。這個系統讀不懂指揮家的指示，也無法隨機應變，沒辦法融入一個團隊。”

“這是必然的，畢竟不是真正的強人工智能。”

特覽的最後還有讓觀眾和古代樂器互動的體驗處，體驗方式類似體感遊戲機。房間最前方懸挂着一塊很大的投影幕布，幕布上展示着十多種古代樂器，人站在房間內，抬起手，隔空點擊樂器的圖，音箱里就能發出相應樂器演奏的音樂。

路之航對這種體驗沒什麼興趣，他問：“你昨天還做了什麼？”

“上午我在刷線上賽；刷完后我去找姐姐，在學校附近的火鍋店吃了一頓火鍋，下午的時候，易思北師兄帶我們去了一個很有特色的小衚衕，小衚衕里有很漂亮精緻的咖啡館，我們在裏面喝咖啡、玩桌游……”肖萌開心的點擊這些樂器圖，跟路之航詳細了昨天的歷程。

“周五晚上，還有之前，為什麼你不告訴我第二天你的生日？”

“……”肖萌臉上的笑意頓時斂住了，她放下點擊樂器圖的手臂，一時間沒能開口。

路之航又問了一遍：“為什麼不告訴我？”

在鐘磬鼓瑟、管簫琴笙的美妙音樂中，肖萌慢慢地轉過身來，對上了路之航的視線。他沉默而固執的看着她，眼神非常深邃。他比她高了二十厘米，兩人又站着，他的姿態只能用“居高臨下”來形容。

諾大的展廳只有三個人，保安坐在另外的角落打瞌睡，會動的只有他們兩個——肖萌當然聽清楚了他的話。

她默默往前走了一步，路之航不緊不慢跟了上來。為了讓觀眾有更好的觀看體驗、展廳總的來說是比較昏暗的，燈光大都彙集到了文物上；此時，兩人站在展廳的體驗出里，投影像探照燈一樣照射到兩人身上，肖萌覺得自己和路之航也成了展館里的兩尊文物。

沉默片刻后，肖萌輕聲說：“……因為韓如倩在，我不想說。”

路之航很困惑：“韓如倩？和她有什麼關係？”

他果然理解不了啊，肖萌想。

她想起剛剛和路之航在展館里關於中華文化的聊天。對路之航來說，理解別人的想法是那麼的困難。他因為自己而困惑，自己不能太矯情了。

“我一開始聽說你和她在食堂吃飯，我就不太高興，後來聽說你輔導她微積分，我更不高興了。所以不想和你談起我的生日，覺得和你談了也沒什麼用，”她語速很快，不等路之航說話，又繼續往下說：“是的，很自私吧？我也覺得很自私。”

“為什麼你覺得自己自私？”路之航說。

“因為我不希望她在你身邊。”

路之航看着她。

“師兄，我……”肖萌深呼吸一口氣，“師兄，我們在一起基本是聊編程相關的專業問題，向你請教問題，我很開心的。但有時候，我也不想總和你聊這些，我和想和你談一些很沒營養的話題，吃了什麼，睡得好不好，實驗室的工作順利與否，就像今天這樣，和你一起吃個飯，合個影，一起参觀博物館……”

“現在我每周和你見兩次，周三和周六，每次半小時左右，我覺得不夠。我為什麼要你請我吃飯，要你和我合影，請你陪我逛藝術館，只是找見見你的機會。就像我姐姐和易師兄那樣，他們除了上課以外，做什麼都在一起，還覺得相處時間不夠。我希望和你的相處時間更多一些，我想多在你身邊。”

路之航微微動了動站姿，他的側臉忽然被光束照亮。

肖萌說：“因為我喜歡你，我就是想告訴你這件事。”

在今天之前，肖萌完全沒打算和路之航表白，這根本不在她的計劃內。

她想不到應該如何表白，也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要表白。她深知自己表白成功的可能性不大，也不打算挑戰路之航的情商。

再說了，她還有那麼多事情要做！大學里第一重要的事情永遠是學習，她有遠大的目標，有好好學習的強勁動力，有那麼多題要刷，如果因為戀愛浪費了時間，毫無疑問以為會降低她成功的可能。

可是，她還是在這個時候對她表白了。

路之航聽完她的話，微微張了張嘴——這是他有一點吃驚的表現。但很快，這點些微外露的情緒又被他自己收了回去，他的理智開始工作，他站得像一棵白楊一樣直，表情變得非常嚴肅，不再和她對視，視線的焦點落在她身後的很遠的地方。

肖萌能感覺到，他的大腦在劇烈的思考，他在調動大腦中所有的知識、邏輯分析能力來應對她出其不意的請求。

# 第60章

至少足足一分鐘后，路之航才收回落在遠處的目光，他垂下眼，找到了肖萌的視線，才開了口。

“你覺得什麼是喜歡？”

肖萌真的一點都不意外路之航會問出這樣的問題。

“這不是一個可以用理性回答的問題，它也沒有一個科學定義，那就只能‘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了，對每個人來說，答案不一樣。但對我來說，我想和你在一起，就是字面意義上的在一起。我看到你的時候，不論多麼糟糕的心情都會變得快樂起來，看不到你的時候，我也會常常想起你，想起你的臉，你說話的語氣……我希望我們能一起吃飯，一起學習，互相鼓勵，互相支持。”

說著說著，她的臉紅了起來，於是連忙又補充了一句：“當然，這不意味着我們每時每刻都要在一起——這樣我可能也受不了，我也有很多事情要做的。”

路之航“嗯”了一聲，似乎又在思考：“那你希望我當你的男朋友嗎？”

“我的答案是肯定的，”肖萌說，“那你呢？你希不希望我當你的女朋友？”

“……女朋友嗎？”路之航輕聲自言自語，看着她的眼神很清澈，甚至還有一點愧疚，“肖萌，抱歉，我對此沒有經驗，我可能不會談戀愛，也不清楚應當怎麼對待女朋友。有人跟我說過，我這樣的人很難當別人的男朋友。”

和自己喜歡的人談論戀愛問題，肖萌的內心當然是覺得有些不好意思的。但她也意識到，在她和路之航之間，必然有一個人要主動出擊，控制局面。路之航沒這個能力，這件事情只能是她來做。她努力摁下內心的那點少女心的害羞，以一種做題的態度和他交流：“誰和你說過？”

“很多人。我的醫生、我的中學同學、大學同學，甚至我的舅舅都說過。”

“你生下來就會走路嗎？你生下來就會編程嗎？我之前也沒男朋友，我也不知道怎麼當別人的女朋友，但我可以學啊！”肖萌說，“連機器都可以學習，我們為什麼不可以呢？”

“即便可以學習，我很可能也達不到正常人的程度。我數次掃描過大腦，”路之航說，“在我的大腦里，大腦額恭弘=叶 恭弘皮層和杏仁核之間的情感迴路不像普通人那樣連結在一起——這導致我對情感的接受能力很弱。我感受到的情感和普通人是不一樣的，我甚至沒辦法像你一樣給出那麼具體的關於‘喜歡’的定義。”

一如既往的真誠和坦白，如果是其他男生說出這種話，肖萌一定轉身掉頭就走；可此時，她只覺得十分心疼。

她輕聲說：“師兄，這件事的關鍵在於，在那些微弱的情感聯繫中，我算不算是最特殊的一個。”

路之航反問：“最特殊？”

肖萌問：“師兄，一直以來，你身邊應該出現了不少女生吧？”

“是的。”

“那你想和她們在一起吃飯嗎？”

“不想。”路之航乾脆地說。

“如果她們打電話叫你出門，你會出去嗎？”

“不會。”

“你會和她們一起去看舞劇演出嗎？”

“不會。”

“你給她們送過gps定位儀嗎？”

“沒有。”

“你願意陪着她們過生日嗎？”

“不願意。”

“送過其他禮物嗎？”

“……基本沒有。”

“你買過她們寫的書嗎？”

路之航想說，她們都沒寫過寫書——但他沒有說這句話，只老老實實回答。

“……沒有。”

“所以我對你來說，是不是獨一無二的？”

路之航就那麼站在光束中，緊繃的眼角眉梢漸漸舒緩了開來，那種因為思考帶來的凌冽氣質終於褪去。他似乎想通了什麼，他開始微笑，用眼睛微笑的。

“對。你對我來說，是獨一無二的。”

肖萌展顏一笑：“這樣就足夠了。”

“真的足夠了？”路之航反問。

“現在這樣就可以了。師兄，你繼續忙你的事情，你做什麼我都支持你，如果我有要求對你提出的——比如偶爾會請求你陪我，但次數不會很多。這樣的相處模式，你接受嗎？”

路之航緩慢地點頭。

肖萌一眨不眨地盯着他：“那麼現在，我可以握你的手嗎？”

路之航用舉動作為回答。他向前一步，伸出右手去握住她的左手，片刻后他說：“你的手很軟。”

肖萌仔細而緊張地感受着路之航手指里的溫度。據說人的手掌大小和身高成正比，他那麼高，手掌當然也很大，將她的手徹底裹在了手心。肖萌緊張地沒話找話說：“……因為我是四體不勤五穀不分的那種人吧，沒怎麼幹活，手上沒有繭，所以比較軟……”

兩人動作雖然不大，但不小心激活了體感遊戲，屏幕上的一把小鎚子敲響了那套編鐘，音響里發出了“噹噹當”的金石之聲，把兩人都嚇了一跳。然後肖萌忍不住笑了起來，緊張感不翼而飛。

路之航凝視她數秒。肖萌的長相當然是好看的，即便他沒什麼審美，對人臉的識別能力很弱也能發現一點——此時她明眸顧盼生輝，笑臉在投影光束的照耀下就像一朵鮮花盛開。

他對她點頭，牽着她的手往大廳外走去：“走吧。”

人生的奇妙之處就在於不可預知。進入藝術博物館之前，肖萌還是單身妹子一隻；出來時，她就有了一個男朋友——一個顏值逆天，智商逆天的男朋友。

……

某乎上有一個熱帖：有男朋友是一種什麼體驗？

如果肖萌來回答這個問題，答案一定是：除了心理上的滿足感，在實際生活中沒有影響，有了和沒有區別不大。

兩人的關係和此前一樣，每周見兩次，見面的時間從之前的半小時延長到四十五分鐘，答疑的半小時不變，剩下的十五分鐘是用來閑聊的。

這對男女朋友的關係是如此低調，以至於身邊人都沒有肖萌注意到有了男朋友，連王璇這個每天和肖萌在一起時間超過18小時的室友兼同學兼隊友都沒注意到她和路之航有了非同一般的關係。

唯一知道這件事的，當然就是她的雙胞胎姐姐肖薇了。和路之航確定關係的當天，肖萌就通過電話和姐姐彙報了此事。

電話里始終不可能說得太詳細，肖薇聽了彙報並不過癮，第二天的課程結束后就和易思北騎車到了華大，要求肖薇一五一十詳細交代。

三個人在食堂里吃飯，點了一大份麻辣燙，肖薇素來很喜歡這道菜，但此時她已經完全沒心思吃菜，目瞪口呆地問：“就這樣？你們現在就是男女朋友了？”

“是啊。不然呢？”

肖薇抽了抽嘴角：“總感覺好不可思議……你那個師兄感覺好難理解。”

“他哪裡難理解了？”

“實際上，他到最後也沒有說喜歡你吧？”

“慢慢來。”肖萌很有信心。

“總覺得你是把自己的情商降低到和他一個水平，然後用豐富的經驗打敗了他。”

肖萌抗議：“哪有。”

然後她看到易思北在一旁笑，儘管此人已經竭力控制自己的情緒，但那種促狹的笑意還是沒忍住表現在了他的臉上。

經過了生日的那天，肖萌自覺和易思北的關係也拉近了不少——三個人玩了半下午桌游建立起的友誼是很牢固的。

肖萌嚴肅地敲了敲易思北面前的桌子：“嗯？很好笑嗎？”

易思北說：“相信我，路之航有女朋友，這真的是我聽過最不可思議的事情之一。”

“……”肖萌說，“易師兄，所以你是不是覺得我很了不起，做了件不可思議的事情？！”

“的確很了不起，真的，你們姐妹倆都很了不起。”易思北對她點點頭，“等下個月我們外出表演回來，你叫上路之航出來，我們四個人可以一起吃個飯。”

“唔，我覺得他對這個主意沒興趣。”

“試試看，”肖薇說，“如果你想和他走下去，他總要接受我們的存在，否則這個男朋友拿來幹嘛？只和你打交道，連你的雙胞胎姐姐都不理嗎？”

肖萌知道姐姐說得對，但她還是沒有直接答應：“我問問他。”

“最後，”易思北看她：“還有韓如倩的事情。”

“嗯？”

“路之航還在教她微積分？”

“是的，每周三次，要到五月中旬才結束。”

“你沒有叫他結束和韓如倩的往來？”

“沒有，反正時間也不長，而且他已經答應了韓如倩，我不能叫他食言。”

從內心來說，她恨不得路之航再也不和韓如倩見面、說話，但她沒有越俎代庖的對路之航提出要求。肖薇和易思北之間會爭吵，但自己和路之航之間根本不算是典型的男女朋友，還處於試探階段，有點相敬如賓的意思。

路之航總是面無表情，情緒起伏也不是很大，正因為如此，她不知道路之航的底線在哪裡。對某些事情，他的確有些介意，但也只能在心裏介意，無法對路之航干涉太多。

“你要把握好這個度，”易思北說，“總之，和路之航相處，絕對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我指的是精神上的辛苦。”

肖萌鄭重地點了點頭。“師兄，謝謝你的提醒。我會為我的選擇負責。”

“不過，從好處想……”肖薇看了看易思北，拍了拍妹妹，“至少，他在感情上絕對不會花心，也不會三心二意吧。”

肖萌瞄了一眼莫名躺槍的易思北，笑了起來：“是啊，這真的是很大優點了。”

# 第61章

路之航的研究進入關鍵階段，周三見面的時候肖萌詢問細節的時候，他很振奮地提起自己自己的進展。

“我找到了一篇論文，是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地球流體動力學研究所的一位研究者寫的論文，論文研究的是零度下大氣振動的聲學現象，其中部分方程對我我的小提琴演奏評價系統很有啟發。”路之航談起專業問題從來不會沒有話說。

肖萌知道這個問題他已經卡了很久了，現在能有突破可謂是意外之喜，自然為他感到高興。

“零度下大氣里的聲學現象和小提琴演奏居然有關啊。”肖萌覺得有趣。

“是的，我也沒想到。”路之航點頭，他大概是有點興奮的，說話的語氣很難的有些昂揚，“但在科學研究里，許多看似不相干現象最後會被同一個理論聯繫到一起。”

隨後，他很拿出草稿紙，和肖萌講起背後的數學原理——肖萌微笑聽着他滔滔不絕的講述這些數學原理，雖然她一個詞都聽不懂，不過她很喜歡看到他眉飛色舞的樣子。

周六的時候，他的進展更大了，幫肖萌解決了幾道難題后，眼看着時間到了八點半，他開始收視自己的東西，對肖萌提出一個很難想象的要求。

“對了，你一會要不要去我家？”

肖萌幾乎懷疑自己聽錯。

路之航邀請她去他家？在晚上八九點？

隨後她冷靜的思考。如果是別的男生在這個時間邀請她去他家，她當然不可能答應，但路之航么……完全不用擔心。他都沒有主動牽過她的手。

果然路之航接下來就進行解釋了：“還記得我之前說聯繫上了一個普林斯頓大學的研究者嗎？我和那位研究者約好了晚上九點討論她的論文，看看能否把她論文中的數學模型引用到我們的評價系統中。”

肖萌暗暗鬆了一口氣，當即點頭答應。

“好啊，師兄。”

她對路之航的一切都非常有興趣，對他的家庭還有他的媽媽都很好奇，但她以為即使自己有了路之航女朋友的身份，想進入他家起碼也要幾個月，沒想到這麼快就可以“登堂入室”了。果然和路之航在一起，不能用普通人的節奏來看啊。

兩人騎車十餘分鐘，到了明華院小區，兩人跳下自行車，路之航刷卡進入小區。

“原來你家距離學校這麼近啊！”肖萌左顧右盼的，“師大附中也在附近……嗯，也就是說，你自從回國后，基本上就在這方圓三四平方公里範圍內活動？”

路之航說：“對。”

肖萌忍俊不禁的笑起來：“師兄，你讓我想起我一個高中同學了。我們榕城有一條長街，叫學府街，那條街道兩邊有十幾所學校，從小學到大學都有，也包括了我所在的外國語學校。我那個高中同學，她的小學、中學、大學全都在這條街上。她說已經已經快要瘋了，二十年來只看這一條街！你應該沒這種感覺吧？”

路之航鎖上車，搖了搖頭：“我覺得很好。”

肖萌抿嘴一笑，毫無意外的回答。

對大神這種不喜歡社交的人來說，能宅在一個地方反而是個好事了。

兩人一起乘電梯上樓，到達五層，路之航掃描指紋開門——直到此時肖萌才想起一個非常嚴肅的問題：“師兄，你媽媽在家嗎？”

“不知道。進去看看。”路之航打開了門。

客廳是黑漆漆的，證明了路媽媽沒在家。路之航說了句“開燈”，客廳里的大吊燈“嘩啦”一下亮起來——這神奇的操作看得肖萌眨了眨眼，然後一雙拖鞋就放到了她面前。

她連忙換鞋，又問：“聲控的？物聯網？”

“是，我改裝過。”路之航說。

肖萌跟在路之航的身後，小心翼翼換了鞋子，進入房內。

這是套三室一廳的大房子，客廳相當寬敞整潔，整體裝修溫馨雅緻，銀灰色地毯搭配沙發和茶几，配上清爽的壁紙以及仿古的地磚；除此外，客廳里還有一種獨特的藝術氣息，沙發背景牆上有若干有趣藝術畫來裝飾、隔斷上的很多造型獨特的藝術品、角落裡綠植花卉，都非常有格調。

不等她参觀完客廳，路之航腳步不停，徑直朝着某個房間走去。

“去書房。”

“好，好的。”

肖萌跟着路之航進入書房。書房的面積不算小，約有二十個平方，和客廳裝修風格一脈相承，但藝術氛圍約等於零，極具科幻感。進門右側是氣勢恢宏的整牆書櫃，書架上放得滿滿噹噹；靠窗處有整套“l”形的大書桌，桌面有點凌亂，圖書、草稿紙堆滿了“l”形書桌的短臂上，剩下部分完全被电子產品佔滿：兩個28寸的显示屏、打印機、平板電腦、筆記本電腦、手寫板，還有一些奇奇怪怪的電腦配件……總之，充分展現出不缺錢的氣勢。

肖萌完全可以肯定，這裏才是路之航的大本營。

當然，書桌下方是最奇特的，隨着路之航彎腰打開電腦，如水族箱一樣藍幽幽的透明機箱讓肖萌大吃一驚。

“這是什麼？”

“全浸泡式的油冷機箱。”

路之航把肩上的書包卸下來放在書桌旁的矮柜上，自己坐到書桌前唯一一張人體工學椅上。

肖萌盯着這台迷人的電腦完全移不開眼睛：“我只知道風冷和水冷機箱，還有油冷機箱嗎？”

“有。”

“這裏裝着什麼油？”

“二甲基硅油。”

“這種機箱的運算速度如何？”

“比普通台式機性能強，計算速度更快，”路之航隨口報了一個公司的名字，“幾年前，我看到這家公司做出了油冷機箱，就自己組裝了一台。”

“原來是你自己組裝的！師兄，你動手能力真強。”肖萌由衷地感慨。

“不難，看看資料就行了。”

路之航嘴裏的“不難”，實在不能相信。

此時，一塊显示屏已經進入了開機狀態。路之航瞄了眼屏幕下方的時間，拖過鼠標點開了電腦上的聊天軟件，幾十秒鐘后，視頻通話的界面亮起來了，一張相當漂亮的臉出現在了電腦屏幕上。

“hello。”對面的女生輕快的笑了一聲，說，“你們好。”

肖萌站在路之航身後微微彎腰看着屏幕，對面女生的長相和標準的普通話讓肖萌有點吃驚，情不自禁地問出來：“啊，你是中國人嗎？”

路之航當然不知道答案，他一直和郗羽用英文郵件交流，完全沒有問過對方是哪國人。

“沒錯，”對面的妹子非常漂亮，笑起來嘴角還有兩個炫目的梨渦，“你們兩，哪一位是和我發郵件的zhihang？”

“是我，”路之航說，“郗羽博士，你好。”

“你好，”郗羽微笑着，“你的郵件里說你是華大的學生，做一個小提琴演奏的項目，你是博士嗎？”

“不，我是本科生。”

“本科生！我說你怎麼看着這麼年輕！”雖然隔着一個攝像頭，肖萌也感覺得出來郗羽結結實實吃了一驚，“啊！華大的本科生好厲害，可以看懂我的論文！”

肖萌覺得很有趣。郗羽的確在誇路之航年輕，但其實她也很年輕吧？看上去也就比自己大了四五歲，就已經是研究所的研究員了！而且路之航真的不是一般人，他完全是才能正態分佈曲線上最右側！完全不是華大本科生的平均水平啊！

“郗羽博士，我沒有完全看懂你的論文，所以才聯繫你。”

“好的，你說。”郗羽立刻進入了工作狀態。

隨後兩人就細節問題進行了長時間的溝通，兩人從實驗設備談起，又聊起做實驗的細節，交流了一番。

“我們是通過光學設備掃描大氣層，追逐大氣層中的振動現象，將之可視化……”郗羽有條不紊地說起實驗，“……接下來，我們通過數理分析找到了可以用於描述振動模型的方程。”

“這套光學設備是怎麼工作的？”

她發來了一張非常簡陋的手繪版草圖：“因為保密協議，實體圖不能讓你們看。”

這個草圖看上去很像舞台的下方的探照燈，肖萌小聲和路之航：“別看這樣，但這套系統，我估計很貴。”

“是很貴，大概花了八百萬美元，不過好在可以用在其他地方，”郗羽聽到了她的吐槽，很愉快的解釋了一下，“說說看，你們是怎麼做的，得到了和我們類似的方程？”

路之航簡單介紹了一下實驗室現在採用的辦法。

“你們的方法很有趣，使用價值高，而且很省錢！”郗羽笑着說，“真厲害，能想出這樣的辦法。”

“是她的主意。”路之航指了指肖萌。

“很聰明的辦法。”郗羽對她眨了眨眼，“忘了問了，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肖萌，是路師兄的師妹，信息學院大一的，”忽然被研究者表揚，肖萌很不好意思，“我沒有起那麼重要的作用，功勞都是師兄的。”

“不用謙虛，”郗羽對她比了大拇指，“能想出這種辦法，你絕對有科研天賦。”

# 第62章

隨後路之航和郗羽就開始討論數理方程，凡是數學方程都需要寫出來，電腦寫方程顯然不太方便——但路之航用的聊天軟件支持手寫板交流，路之航就從書桌里翻出個手寫板，把公式寫在上面，然後發給她和她探討方程的解法。

“……稍等，我也找一塊手寫板……”她回過頭去，看着她的身後的書架，“應該是有的吧，在書架上嗎？”

她用的攝像頭是性能顯然非常好，可拍攝範圍相當大，肖萌這才發現郗羽身處是一個相當大的書房，攝像頭拍攝到的地方，是一壁貼牆的高大書架，書架上擺滿了書。

“抱歉，等我問一問，”她回過頭說，“我在男朋友家裡，我也不知道他把手寫板放在哪裡了，他應該是有的。”

隨後她從座椅上站起來，離開了攝像頭能拍攝到的範圍，不過說話聲還是能傳來。

“教授，你的手寫板在哪裡？我找了半天都沒找到。”

一個的不徐不疾、略顯低沉的男聲由遠及近：“在書桌右下方的抽屜。”

“是嗎？”

她很快回到視頻里，然後彎下腰又消失在視頻里，書桌下方傳來了拉門和翻動聲。

“哪有？我沒有找到啊！”

很快，一個戴着眼鏡，穿着一身藏青色西裝的男人出現在視頻里，他察覺到這段視頻聊天還在繼續，於是轉頭看着攝像頭，對路之航和肖萌略一點頭：“你們好。”

天地良心，肖萌覺得自己真的不是顏控，路之航那麼高的顏值都沒有輕易的擊垮她。可這位“教授”轉過臉看着屏幕的一瞬間，肖萌還是覺得心臟加速跳動了一下。

怎麼說，路之航的相貌是很鋒利的，是一種冷峻的、過於有距離的帥，是一種好看到寧願默默欣賞他的臉也不會想要主動表白的帥（雖然自己還是表白了，但那和顏值的關係不大）。

可這位“教授”不同。他百分之百符合肖萌的審美，完全是中國古書上說的君子如玉的長相，沉穩、內斂、儒雅。肖萌想起郗羽叫他“教授”，真是，如果自己的教授能長成這樣，恐怕她每次考試都能得滿分。

她深呼吸一口氣，回了一個自認為最可愛的微笑：“你也好。”

這位教授着對兩人頷首，視線從屏幕上挪開，微微彎下腰去，對郗羽說：“……對，右側的第三個抽屜，白色的盒子里。”

“啊，找到了。”郗羽在桌子下忙活了一通，最後拿着手寫本，揚起臉對那位教授小聲的抱怨，“你怎麼放在這個盒子里……”

“因為暫時用不上，就先收起來了。”他抬腕看了看錶，低頭和郗羽說，“我先出去了，中午回來。”

“好。”郗羽說。

隨後他禮貌地對視頻里路之航和肖萌點了點頭，轉身離開了書房。

郗羽有了手寫本，可謂鳥槍換炮，她和路之航就方程的計算、分析熱烈的討論起來，時不時的互發文件。

肖萌總算見識兩個研究者會陷入怎樣的狂熱了。在他們的討論正式開始的第二分鐘開始，她就陷入了“完全聽不懂”茫然狀態，路之航和郗羽的交流是英漢夾雜的，兼大量的數學用語。

肖萌一邊感慨自己的知識面真是少，乾脆仔仔細細参觀起路之航的書架，書架上的書挺多——至少比她家的藏書多，她起初以為這些書全是路之航的，後來仔細一看，才發現不是。

這一壁書架看似是整體，仔細觀察，就可以發現被分為了兩部分，兩個架子上貼着不同的標籤，左側是“freddie”，右側是“路一純”。

肖萌情不自禁地一笑。因為家裡面積有限，雙胞胎共用一個書架一個衣櫃，她和姐姐也在書架上貼了標籤來區別兩人的所有物。

屬於路一純的書架上，擺滿了文學、文藝類圖書，還有部分教育類、心理學類圖書，出人意料的是，還有很多兒童讀物，都放在顯眼的位置。肖萌想，路一行的媽媽一定是個很有趣的阿姨。屬於路之航的書架上，中文、英文、挪威語三種語言的書都有，尤其以英文書最多，幾乎都是各種理工科方面的專業書籍，基本上看不到文學類藝術類的圖書，唯一能夠勉強算得上是通俗類讀物的，大概就是一些科學史圖書了，比如《劍橋科學史》《十八世紀科學、技術和哲學史》等，還有大量科學家的傳記，從牛頓到愛因斯坦到圖靈到馮諾依曼都有。

這對母子的愛好完全是兩個極端啊。

“師兄，我可以看看你的書？”她問。

“你自己拿。”路之航沉迷於和郗羽的數學討論，對她的自作主張沒有疑問。

路之航擁有的科學家傳記中，關於牛頓的書最多，一共有三本。肖萌於是從書架上抽出了一本厚厚的、英國人寫的關於牛頓的英文書，肖萌仔細地翻了翻，發現這本書蠻有趣的。

這本書里講述了很多牛頓的生平軼事，大量引用了牛頓此前從未公開過的日記。

肖萌早就知道，路之航看書時比較喜歡做筆記，這本書也不例外，他用記號筆畫圈出了許多他認為意思的地方。肖萌敏銳地注意到，路之航圈出的片段大部分都是和牛頓的性格有關。

大科學家牛頓的性格之差，稍微對科學史有一定了解的都很清楚，他在日記里寫下的內容，也充分展現了他那內向孤僻的個性，比如“對我母親發了火”“我打了妹妹一拳”“我對所有人大喊大叫”“我想一死了之，並且希望某些人也一起死”。

其中，針對牛頓日記中的“我希望獨自一人，所有人都理我遠點”這句話，路之航還用英文寫了一句“和我一樣”。

肖萌默默看着路之航的這行字，心中百感交集。

隨後，她聽到了由遠及近的腳步聲，一聲呼喊從客廳傳到書房。

“之航，你回來了？今天怎麼這麼早？”

肖萌有一種做賊被抓住的感覺，連忙放下手中的書，“師兄，是不是你媽媽回來了？”

路之航頭也不回，只“嗯”了一聲。

喂喂！你就嗯了一聲嗎？你這是什麼態度？起碼也要介紹我和你媽媽認識啊？

肖萌瞪大眼睛看着他的背影，正打算髮話，就看到說話人已經走到了書房門口往裡看。

“你帶了其他人回來了嗎？我在玄關看到多了一雙鞋子……”站在書房門口的漂亮女人顯然也沒想到也在屋子里看到其他人，話語一頓，然後臉上浮現出愉快的笑容，“啊，是你啊，你是叫肖萌吧？”

肖萌的內心是非常緊張的，“和男朋友的媽媽面面相覷”的體驗對她來說也是首次，正常情況下，男朋友應該充當個潤滑劑一樣，當個介紹人——奈何路之航的社交水平就那麼點，現在還沉迷在計算中，草稿紙都用了好幾張了，所以，還是自己上吧。

“路阿姨，你好。”肖萌連忙朝她走過去，“忽然上門打擾，真是不好意思。”

“哪有，”路一純眨眨眼，對她抿嘴一笑，很難得的展露了少女的俏皮，“我特別歡迎之航的女朋友上門。”

說著，她用一種無奈的眼神看了路之航一眼，發現兒子在進行視頻通話，就伸手拉過她的手：“咱們出去客廳聊？”

肖萌當然說好，和她走到了客廳里坐下。

應該說，路之航的情商有多差，路一純就有多親切。她先做了自我介紹，把肖萌按在沙发上，問她要和什麼，自己去了廚房，一分鐘后就端了一杯果汁和一杯白水出來，在她面前的茶几上放下。

肖萌這才仔細的打量路一純，這位阿姨有一種超越年齡的美麗，看着不過三十來歲。

“太晚了，就不拿咖啡和茶給你了，”路一純溫柔一笑，“抱歉，路之航就這樣，邀請你上門，連杯水都沒給你倒一杯，就去敲他的電腦了。”

“沒有的事情。”肖萌連忙仔細地解釋了路之航叫她來的原因，路之航提早回家，本來也是要回來做正事的，沒時間陪她也很自然。

路一純微笑着聽她說完，又握住她的手，露出一個抱歉的笑容：“小萌，我這個兒子，優點缺點都很明顯，我一直擔心不會有女孩子受得了他……我真的謝謝你能包容他的缺點，他有你這個女朋友，我非常高興。”

“……嗯……”肖萌紅了一張臉，“阿姨，你過獎啦。”

講道理，在路之航面前，肖萌都沒這麼面紅耳赤地不好意思。

# 第63章

路一純熱切的和她聊起天來。她說自己看了姐妹倆的書，覺得寫得很好，也很有趣，又談起她的雙胞胎身份，她先是表達了對肖萌父母的羡慕和佩服，把兩個女兒教得這麼好這麼成功，又熱情的表示，她也可以帶肖薇來家裡玩，不用客氣，把這裏當自己家一樣。肖萌心中不感動是不可能的。

路一純笑着說：“你姐姐有男朋友了嗎？”

“有的，”肖萌說，“是她的大二師兄，還是師兄的高中校友。”

“你們在書中說，你們做什麼都很同步，原來戀愛也不例外，”路一純用一種非常討喜的八卦語氣問，“是誰？說來聽聽？也許我認識呢。”

“他叫易思北。”

“易思北？”路一純吃驚，臉上的笑意褪去了好幾分，“你姐姐的男朋友是易思北？”

肖萌覺得很巧，但仔細琢磨也是邏輯可以解釋的事情：“路阿姨，原來你真的認識易師兄啊！”

路一純的表情複雜，各種欲言又止：“那麼，他應該也把之航中學時代的一些不太好的事情告訴你了？”

肖萌覺得沒什麼隱瞞的必要：“是的，他是對我說過一些，說師兄中學的時候因為不合群和同學發生過一些矛盾。”

“是的，”路一純說，“對的，他那時候剛剛回國，不太熟悉中國的社交環境，和同學相處得不太好。”

“我完全理解。”肖萌點頭，“師兄跟我說，中國人太多了，和挪威完全是兩個不同的世界，他一開始完全不適應的。”

“是啊，”路一純特別贊同肖萌的說法，且笑且嘆，“不要說他，連我都受不了這兩個國家的環境變化。”

“是嗎？”

路一純和肖萌說起當年剛到挪威的一些趣事。比如，她跟着路之航的爸爸回到挪威后就去拜訪他的父母，四個人剛剛坐定，還沒聊幾句，路之航的奶奶就問她“你信教嗎”，她說自己是“atheist（無神論者）”，整個安德森家就安靜了下來，都像看怪物一樣看着她，好像不能相信她為什麼會沒有信仰。

肖萌莞爾。她不由得想起路之航出的“天使與魔鬼”系列編程題，產生了一絲明悟。

兩人聊得很愉快，路一純從卧室的床頭櫃里拿出了路之航的照片集給她看。

“讓你看看他小時候是什麼樣子。”

“太好了！”

肖萌激動的翻開相冊，滿足地看着路之航從小到大的照片——從小胳膊小腿都圓滾滾的嬰兒到有着白皙透明膚色、瞪着一雙大眼睛看着屏幕的小男孩。

她完完全全被萌到了，以至於不顧形象在別人家裡發出了土拔鼠尖叫。

“天啦，師兄小時候好可愛啊！”

路一純抿嘴笑：“還好。在挪威的話，他的外貌倒是沒那麼出色。”

“我覺得很帥了！”

“不過他非常不喜歡照相，照片也不是很多，還有一部分留在挪威，沒能帶回中國。”

進入小學時代后，路之航的稚氣褪去不少。有兩張並排在一起的照片非常有趣，一張是他穿小學校服，另一張是他穿着中學校服。挪威的小學校服是英倫風，路之航身上穿着藍色為主的西裝外套、卡其褲、針織背心，看着非常非常的帥氣；到了中學時代，他的校服就變成了全國中學時都熟知的藍白色運動服，雖然人還是很帥，但不得不說，前後幾張照片對比起來，顯得特別的辣眼睛。

“不過他更喜歡中學校服。”

“是嗎！？這很難看啊！”肖萌很吃驚。

“很方便。英倫風的校服穿起來很麻煩，也不夠舒適，國內的校服隨便往身上一套就好。實際上，如果我不給他選衣服的話，他可以天天穿麻袋去上學。”

肖萌實在沒忍住，噗嗤一聲笑出來：“感覺這的確是路師兄的風格了，對他來說，效率是第一位的，其他都不太重要。不過他長得帥，穿麻袋應該都會很好看。”

話音剛落，路之航從書房出來恰好把這句話聽了個尾巴，當即就問：“在說我什麼？”

“……哈，沒有說什麼。”肖萌嚇了一跳，當即就把相冊“碰”的一聲合攏了。

路之航狐疑地看着她，又看看自己的老媽。

路一純笑眯眯的從她手中拿過相冊放好，微笑着看着自己的兒子：“之航，還記得我跟你說過應該怎麼招待來家裡玩的朋友嗎？”

路之航臉上的殘留的興奮之色頓時退去了，他就那麼乖乖的站在屋子中，低下了頭：“知道，要禮貌、熱情、周到。”

“所以你今天做得不好。第一次帶女朋友回家，沒有給她端茶倒水，沒有陪她說話，沒有帶她参觀房間，自顧自的忙自己的事情，把女朋友扔在一邊。”

“阿姨，其實——”肖萌連忙開口幫路之航說話。

話沒說完，就被路一純擺擺手打斷了，她溫柔卻堅定的示意她不要開口。

“小萌，你要知道，他有這個能力去適應別人，他也應該這麼做。”

肖萌啞然。

路之航看沙发上的兩位女性，忽然就覺得脊背一麻，他就想起此前看的一本書里說，男人最大的麻煩來自於媳婦和老媽。這兩人坐在沙发上看着他時，他莫名的覺得壓力也很大。

“媽媽，我會改正的。”

“記住你現在說的話，”路一純點了點頭，“時間也晚了，你送肖萌回學校去。”

路之航當然說好，肖萌起身和路一純告辭。

臨走前，路一純從冰箱里拿出一盒子小點心遞給她，讓她帶回宿舍吃。

“記得常常聯繫，”路一純對她眨眨眼，“你下次來家裡，我你看路之航的其他照片，還有錄像。”

肖萌欣喜的點頭：“好呀！”

最後，路一純拿出手機，堅持要和肖萌添加好友。

“咱們要常常聯繫。如果之航對你不好，你就告訴我，我教訓他。”

“我們很好，我是說，師兄很好，”肖萌連忙說，“路阿姨，我相信我能解決。”

“我其實也相信你能解決。”路一純笑眯眯的，有一雙非常溫柔的眼睛，笑起來的時候讓人如沐春風，“不過他有時候挺氣人的，固執到可怕，完全聽不進別人的話，遇到這種情況也可以告訴我哦。”

“……呃，好的。”肖萌猶豫着看了路之航一眼，他對這番話到是沒太大反應，似乎不覺得路一純的說法有什麼不妥。

知子莫若母，她這麼說，或許有她的道理吧。

……

肖萌發現，路一純真的是個說話算話的人，她說“常常聯繫”絕對不是客套，她真的會和肖萌聯繫，每隔幾天就會發信息給她，和她聊上幾句。

接觸多了，肖萌對路一純的長輩感消融了大半，她真的是一個很有趣的人，根本不像很多單親家庭的媽媽那樣只知道圍着家庭和兒子打轉，她眼界開闊、知識面很廣，在朋友圈裡很多閱讀分享，還知道很多網絡用詞，和肖萌溝通起來毫無代溝，和她聊天時還會發表情包，非常具有童心。

肖萌和路之航分享了對路一純的感受。

“我媽媽翻譯了很多兒童讀物。”路之航這麼說。

經過男朋友的解釋，肖萌這才知道，做生意的同時，路一純還是個翻譯家。她充當了國內和北歐的幾個出版社的橋樑，幫助把一些兒童圖書和繪本引進到中國，同時把一些中國兒童故事介紹到北歐，並且擔任了部分作品的翻譯。

難怪她是這麼有愛心的一位媽媽了。肖萌想起了她書架上的書，覺得路之航能有這樣一位媽媽，真是人生大幸。

# 第64章

對這種現象，肖薇深感震驚：“你居然去了男朋友的家，和男朋友的媽媽成為了朋友？！你不覺得這件事里有哪裡不對勁嗎？”

“覺得……我也不知道為什會變成這樣。不過路阿姨真的是一位特別可愛的人。”

四月底開始，京大舞蹈團外出演出，姐妹倆主要通過電話交流了。

“看來你以後不會遇到婆媳問題。”

“什麼婆媳問題啊！現在說這個還太早了吧！”

“我和你完全不同，我連易家到底是干什麼的都不太清楚，”肖薇很感慨，“我們倆的男朋友差別太大了。”

肖萌默默的表示同意。

成為男女朋友后，肖萌和路之航的交往雖然維持着以前的模式，但見面的時間延長，對路家的了解也多了些。

路家的家底顯然比肖家好得多——能一回國就把兒子送進師大附中、在首都有兩套房的家庭肯定是頗有底蘊的，至少金錢上不會短缺；除此外，路家非常單純，一家只有母子兩人，母子倆的關係還特別好，常常有溝通，路之航帶什麼樣的女朋友回家，只需要路一純一個人的意見足以，其他人的觀點無足輕重。

易思北家就不太一樣了。他是本地土著，據說上世紀八十年代，他的家人開始就下海做生意，數十年來中國經濟騰飛，只要吃苦耐勞的人都能趁着這波東風飛起來，他家也不例外，有錢人家要顧慮的事情多，總而言之，他家的情況比路家複雜很多。

肖萌說：“我覺得你這樣才是正常現象吧？難道你希望這麼早就見他的父母啊？”

肖薇的語氣十分愉悅：“對，我可不想像你這樣，這麼早和男朋友的家人打交道。”

“可不是……我也想不到自己的人生會如此奇幻。”

“我猜是這樣，”肖薇說，“以路之航的個性，找女朋友太困難了，所以她媽媽對你這麼親切這麼友好！生怕你跑了他再也找不到女朋友。”

肖萌很不滿：“你覺得我院公認的男神會找不到女朋友？”

“我是在表揚你啊！”肖薇說，“說真的，估計也就你能接受他了。就算是我，全世界和你最像的人，要和他談戀愛，估計也接受不了。光你們那個每周見兩次面，每次半小時就奇葩得有些過頭了。”

“有時候也不止半小時！”肖萌當然要維護自己的男朋友。

肖薇扶額：“就算超過半小時，也不是什麼驕傲的事情吧？”

“好吧……因為你沒接觸過他，不知道他的內心。”

“我當然不知道，因為我不認識他，你又沒有正式介紹我們認識，”肖薇小小的表達了意見，“反正我沒聽過誰談戀愛是這樣的。你真的很滿意和他的這種相處方式嗎？”

“還好。”肖萌說，“我也有自己的事要做啊。”

“好吧，就當攢經驗值了……”肖薇說，“至少他臉好看，咱們也不虧。”

“……”

肖萌簡直沒法說下去，只能默默掛掉電話，回到自習室做作業，除了刷題外，很多課程的課後作業也很多，她要認真應對。

……

計算機系的基礎課，如英語、物理、微積分等課程都是全學院兩三百人坐在大教室里一起上課。人多了，大家的往來也比較多。肖萌性格很好，待人接物都很熱情，認識的同學不少。

就在這樣的課堂休息時分，肖萌聽說到了一件和她關係密切的事情。原來，本學院某位學長寫了個相貌評分軟件的app，正在小範圍的測試中。審美是很主觀的事情，這種相貌打分軟件照理說沒什麼市場，但好在這個軟件除了打分外還有一些獨到之處，比如可以上傳三到五張自己的照片，根據軟件提出的建議化妝，因此這個軟件雖然也被罵，在華大信息學院流傳度較廣。

然後問題來了——軟件里附帶的案例是肖薇肖萌姐妹的照片，來自於那本《雙胞胎的學霸之路》的插圖。肖萌在學院算是個小範圍的網紅，再說她還有本賣了好幾萬冊的書，自然有人一眼就看出了這個相貌打分app里的插圖的來源，在課間將之告訴了肖萌。

“還有這種事情！”肖萌大吃一驚。

她想起年初時爸爸和易思北的警告——原來真的遇到了盜用別人照片的傢伙！

她連忙打電話和肖薇溝通此事，姐妹倆都氣壞了，易思北在電話那頭勸他們冷靜一下，讓肖萌先保存證據，然後發郵件和對方溝通，與此同時，他來聯繫律師。

肖萌在軟件的“聯繫我”的地方找到了對方的郵件地址，發了一封郵件過去。

讓她意外的是，郵件發出后五分鐘后就接到了回復，對方誠懇地道歉，並保證下次更新版本（也就是兩天後）替換掉軟件里姐妹的照片，他還提出願意賠償一定的金錢損失。

對方的態度如此之好，讓肖萌有一種一拳打到棉花上的虛弱無力感——易思北還沒來得及和律師打電話，事情好像就解決了？！

果然幾個小時后，姐妹倆的信息就從軟件上消失了。

軟件的作者給肖萌發了個郵件約他見面，說當面道歉，請她吃飯才能表達歉意。肖萌對一起吃飯表示拒絕，對方又退而求其次，說那就在食堂吃頓便飯。

俗話說，伸手不打笑臉人，對方態度還是很客氣的，於是，當天完飯時分，她在食堂的大門口見到了這位軟件作者。

直到現在，肖萌才知道她的身份，是信息學院軟件工程專業的大三學生，叫崔書君。他的身高大約一米七五，體型偏瘦，戴着一副黑框眼鏡，眼鏡下的相貌堪稱清秀，清秀得簡直不像一個程序員。

崔書君解釋自己為什麼要用她們姐妹的照片，他在書店裡看到了雙胞胎的海報，覺得姐妹倆的相貌很符合他的要求，就拿來用了。

“有兩個理由，”他解釋道，“第一，我寫外貌算法時用了很多明星的照片，明星的相貌當然得分很高，但他們的照片往往都ps過頭，真實性不可靠。但你們姐妹倆是真人，我親眼見過你，能保證你相貌的真實可靠。”

“親眼見過？”肖萌問。

“在食堂偶遇過你。”崔書君說，“不過人很多，你沒看到我。”

“哦，這樣。第二個理由呢？”

“我用了很多身邊人的照片，你們姐妹是我軟件里評分最高，所以我用了你們的照片來當例子，希望有說服力。”

肖萌抽動着嘴角，也不知道是感謝他的對自己相貌的評價，還是說這人無視別人的隱私要批評一番。

“……我知道了。”她想起一件事：“男生呢？男生也有得分很高的吧？為什麼不用他們的照片？”

“因為我是異性戀的男生，自然要在案例里放女生的照片。”崔書君用好脾氣地解釋。

肖萌覺得這位師兄也很有趣，她笑問：“那男生得分最高的是誰？”

“男生得分最高的是喻寒雲，我想你也聽過他。”

這位喻寒雲也是信息學院里很知名的帥哥，性格開朗外向活潑，是學院里各種活動的主持人，肖萌當然也知道此人。

“我聽過聽過他，”肖萌很納悶，“可為什麼不是路之航？我覺得他更帥一些。”

崔書君說：“因為的顏值評價系統里，表情是很重要的因素。路之航的表情非常僵硬，分自然比較低。”

這說法也有道理。絕大多數人雖然會承認路之航很帥，但他凌厲的五官和極具威脅的身高，確實會讓人對他敬而遠之。

肖萌又問了問這位師兄為什麼要寫這個顏值估計軟件——這才知道他還真不是為了標新立異搞了這個系統。

“因為我妹妹是飯圈女孩。”

“啥？”肖萌蒙圈。

肖萌於是知道了世界上有了這樣一個群體：生活中的一切圍繞某個明星打轉，常常就自己偶像的顏值吵個不停。於是崔書君同學就萌發了搞個評價系統的想法，然而評價系統本身沒什麼實際意義，因為顏值會隨着化妝改變，於是他有開發了附帶的化妝系統。

總而言之，和這位崔師兄的交流很愉快，他是一個腦洞很奇特的人。讓肖萌深感我院果然出奇葩——當然，這個奇葩是褒義的那種。

# 第65章

吃了飯後，兩人交換了聯繫方式，肖萌覺得這是一件小事，沒想到第二天湯方圓就問她是不是和崔書君走得很近，還在一起吃了飯。

“他那個軟件用了我和姐姐照片，他因此約我吃飯和我道歉，”肖萌問，“師姐，為什麼你也知道？”

湯方圓笑着說：“其實吧，大家都是大學生了，對別人戀愛不戀愛這種事情並不算關心。問題是，你倆都是名人，因此八卦的流傳速度總是很快的。”

肖萌很吃驚：“崔書君有名？我怎麼沒聽過？”

“他專業水平挺高，”湯方圓說，“更重要的是，他媽媽是本學院教務處的老師。”

肖萌恍然大悟。她當時就覺得他這個“用了很多身邊人的照片來評分”的說法很奇怪，感情這些照片來源就是同學們在教務處的資料啊！

湯方圓又說：“不光我知道你和他吃了頓飯，路之航可能也知道了。”

肖萌奇怪：“路之航怎麼又會知道？”

“他是怎麼知道的我不太清楚，”湯方圓說，“今天白天上課的時候，我坐在路之航身邊，看到他打開手機正在看那個app上你和你姐的截圖，瞧着不太高興——我揣測是哪個好事群眾告訴他的吧。”

“這樣啊……我知道了。”

雖然路之航可能對這種日常瑣事興趣不大，但肖萌考慮一二，還準備和當面解釋一下整件事的原委。

路之航的時間表是很固定的，肖萌想了想，提前從機房撤退，於晚上九點五十五分到達實驗大樓的六層。

實驗大樓的格局和大部分辦公樓有些相似，下了電梯，有一個小廳，穿過小廳就是一條鋪着白色大理石地磚的長長走廊，信息學院的各種實驗室分佈在走廊的兩側；小廳右側有一個玻璃門，推開玻璃門，外面是一個四五十平米的露台。露台總是被打掃得很乾凈，中央放着一套竹制桌椅，四周擺着一些裝飾用的綠植，肖萌數次看到有師生在此處抽煙。

肖萌站在小廳處，拿出手機準備和路之航打電話，不過在電話撥通前，她聽到了隱隱約約的交談聲從虛掩的玻璃門外傳來。

肖萌循聲走去。

玻璃門應該是出了故障，只能半開半闔，玻璃門旁着露台的一側放着兩盆高高大大的發財樹盆栽，肖萌站在盆栽后，隔着玻璃看到韓如倩和路之航——準確的說，她看到了韓如倩的正臉和路之航的背影。

兩人正在交談，或許是因為談話正到關鍵處，兩人都沒有發現她。實際上，兩人的聲音不高，如果不是晚上的實驗大樓十分安靜，她根本不可能聽清兩人的交流內容。

此時，韓如倩的表情非常鄭重：“……你和肖萌，從各個意義上說，都不是很適合對方。”

路之航說：“你怎麼知道我們不適合？”

“一開始，你看她和其他女生也沒什麼區別吧？但因為她是雙胞胎，比別人特殊了一些，你對她有些好奇，才容忍她出現在你的生活里吧？”

對她的猜想，路之航沒有否認，但應該是也是默認了這一點。

“肖萌和你學一個專業，也非常喜歡編程，一定和你有共同語言，而且她又非常漂亮，情商又高，很會和別人打交道，在她刻意接近你的情況下，你很自然會和她走的比較近，成為關係很近的人——但這不等於你喜歡她。”

“你是什麼意思？”

肖萌默默聽着兩人的。大部分人說普通話都或多或少帶着方言味道，易思北說話都帶着點京城的兒化音，但這兩人的普通話都非常非常標準，絲毫口音都沒有。

“她有個姐姐，叫肖薇，肖薇的男朋友是易思北，這事你知道嗎？”

“知道。”

“那你也應該明白，你和易思北是多麼截然不同的兩個人。高中的時候，易思北是學校的文體帶頭人物，人脈關係也很廣，朋友很多，一呼百應的，和你完全不一樣。”韓如倩攤了攤手，“我和易思北聊過，他說和肖薇在一起，一起看電影，一起看音樂會，一起上自習，一起吃飯……這才是正常的男女朋友關係吧？你和肖萌呢？除了你幫偶爾為她答疑外，還有過任何類似的舉動嗎？”

路之航陷入了長時間的沉默。

“你們這還是戀愛初期！在心理學上，這個階段被叫做‘甜蜜共生’階段，會將對方當作生命中最重要的人，看到對方的時候會有一種怦然心動的感覺，見不到對方時很想和對方在一起……”韓如倩問，“你對肖萌，是這樣的感情嗎？

肖萌聽不到路之航的回答。

韓如倩又以一種篤定的語氣開口：“我猜，應該不是你先提出當她男朋友的吧？”

對這個問題，路之航到是回答了：“不是。”

韓如倩的語氣變得篤定起來：“那就是她對你提出的要求。說明她對你有感情需求。那麼你對她，有這種需求嗎？”

“對普通人來說，對愛情的需求常有一大筐；你這樣的阿斯伯格綜合徵人群的需求卻只有一點點小杯，而且很快就會裝滿。你是不是覺得，每周見她兩次就很滿足了？能和她保持一定程度的聯繫就足夠了？你願意浪費自己的做實驗、寫代碼的時間去陪她做一些很無聊的事情嗎？她對你的吸引力超過了計算機對你的吸引力嗎？且不說，你還有較為嚴重的肢體接觸恐懼症。你主動牽過他的手嗎？很顯然，你們的感情絕對做不到對等。”

韓如倩以一種論證結束的語氣道：“所以說，你們最適合當朋友，男女朋友實在不合適。”

肖萌實在是沒有辦法再聽下去，她不等到路之航作出回答，“嘩”一聲扯開玻璃門，穿過露台走到路之航和韓如倩面前。

“韓學姐，我覺得你太自說自話了。”

韓如倩臉上滿是驚訝，對肖萌的出現，她的震驚一點作偽的成分都沒有。

“不好意思，再次不請自來，聽到了你們的談話，”肖萌深呼吸一口氣，她對路之航說，“師兄，我來找你準備和你談一點事情，不是有心要聽到你們的談話的。既然聽到了，我也不能裝做沒有聽到。”

路之航顯然也沒料到她會在這個時候出現，他微微凝着眉頭看她，顯得有些困惑。

肖萌很有氣勢地看了韓如倩一眼，又把注意力轉移到路之航身上。她和韓如倩當然是針鋒相對的情敵，但不論她多麼舌燦蓮花，做決定的還是路之航。

“師兄，我覺得你不需要在乎韓如倩學姐的話。她的話對很多人來說是有道理的，也很管用，但對我們來說不一樣。”

肖萌比了比自己和他，豎起一根手指：“首先，這是我們兩個人的事情，和她沒有任何關係，一毛錢關係都沒有。是否要接受我當你的女朋友，你除了需要聽你爸爸媽媽的意見，不需要聽任何人的。”

她豎起第二根手指：“其次，她對我們不夠了解。她熱愛數學嗎？她能理解算法之美嗎？她能理解為了a而奮鬥的快樂嗎？好比我們做a的算法題，需要足夠了解這道題，才能有針對性的解題。她完全是外行人，她肯定不了解我們。”

“最後，”肖萌豎起第三根手指，“她學心理學，當然掌握了很多的理論知識，她或許覺得能把從書上看到的理論運用你我的身上，實際上，這隻是紙上談兵，是教條主義。世界上的人千千萬萬，心理學理論又不是數學，不可能適用每一個人的情況。”

肖萌講述完自己的觀點，然後轉頭，視線從路之航身上轉移到韓如倩身上，微微揚起下顎。

韓如倩的臉正如她預料的那樣，呼吸急促，臉色發紅，眼神冒火，可能是尷尬，可能是怒火。

路之航已經有很長時間沒有說話了，他如一棵松樹般站在露台，表情彷彿凝固了一般，就想一台死機的電腦。肖萌能感覺到，他和自己跟他表白那會一樣，所有腦細胞都用來分析面前的情況了。

當然，這也不怪他。以路之航的社交能力來說，“兩個女生為了搶我而發生爭執”這道題絕對超綱了。別說他了，這也是肖萌平生第一次“因為男人和情敵互懟”，實際上，如果不是因為從小到大都和肖薇磨練嘴上功夫，她一時半會也想不出懟韓如倩的辦法。

肖萌忽然一陣心疼，很懊悔自己的舉動，不想看到他那天才的大腦陷入這樣感情的漩渦里。

“師兄，抱歉，你你不要糾結這件事了，”她軟了聲音，剛才的氣勢不復存在，她深呼吸一口，仰頭看着路之航，“現在已經十點了，你回家吧，我也要回宿舍了。我和你的事，你可以慢慢想，想多久都沒有關係，不論什麼答案我都接受。”

路之航冰一樣的面孔忽然解凍，他開口：“不用着急。”

“嗯，什麼？”肖萌蒙圈。

路之航對她略一點頭，他對韓如倩冷淡的說：“你走吧，以後不用來找我了。”

韓如倩一愣：“路之航？！”

“我承諾教你微積分，兩個月，今天是最後一天，約定時間到了。”

韓如倩瞪大眼睛：“我們再單獨談一談好不好？我沒有別的意思，是真的為你着想。”

“不用。我知道該怎麼做，”路之航乾脆道，又看一眼肖萌，“你跟我來。”

說著他不再理睬韓如倩，轉身抓住她的手轉身離開——直到現在，肖萌才意識到他的力氣有多大。

# 第66章

路之航拉着她回到了平常用來一對一輔導的小會議室里，又用沒有牽着她的左手拍了牆上的電燈開關，整個會議室大放光明時，他才放開她的手。

“……師兄，”肖萌被明亮的燈光衝擊了一下，還有點沒反應過來，她深呼吸一口氣，試圖把自己的意思表達完整，“如果你覺得和我在一起有負擔，你可以直接告訴我。只要你希望，我們可以退回朋友關係的，當普通朋友一樣相處。”

“不用退回去。”

“嗯？”

路之航說：“剛剛我一直在想韓如倩的話。她說的話有些是對的。戀愛在我看來，可能永遠只能排在第二重要的位置，研究算法和編程在我心中是第一的位置。但是，只要不像現在這麼忙，我願意陪你的做一些在我看來很無聊的事情，像之前那樣，陪你去看博物館，看電影，都可以。”

如果換另一個男生對女朋友說這番話，得到的評價恐怕只有“情商負數”這一個評價，但對肖萌來說，路之航的這番表白幾乎是她能想到的最好的表白語句了。

“師兄，沒關係，”肖萌輕聲道，伸出雙手握住了他的手，“你能這麼說，我真的非常高興。”

路之航“嗯”了一聲，有說：“還有一點，關於肢體接觸恐懼症……”

他微微俯瞰着她的臉，尚沒有被握住的右手抬了起來，輕輕撫摸上她的臉頰。

“我的確有肢體接觸恐懼症，但和你在一起的時候，肢體接觸恐懼症就消失了。”

“……”

肖萌渾身一顫，犹如過了電一樣。那瞬間，她只想說，我只說握你的手，沒有提這種要求啊！然而她過於緊張，渾身每一個細胞都在打顫，根本開不了口，只能感覺路之航的掌心的溫度透過薄薄的臉部皮膚，傳到身體的每個細胞，幾乎要燒起來。

片刻后，路之航結束了這個動作，把手從她的臉上挪走，然後開了口。

“你的臉……”他欲言又止。

“什麼？”肖萌着急的問，“我的臉怎麼樣？”

“很燙。”

我的臉當然很燙啦！世界上有幾個女生在能做到和你一樣面無表情啊！肖萌幾乎想要咬他一口，瞪着眼睛反問：“我的臉很燙？就這樣！？”

“嗯……還很小。”

這樣總算像話一點了。肖萌滿意了一點：“還有別的嗎？”

“還有別的。”

路之航又開啟了他那一戳一蹦噠的說話模式，肖萌當然不會鬆懈，她窮追不舍：“什麼別的？”

“嗯，”路之航又開口說：“也很好看。”

沒有女孩子不喜歡聽別人誇漂亮，肖萌當然也不例外。她終於滿意了，開心的笑起來。

“真的好看嗎？”

“好看。”

“沒騙我？”

“沒有騙你。我不擅長記別人的臉，也不擅長讀懂別人的表情，你是很少的我只見了一面就記住的人。”

肖萌的心情終於徹底舒坦了——路之航的誇獎是百分百不含水分的，全是乾貨的，比姐姐微博下幾萬個粉絲的吹噓有價值多了，不，應該說，比所有人的評價都更有價值！

肖萌滿足的調節了自己的情緒。她和路之航說起正事：“我今天來找你，是和你說那個什麼顏值評分軟件的事情。湯方圓學姐說你也知道了這件事。”

路之航說：“我不喜歡看到你的照片出現在那個軟件上。”

肖萌將自己和崔書君的交流敘述了一遍，尤其強調了對方保證两天內刪掉她們姐妹倆的照片，路之航這才滿意地點了點頭。

“對了，你知道嗎？根據崔書君的那個軟件，你不是本學院最帥的！”

“哦，”正如肖萌所料，路之航露出了無所謂的表情，“沒有關係。”

“實際上，我問了很多女生，大部分人還是覺得你最帥，包括我在內，”肖萌在“包括我”三個字上加重語氣，“說真的，如果你沒有那麼帥，韓如倩也不會找你補課了。”

聽到這話，路之航想了想，又問：“韓如倩的事情，你有什麼想問我的？”

難得他主動開口，肖萌也準備解開埋在心中的疑惑，迅速道：“有。”

“你問。”

於是肖萌從路之航這裏知道了當年故事的另一個版本，和易思北說的故事基本吻合。

十二歲那年，他隨着母親返回中國后，面對的第一個問題就是選擇哪所中學。作為首都最好的幾所中學之一（也許不用加之一），師大附中非常不好進，尤其是他們母子回國時已經是七月底，中學的招生錄取工作早就結束。

一開始，路一純沒打算一定要送兒子去附中讀書，但路之航的大舅有不同意見。他覺得外甥就應該去全國最好的學校就讀才不會辜負那份天賦。他出面找了一條門路——這條門路就是韓如倩的爸爸——韓如倩的爸爸給附中校長打了個電話，很難得的，學校給路之航安排了一個單獨的筆試機會，給了他幾套奧數卷子，又讓他做了一套信息聯賽的題目，接下來的事情就沒有任何懸念了。任何一所中學都不會拒絕有天賦的學生，至少在中國是這樣。

因為這一層關係，路之航尚未開學就認識了韓如倩。

“原來你們那麼早就認識了。”

進校后，他和韓如倩在同一個班級，韓如倩對他很熱情，平時找他聊天說話，約他一起去食堂吃飯，一起參加各種活動，還試圖把他介紹給自己的朋友。

路之航回到中國不久，正因為不太習慣新環境而焦慮，他打心眼覺得她很麻煩，但因為母親的教育，他對韓如倩盡可能做到客氣和禮貌，也不知是怎麼回事，韓如倩就對他表白了。

“我不知道她為什麼對我表白。”路之航說。

路之航不理解，但肖萌卻理解了。表白這種舉動應該是刷足了好感度之後才有的行為，而不是相反。她和韓如倩打過幾次交道，知道她絕對不是笨蛋，不可能不知道這一點。

用頭髮想也知道，路之航那種孤傲高冷的氣場在當年肯定更明顯，他和所有女生的距離都很遙遠，韓如倩大概是距離他最近的一個。距離近了，想法也就變多了，自我意識過剩，認為自己對路之航來說是特殊的存在，表白也就成為理所應當的事情了。

“你當時就拒絕她了？”

“當然。”路之航理所應當的說。

“……你當時怎麼拒絕的？”

“我說我不喜歡她。”

這句話是很打擊人的。不過韓如倩沒有完全死心，還在努力接近他。進入中學后，路之航主攻數學和信息學競賽，老師又安排他參加了兩次比賽，取得的成績都很不錯，得到了學校的表彰。韓如倩就給路之航送禮物恭喜他，他覺得煩躁，板着臉把她送的禮物扔了回去。

肖萌抽了抽嘴角，用頭髮想都能知道這場景一定非常尷尬。

“扔禮物的舉動，確實不太友好。”肖萌委婉地說。

“我知道不應該這麼做，也知道自己應該禮貌一點。但她真的很煩人，我正在做題，她打斷了我的思路。”路之航抿了抿嘴。

韓如倩受此打擊，回去和她哥哥哭訴了一番。她哥哥韓天霖在附中的高中部讀書，對這個靠了他爸爸的關係才能進入附中的小子很氣憤，決定為妹妹伸張正義，教訓這個小子。

“然後，你們打起來了？”肖萌問。

路之航平靜地轉過眼看她。肖萌這才想起他們此前完全沒交流過這件事。

“呃，是易思北師兄說的……”她迅速打補丁。

路之航也沒有特別介意，繼續說下去。

打架時間發生在下午放學后的教室走廊外，走讀的回家吃飯，住校去食堂吃飯，走廊空蕩蕩，他卻不着急。他收拾書包從教室里出來，就看到了凶巴巴的韓家兄妹。

韓天霖比較跋扈的質問路之航，為啥你這麼高冷不可一世，還扔禮物讓妹妹難堪！奈何路之航也不是個會好好說話的人，聽得也火氣上頭，兩人就這麼杠上了。也不好說是誰先動的手，一開始是韓天霖抓住了他的衣領，這個姿勢極具威脅，路之航開始還擊，用力推開他，差點讓他摔倒。於是戰火升級，兩人就這麼打起來了。

韓天霖的打架水平絕對不差，甚至還可以說是很優秀，但被試圖阻止兩人打架的韓如倩給影響了水平；路之航也有獨特的優勢，他做起一件事情來是很專註的，就算是打架也心無旁騖，再加上運氣好，幾番拳腳后，兩個人都負了傷，韓天霖更重一些。

# 第67章

這場打架事件發生在下午放學之後、晚自習開始前的教學樓走廊里，持續時間也很短，從三人碰面到一個人抱着胳膊坐在地上前後也不超過五分鐘，幾乎沒有觀眾，除了易思北。易思北結束了社團活動回教室拿一本忘記的書，把這次事件看了個正着——然後，他打電話叫了救護車，通知了老師。

“說實話，我很難想象你會打架……”肖萌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地看着路之航，覺得有點稀奇。她是中國式的觀點，打架鬥毆之類的暴力事件只可能發生在差學校的差學生身上，成績越好的學生和越和大家鬥毆無緣，路之航是好學生，所以路之航和暴力無緣——看，三段式論證毫無缺陷！

路之航冷靜的看她：“我學過跆拳道。”

“學過也不等於要打架吧？跆拳道就是個強身健體的作用。”

“他的威脅性很大，我當然要還擊。”路之航平淡的說。

肖萌想了想，又問，“我聽易思北師兄說，因此這次打架，你差點被退學？”

路之航頓了頓：“是的。不過我確實做錯了，即便被退學也是應該的。”

“我覺得，韓天霖明顯責任更大。他是以大欺小，你那會才十二歲，比他小了好幾歲。”

“我媽媽說，這件事和年齡無關，而是我的處事方式從根本就錯了。我把一個可以簡單解決的小問題變成大麻煩。”

“你媽媽說的也對。”肖萌點了點頭。在韓天霖找上門時，他如果能說兩句好話，估計也沒後面的打架事件了，韓家兄妹應該也沒有那麼腦抽的一定要上趕着現場pk。當然，如果能說好話的話，那也不是路之航了。

“師兄，後來事情怎麼解決的？”

事情的解決和易思北有關。

這是一起惡劣的打架事件，骨折的學生的背景還很雄厚，學校當然要調查這起事件。易思北出來做了證，說韓天麟先挑釁，路之航先動手。

在易思北強有力的證詞下，參与打架的雙方都受到了懲罰，韓天霖受傷更重，但他是年長的那方；路之航是造成傷害的那方，但他只有十二歲。於是學校給了兩個他倆一個警告處分。

路之航被媽媽提留着去學校，向學校領導、老師、韓家挨個道歉並賠款。學校也不忍心放棄路之航這樣的天才，校領導一番斡旋，再加上路之航的阿斯伯格診斷報告，兩少年打架一事就此大事化小。但這件事給韓如倩的心理帶來了很大的創傷，她請了一段時間的假，回學校時成績也有些下降，於是，她再次找到路之航補習數學。

路之航說：“我媽媽說，不論她對我有什麼要求，我都應該盡量滿足她。”

肖萌輕聲問：“你對她，是不是有些愧疚？”

“……有一點，”路之航想了想，“我的做事方法不對，的確傷害到了她。她哥哥受傷的時候，她跪在地上，哭得很傷心。”

肖萌輕輕點頭。

“我知道了。”

路之航很喜歡數學，也喜歡別人談起數學，韓如倩要求他補數學，他當然答應了。奈何他和別人的數學思維不在一個頻道上，當時的他也沒掌握給別人講題的方式方法，韓如倩根本聽不懂，這次補習只持續了幾天。

“只補習了幾天？”肖萌覺得不太符合常理，想了想，又問，“嗯……你是不是打擊，不，批評她了？”

路之航說：“是的。當時她反應速度很慢，不論我講了什麼，她都會只會看着我，說‘什麼意思’‘不明白’……我要說四五遍她才能勉強理解。”

肖萌扶額。她接受路之航的輔導也有好幾個月了，常常都有跟不上他節奏的時候，只能匆忙記下來，回去后再思索，更別說數理能力明顯不如她的韓如倩了。

“那她現在呢？”

“比當時好多了。”路之航說，表情居然有些欣慰，“她有進步，我的講解方式也有了改進。”

肖萌想說，最後一條可能才是關鍵吧。

總之，路之航的無意識打擊帶着很強烈的效果，從此後，他和韓如倩的關係就徹底淡化了，她不再試着靠近他。

“她說，終於意識到我和她不是一個世界的人。”路之航說。

路之航沒有說得很詳細，但肖萌覺得自己能體會韓如倩的心境變化。被喜歡的男生拒絕當然很丟臉，哥哥因此被打傷同樣也很難堪，但少女情懷總是詩，這樣兩起事件生后，也未必會完全打消她對路之航的喜歡，直到路之航真正開始幫她補習數學，她才意識到，自己和路之航的差別有多大，大概就此放棄了。

“這是好幾年前的事情了，最近她又和你提起了補習的事情嗎？”

“是的。今年一月初，她就給我打電話說，要我幫她補習數學，因為中學時，我答應她要補習兩個月的承諾還沒有履行完。”

肖萌一愣：“今年一月初？”

“是的。”

“那時候期末考試臨近，我抽不出時間，就將時間定在三月份。”

肖萌這下子是徹底想通了。

也就是說，去年年底，韓如倩在那間日料店偶遇了自己和路之航之後，隨後就改變了主意，找到了非常充足的理由，重新接近路之航。時間掐得很准，也是費盡心機了。

“今天是怎麼回事？你們怎麼聊起我的？”

路之航解釋了一下。在他給韓如倩補習的這兩個月時間里，兩個人偶爾也會在微積分外聊聊別的話題，於是韓如倩知道了他和肖萌的男女朋友關係。

“韓如倩和以前不太一樣，比以前更好交流。”路之航說。

肖萌不意外。韓如倩是全國最好的心理學專業的學生，當然知道如何和阿斯伯格談話了。

“今天是我和她補習的最後一天，我講完題后她說，以後很長時間見不到了，有點話想和我談，”路之航說，“我就和她去了實驗室外的露台。”

“我是徹底明白了。”肖萌由衷地感慨。

肖萌不喜歡韓如倩，也發自內心的覺得她的做法沒什麼錯，爭取自己喜歡的人，即使手段陰暗一點，也談不上罪大惡極。韓如倩喜歡路之航，有錯嗎？完全沒錯。她很漂亮，性格也不算差，但路之航就是對她沒感覺，這不是因為她做錯了什麼，就是因為和路之航沒有緣分，人和人的“喜歡”是種微妙的感情，世界上最好的計算機都算不出這份微妙。自己比韓如倩強嗎？除了在專業領域上和路之航更有共同點一些，她覺得自己沒有哪方面能明顯超過韓如倩。

即便肖萌相信完全是個無神論者，此刻也特別想感謝上天給自己和路之航更多的緣分，自己何其有幸？

就為了這件事，她也可以稍稍感謝一下上帝佛祖玉皇大帝玉皇大帝！

# 第68章

路之航和郗羽的接觸卓有成效，到五月下旬的的時候，他的小提琴演奏評價算法有很大的進展，據說在viol-β系統里的運行得很好，再配合神經網絡和機器學習，演奏的效果越來越好，肖萌應邀去聽過一次，覺得現在viol-β系統已經達到了小提琴樂團頂尖樂手的標準了，只在一些極其技巧性的演奏上還有欠缺，比如人工泛音、撥弦等。

“我們接下來會增加人工泛音和撥弦的功能。”路之航說。

“這樣以來，至少還需要半年時間才能對外公布viol-β系統？”

“還需要半年到一年的時間。”

系統改善多多，肖萌也能感覺到路之航的心情變得很好。

他還把自己剛剛正在寫作的論文初稿拿給她看，作者一共有六個人，還包括了郗羽，肖萌看着作者欄的倒數第二個名字“xiao,ng”，還是有些猶豫：“寫的我名字，好嗎？再說，人家會不會認為你是假公濟私？”

“最開始的靈感是你的，不存在假公濟私，”路之航平靜地看了她一眼，“何況，我寫的論文，我加誰的名字都是我的自由。”

肖萌也知道這點。姐妹倆的爸爸就在研究所工作，每年也有專利、論文數量考核——從爸爸的吐槽中，肖萌知道“論文署名”一事水很深。在學術圈，老公帶老婆飛，父母帶孩子飛的事情實在很多。要說這種事情一定違背了學術公平，也很難說。人家天生就站在了更前面的起跑線上，這事羡慕不來。

作為一名普通人，肖萌也時常在宿舍的卧談中暢想“大佬帶着飛”的一幕，但是真的體驗到“大佬帶着飛”的感覺，還是有一種才不配位的羞愧感。

“你這是冒充者綜合征。”

“嗯？”

“你應該更自信一些。”

肖萌抽了抽嘴角，這事兒哪有那麼容易。

“我也有過這樣的困擾，”路之航說了句讓肖萌睜大眼睛的話，“一年前，我進項目組的時候發現所有人都比我厲害，和他們比起來，我幾乎什麼都不懂。對我來說很新鮮的知識，對幾位博士和博士後來說是他們早已學過的課程。”

“那你是怎麼處理的？”

路之航捲起袖子：“我問了我媽媽，她告訴我，脫離自己的舒適區，離開競賽這種熟悉的套路進入到真正的科研項目中，我一定會感覺到不適，一定會遇到問題。她也沒辦法給出很好的意見，因為這是人生成長的必要過程，如果情況很嚴重，實在覺得自己很差，就去問問盧教授——是他把我拉進這個項目的。”

“那你問盧教授了嗎？”

“問了。”

肖萌連忙問：“那他怎麼說？”

“他說，項目組的人是他選出來最優秀、最勤奮的學生，他們比我大了好幾歲，我和他們有差距很自然。他說，凡事多換位思考，你覺得自己不如他們，但他們看着你可能更覺得你很可怕。他認為我很有天賦，相信我可以通過努力來縮小和別人的差距。”

是啊，肖萌忍不住笑了，她覺得盧老師的說法對路之航一定很有效。

“我也把盧老師的這些話送給你。”路之航說，“你很優秀。”

肖萌心底一暖，只覺得自信從天而降，又回到了自己的身上。

“師兄，謝謝你。”

路之航點了點頭，他最近不是那麼忙，然後提起了去年年底和肖萌的約定：“周五晚上，一起出去吃飯？”

“啊……能不能換個時間？”

“怎麼？”

這個五月，京大的舞蹈團有兩個星期的時間都在外演出舞劇，今天晚上才能返校，肖萌已經有陣子沒見到肖薇了，也很想念姐姐，因此約好了周五晚上一起吃飯。

肖萌靈機一動：“師兄，不然你和我一起去？你還沒有和我姐姐一起吃過飯吧？”

聽完了肖萌的建議，路之航沉默了一會，沒有直接回答。

“……嗯，你不想去嗎？”肖萌觀察他的神色，敏銳地開口：“那我告訴姐姐，我不和她去吃飯了。”

路之航思索了一會：“肖萌，你要知道，在這種聚餐活動中，一般有我的話，大家的氣氛都不會太好。我不希望你們不高興。”

簡簡單單一句話，讓肖萌心臟一陣猛顫。她似乎看到了他笨拙的融入人群的樣子，就好像看到一艘獨木舟行駛在波濤洶湧的海面上，而他坐在獨木舟中，迷惑而又混亂。雖然他在數學和計算機編程上有着卓越的天賦，但這份天賦就好像是汪洋大海中的幾個孤島，根本不足以引導他從社交大海中找到方向。

他聲音不高，說話時一如既往的平鋪直敘。

肖萌一愣，然後問：“你和項目組的其他人一起過飯吧？”

路之航說：“那是因為我們吃飯時聊編程問題。而我沒有辦法和你姐姐聊這些。”

她伸出手，握住了他的手，微笑道：“師兄，我姐姐和我一樣，除了專業水平不如我……其他和我很像，你能接受我，也肯定能接受我姐姐。再說了，我姐姐也挺想和你見面。”

肖萌的說服是很有力度的，路之航反握住她的手，隔了一會道，“好吧。我們就在一起吃飯。”

肖萌又問：“對了，可能還有易思北師兄。他一般都和我姐姐在一起。你不介意吧？”

對這場見面，肖萌是稍微有點忐忑的。她和易思北處的很不錯，但這不等於易思北也會和路之航相處的很好——雖然他倆貌似中學的同級校友來着，但肖萌沒有見過他倆有過任何交流。

對自己說過的話，路之航一直是認賬的，他看了眼她，點了頭。

於是事情就這麼敲定了。

……

周五吃飯的地方還是那家叫“和歌”的日料店，四個年輕男女幾乎同時到達，互相招呼后就走到店內預定的位置坐下。

因為說好了這頓飯是姐妹倆請客，坐定后先互相介紹了一番（主要是正式地把路之航介紹給肖薇和易思北），然後姐妹倆拿着菜單隔餐桌頭碰頭的嘰嘰咕咕的商量點餐，只剩下兩名男生面面相覷。

顯然，兩名男生都不是那種會覺得冷場的很尷尬的個性，目光中各種淡定，路之航是不在乎，易思北是世面見得太多胸有成竹，最後還是易思北笑着開了口：“路之航，好久不見了。”

“好久不見。”路之航說，語氣一如既往的沒有起伏。

“好不容易能和你在一起吃飯，”易思北嫻熟地開啟了話題，笑着說，“之前我就和肖萌說，我們四個人完全可以多交流。”

“我之前非常忙。”路之航說。

“肖萌也是這麼說的，”易思北示意他看自己身邊的肖薇，“你覺得他們姐妹倆像不像？”

其實這也是路之航第一次近距離接觸肖薇本人，他觀察了肖薇一陣子，又側頭看肖萌，給了個肯定的結論：“很像。”

為了活躍氣氛，易思北和路之航提起年初時姐妹倆互換身份一事：“雙胞胎我也不是沒見過，但她們倆的相似度未免過於高了，身材身高都相差無幾，很難區分，我嚇了一跳。”

“可以區分。”路之航說。

“怎麼分？”易思北問。

路之航看了眼肖薇：“冒泡排序和選擇排序哪種時間複雜度最高？”

肖薇一臉茫然：“啥？！”

“所以，很簡單就可以區分她們兩個。”路之航對易思北點了點頭。

路之航回答得很認真，但因為他的面癱晚期的臉和平鋪直敘的說話節奏，使得這番談話變成了冷笑話。姐妹倆笑起來，肖薇支着下顎：“大神，你是看不起我的智商嗎？”

“沒有看不起，”路之航回答，“我覺得這是唯一區別你們的辦法。”

“英雄所見略同，我當時也是靠專業問題分辯他們的，”易思北心情愉快地笑起來，和路之航說，“仔細想起來，雖然我們很早就認識了，但中學時，真想不到會和你在一張桌子吃過飯。”

“我們在一張桌子吃過飯。”路之航說。

“嗯？”易思北一愣，“有嗎？”

“高二上學期的事情，吳桐的生日聚會，你和林培培一起來的。”

這邊，姐妹倆已經好奇地看了過來，一起開口提出問題。

“吳桐是誰？”

“林培培是誰？”

說實話，眼前這一幕對易思北來說真的是個刺激，一模一樣的姐妹以同步率地側頭過來，異口同聲地提出了這個問題，易思北頭一次有了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的感覺，這個路之航真是哪壺不開提哪壺啊！關鍵是你從他臉上完全看不出來他在想什麼，根本不知道他是不是存心的。

“吳桐是和我一起參加數學競賽的同學，林培培是我同班同學，”路之航對肖萌解釋，“他過生日的時候請我參加，我就去了。”

說來也是，路之航和易思北雖然中學時代都不同班，但畢竟在一所中學呆了六年，或多或少總有一些交集，出現這種偶遇的劇情毫不奇怪。

這邊路之航做了解釋，易思北也不可能避而不談，開口附和了幾句：“我和吳桐高中同班，關係很好。”

肖薇支着下巴看看易思北：“林培培是你的前女友？”

易思北一本正經端起茶杯，顧左右而言他：“以前的事情了。”

“名字還挺好聽的。”肖薇說。

易思北說：“一般般。”

雖然易思北看着很淡定，但肖萌估計他內心一定不像這麼平靜。她想起去年易思北跟她說過路之航的中學事迹——所謂六月雪還的快，沒想到他也在冷不防中被路之航爆料了一次。肖萌把臉側到一邊暗笑，覺得易思北可能後悔叫路之航出來吃飯了。

“大神，”肖薇笑眯眯地問路之航，“林培培是什麼樣的人啊？”

“我不知道，”路之航說，“我和她沒有往來。”

肖薇也知道從路之航這裏得不到什麼答案，於是似笑非笑看了眼易思北，附贈了一個“待會再問”的眼神，輕輕放過這個問題，然後叫來服務生點了菜——餐桌上的詭異氣氛好了很多，但還是有點隱約的微妙。易思北和路之航聊起兩人的中學同學，可以看出來，路之航雖然跟得上話題，但看得出來，他融入得有些勉強。

“說起吳桐，他這學期從數學系轉到經管學院讀金融專業了。”

“金融專業？”路之航對這個話題有點興趣，但從他的語氣和微皺的眉頭可以看出，他對金融專業很不以為然，估計也覺得吳桐的選擇是錯誤的。

“金融應該是熱門專業，那麼好轉嗎？”肖萌也被話題吸引了。

肖薇說：“可以啊。只要你的gpa足夠好就可了。”

“好到什麼程度呢？”

“至少要全系前五。”

肖萌暢想了一下：“真厲害！數學系的全系前五！”

“路之航如果在數學系，不可能比他差。”易思北說著，又笑起來，“高中的時候，路之航放棄了數學奧賽的國家隊名額后，就是吳桐頂上的。”

對路之航的數學水平，肖萌沒有任何懷疑，她心滿意足地對路之航說，“師兄，你沒學金融，真的太好了。”

路之航道：“我不喜歡金融。”

“大神，你為什麼不喜歡金融？”肖薇好奇的問，她就讀於經濟學院，對金融或多或少有些了解，知道高考分數最高的那群同學大都去了金融專業。

這問題也是肖萌想問的。路之航很少如此直接的表現自己的喜惡，對他不熟悉的事情，他最多表現得很困惑。

“因為無趣。金融可能是我知道最無趣也無用的行業。”路之航淡淡道。

剩下三個人面面相覷，然後會心地笑起來，怎麼說呢，果然是大神才能發表的言論——肖薇和易思北也是經濟學院的好學生，但絕對不敢看不起金融，要是敢這麼說，很可能被懟“你就是酸葡萄心理”。

服務員將菜也一道道送上了桌。這頓飯的質量是很好的，海鮮都很新鮮，色澤很美，幾個年輕人吃得很愉快，聊天也進行得還算不錯。肖萌和肖薇、易思北如往常一樣談天說地，聊起外出演出的細節，說起期中考試的成績，社團活動等等，然後又談到一個多月後的暑假安排。

肖薇說：“我大概會在七月下旬回家，我們舞蹈團有兩周的集訓。”

“這樣啊，”肖萌也把自己的計劃彙報給姐姐，“我可能只能回家半個月，直到8月上旬前我都不打算回家，我們的404小隊準備在暑假搞個a集訓。”

路之航大部分時間都很沉默，明顯得對其他三人的話題不太有興趣，但聽到這話時卻開了口。

“肖萌，你打算在學校呆到八月，那你要不要跟我去一趟挪威？”

# 第69章

真是不鳴則已，一鳴驚人的發言。肖萌完全呆住，桌子對面的肖薇和易思北也彷彿被一道閃電劈中了，愣了好幾秒都沒反應過來。

路之航並不覺得自己問錯了話題，他繼續問：“你有護照嗎？”

肖萌只能依靠本能反應：“……呃，沒有。”

“那可以立刻開始辦理，現在護照辦理速度很快，然後申請簽證，我爸爸會給你的簽證做擔保。”

“等等，”肖萌終於反應過來，她舉起一隻手：“等一等，師兄，有護照簽證也不等於我要去挪威吧。”

路之航側過身體，看她：“你不是想去嗎？”

“啥？”肖萌徹底蒙圈，然後努力的尋找記憶，終於在某個記憶的犄角旮旯里找到和路之航的確進曾經行了一番談話，她當時禮節性地表達了對挪威的好奇，他則回復“有假期的話，我可以帶你去挪威看看”。

她已經知道路之航不是一個說大話的人，但完全沒想到，他們剛剛確定關係不久，路之航就打算將承諾兌現，帶她出國游？！這是什麼天馬行空的劇情發展啊！

“我暑假要回挪威看我爸爸，你可以和我一起去。”路之航說。

肖薇也回過勁來，她聽到妹妹和大神這艱難的交流，連忙伸手在兩人面前一揮，打斷他倆的談話：“大神，你是說真的？沒開玩笑？”

路之航道：“我沒有開玩笑。”

肖薇從他冷峻而好看的臉上讀出了他的認真，她也調整了一下坐姿，讓自己的脊背更加挺拔，盯着路之航問：“大神，我不放心我妹妹去挪威。她一個人在挪威人生地不熟的，出了事情怎麼辦？”

“挪威很安全，治安很好。何況她也不是一個人在挪威，還有我。”

“好吧，安全問題暫且不談，”肖薇避其鋒芒，轉而道，“還有語言問題，挪威人是說挪威語吧？”

“可以說英語，挪威人的英語普遍都很好，”路之航頓了頓，彷彿忽然想起這件事，他在自己的大腦里搜索了一下肖萌的英語水平，又問，“你英語應該還可以？”

“普通的口語交流，問題不算很大……”正在準備英語四級考試的肖萌說。

“那就沒有問題了。”

肖薇看了眼妹妹，對路之航道：“大神，是這樣的。你和我妹妹是男女朋友關係，但你們確定關係的時間太短了，僅僅確定才一兩個月。一個女生和交往時間這麼短的男朋友出門見他的父母，不太符合中國人的傳統。”

“三個月。”路之航說。

“嗯？”

“我們七月份出去，那時已經是三個月。”

“三個月時間也很短。”

路之航看她，然後看肖萌：“你覺得時間很短嗎？”

“……”肖萌啞口無言，“是有點短……”

肖薇深呼吸一口氣。這是她第一次和路之航聊天，屢屢覺得碰壁，她深深覺得，自己的妹妹和這個人在一起實在太辛苦了。

“還有一點，出國需要很多錢的。我想，往返挪威一趟的機票一定不便宜，以我們的家境，負擔這樣的旅費很困難。”

路之航用一種奇怪的眼神看着肖薇：“她不需要花錢。我爸爸想見肖萌，他提出可以負擔機票和肖萌在挪威的一切費用。”

肖薇敏銳地給自己的說法打補丁：“可讓小萌花你爸的錢更不好吧？！哪有這種事情？”

路之航不解：“為什麼不行？”

“哎，怎麼和你解釋呢……”肖薇揉了揉額頭，“至少有一點，她和你爸爸又不認識，完全是陌生人。中國有一句話，叫‘吃人嘴短，拿人手軟’，我們不喜歡接受陌生人的錢。”

聽着這麼文不對題的交流，易思北在一旁也是又感慨又想吐槽。路之航雖然社交水平很不怎麼樣，但他那種單刀直入的談話方式很容易把話題給帶偏。

“我也有錢，”路之航頓了頓，“我出錢也可以。”

肖薇指了指易思北，表情十分認真：“大神，是這樣的。你看，我和易思北是男女朋友，是吧？易思北遠家也比我家有錢，他的生活費也遠比我多，但我和我易思北在一起后，依然是明算賬的。如果他請我吃了一頓飯，下一頓就由我付賬，他買了電影票，我會買爆米花，他送了我禮物，我也會盡量準備合適的禮物給他。如果沒有強有力的理由，我不會要他一分錢。”

路之航沒做聲，目光掃到易思北臉上。

易思北對他點頭：“是這樣的。我並不介意為肖薇花錢，但在我們倆的這段關係里，我們是互相支撐的，人格上是，經濟上也是。”

路之航不再理他們兩人，他側過身體看着肖萌：“你真的不想和我去挪威嗎？”

剛剛的肖萌也一直想插嘴，但是奈何姐姐和路之航之間的交鋒實在太犀利，速度太快了，她壓根兒就沒時間說話。

肖萌頓了頓，無奈的道：“師兄，是這樣的，你去什麼地方我都願意陪你……但是，我不願意讓你花錢。”

“那麼，”路之航說，“如果能解決錢的問題，你就願意跟我去挪威了嗎？”

肖萌輕輕點頭。說實話，如果她有錢，她確實希望能和路之航一起去挪威——挪威的風光有點吸引她，但也就是“有點”而已；但更重要的是，她想和路之航能更多時間呆在一起，進一步了解他，和他留下更多的回憶，去不去挪威本身無所謂，但如果能一起去，兩人的羈絆一定會加深。

路之航面露沉思之色，然後他凝神看着肖萌：“那你想掙錢嗎？”

姐妹倆齊齊無語。這話說的，世界上誰不想賺錢啊？

“那就打比賽。很多算法大賽都有豐厚的獎金。”路之航說，“我教你。”

這邊的肖薇和易思北眨了眨眼。

肖萌頗為意動，瞧了瞧姐姐的神色：“但是要到獲獎那個層次的話，這一兩個月也做不到吧？”

肖薇沒有表態。她並不知道這件事的難度，但隱約覺得是個辦法。

“暫時比較難。但你的進步速度非常快，只要你保持現在的進步速度，再過一年時間應該就可以了，”路之航說，“到時候，你拿到了獎金，再還給錢我。”

肖薇和易思北對視一眼，她一時半會的再也找不出合適的理由阻止這件事的發生。路之航的點子的確讓人眼前一亮：用一個正大光明，有理有據的解決了金錢問題，又完全照顧了肖萌的自尊。

“好吧，如果你想去，那就去吧，”肖薇對肖萌攤了攤手，“但怎麼跟咱爸咱媽解釋這件事，你要想清楚了。”

“我會仔細考慮的。”

……

相比較路之航放出的大料，這頓飯的後半段時間就顯得索然無味了。一頓飯吃過，兩對小情侶各自返校。

此時早已入夜，濃濃的夜色灌滿了校園，教學樓和實驗樓犹如燈塔一樣閃爍在夜色之中。兩人騎車返回實驗樓，路之航要回實驗室，率先跳下了自行車。肖萌和他的時間安排不一樣，她接着去上自習，和404對的兩名小夥伴回合，因此還跨坐在自行車上，沒有着急離開。她看着路之航把車推到路邊開始鎖車，自從離開餐廳后他再也沒說過話，雖然他平時話也不多，但不知道為什麼，肖萌從他緊閉的唇和僵硬的肢體語言上身上感覺到了微妙的低氣壓，不太明顯，但她能感覺到。

“師兄，你生氣了嗎？”

路之航鎖好車后，抬頭看她：“嗯？”

“就是討論去挪威的事情。”

路之航了一會，道：“我不喜歡你姐姐的那些話。很簡單的問題，你們為什麼要考慮得那麼複雜。”

肖萌隨後跳下也自行車，放好，拉着他走到實驗樓前的一片小樹蔭下：“但她說的也是我想說的內容。對你來說，去挪威就是回家，但對我來說，出國去男友家、還是去那麼遙遠的國家真的是件大事，我需要仔細考慮清楚。”

“你現在考慮清楚了嗎？”

“……還沒有。”肖萌無奈的說，“師兄，我知道你是一個說話算話的人。但我還是不太明白，你為什麼要邀請我去挪威？當時我們也不是男女朋友啊。”

路之航筆直地站在樹下，對這個問題，他似乎已經思索了一段時間，回答得很快：“沒有為什麼，只是希望你和我一起去。”

“這是你的希望嗎？”肖萌朝他走了一步，心跳也隨着距離的縮短而加劇。

“是的。”路之航輕輕點頭。

還能說什麼呢？當然是說好了！

肖萌如同着了魔一樣，一把抓住他的手，跳起來道：“好，我去！”

# 第70章

出國是件大事，不可能瞞過父母——於是，肖萌小心翼翼的給黎小良女士打了個電話，通報了這件事。

黎小良一個月前知道了大女兒有了男女朋友，一個月後知道小女兒有了男朋友，那叫一個吃驚，一臉“我家好白菜都被豬拱了”的表情：“你們姐妹倆是怎麼回事？我叫你們可以談戀愛，但沒有想到你們會這麼快啊！”

“哈哈，哈哈……”肖萌尷尬的笑，“媽媽，其實我也沒想到……”

一番盤問后，隨後肖萌把自己和路之航的合影發給了她。和路之航在一起后，她又找機會拍了好幾張他的照片，現在相冊里兩人的合影超過十張了！

“啊，好帥的小伙子！”黎小良驚訝地叫起來。

毫無疑問，路之航的長相對任何女性生物來說都是充滿吸引力的，黎小良當然也不例外，她還在小聲嘀咕“感覺比你姐姐那個男朋友帥一點啊”，肖萌裝着沒聽到。

趁着媽媽欣賞路之航的外表，肖萌又在學校官網找了路之航得獎的新聞發給了媽媽，然後着重強調了他給自己的幫助。路之航的樂於助人的學神身份對任何一個媽媽也是強有力的說服力。

不過，黎小良贊歸贊，腦子很清醒，沒被路之航金光燦爛的外表和履歷忽悠住——她敏銳的指出：“他怎麼不笑？這麼多照片，一張笑的都沒有，是不是性格有問題？”

到底是自己的親媽啊！肖萌想，那麼快就發現了問題。她小心翼翼的和母親科普了路之航的阿斯伯格綜合征，說明這不是他的性格問題，而是天生有缺陷。

黎小良聽完后一愣，然後暫停了肖萌的聊天；半小時后她重新上線，和肖萌聊起了阿斯伯格這種病症——半小時也足夠她在網上搜索一番，和肖萌的話印證一番。

出乎肖萌意料之外的，黎小良到並沒有覺得阿斯伯格的路之航會怎麼樣，她說：“我就說，人哪有百分百完美的。就你男朋友的外貌和成績，如果不是性格有缺陷，大概中學時就有女朋友了。”

一個人的性格和成就是相輔相成的，因果難料。

很哲學的說法，肖萌老老實實的表示贊同：“我也這麼想。”

“這性格也不是沒有優點。現在的大學男生大都喜歡玩，很少有人這麼早就帶女朋友回去見父母，從這點上說，他應該是可靠的。”

“是啊！”肖萌眼睛發亮。

黎小良笑笑，又說：“不過，如果你堅持和他去挪威，我要和他聊一聊。這個男生要把我的女兒拐走，我這個當媽的要問清楚。”

肖萌也知道這一關繞不過去，再次給母親打了預防針，叫她千萬別因為路之航過於直率的說話方式而生氣。

“你媽媽我是什麼人，不會輕易生氣的。”

肖萌再也沒有借口，只能十分小心的和路之航提出“我媽媽要見你”的請求，她原以為路之航，會對這個建議非常排斥，但沒想到他聽完后當即說“可以”。

“既然你認識了我媽媽，我認識一下你媽媽也是應該的。”

肖萌看着他：“這話，是不是你媽媽說的？”

路之航不否認，似乎還有一點驚奇，“你怎麼知道？”

肖萌微笑起來。她就知道路之航是沒這個情商，但路一純女士一定有。

於是，兩個年輕人在會議室里正襟危坐，她拿出手機，給媽媽打了個視頻電話。很快，手機屏幕上出現了黎小良的臉，肖萌為兩人做了介紹。

路之航禮貌的說：“阿姨，你好。”

“你也好，”黎小良審視地看着路之航，“聽說你是我女兒的男朋友？”

路之航點頭，禮貌的做了自我介紹。他的確不善社交，但他也是久經訓練，對自我介紹級別的社交行為可以不用經過大腦就能做到。

“我聽說了，謝謝你一直以來對她的幫助。”黎小良說。

“不用謝。她是我女朋友，我應該幫助她。”

“嗯。聽說，你還邀請我女兒去挪威嗎？這還是她第一次出國，我們做父母的不太放心。”

“我明白，”隔着攝像頭和手機屏幕，路之航身上那種孤高的氣質在這種語境下顯得比平時更真誠，更具有說服力，“阿姨，我會保證她的安全。我會把我爸爸的聯繫方式告訴你們，你們可以隨時聯繫我爸爸，而且，我也會保證，她在挪威會可以定期和你們聯繫。”

路之航做了充足的的預案，他的保證讓黎小良覺得“孺子可教”。

“嗯，不錯，你想的很周到。”

“還有一點，錢也不用你出，”黎小良又說，“我查了一下，到挪威一趟往返住宿消費等大概需要人民幣三四萬，這筆錢我們家還是能拿出來的，就當送肖萌去遊學了。”

路之航沒有直接回答這個問題，側目看了看肖萌。

“是的，這是我和媽媽商量的結果。”肖萌說。

“……那好吧。”路之航雖然還不是很明白，終究點了點頭。

總的來說，路之航的表態是讓黎小良覺得欣慰，這番談話到了最後，她終於鬆了口，肖萌也可以可以放心的辦理簽證和護照了。

護照的辦理速度很快，不到兩周時間就已經拿到了護照，隨後就是辦理簽證。她略作整理后，就把自己的資料全部交給了路之航；辦理簽證比辦理護照還要快，因為路之航的爸爸這個挪威本國人為她擔保，期末考試前，她就拿到了电子簽證，得知了路之航爸爸的真名叫漢斯（hans）·安德森。

肖萌藉機也問了問他的國籍問題。

“我一直是中國國籍，拿的是挪威的永久居民。”

“你為什麼不加入挪威的國籍？”

“因為我媽媽是中國國籍。挪威不是移民歸家，孩子的國籍隨母親。”

“是嗎？！”

“你媽媽在挪威十幾年都沒有加入挪威國籍啊……”肖萌越發覺得路一純實在是個有趣的人。

“她說她是中國人，永遠不會放棄中國籍。”

“那你爸爸會不會不高興？”

“他們曾經因為這件事吵過架，”路之航說，“這也是我父母最後離婚的原因之一。”

雖然路之航是以很平靜的態度說出這番話，但肖萌覺得他的內心一定不像現在這樣平靜。父母離婚對任何孩子來說都是個莫大的傷害，跨國婚姻真的太難維繫，需要面對的問題太多。即便通透如路一純，最後也沒能逃得了婚姻失敗的悲劇。

隨着簽證辦妥，剩下的事情就可以有條不紊的展開。路之航當天就購買了機票，七月十六號，首都機場直飛挪威奧斯陸。

看到电子機票的一瞬間，肖萌才真的確信自己的的確確將要和路之航一塊兒出國去。她就像即將要去春遊的小朋友，內心充滿強烈的期待感，整個人都興奮起來，以至於在期末複習時，若干次忍不住的神經質的笑起來，王璇和湯方圓都為她憂心忡忡。

這兩位已經知道她把路之航升格為男友的事情，問她：“我看你這樣，別是戀愛被動降智了吧？”

“不會啊，”肖萌快樂的說，“我到是覺得自己越來越耳聰目明了！”

“智商不會傳染吧？”王璇吐槽。

“但學習方法/會。”肖萌微笑着把書頁翻過一頁，開始刷下一道題，“而且，男朋友是學神，也很激勵我，我覺得自己越來越熱愛學習了！”

“好吧，你贏了。”湯方圓笑着搖了搖頭。

在這樣快樂的心情中，她迎來了大一上學期的期末考試。兩周考試周一晃而逝，她發揮得不錯，完全沒有出現“書到用時方恨少”的場景。

考完后的第二天早上九點，肖萌渾身輕鬆地背着書包走出校門，就路一純開着一輛越野車等在校門外。

在此之前，路一純就通過短信她約好，等她期末考試完結束后一起出去——至於去幹嘛，她說“給生活留點意外不是更好”，好吧，鑒於這個理由很強大，再加上考試確實結束了有了充足的時間，肖萌當然接受了這個來自男友母親的邀請。

車內就她們兩人，肖萌一邊系安全帶一邊問：“路阿姨，咱們去哪裡？”

“等等你就知道了。”路一純笑眯眯。

肖萌知道這位阿姨是很有童心的，喜歡製造驚喜，於是也不再多問。兩人愉快的聊着她最近翻譯的一本北歐童書——這本書寫了一個以雪妖精兄妹主角的奇幻故事。

一個小時后，肖萌總算知道此行的目的地——首都兒童醫院。

“兒童醫院？”肖萌吃驚，“咱們來醫院來做什麼？”

路一純只笑不答，似乎要把懸念保持到最後一刻。兒童醫院規模非常大，路一純緩慢的在醫院的內部道路上又開了三分鐘，繞過了三棟大樓，最後在一處林蔭的停車場停了下來。

“咱們下車吧。”路一純落鎖下車。

“路阿姨，這裡是……”

後面的話不用再問了，她看到停車場對面五層灰色磚瓦樓門口掛着的牌子——孤獨症兒童治療中心。

# 第71章

這棟樓的外表平平無奇，甚至還有點老氣，走進樓里，有一個很小的門廳，需要刷卡進入，一名年輕的男保安坐在門廳里的桌子后，正在對兩人進行登記登記。

年輕的保安笑着和路一純打了個招呼：“路姐，你又來做義工了？”

“今天不是，帶一個小朋友來参觀的。”路一純笑着回答，對肖萌說：“咱們去乘坐電梯。”

“好的，路阿姨。”

進入電梯里后，路一純才對她進行了解釋：“這裡是全國最大的孤獨症兒童治療中心之一，我有時間的時候就到這裏來做義工。”

肖萌點了點頭，從保安的話里她也能聽出。

“這棟樓共有兩個門，一個是很大的正門，咱們現在現在走的側門，直接到三樓及以上的樓層。”

電梯門打開，肖萌跟在路一純身後走了出去，並隨着她的腳步默默参觀起來，她大吃一驚。

這裏與其說是治療中心，不如說是兒童樂園，肖萌簡直目不暇接——從三樓到五樓，約有五十個房間，每個房間大約三十到五十平米，牆壁都貼着可愛的卡通畫，地上鋪厚厚的橡膠地墊，童趣盎然。

具體到每個房間都不一樣，有些房間一望即知是給低齡孩子準備的，房內擺放着各種各樣的毛絨玩具；有些房間是給五到七歲的孩子準備的，裏面擺放着有各種學齡前兒童使用的教具，比如數學数字和圖形、英語字母等等；還有些房間類似學校的教室、畫室和音樂室，但細節處要好得多；最有趣的是一個十分具有科幻感的房間，有體感遊戲、vr設備等等。

“還有遊戲？！”

“是的，部分电子遊戲也可以改善兒童的孤獨症。”

“是嗎？”

“电子遊戲就是靠獎勵機制來玩家沉浸其中，教育孤獨症兒童的關鍵也是激勵機制。”路一純說。

肖萌怔怔的看着眼前的景象。

上午時分，這些房間都很熱鬧，每個房間都有十名左右兒童，他們在年輕老師的帶領下組隊活動，有些小朋友在玩體感遊戲，有些小朋友聚在一起玩牌，還有些小朋友獨自一個人寫寫畫畫。

“還有兩層樓……一樓二樓是什麼？”肖萌問。

“是候診處。要不要去看看？”

“去。”

如果說三到五樓像個兒童樂園，一二層就完全是肖萌理解的醫院的樣子。白色的牆壁，消毒水的味道，醫生辦公室、藥房、測驗室、實驗室……各處都有長椅，大約有百來個家長帶着小朋友坐在長椅上等待叫號，這裏沒有孩子嘰嘰喳喳的說笑聲，有的只是偶爾的尖叫和哭鬧聲。肖萌循聲看過去，是一個四五歲的小男孩在哭，他一哭，旁邊的另外一個八九歲的男孩尖叫起來，用手使勁的拍着塑料凳，似乎要和前面的小男孩比賽誰聲音更大。一旁的護士走過來叫兩個小孩子的家長控制自己的孩子，家長們唯唯諾諾的對護士笑了笑，一低頭看着孩子的時候笑容全無，眼神里都是無奈。

至於其他孩子，也好不到哪裡去，有些孩子咬着自己的指甲，有些孩子低聲嘀嘀咕咕，還有的忽然亂跑起來，共同特點是，都不怎麼看人，和周圍格格不入，簡直像是人群中的異類。

兩人穿過氣氛凝重的走廊，從這棟樓的正門離開，走到了室外——此時是六月底，因為前两天下了雨的緣故，天氣非常舒適。

路一純帶着肖萌走到停車場後面的樹蔭下下的石頭桌椅上落座，才開了口。

“中國對孤獨症的認識很晚，”路一純說，“對孤獨症系統的研究差不多是九五年才開始的，這棟樓建起來也不過十來年。”

肖萌安靜的聽着路一純的敘述，她已經隱約察覺到這位阿姨帶她來這裏的原因。

“路之航剛剛出生的時候，中國還沒有這麼好的孤獨症治療中心，”路一純把手包擱在腿上，“在中國，孤獨症兒童基本完全是父母——或者說是母親的事情，因此，當孩子有了孤獨症后，輕易的讓一個家庭陷入絕望的邊緣。”

肖萌輕輕問：“是嗎？”

路一純回頭看了看小樓：“你猜猜看，這棟樓里這些小朋友的父母，有多少是離異的？”

“……我不知道。”

“百分之三十。據我的統計，孩子患有孤獨症后，父母超過三分之一會離異，孩子基本都是媽媽帶。如果你能在這裏等到下午五點半放學，你就會發現來接孩子的大都是孩子的母親或外公外婆。”

觸目驚心的数字讓肖萌短暫失言，她一直在學校里，感受最大的性別歧視就是人們總說“女生學不好數學”“學不好計算機”，對殘酷社會的認識遠遠不夠。

“這個社會對女性太不友好了。”肖萌由衷道，“路阿姨，這些年你真的很辛苦了。”

“相對而言，我算是比較幸運的那種，路之航的爸爸很負責，可能是我見過最負責的父親。你知道，直到現在，他依然堅持給我撫養費——”路一純說到這裏，搖頭笑了起來，“所以回國后看到這些有孤獨症孩子的家庭，心情很複雜。如果路之航在中國長大，我也不敢說他會不會成長為現在的樣子，但大概率不如現在。”

肖萌想了想：“會嗎？路阿姨，我覺得只要他有你這樣的媽媽，就一定會成長成現在這樣，和在哪個國家無關。”

這話讓路一純忍俊不禁：“你這是帶着濾鏡看他。完全不知道小時候的他是什麼樣子。”

“嗯？是什麼樣子的？”

路一純今天談性很好，再加上她身邊的肖萌又實在是個會說話的人，她去自動飲料機買了兩瓶水，給了肖萌一瓶。她扭開瓶子喝了一口，面帶微笑敘述起了往事。

“和你說說我的事情吧。九六年的時候，我大學本科畢業，去了德國讀經濟學碩士——九十年代那會，經濟學是個熱門專業。在德國的第二年，因為機緣巧合，我認識了路之航的爸爸，”路一純呼出一口氣，“他當時在慕尼黑工業大學念机械博士。他是那種比較典型的挪威男人，某種程度上說，和之航也有點像，學識淵博、不善言談、性格很內斂、沉穩。我們當時不在一座城市，可他每周都會乘坐五個小時的火車往返於柏林和慕尼黑之間，僅僅是為了和我吃一頓飯而已。”

肖萌問：“路阿姨，你被他感動了？”

“是啊，很難不被他感動吧？尤其是他還長了一張特別、特別帥氣的臉。”路一純對她眨眨眼，笑起來。

肖萌看過路之航的照片，照片里也有路之航的爸爸——那是個金髮碧眼的高個男人，外表好看得可以去好萊塢做電影明星。

“我們同一年畢業，畢業后我不顧家裡人的反對，跟他結婚，又和他一起回了挪威。路之航第二年就出生了。”

肖萌點了點頭，聽着她說下去。

“我算是有語言天賦的那種人，生下路之航時，我的挪威語水平已經很好了，此時我又找到了一份在銀行的工作。北歐可能是全世界男女最平等的地方，對帶小嬰兒的女性也很友好，公司里還有一個專門的托兒中心。我就這麼一邊上班一邊帶孩子，直到我發現，我的兒子和別的孩子好像有點不一樣。”

“怎麼？”

路一純說：“他平時不愛說話，不說挪威語，也不說漢語，也不聽我們說話，不看我們，也不看我們指給他的東西。他的性格總是處於平靜和暴躁兩個階段，沒有過度，除了吃和睡以外他幾乎不理任何人。如果你不打擾他，一切倒還不錯，我們還看到過他看着玩具的說明書看；但如果你要打擾他，就很可怕了。他最大的愛好是玩数字，我們給他買了一套蒙氏數學教具，他一天到晚的擺弄那些圖形和数字，拿着小粉筆在屋子的各個角落寫数字，他做這種事情是非常有行動力的，可以忙上五六個小時，如果累了，就躺在地上睡一覺，然後起來再畫。如果有人不小心踩到了那些数字，他就會發狂，尖叫，一直到累到睡着都不肯停下來。

“他還無法融入人群。和其他小朋友在一起的時候，他完全是異類。他要麼坐在角落裡擺弄数字，要麼去搞破壞，破壞人家的玩具是他的老本行。當你試圖和他溝通時，他要麼扭曲着視線大叫，要麼不理你。我和他爸爸每天都要和他說至少五六個小時的話，他幾乎沒有回應，自顧自的坐在那裡玩，和家長完全沒有情感交流，那種孤僻和冷漠能把你逼瘋……這就是我的兒子。”

# 第72章

路一純講述往事的語氣平和，但肖萌聽出了驚濤駭浪。

“我當時覺得不對勁，就帶着他去看了心理醫生，醫生檢查后認為，我的兒子有孤獨症傾向，因為他年齡還小，想要準確診斷比較難。我真的很挫敗。我是這麼一個開朗的，喜歡熱鬧的人，為什麼會生的兒子會有孤獨症？在此之前，我完全不知道‘孤獨症’是什麼東西！

“我迷茫、憤怒、又不得不接受現實。既然已經生病了，那就治療吧，還能怎麼辦？於是，我們請了一個專門研究孤獨症兒童的醫生來教他，每周五次。醫生很專業，為他制定了詳細的學習手冊，比如解讀其他人的面部表情，如何進行目光接觸，如何和別人打招呼，讓他想象其他人在類似情況下有何感受等等。”

肖萌輕輕“啊”了一聲。這些關於如何治療的細節都是她從不知道，也從未想過的。

“這是很專業的治療方式，但進展十分緩慢，這些規則轉換成文字輸入他的大腦也是很費力的過程。路之航完全不願意聽也不願意學，對這些強制性的規定非常憤怒，十分抗拒，他會在屋子里躲起來，實在躲不掉就能拿起的任何東西當武器攻擊醫生。他憤怒時很有破壞欲，他把家裡的玩具全都拆或者砸了，小汽車、小火車、小機器人，甚至他奶奶的鋼琴都沒逃過他的毒手，如果試圖阻止他，他就非常暴躁，撒潑打滾，然後大喊大叫，直到嗓子撒呀了都不停下來。他是一個特別特別頑固的人——你現在或許也能從他身上發現這一點。”

肖萌想了想他堅持勸說自己去挪威的樣子，的確深有同感。

“……是，比較頑固。”

路一純無奈的一笑：“醫生跟我說，路之航是他見過最頑固的小朋友。其他小朋友，哪怕是低功能的，完全不會負隅頑抗成這樣。說來也有趣，在他和醫生鬥爭時，他居然显示出了語言能力，詞彙量不低，語法也很複雜，是挪威語和漢語雜糅在一起的獨特語言——我們都很吃驚。醫生由此判斷他是阿斯伯格，因為高功能孤獨症和阿斯伯格的主要區別就是語言能力。他不怎麼說話只是因為其他事情的樂趣遠遠超過了和別人交流的樂趣。不論如何，能說話就是好事，這對我們父母來說，是個很大的安慰，醫生建議父母也全身心的參与到治療中，於是，我辭了職，開始學習孤獨症常識，配合醫生專門照顧他。”

肖萌由衷的說：“路阿姨，你真的很偉大。”

“和偉大無關，基於現實的考慮。撫養一個孤獨症孩子要花很多錢，在中國，這個数字超過了50萬，在美國，這個数字大約是10-25萬。在挪威的話，好一些，但全職醫生的開銷也不低，養一個孤獨症孩子也要花不少錢，他爸爸的收入比我高得多，我放棄工作是最合適的選擇。

“孤獨症譜系很複雜，直到現在都沒有明確的標準，每個孤獨症兒童都各有各的不同，路之航呢是比較‘例外’的那種，和大部分孤獨症譜系的小朋友不太一樣，他早年表現得很像高功能孤獨症，有了語言能力后又更像阿斯伯格。總的來說，他處於一種奇怪的狀態里。醫生的很多經驗都不好用了，我開始想辦法，希望找到最適合糾正他的糾正辦法。”

“你找到了辦法嗎？”

“找到了，用科學的辦法。我們去了一趟美國，在全世界最好的孤獨症中心做了機構做了基因檢測和大腦掃描，”路一純說指了指自己的大腦：“我們終於明白了，他的情況為什麼那麼特殊，因為他的大腦的體積、神經遞質系統都有些異常。”

肖萌點頭說：“他也和我提過，曾經多次掃描過大腦。”

“時至今日，大腦成像技術也不算完善，但已經可以看出一些問題了，”路一純深深的嘆了口氣，“當時做檢測的教授跟我和他爸爸說，你們既幸運又不幸，數學在你兒子的大腦里是另一種存在形式。”

“幸運又不幸？這什麼意思？”

“這麼說吧，”路一純很下耐心的解釋，“人類的大腦好像一台計算機，有些部分像計算機里的cpu，有些部分像主板，負責將系統的各個部分整合起來。比如你朗誦一篇課文，大腦里負責視覺、記憶、朗讀的部分會協調起來，一起工作，讓你可以完成這項工作。對於正常發育的大腦而言，像一台沒有缺陷的計算機，處理這樣的事情很容易；但對孤獨症譜系人群來說，就不一樣了。大腦中的主板性能存在缺陷，十分脆弱，以至於大腦可能擁有超強的cpu，超強的硬盤和內存，但系統的運行速度還是比正常電腦差。”

肖萌想着平時看到的路之航，慢慢道：“我有點明白了。”

“當時教授給路之航展示了很多圖片，展示数字運算和幾何圖形時，他的大腦十分活躍，但給他展示其他圖片時，比如擁抱、開心或的笑臉時，他的大腦幾乎沒有部位亮起。教授給了我們一些很有針對性的建議，首先，關注他的優勢和能力，盡量減少其弱點，讓他更好的融入人群。

“回到挪威后，我和醫生重新制定了學習計劃。我把他要學習的社交能力分類編撰成為一百條，每一條規則制定一個積分，這樣的積分可以用來用來換取他喜歡的數學繪本和他想要的任何玩具。積分計算有些複雜，可以讓他的數學能力有發揮的方面——他當時已經可以心算兩位數的加減乘除了。

“總的來說，他的情況慢慢有了起色，雖然還是顯得很慢。你知道嗎？哪怕是向老師和同學打招呼這一條，他都足足學了三個月。”

“三個月？”

“是的，三個月。我們告訴他，在學校向老師和同學問好，他可以勉強照做；但在路上碰到同學或老師，他依然不會主動和他們打招呼。問他為什麼不理別的小朋友，他說‘現在不在學校’，他不能理解，打招呼是最基本的社會行為，是為了向別人表達友好而已。不光是他，孤獨症譜系的孩子很難理解我們司空見慣的社會現象，他們必須以非常具體的方式學習如何站在別人的角度上去看待問題。”

肖萌想起自己和路之航的初識，真心覺得，路一純真的了解自己的兒子：“路阿姨，我們學院大部分同學對路之航的第一印象都是‘高冷’……很大原因就是因為他很少和人打招呼，看到了也當沒看到。”

“是啊，到了現在，除了關係親密的人，他很難做到和陌生人打招呼，”路一純溫和的對她微笑，“幸虧你沒有被他嚇跑。”

肖萌莞爾：“想嚇跑我可不太容易。”

路一純輕輕拍了拍她的手，“雖然進展慢，但總比沒有進度好，我有耐心等他長大。他進入小學時，情況好了一些，掌握了基本的禮貌，可以做到和別人說話時有視線接觸。當然，也幸虧是在挪威，班級人數少，學校有專業的的顧問老師，和我配合得也很好。”

她說得輕描淡寫，但是肖萌能感覺到這番話的中的汗水和眼淚。

路一純說：“雖然有進步，但他的社交能力還不如同齡的小朋友，在同學中還是有點怪的。我希望教給他更多的社會常識，可他這時他迷上了計算機，讓我們給他買計算機的書，有時間就坐在電腦前敲敲打打——想把他從電腦前叫走是一件非常非常困難的事情，如果不經過他的允許關掉了電腦，他的老毛病立刻發作了，大喊大叫不說，時不時的還會攻擊別人。”

“全家人都被他攻擊過，”路一純說著，左手指了指自己右臂：“他很兇地咬了我好幾次！你看，這裏還有一點疤痕。”

現在是夏天，路一純穿着舒適的大u領淺藍色短袖上衣和白色九分褲，手臂暴露在外，肖萌俯下身仔細看了看——她光滑白皙的手臂上隱隱約約有一輪新月形的淤痕，不注意觀察很難發現。

“咬人狂魔”和現在重度面癱的“路神”實在很難聯想到一起去，似乎只要一想，大神高冷的形象就有點綳不住了。

# 第73章

肖萌趕緊收回腦子里亂七八糟的聯想，轉開了話題：“路阿姨，那你是怎麼辦的？”

“兩個辦法，第一個辦法就是送他學跆拳道。一直以來，他的肢體協調能力都不太好，走路的笨拙，這也是阿斯伯格的典型特徵之一，我告訴他，學了跆拳道，你的動作會更快一些，敲鍵盤、移動鼠標的速度會變快，他就高高興興地去學了——練跆拳道是很消耗精力的，小孩子的精力是有上限的，他練跆拳道練得沒力氣了，攻擊性也就消失了。”

話題一下子變得輕鬆了起來，肖萌眉眼彎彎，覺得當時的路之航真好忽悠。

“我見到過師兄寫代碼，敲鍵盤的速度非常快——可能是我見過最快的。”

路一純托腮微笑：“跆拳道確實相當提升身體的協調能力，一開始，他只能一個字母一個字母的戳鍵盤，後來快了很多，所以他雖然對練跆拳道有些不滿，但也堅持下來了。”

“第二個辦法呢？”

“第二個辦法來自於偉大的互聯網。互聯網上什麼都有，只要你會選擇，總可以找到最適合自己的資料。我找到了幾款比較適合小朋友玩的模擬人生類遊戲和角色扮演遊戲，每天陪他玩兩個小時，跟他解釋遊戲人物為什麼要這麼做而不是那麼做。”

“真是好辦法。”

“是的，這個辦法起了很好的效果，”路一純微微笑起來，“他掌握的社交技能也飛速提升，到了四年級時，他和其他小朋友在一起時，只會讓人稍微感覺到‘有點怪’了，他甚至還有了一個朋友，一個和他一樣喜歡計算機的小男孩。”

“真的太不容易了……”肖萌說。

“可惜的是，差不多是這個時候，我和他爸爸的感情也出了問題。”

“是嗎？”肖萌小心翼翼問。

“在此之前，我們的關注重點都在路之航身上，在他的情況有所好轉之後，我和他爸爸之間的問題和矛盾也就暴露出來了。其實不是什麼特別的原因，日積月累的，我覺得非常累。”

“很累？”

路一純深深嘆了一口氣：“在挪威的生活很安逸，但我從來沒有習慣過這個國家。”

“十幾年一直都不習慣嗎？”

“是啊。文化，習俗，習慣、飲食、氣候……和中國的差異太大了。我生在一個大家庭里，兄弟姐妹很多，從小到大朋友也比較多，我比較喜歡熱鬧，一個電話打出去，可以很快湊足一群小夥伴，但在挪威，一切都沒有。路之航的爸爸家裡有一個企業，他每天早出晚歸去上班，常常還要加班、出差——他是老闆的兒子，也是廠里的技術專家，沒時間陪我。挪威日照少、季節寒冷，在那裡生活的人很難和人熟絡起來，那種寂寞和無聊真的很難形容。更何況，路之航的奶奶對我一直也很不滿。”

肖萌想起和路之航討論“天使與魔鬼”謎題時的交談：“……我稍微有點明白了。”

“恰好這時候我爸爸又生病了，所謂子欲孝而親不在，我就更加堅定了回國的想法。但路之航的爸爸是不可能和我回中國的，我們都沒有別的選擇，只能離婚了。”

肖萌問：“我聽師兄說，你堅持要帶他回國？”

“他爸爸不同意的我帶孩子回國，但最後我們還是談妥了。我告訴他，直到路之航成年前，我都不會再婚，也不打算再生孩子；但他可以再婚，再生一個或者兩個孩子。”

肖萌想，這也是無可厚非。從概率學上來說，母親對孩子的愛大多數情況超過了父親，所以才有俗語說，寧跟要飯的娘，不跟當官的爹。

“我知道自己的做法非常不妥。路之航已經習慣了挪威的生活節奏，還交上了朋友，我強行把他從挪威回中國，真的非常自私——但我就是無法放下他，”路一純說著，無奈的攤手一笑，“哪怕會因此遭到怨恨，也無所謂了。”

肖萌輕輕說，“路阿姨，師兄和我說過這件事，他確實覺得中國和挪威相差太多，但他也完全沒有怨恨你，很理解你的。”

路一純聞言微微笑了笑，側目看她：“唔，他和你交流過這方面的事情啊，他說了什麼？”

肖萌想了想：“師兄和我說過一些，說中國和挪威不同的地方太多了，比如中國人太多啦，中國文化里的潛規則太多了之類。”

“是的，對路之航來說，或者說，對阿斯伯格患者來說，其實是有能力根據社會交往中的暗示行事的，通過認真觀察、仔細分析、重新解讀，排除錯誤選項，也可以社會交往行為背後的含義的。但這樣需要消耗太多的時間和精力，就像在沒有詞典的情況下，硬啃一本用你一知半解的語言寫成的書。”路一純嘆了口氣，“顯然，他啃書的效果不太好。在挪威學習的技能大部分失效，嶄新的環境引發新一輪的社交困惑，於是糊里糊塗的闖了不少禍。我試圖再次教導他，但中學的學習任務重，時間變少，加上他又進入青春期，有了逆反心理，效果不太好，所以他就成為你現在看到的樣子了。”

“我覺得也沒什麼不好的。”肖萌說。

路一純微笑着看她：“沒什麼不好？你指的什麼？”

“有高超的社交能力當然好，但一個人的才能足夠好，這都不是必須的。師兄和我說過，人的時間是有限的，一個人的時間和精力是有限的，處理人際關係和他的思維能力、創造力是矛盾的，他不可能兩者都選，只能選一樣發展，”肖萌抬起兩隻手示意，“70分的才能和70分的社交能力固然不錯，但100分的才能和40分的社交水平也不差。全球那麼大，總有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地方，他肯定能養活自己，當然，就算差一點，也還有我們當後盾。”

路一純拍了拍自己的額頭，微笑起來：“你說的有道理。其實我後來也是這麼想的，如果他的性格讓他在社會上碰了壁，就打發他回挪威幫他爸幹活好了。”

肖萌點頭：“就是說啊！身為一個富二代，有什麼好擔心的？”

路一純看着她那理所當然的表情，撲哧一聲笑出來。她說話時聲音柔軟，笑聲十分清脆，悅耳又好聽。

等她笑完了，肖萌又問：“路阿姨，你今天為什麼要和我談這麼多呢？”

路一純頓了頓：“因為我打算再婚了。”

肖萌微微一愣，但不是很吃驚。路一純今天和她說的這麼多話，的確有一種“我把路之航託付給你”的意思。

“我的兒子我很了解，他不會阻止我再婚，也不會有什麼反對意見，但我知道，他心中一定不太舒服。回國這些年來，一直都是我和他相依為命，我的再婚對他一定是個打擊。”

路一純要再婚當然沒有任何問題，她是自由的。多年來早已盡到了作為母親的責任，現在在兒子已經成年的情況下，她當然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我雖然再婚，也不等於離開他，但毫無疑問我在他身邊的時間肯定會變少，起碼我大部分時間將不再明華園住了。我希望你能補上我缺失的那部分。你對他來說是很重要的人，我想如果有了你的話，我再婚後，他不會特別難熬。”

“呃，”肖萌看着路一純，認真的問，“路阿姨，你那麼相信我嗎？覺得我能影響師兄？”

“相信啊。”路一純笑起來，“我看了你和你姐姐的書。”

“……啊？”

“你們的那本書啊，你寫了後面的部分，我仔細看了你寫的章節，確認你是個內心溫暖，充滿包容力的好孩子。。”

路一純拿出手機，劃開照片，輕輕念出了一段文字。

“如果說我和我姐姐最大的不同，大概是我更喜歡數學。數學像是我高中學習過程中的知己。每一次嚴肅的思考，每一次縝密的推算，都會給我帶來樂趣。數學對我來說，是苦苦思索后的豁然開朗，是上下求索中的自得其樂，是另闢蹊徑時的悠然自得……

從長輩的嘴裏聽到自己寫下的一段話，肖萌臉都紅了，“啊”了一聲，訥訥道：“路阿姨，能不能不要念了。”

路一純從善如流的停了了下來，對肖萌說：“我對你的信心來自於你對知識的渴求，這種對數學的熱情和之航一模一樣。我想，你一定能理解他，他也一定會因為你在他身邊而高興。”

肖萌想了想：“路阿姨，我覺得，不論做什麼都比不了你，但我會儘力的。”

“這樣就足夠了。”路一純微笑起來，拍拍她的肩。

肖萌又問：“阿姨，您再婚的對象是什麼人？他和路之航會相處得嗎？”

“一個很好的人，”路一純指了指遠處的外科大樓，“他是這裏的醫生，是我的高中同學，我們去年在醫院再次碰到的。”

說著，路一純滿足地伸了伸懶腰，目光落在由遠及近走走來、身穿一身白大褂的男人身上，隨後她站起來，笑着對肖萌說：“我男朋友，趙振華醫生，你叫他趙叔叔就好了。”

# 第74章

這位穿着白大褂的男人先對路一純露出笑容，又對肖萌點頭示意，說了句“你好”。

這是什麼劇情！發展太快，她實在反應不過來啊！路家母子要不要這樣老給人意外驚喜啊！怎麼忽然我連路之航的疑似繼父都見到了啊！

肖萌一時間都不知道從哪裡開始吐槽，好在被人圍觀多年練就了面上鎮定的好功夫，她當即甜甜的叫了一聲“趙叔叔”，然後不動聲色的開始觀察。這位趙醫生和大部分醫生一樣，身上有一股很淡的消毒水的味道，他的白大褂相當筆挺，口袋裡別著一支筆，外表約莫四十歲左右，相貌不算頂英俊，比路之航的生父差了不少，但因為有着勻稱的身材和濃密的頭髮，整體氣質可以稱得上帥氣了。

打完招呼后，趙振華對路一純說：“咱們去吃午飯。”

“好啊。”路一純笑着挽住他的胳膊。

肖萌偷偷看了看手機，這才發現，剛剛和路一純的交流用掉了足足兩個小時！現在太陽懸挂在頭頂，時間已經到了十二點。

於是，三個人就在醫院的小食堂吃了頓飯——所謂的奇幻之旅大概就是這樣，今早她從校園離開的時候，怎麼都想不到中午會在醫院吃午飯！

這頓飯總的來說還是很愉快的，肖萌因為“雙胞胎”和“路之航女友”的雙重身份，在趙振華面前也有些存在感，參与了到了一些話題中。醫院的小食堂做菜水平比華大食堂強多了，菜色很豐富，水果也有一大堆，趙振華的話不算太多，有點不苟言笑的意思，他和肖萌的交談比較少，但路一純在一起的時候卻很和諧，兩人氣氛很好的交談着，聊着生活瑣事，“你兒子如何”“我女兒如何”，肖萌這才知道趙振華有個和路之航同齡的女兒，在首都醫大讀書，學臨床醫學，現在是大二。

“學醫啊，好厲害！”肖萌適宜的表達了欽佩。

“她從小就想學醫。”談及自己的女兒，趙振華臉上浮現了淡淡的笑容，看得出他挺為女兒驕傲的。

“趙叔叔，也是因為您是一個很好的榜樣。我有一個高中同學，他的爸爸媽媽都是醫生，填志願的時候他們就是不讓我同學學醫，說學醫太累了，不想讓我同學受苦。”

趙振華的表情就變得不讚許起來：“學醫當然很累，當醫生也非常累。不論多麼辛苦的工作，總需要有人來乾的。如果每個人都逃避，那麼誰來救助病人？”

“您說得有道理。”

隨後兩位長輩商量起讓路之航和趙醫生的女兒見面的事，時間安排在路之航去挪威之前，肖萌這才醒悟過來，原來兩個年輕人連一次都沒見過呢！

“你到時候也可以和路之航一起來。”路一純笑眯眯的對肖萌。

肖萌打了個哈哈，委婉的說：“路阿姨，我只能到時候才知道有沒有時間。”

雖然她確實有點好奇，但並沒打算去圍觀這個新家庭的見面儀式。自己說到底只是路之航的女朋友，哪有資格去當觀眾？

因為有人時不時前來和趙振華打招呼，肖萌終於知道為啥他顯得比較嚴肅了——他是胸心外科的主任醫師，每天要做兩三台手術的那種，難怪有一種可以隨時可以拿起刀子將人開膛破肚的氣質。

一頓飯吃完后，路一純和趙振華告辭，又駕車送肖萌回了學校。

“路阿姨，你和趙醫生大概什麼時候結婚啊？”

“八月底，”路一純說，“那時候他可以請到半個月的假。”

“好啊，那時候我應該也回學校了，恰好可以參加你們的婚禮。”

“好啊，歡迎參加。”

suv在校門口停下的時候，肖萌想起一件很關鍵的事情，連忙叫住她：“最後，路阿姨，還有一個問題，我很快就要和路之航去挪威了，路之航父親那邊的情況我不了解，你能告訴我一些注意事項嗎？”

路一純笑得很開心：“唔，我只能告訴你，他們一家都是好人，路之航爸爸現在的老婆也是個很不錯的人。剩下的，你就自己去發現吧。這樣生活才有驚喜，不是嗎？”

肖萌啞口無言，眼巴巴看着路一純瀟洒地戴上墨鏡，駕車離開。

當天晚上，肖萌和路之航在一起吃晚飯時，提到了今天路一純帶她見了趙振華的事情。

“你覺得這位趙醫生怎麼樣？”肖萌好奇的問。

“還可以。”路之航的回答好無起伏，沒有熱情，也沒什麼冷淡。

肖萌對這位趙醫生感覺倒還不錯。他雖然嚴肅了一點，但醫者仁心絕對是有的。下午休息的時候，肖萌在兒童醫院的網站搜了搜他，看到數百家長在趙振華主頁下的留言，患兒們的家長們整體的評價相當高，說他對小朋友很耐心，手術水平也很高，術后恢復很快。

“你媽媽打算讓你和他的女兒見見面。”

“哦……”路之航很輕微的皺了皺眉，“我知道了。”

肖萌幾乎已經聽到他內心的嫌麻煩的呼喊了：“你不想見她？”

“如果媽媽需要，我會見她的。”

勉強而無力的答案。肖萌於是沒有再問下去，準備等路之航見完趙家父女后再打探八卦——此時還是專心的投入到熱火朝天的假期刷題工作里去比較好。

對現在的小中學生而言，期末考試結束就意味着新一輪補課的來臨，對大學生，這句話也同樣適用。期末考試結束，校園裡人少了很多，學校的自習室雖然關了不少，但還有部分開着，平時上自習的時間也少。404隊的三名小夥伴可以盡情刷題了，刷的天昏地暗日月無光。

這期間，肖萌在王璇的慫恿下，叫路之航給她們404隊上了一堂課——講授a的出題策略和結解題策略。

路之航確實有點傾囊相授的意思，作為出了幾百道算法題的人還是很有心得的，他先說了a的幾大常見類型，然後解釋自己的出題原則：“關鍵是算法。我從數學題里選擇合適的改編成編程考題。我相信a大賽的出題人也是一樣的思路。”

針對如何在有限的時間刷完題目，路之航的經驗就沒啥用了，他說“一道一道往下做就可以了”；然後他說起團隊配合，“看一眼題目就知道如何分配了，不用多說”。

事實再一次證明，大神的經驗，普通人是很難複製的。

路之航對她們目前的策略表示吃驚：“每個人專攻幾個考點？這樣不好，知識不全面。”

湯方圓對他翻了個白眼：“你要知道，不是每個人都是你。而我們是一個團隊！”

“好吧……”路之航勉強的接受了這個解釋。

除了全心全意的刷題外，肖萌還通過和路之航的聊天，基本掌握了安德森家的基本情況。她喜歡有備無患，不希望到了路之航父親家裡因為搞不清狀況而出醜。路之航在這方面的意識非常薄弱，她只能主動出擊，仔細詢問清楚。

挪威這個國家貧富差距不大，人們的收入很高，但個稅也很高，即便如此，安德森家也相當有錢。安德森家有個主營机械的家族企業，主要做海上石油開採設備中的一些精密部件，納稅水平在全挪威是前百分之五的那種。

任何一個國家的有錢人過得都比較好，雖然和原配離了婚，路之航的父親依然是高富帥，他在一年內和一個叫卡妮娜的女人結了婚，有了一兒一女兩個孩子，兒子今年七歲，女兒五歲。

“難怪你當時說你不算獨生子女。”

路之航點了點頭，表示這種關係確實比較難以解釋給別人聽。

“你的弟弟妹妹和你的年齡差得有點大……”肖萌說，“你們關係怎麼樣？”

“還可以。我們常常視頻聊天。”

她原以為這幾位兄妹好不到哪裡去呢。年齡相差那麼大、母親不是同一位，身處東半球和西半球，七個小時的時差，見面時間少，關係不太可能特別好。

至於卡妮娜的身份，路之航解釋說，她是挪威議會的議員。

“議員？”這個詞對肖萌來說是極度新鮮的，“就是一天到晚開會投票、制定法律的哪種？”

“應該是吧。”路之航說。他對議員這一行也沒有特別的了解，只是聽過父母談起過。

至於路之航的祖父祖母，五年前就處於退休的狀態，一半時間都在全球各地旅遊，他們比較喜歡去熱帶地區晒晒太陽。

總的來說，是比較精英、比較北歐的一家人。

# 第75章

從首都到挪威的奧斯陸的直達航班較少，每周只有兩趟，路之航不喜歡轉機，定的航班是直達的，早上十一點起飛，到達奧斯陸機場是當地時間下午四點。

路一純開車送兩個年輕人去機場，車上還有肖薇同行——這也是她第一次見到路之航的媽媽，和路一純打了招呼之後，她就對肖萌各種叮囑，比如落地后就打電話報平安，遇到問題找大使館，如果遇到萬分之一的臨時情況，還可以找堂哥肖躍幫忙。挪威是申根國家，肖躍在德國，買張機票就可以到挪威了。

肖薇交代這些情況時，特意看了看路之航，他挺淡定，沒有多言——肖薇再次認識到，路之航和易思北的差別好大，如果是易思北，肯定會說“不用擔心”“我會照顧她”的場面上。

一干人等到達了機場，肖萌沒時間離愁別緒，帶着旅遊的興奮跟在路之航身後過安檢、過海關上了飛機。路之航以前基本乘坐商務艙，這次是為了陪她兼省錢才選了經濟艙，運氣不錯的是，兩人的座位在第一排，較為寬敞，對路之航的身高來說是比較舒適的。

肖萌左顧右盼。這是她第一次出國，也是第一次坐這麼久跨國航班，實話說也有些忐忑，她分析自己的心態，有點像沒有零花錢的小朋友參加學校的春遊活動——很興奮，但又因為囊中羞澀有些忐忑。對路之航來說，每年回挪威見他爸都是例行工作，淡定的樣子和肖萌簡直是兩個極端。

隨後她接到了肖薇的電話。

“正如你所說，路阿姨確實很有趣，很親切。”

肖薇已經搭乘路一純的車回到了學校，從機場回學校耗時一個小時，車內只有路一純和她兩個人，狹小的車廂，避無可避的環境，當然是一個完美的聊天時機了。

“你們聊了什麼？”

“我們聊了很多話題，”肖薇頓了頓，“不過……”

“不過什麼？”

“算了，不是什麼重要的事，等你回國再說。”

隨後肖薇掛掉電話，飛機發動機轟鳴，從停機樓移開，準備起飛。

一趟飛行十個小時，肖萌再次見識了路之航的專註力。他是肖萌見過是能在任何時候工作的人，飛機上他大部分時間寫寫畫畫，一會用草稿紙算，一會翻開筆記本用atb計算，絲毫不為外物打擾，空姐問他三次是否要喝什麼時都沒聽見。至於肖萌，她用了兩個小時看書，剩下大部分時間披着毯子靠在路之航身上睡覺——想到可以出國，昨晚她太興奮壓根沒睡好。

飛機經過芬蘭上空時，她最後一次從瞌睡中醒來，會發現路之航戴着耳機在幫她填入境說明。肖萌伸出一根手指戳了戳他的手背，歪着頭看自己的男朋友。

“我總覺得，你戴着耳機是為了阻止別人和你打招呼。”肖萌說。

“一開始是這樣的。”路之航摘下耳機，肯定了肖萌的猜想。

“後來就不是了嗎？”她忍不住問，“那你到底在聽什麼？有那麼多東西好聽嗎？”

她好奇這個問題已經很久了，但一直沒有機會問——自從和路之航在一起后，他就很少時間戴耳機了。

路之航默默的把耳機遞給她。肖萌當即拿過戴在自己頭上，價值三千塊的耳機里傳出里一個鏗鏘有力的男聲，“quantu”這個單詞多次出現，估計是量子力學相關的演講。

“是麻省理工學院的線上物理課。”

“……你贏了。”肖萌想吐槽又無能為力，默默地把耳機還給了自己的男朋友。

飛行非常順利，當地時間下午四點，飛機準時準點在奧斯陸機場停下，飛機上的乘客開始下機。路之航有永久居留證，拿了行李後走快速通關道路過了海關，肖萌和很多外國人一起在海關排隊等候出關。

她對挪威真的兩眼一抹黑，路之航說在海關外等她也不能讓她特別放心——好在挪威海關的檢查效率很高，海關官員是個非常非常英俊的小哥，金髮碧眼高鼻樑，他慢條斯理檢查了她的簽證，又對她展顏一笑，讓她的緊張心情不翼而飛。

然後她鎮定的、以一種“我很有出國經驗”的氣勢沿着通道，就看到正在等她的路之航。

“挪威人的顏值很高啊。”肖萌左顧右盼的打量進入機場的人群，得出了這個結論，“帥哥尤其多。”

路之航拿過她行李的同時附贈了一個不太愉快的眼神：“是嗎？”

“是啊！”肖萌振奮的說，然後意識到了什麼，當即改口，“不過都沒有你帥。”

路之航這才點了點頭：“去打車。”

沒有人在機場外等着接他——當然，這對路之航來說也沒必要，他是回家，自然不需要那麼多禮節。他帶肖萌走到機場外，打了一輛車，然後用挪威語對高大魁梧的司機報了個地名：“弗格納區。”

出租車愉快的開動起來，幾分鐘後進入了高速路。

“真涼快，空氣也好。”

“奧斯陸夏季的平均溫度是20攝氏度。”路之航用数字說明。

肖萌先拿出手機和家人通報了平安，又開了一點車窗享受涼風。從炎熱的首都到挪威，簡直就是從盛夏到了涼秋。絕大多數城市的機場都在郊外，到市區的距離都不近；挪威也不例外。她打量着兩邊的風景——挪威維度很高，加上此時又是夏季，日落時間相當晚，道路兩邊的綠樹成排，要說和國內有多大區別也談不上，但那種沒有人為干預的青山綠水的感覺特別明顯。

她的興奮勁實在很難掩蓋，出租車司機很友好的問兩人是哪國人，是不是來旅遊的。肖萌笑着和司機大叔聊了幾句。

“這條路是35號高速公路。”路之航說。

“你很熟悉這條路？”

“很熟悉。我通常每年回挪威兩次，這條路至少要走四次。”

“嗯……”

離開和回來的必經之路啊，肖萌想，這條路一定承載了路之航特別多的記憶。

經過一個小時的車程，出租車到達了目的地，兩人下了車——路之航刷卡結賬，肖萌這時才注意到價格，打車費用摺合人民幣一千三！

她出發前查了些資料，知道挪威的物價高，但不知道會高到這個程度！她銀行卡上有兩萬，原以為足夠用，但現在看來，什麼都幹不了吧？

“天啦，1300！早知道這麼貴，我們乾脆坐地鐵公交車好了！”她就像一個只有一千塊的退休金的老太太，為損失的錢心痛不已。

“乘坐公共交通要用兩倍的時間，”路之航說，“而且，其實也不貴。”

“嗯？”肖萌斜視他。

“挪威收入水平也高，以按照收入消費比例來算，和中國差不太多。”

果然是路之航特色的理性。肖萌回過神，注意到路之航從汽車的後備箱里拿出了兩人的行李箱，並且對她招呼，“我們進屋。”

兩人站在一條兩車道的小巷子里，整條路以石磚路鋪就，巷子里全都是非常北歐風、帶着花園的一棟棟獨棟房屋，花園大都被打理得非常美，各種紅花綠樹，像童話里的房子。

她面前的這棟也不例外。屋子前後都是小花園，外面圍着一圈低矮白色木製欄杆，前面的院子里有很好看的花園，種着不知名的紫色觀賞類花卉，後面的院子有一顆大樹、停着兩輛小車；中央是一套三層的、外牆漆着白漆的、有着尖尖屋頂的木房子，這房子雖然保養的很好，但看得出來，應該也有些年頭。

路之航推開欄杆上的一個小門，拖着行李箱，帶着她穿過很美的院子，走到房前，還沒等他敲門，房門从里打開了。

一個金髮碧眼、身材高大的中年男人從門裡給了路之航一個熱切的擁抱。

“兒子，歡迎回家，”他笑着拍了拍路之航的肩，看向肖萌，用中文道，“也歡迎你，肖萌，請進。”

他的中文咬字不算準，但肖萌完全能聽懂。

然後兩人就被迎到了屋子里。

# 第76章

這棟房子外表古色古香，典雅莊重，裏面的陳設卻很現代感。客廳南北通透，相當寬敞，可以容納幾十個人開舞會，牆面是白色的，掛着若干畫作，傢具是木製為主，木地板、木櫃、大檯面。

客廳里的人朝門口看了過來。此前肖萌跟路之航要了他家人的照片看，一眼就認出了屋子里的路之航的繼母卡妮娜和兩個小朋友。卡妮娜的相貌相當端正，甚至可以說漂亮，面帶微笑的和路之航問好，看起來真是要多親切有多親切，當然，和別人打招呼是議員的基本功了；至於兩個小朋友，統統是金髮圓臉大眼睛，像兩隻洋娃娃，彷彿可以隨時可以走進童話故事里去，手拉手站在客廳里，熱切的給了路之航一個擁抱，歡迎他回家。

如果僅僅是這一家四口也還好，問題是客廳里的還有兩位七十歲左右的老人家——老先生的金髮微微有些卷，鬢角花白，面紅髮紅，但精神矍鑠；老太太的白髮更多，但面上卻不怎麼顯老，皺紋都不太多，目光清亮，神采奕奕。兩人從沙发上站起來時候，可以看出腰竟然一點沒彎。肖萌想起自己看到的照片，確定這兩人就是路之航的祖父祖母了，精神狀態這麼好，難怪一年當中有半年都在滿世界旅遊。

她默默看着兩位老人家和路之航擁抱寒暄，心中只剩下一個想法：難怪路之航那麼高！

在國內時，她的身高在女生中是比較頂尖的，稍微穿個有跟的鞋甚至可以看到170身高男生的頭頂，優越感還是有的，此時，她覺得自己成了這屋子里的小動物一般。路之航的父親和祖父的身高都超過了180厘米，繼母和祖母的身高也都超過了170厘米，自己是屋子里最矮的成年人，只比兩個小朋友高——一個人讓人憂傷的事實。

路之航和親人的寒暄結束后，就輪到肖萌登場了。

“我的女朋友，肖萌，”路之航拉過她的手，用英文對滿屋子人介紹道，“她英語很好，你們可以說英語。”

一屋子人微笑着用英文和她打招呼。

看着那麼多非我族類的臉，肖萌緊張地快要崩潰了，她不知道別的女生怎麼面對“醜媳婦見公婆”，對她來說，這件事真的很難——路之航在這樣的場合也完全不給力，他介紹之後就閉口不言，轉過臉看着她，似乎認為，她一定很處理好這樣的場景，把調節場面的話完全交給了她——她想，天啦，我還不到二十歲！為什麼要面對這樣的場景啊！

然而人都已經在這裏了，她總不可能跑回機場乘飛機回去。

她深呼吸一口氣，露出自己能展露的出最明快的笑容，用英文做了自我介紹，又準確和長輩打了個招呼，蹲下連兩個小朋友打招呼，又順帶問了她們的名字，一個叫麗塔，一個叫艾維克；隨後她拉過自己的行李箱，帶來了精心準備的禮物。

外國人會喜歡什麼禮物呢？肖萌就這個問題問過路之航，他當時還挺吃驚，問“你要帶禮物？”得到肖萌的肯定回答后，他又說“你什麼都不必準備，我媽媽已經準備好了”。這番話肖萌也就當成空氣一樣，左耳聽右耳出了。

路之航是回自己父親家，是否帶禮物都無所謂；可她不一樣，去人家家裡拜訪，還要住好幾天，肯定要準備禮物。

“你家大神愛做啥咱們管不了。別說你只是他女朋友，就算結婚了，第一次見面也要表達禮貌的。”肖薇如此說。

雙胞胎的好處就在於可以商量，所謂“三個臭皮匠頂一個諸葛亮”，兩個大腦一起查漏補缺，為人處世的疏漏就會少得多了。

她和肖薇商量之後，準備了一套十二生肖的竹雕工藝品——榕城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之一，手工製成的精美工藝品，價格不便宜但也不說很貴，關鍵在於沒渠道想買都不知道在哪裡買。

北歐氣溫很低，根本就不是竹子的生長地，不可能有什麼竹雕工藝品。這樣精美的東西對安德森家的人來說也是罕見之物，安德森一家人欣賞之後，笑着跟她道謝，輪流擁抱了一下。

兩個洋娃娃一樣的小朋友問她，這些竹子是不是可以當作大熊貓的食物。

她點頭稱是，兩個人捂着嘴驚笑起來。

“你什麼時候準備的禮物？”兩人坐在客廳的沙发上，路之航側過頭輕聲問她。

“前幾天。”

“我說了可以不用準備禮物啊。”

肖萌對他安慰性的一笑，用手臂輕輕蹭了蹭他的，沒有試圖現場解釋什麼。

寒暄之後，時間也到了晚上六點，一家人步入餐廳——雖然窗外很明亮，完全不像吃晚餐的時候。肖萌在路之航身邊落座，餐廳的桌子很大，桌中央擺着很美的觀賞花卉，每張桌椅前都擺着一大套餐具。

整個用餐流程非常的繁瑣，非常的“西式”，像肖萌在各種圖書和影視作品里看到的那樣，先是一道濃湯，然後是一道前菜，大半個小時后，主菜才徐徐上桌。

肖萌看着餐桌上的食物發愣，怎麼說呢，一眼看去，除了麵包，剩下的都是肉肉肉。各種烘烤的豬肉、羊肉，還有大量的魚肉，唯一的蔬菜就是一盆羊肉湯里的飄着幾根白菜。望着那一桌子的肉，她總算知道為什麼北歐人都會長得那麼高大了，因為營養太好了。

卡妮娜為她分割了一大塊羊排，笑着說：“都是我做的，你可以嘗嘗。”

“好的。謝謝你。”

“不過，我的廚藝不如路之航的母親，”卡妮娜說，“希望你能吃得習慣。”

肖萌微微一怔。一般的女性都不喜歡和丈夫的前妻比較，說這種話往往都是酸溜溜的，但卡妮娜卻面帶微笑，說得很自然，餐桌上的其他人對她的說法也反應平平，也沒覺得她說話有不合適的地方。這份心胸也是很廣闊的，也難怪路一純說“他們一家都是好人”了。

肖萌埋頭和羊排鬥爭起來。羊肉非常細嫩，一點都不難吃，也談不上特別好吃，但她還是大大誇讚了一番羊肉的美味，讓卡妮娜十分開心。

漢斯安德森為她介紹其他類型的食物：“這些都是挪威的傳統食物，像你們中國的火鍋一樣。”

肖萌笑起來，問他：“您吃過火鍋嗎？”

“吃過，非常可口，”漢斯·安德森點了點頭，“我去過中國很多次。”

挪威人吃飯速度非常慢，肖萌覺得他們與其說是吃飯，不如說是趁着吃飯的時間聊天。

路之航的祖父祖母詢問其孫子的大學生活，路之航有問必答；漢斯和卡妮娜夫婦則主要和肖萌聊天，他們和對她和路之航交往非常有興趣，問題也非常細緻，“怎麼認識的”“多長時間見一次”“交往多久了”，肖萌知道他們正在觀察自己，給自己打分——如果其他男生，比如易思北，他一定會充當家人和女朋友之前的潤滑石，但路之航根本沒這種意識，肖萌只能自己上。

安德森家的英語水平都非常好，幾乎聽不出來口音。因為中學就讀於外國語學校，學校有幾位外教，她口語也算不錯，不是啞巴英語，但也沒有進行如此長時間的口語練習，中間結巴了好幾次。

漢斯·安德森對她露出了鼓勵的微笑：“不用緊張，慢慢說。”

肖萌也是在這個時候才發現，這對父子的蠻像的。她平靜下來，各種單詞和英語語法蹦躂着回到了腦子里，只能說，人的潛力是無窮的。

# 第77章

因為雙胞胎的身份，在絕大多數場合，肖萌都不會陷入冷場的境地。果然，一家人都對他的雙胞胎身份有興趣，兩個小朋友尤其好奇，肖萌於是翻出手機，把和肖薇的照片展示給眾人。兩個小朋友看得心滿意足，還對父母提出要求。

“為什麼你們不給我生一對雙胞胎妹妹？”艾維克問他的媽媽。

童言童趣分外有趣，餐桌上的氣氛也變得非常輕鬆，大人們都笑了起來——除了路之航。

“雙胞胎的出現是一個概率問題，”路之航告訴他的弟弟妹妹，“在不同國家概率不同，在中國，差不多是千分之五到千分之八；在歐洲，雙胞胎的概率大約為百分之一。”

兄妹倆人是應該沒聽懂的這番話的，兩人面面相覷的對視了一陣子，然後艾維克問：“什麼是概率？”

路之航從容不迫的和兩個小朋友講起數學概率。長輩們目睹這一切，紛紛都有些無言。

漢斯·安德森看了眼長子，微笑着問肖萌：“他有時候挺讓人生氣吧？”

“沒有，不生氣。”肖萌到是覺得路之航的行為蠻可愛的。

“真的沒有嗎？一次都沒有？”

“至少我們成為男女朋友后，我沒有生氣。”

“也就是說那之前有嗎？”

路之航中斷了和兩個小朋友的交談，“唰”一下側過頭，困惑的看她：“我讓你生氣過？”

“只有一兩次，不過很快就消氣了。”肖萌連忙對他微笑，想要把這個問題敷衍過去。

“什麼時候？”路之航很堅持。

路之航完全是追根究底的眼神，其他人也繼母也饒有興趣的看着他倆拌嘴，肖萌只能實話實說：“剛開始認識你的時候，我買二手自行車那次碰見你的時候，你說‘不知道擅長a的女生’，還說‘女隊的a成績從來不好’，當時我有點生氣。”

路之航的眼睛閃了閃，他記憶力很好，當然記得這件事。

作為全球男女最平等的國家的議員，卡妮娜“嗯”了一聲，對路之航笑言：“這可是性別歧視哦。”

“剛認識女生就說這樣的話題，也真是太不正確了。”漢斯無奈的搖頭。

“我只說出事實，沒有性別歧視的意思，”路之航嚴肅的說，他頓了頓，又跟肖萌說，“以後，如果我說了冒犯你的話，讓你感覺不高興，就告訴我。”

“好的。不過我的生氣時間也很短，不超過一分鐘，馬上就想通了。”肖萌對路之航輕輕點了點頭，“你是有資格說這個話的，這是事實，當然可以說出來。你的話對我來說，是個很好的提醒和激勵。”

肖萌若有所思的停止了敘述，又對餐桌上的眾人不好意思的笑了笑，道：“在中國，有一句古話叫‘聽其言，觀其行’，他的說話方式可能不是很完美，但做事卻不一樣。隨後，師兄就借書給我——我那時候就意識到，他是一個實事求是的人，這是一種很可貴的品質，我幾乎從來沒有在別人身上看到過。”

路之航的祖母悠然一笑，對老伴道：“我知道你為什麼能成為我孫子的女朋友了。”

“你說得非常好，”漢斯·安德森面帶微笑的點了點頭，“一純告訴我，你是個非常好的女孩子，我現在確認了這一點。”

如此直接而正面的誇獎，肖萌一張臉都漲紅了。

今天晚上，她是滴酒未沾的，卻忍不住有了點喝醉酒的眩暈感。

這頓晚餐耗時三個小時，晚上九點時才正式結束。路之航的祖父祖母迎着夕陽駕車離開，返回他們位於奧斯陸郊外的大房子里——挪威的家庭關係是比較歐洲的，很少出現父母和子女一起住、幫着子女帶孩子的事情。他們今天來大兒子家裡也只是想看看一年多不見的大孫子，現在既然見到，也就不多停留了。

按照國內的時間，現在已經凌晨四點，考慮到時差問題，漢斯安德森揮揮手，讓遠道而來的兩名年輕人去三樓的卧室休息。

路之航當然有自己的房間。他是在這棟房子里長大的，雖然後來回了中國，他爸爸依然堅持保留了他的卧室，歡迎他隨時回家——卡妮娜對此沒有意見，這棟房子上下三層，面積超過400平方米，空一個房間完全不影響什麼；至於肖萌的房間，被安排在路之航的卧室隔壁的小房間，面積比較小，大約十餘個平方，布置得很溫馨，空氣中瀰漫著百合的清香。

“衛生間在你旁邊的房間，床單和被子都是新換的，你的行李箱可以放在這裏的柜子里，這裡是燈的開關，如果你晚上起床就摁這個開關，”卡妮娜一一交代注意事項，最後重點指了指牆上的按鈕，叮囑她，“這是窗帘的開關，早上四點天就亮了，你如果想要睡得好一點，一定要拉上窗帘。”

肖萌乖巧的對卡妮娜表達了真誠的感謝，表示“我記住了”。

卡妮娜笑着拍了拍她的肩膀，下樓去了。

出國游帶來的興奮還堆積在她的體內完全沒有退卻，再加上太陽落山帶來的時間錯覺，她完全不困，收拾好行李箱的物品后就蹦躂到了路之航的卧室里，背着手，用老幹部視察的模樣到處打量。

和她的小房間不同，路之航的卧室面積挺大的，或者說，除了那張鋪着藍色床單的單人床外，這裏更像是工作室而不是卧室——因為和路一純的那番交談，肖萌對路之航的童年生活有一定的想象，此時就是印證想法的時刻了！這個房間里記錄了路之航從出生到12歲的成長過程！

“大神，可以参觀你的房間嗎？”肖萌歪着頭，用一種矯揉造作的聲音問他。

路之航一言不發盯着她看了十秒鐘，然後轉過身，他床邊貼牆的衣櫃里抽出一套睡衣拿在手裡，面無表情，大步流星朝着肖萌走過來。

卧室也沒多大，不過眨眼功夫，路之航已經走到她面前，肖萌仰頭看去，他的表情似乎更嚴肅了。

“啊……”肖萌疑心是自己的刻意賣萌造成了反效果，有點輕微的尷尬，打算彌補。

“我先去洗澡，”他忽然俯下身親了親她的臉頰，“参觀房間的話，請便。”

# 第78章

路之航的卧室，或者說書房是隨着路之航一起成長起來的。肖萌先檢視書架上的圖書，非常理工科宅男風，數學和計算機類圖書佔了十之八九，根據《basic語言入門》《計算機編程入門》《c語言精通》類的書名也可以看出他主要是自學編程的。除了圖書外，肖萌還發現了一個較大的塑料收納箱，打開一看，裏面居然是各種大大小小有加工痕迹的集成電路板，還有幾盒子電容電阻等小零件——肖萌總算知道路之航做gps定位儀的手藝是從哪裡練習出來的。

最有趣的發現莫過一套上百本的教輔類練習冊。練習冊分門別類放在收納箱里。肖萌排除了大部分用挪威語的練習冊，只專心看數學相關的練習冊，畢竟阿拉伯数字和數學公式是全世界共同的語言。在6歲的數學練習冊里，路之航已經熟練的掌握了複雜的四則運算；8歲時，他已經開始學習平面幾何和解析幾何；11歲時，他已經開始學習概率學；12歲時的練習冊上，已經出現了微積分的內容。

她當然知道路之航是天才，是和她不在一個水平線上的天才。但這種感覺類似“天降奇才”，就像她看科學家傳記一樣時為前人的睿智而折服，她不會去思考別人的才能如何而來。此時看到上百本練習冊，深刻的感覺到，天才也需要一個成長過程。

看的起勁時，路之航洗完澡從浴室走了出來。他已經換上一套淺藍色的睡衣，頭髮有點濕潤的搭在額前。寬鬆的睡衣，長袖長褲，沒有任何版型可言。這是肖萌第一次看到路之航穿睡衣的樣子，她一下子就相信了網上流傳的一句名言，一個人如果長得好，穿麻袋都好看。

“回中國時沒能帶走的，就收在裏面了。”路之航看了看她手中的筆記本，解釋了一句。

“看完后就知道，你好厲害啊，”肖萌把這些練習冊依次放回收納箱里，仰着頭看他，好奇的問，“師兄，為什麼不像別人一樣，十三四歲就考大學？”

“因為沒必要，”路之航從行李箱里拎出一台筆記本，走到床沿坐下翻開開機，“根據我媽媽的說法，我情商太低，進入四周都是成年人的環境，適應更困難。”

“有道理。”肖萌說。

“我媽媽希望我有一個正常的童年，和其他人多接觸，如果想要學習，就自學好了，我恰好也比較擅長自學。還有慕課可以看，藉助網絡，學習不再是問題。”

“對，真正的學習隨時都會發生。”肖萌把收納箱歸回原位，站了起來。

路之航盤膝坐在床上，對着屏幕非常的敲了幾下鍵盤，又看着她：“你也去洗澡然，然後睡覺，明天我們去市裡逛逛。”

“好啊。”

肖萌輕快的回答了一聲，然後朝路之航走去，俯下身在他臉上也親了一下。

路之航觸電般的抬起眼看她。

“有來有往，有贈有還，很公平吧！”

“……”

不等路之航的回答，她昂首挺胸，懷着勝利的喜悅回到了自己的房間，洗澡洗漱，然後上床，睡了一個甜美的覺。

到達了挪威的第二天，肖萌的旅遊正是。她是真的是抱着旅遊看熱鬧的心態來的，還去各個網站查資料做了一個觀光順序表。沒想到的是，路之航居然也拿出了一個表，寫着這次旅遊的行程安排，如維格蘭雕塑公園、奧斯陸歌劇院、美術館、博物館。兩相對照，基本上重合的。

肖萌有點吃驚的看了看路之航手機里的計劃表（她以為他完全沒有這方面的意識），問他：“是你媽媽叫你做的嗎？”

“不是。我做的。”

肖萌眨眨眼。

“我按照網上的旅遊攻略改的，”路之航很自然的說，“你第一次來挪威，當然要去這些旅遊地看看。”

肖萌笑起來。看來，路之航的確是中國人，對“來都來了”的心態掌握得非常純熟了。

於是，這對年輕的小情侶就就開始了觀光游。

奧斯陸是挪威最大的城市，但規模遠遠不如國內一線城市，說不定還不如某些大城市的一個區大。兩人依靠腿和公交車，由遠及近的開始刷各個景點，兩人先走路去挪威王宮外兜了一圈，然後去乘公交車去奧斯陸歌劇院和美術館等地参觀。

這些著名的景點要說多好看，也談不上，但異域風情十足，肖萌很有一種不虛此生的感覺。

她的手機相冊也極速的膨脹起來——肖萌不是自拍狂人，甚至是很不喜歡，從小看着和自己一模一樣的臉長大的人是沒啥特別的拍拍拍的需求的。但和路之航在一起又不一樣了，和他在一起，做什麼事情是充滿了甜蜜的回憶。

她帶了一個自拍桿，每到一處必須和路之航合影，兩人的合影迅速突破了一百張。

路之航對拍照完全沒有興趣，但對肖萌所有的拍照需求都予以配合，還要求肖萌把部分照片發給他。

“很有紀念意義。”他說。

趁着公交車換地方的時候，她就精選一些照片發到家人群里——美麗的景色，路之航過高的顏值，很是收穫了一波羡慕度。

因為所有景點都在市中心，肖萌也進入了幾個順帶着進入了幾個大型的各種商場里逛了逛，肖萌再次意識到自己的貧窮——挪威的物價看着她瞠目結舌，心潮澎湃，血壓超過150。

中午他們在商場附近的店裡，很普通的一頓飯就花了人民幣六七百；偌大一個食品超市，唯一比中國便宜的商品是巧克力；她在一條二手商店街的店鋪看到了幾個非常可愛的擺件，本來考慮買回去當禮物，一問價格，足足兩千克朗——頓時無語凝噎。

她拿出手機帶着吐槽的心情拍了幾張可愛擺件的照片發給了肖薇，看着姐姐和自己一樣先是被可愛到，然後被價格驚呆的時候，心情忽然愉快起來了。

沒等她和姐姐吐槽完畢，店家走過來將東西包裝起來了。肖萌一頭霧水地看了看路之航。

“……你準備買下來了？！”

“是的。”路之航分分鐘刷卡付賬，“你不是很喜歡？那就買好了。”

此前和路之航和店家交談了幾句話，因為他說的是挪威語，她沒聽懂，現在看起來是他告訴店家買下來。

雖然這種“男朋友買買買送禮物”的情節很爽，但肖萌並不是一個能毫無負擔用男友錢的人。

“但這樣不好吧！”肖萌原本打算離開挪威之前再來看看，到時候如果還有錢再買的。

“現在買也一樣，也不貴。”路之航接過店家遞過來的紙質手提袋，“回去告訴你姐姐，說是我送的禮物。”

肖萌無奈的點了點頭。她管天管地，還能管的着路之航給誰送禮物嗎？

兩人走出店內，路之航又看了看她，道：“如果你需要錢，就跟我說。”

“嗯……”肖萌看着路之航，他一臉淡然，似乎不覺得自己剛剛的言論有什麼出格的地方。

肖萌沒忍住，問：“師兄，你說到底也個學生吧？你的錢到底從哪裡來？”

還有半句話唄肖萌咽下去了——她其實能猜到路之航的錢從哪裡來，她真正想問的其實是，你到底有多少錢才能顯得像不缺錢的樣子？

“我爸媽會給我錢，我自己也賺了一些。”路之航說。

“怎麼賺？打比賽嗎？”之前路之航提了一次建議后，肖萌專門查過算法比賽的獎金問題，於是提出問題，“一些比賽的確有獎金，但持續時間很長，賽程也多，題目超難，獎金的多少和你獲得的名次有關。一個人的精力有限，不可能參加很多比賽吧？”

“只需要參加獎金最多的兩三個比賽，我最高拿到過3萬美元。”路之航說。

3萬美元什麼的，真是一個難以想象的数字。肖萌看着自己的男朋友，只覺得他身上的各種光環更鮮亮了一些，她簡直想給大佬跪下了。

路之航對她鼓勵的點了點頭：“只要你的算法能力足夠好，賺錢是很容易的。”

“好的，我知道了。”肖萌不打算繼續和他談論金錢問題了，直接給了結論，“如果我缺錢的話，會告訴你的。”

路之航這才滿意的點了點頭。

# 第79章

到達挪威的第三天，肖萌和路之航就像任何一個首次出國游的中國遊客一樣，照樣一早出門，去探訪那些昨天沒能看完的景點，比如遊艇碼頭和國家博物館等地方。

看完博物馆后時間到了中午，肖萌跟着路之航在海濱邊某個十分優雅的咖啡店坐下來，肖萌這才知道，原來路之航今天中午約了他一個朋友見面。

“他叫哈克特，是我小學時的同學，在劍橋大學計算機科學與技術專業讀書。”

肖萌點頭，內心也有些好奇。這位大概就是路一純說過的路之航在小學時代結交的那位同樣喜歡計算機的朋友了。

“他沒有在挪威上大學嗎？”

“挪威最好的學生通常選擇去歐洲和美國讀書。”

“嗯……也是。”

挪威這個國家蠻新的，歷史積累不夠，大學水平不如英國美國，外出求學已經成為了一種社會現象了。

介紹完畢后的三分鐘內，背着書包的哈克特到達了咖啡廳，朝着路之航沖了過來，和他熱切的擁抱了一下。他的維京血統非常明顯，超過1米8的身高、一頭亂蓬蓬的金髮，眼鏡下是一雙湛藍的眼睛，臉上有一點點雀斑和青春痘，如果不是因為太瘦的話，他看起來會比現在更爽朗一些。

“這是你的女朋友？”和路之航擁抱寒暄之後，哈克特同學迅速找到了重點，“中國人？”

“是的。”肖萌做了自我介紹，又和他握了握手。

他眼睛放光的看着肖萌，奇怪的問：“你也是學計算機的啊……中國的計算機系居然有你這樣漂亮的女生呢？

這話聽上去大概是恭維，但回答得不好就容易陷入到坑裡，因此她只能笑一笑，用一種玩笑的語調說：“我們學校計算機系的漂亮女生很多。”

哈克特連珠炮似的問：“那她們的編程水平怎麼樣？”

“……”肖萌的笑犹如蠟像一樣凝固在臉上。

十秒鐘后，她轉過頭，下意識看了看路之航。

路之航似乎從她的眼神受到了啟發，代為回答：“大部分人不怎麼樣。但肖萌的水平不錯，她的學習速度很快。”

哈克特“哦”了一聲，羡慕地對路之航說，“你的眼光真好！”

沒有人不喜歡被恭維，就算路之航也不例外。他愉快的點了點頭，用輕快了八十度的聲音回答：“當然。”

“真羡慕你，我還沒有找到女朋友，很可能永遠也找不到了。”哈克特忽然變得沮喪起來。

肖萌一愣，覺得他的說法很可疑：“不會吧？”

哈克特人長得還行，就讀於世界名校的計算機專業，一看就是錢途無限那種，怎麼可能會找不到女朋友？劍橋大學的女生不至於都眼瘸吧？

“這些女生啊，更喜歡金融專業的男生，穿西裝的誇誇其談的那類人，根本不肯和我們約會。”

“還有這事情？”肖萌也覺得長了見識。

“當然！每次參加聚會的時候，我和她們一說起代碼，她們轉身就走了。”哈克特相當不忿。

“我覺得你不和她們說代碼，可能情況會好一些。”

“不說代碼說什麼？”哈克特反問。

“比如說化妝品、服裝、電影、明星、運動等等。”

“可我對這些完全沒有興趣！”哈克特一臉嚴肅，“這些事物只會浪費我的時間！”

肖萌看着前面的兩名男生，徹底失言，只能埋頭嘩啦啦翻菜單。能和路之航成為朋友的人，果然性格上也有自己的毛病啊。

哈克特從自己的背包里拿出了一台筆記本放在桌上，隨後他敲開一個文檔，對路之航說：“我有一個問題要和你探討。”

作為劍橋大學計算機系的優秀學子，哈克特在學校也參与了一些頂尖計算機專業領導的項，他所在的項目組正在做一個能進行圖像識別系統，現在互聯網上每天都以極高的速度產生大量的圖片，這些圖片中有相當大一部分內容不和諧，還依賴於人工審核刪除。

和viol-β項目一樣，這種項目做起來非常有難度，而且競爭也大，哈克特所在的團隊也遇到了瓶頸，此時他就項目組遇到的問題和路之航開展了討論。

於是，這個美妙的下午，三個人幹掉了十五杯咖啡，六塊三明治和三塊蛋糕。肖萌聽到了一場盛大技術探討會，雖然大部分的內容她聽得似懂非懂，但兩人的算法分析過程對肖萌十分有啟發，聽到一半時她都拿出筆和筆記本做了一番記錄。

“真好啊，”哈克特一口氣幹掉了第十六杯咖啡，滿足的拍了拍路之航的肩膀，“你的建議都太棒了！不枉我專門從英國回挪威和你見面。如果你能加入我們，我們的效率一定會快很多倍。”

路之航道：“中國的大學也有很多創新的項目。”

“是的，我有所耳聞。中國的互聯網行業的創新速度很快，已經超過了歐洲，”哈克特飛快的把兩人寫下的幾十張草稿紙收起來，“我相信，遲早有一天，中國會超過美國的。看到你目前的進步速度，我更確信這一點。”

肖萌聽得眉梢一跳——這位大哥，你對我國真有信心啊！

“和你相比，我的進度速度就太慢了，”哈克特說，“我已經有些後悔留在歐洲了，我應該去美國讀書的。”

“你以後也可以去。”路之航指出。

“我考慮去斯坦福念一個aster學位，然後再去硅谷。”

路之航點頭：“很好的主意。”

哈克特扶了扶眼鏡，露出了大大的笑容：“我想，美國的女孩子會欣賞我這樣的男人！”

路之航再次支持自己的朋友：“會的。連我都能找到女朋友，你也會找到的。”

哈克特簡直像中了五百萬那樣開心，還堅持結了賬單。

三名年輕人的終於離開了這個已經呆了四分之一天的個小時的咖啡館，而肖萌和路之航和哈克特道別，步行奔赴行程單上的下一個地點——奧斯陸音樂廳。

這個音樂廳建成年代比較早，比起華麗氣派的挪威歌劇院來說，顯得素樸雅緻。外表不起眼，但這裏常常舉辦大型的交響音樂會，比如最近半個月，就是紐約愛樂樂團在此演出。挪威人民音樂素養很高，常常看演出，會場座無虛席。音樂會的票是前晚路之航的祖母給的，位置非常好，就在會場第五排。作為一名音樂家，她的渠道十分廣闊，拿兩張票輕而易舉。

“你剛剛的說法是真的嗎？”兩人坐定后，肖萌問路之航。

“什麼？”

“你和哈克特說的那句，‘連我都能找到女朋友，你也會找到的’。”

“是真的，”路之航說，“小時候，他的朋友比我多。”

“小時候朋友多不等於現在朋友多。小學生的交友法則和成年人不一樣的。我感覺，他找女朋友的難度比你大。”肖萌說。

“為什麼比我大？”路之航不明所以的反問。

“唔，一種感覺了，”肖萌咳嗽一聲，聰明的轉開了話題，“關於留學……你有什麼考慮嗎？你沒有想過去國外念書嗎？”

這個問題肖萌困惑相當相當久了。

對中國本科生來說，出國要考慮金錢、簽證、大學成績等一大堆問題，但這些對路之航來說都不存在。以他的出身和履歷，去歐洲或者美國讀書，容易得好像走到路邊買一個煎餅果子吃到肚子里去。

“我沒有特別想過這個問題，”路之航靠坐在座椅上，一臉若有所思，“關鍵在於跟着什麼老師，做什麼事情。在華大，我參与到了非常有創新的項目中，我目前並不想離開這裏。”

“如果其他地方，比麻省理工媒體藝術與科學實驗室有一個非常有趣的項目邀請你參加，你會去嗎？”

“可以考慮。”路之航給了肯定的答覆。

肖萌想，果然如此，思考着如果路之航去了美國或者別的什麼地方，自己和他分隔兩地後會如何。她不願意考慮太多，兩人起碼還能在華大共處兩年，但今天哈克特和路之航提到了這件事，讓她忍不住想的更多了一些，所謂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有空的時候多想想未來的計劃和打算沒有壞處。

“如果你去美國了，而我又去不了，我們可能會分開兩地了。”

“為什麼？”路之航不是很明白，“你不打算和我一起去嗎？”

“不是我不打算，而是事情並非每樣都可控吧？”肖萌說，“有時候是能力不行，比如gpa不夠，論文數不夠，有時候就是運氣差，比如簽證不過，沒錢，甚至倒霉出了車禍之類……”

話音未落，演奏廳的燈光陡然完全暗淡下去。

路之航在黑暗中思考了數秒後轉過臉來，此時舞台的燈光陡然亮起，音樂家們帶着樂器各就各位。他英俊的臉頰上籠罩着舞台上一層淡淡的輝光。

“我們應該盡量減少這樣的誤差。我從來沒有想過，你不在我身邊的情況。”

# 第80章

作為世界上最有名的峽灣之國，肖萌的挪威之行當然也要看峽灣。到挪威的第四天，路之航開走了家裡的一輛車，自駕帶着肖萌往西北而去——目的地是挪威的第二大城市卑爾根，途經著名的哈當厄爾峽灣和努爾黑姆松。

安德森家裡有兩台車，路之航的父親和繼母各一台，卡妮娜用車較少——她上班所在的議會大廈距離弗格納區很近，走路也就二十幾分鐘，她通常走路或者騎車上班。

路之航往後備箱里塞了一大包零食和多瓶水后，設定導航，沉穩地坐到駕駛座里，肖萌看着他犹如做實驗一樣啟動汽車，不由得問：“你應該不常開車吧？”

這是個數學建模題，很容易可以推導出來。不論在中國還是挪威，十八歲才能考駕照，路之航今年二十歲，拿到駕照的時間不超過兩年，這兩年時間他在上大學，每天不是在寫代碼就是在寫代碼的路上，交通工具是自行車，不會有太多開車的時間。

“是的，我不常開，”路之航很淡定，“開慢點就好。”

的確很慢，肖萌默默看着一個年輕人騎着自行車飛速越過他們的車，她探頭看了看速度表，時速二十。幸好路之航的學習速度很快，車子出了奧斯陸之後，路之航的架勢姿態顯得嫻熟了一些，時速也終於超過了六十千米，但很難更快了——因為路不好。

挪威的自然風光極美，高山湖泊峽谷交錯輝映，但這樣的環境也導致了公路九曲十八彎，時速很難超過六十。

看着這些狹窄羊腸似的公路，肖萌忍不住吐槽：“我覺得挪威需要中國人來幫忙基建。”

“現在的確有中國企業在競標一些基建項目，不過成功可能性不大。北歐的各項標準很高。”路之航說。

“嗯？什麼標準？”

“環境評測，質量控制，安全管理等。”

肖萌有點吃驚，她以為路之航對這種社會學的事物完全不了解：“你怎麼知道的這麼多？”

“我媽媽曾經幫國內企業翻譯過標書。”路之航說。

“原來如此。那這些國內企業競標成功了嗎？”

“我不知道後續如何，你可以問我媽媽。”路之航說。

在公路兩旁，肖萌看到了很多有趣的景觀。她終於明白為什麼有本小說叫《挪威的森林》，因為挪威的森林覆蓋率真的很高很高；她還看到了至少幾百個小木屋，這些木屋顏色各異，分佈在湖邊和各種叢林里，像足了童話故事里的場景；在路邊的休息站里，肖萌看到了好幾撥裝備齊全的徒步旅行者，精神十足的朝着遠處的雪山無所畏懼的前行。

“我之前查資料看到說，挪威人很喜歡運動，夏天徒步旅行，冬天滑雪，看來是真的。”

“挪威人確實很喜歡運動，”路之航微微抬起了下顎，示意肖萌看遠方山上的隱隱約約的紅色小木屋，“這些山中的木屋有不少是提供給徒步旅行者的，誰都可以去住，但離開之前要把物資補充上。”

“很像共享經濟的模式啊……我想，冬天來了，這些屋子會被大雪覆蓋吧？”

“是的，整座山都會被大雪覆蓋。”

“很有趣啊，”肖萌腦子里控制不住的想起了各種推理小說中的暴風雪山莊殺人事件，更加精神抖擻起來，“我一直以為暴雪山莊模式是胡扯的，完全不可能發生，但是沒想到在挪威這種模式還有發生的可能性！”

“暴雪山莊，什麼意思？”路之航問。

看過路之航書架的肖萌知道他對通俗文學完全沒有了解，於是特別認真的解釋：“是偵探小說里的經典模式。故事一般是這樣的，一群徒步旅行的人，懷着各種各樣的目的聚集到了一個山中小屋裡，並暫住了下來；他們進屋后，忽然天降暴雪，通信基站被壓垮，無法與外界取得聯繫，大雪封路，道路不通，所有人都暫時無法離開這個環境，在這樣的環境下，一樁樁詭異的謀殺案發生了……”

路之航頓了頓：“為什麼會發生多起謀殺案？第一起謀殺案發生的時候就可以滑雪下山，這些木屋通常也有滑雪裝備。”

“呃，萬一有人不會滑雪呢？”

“挪威人都會滑雪。”

“也許這座山不適合滑雪？”

“徒步下山。讓兇案現場留在原地，下雪天案發現場可以保存很久。”

“有迷失方向可能性啊，雪中的視線不好。”肖萌的語氣變得勉強起來。

“指南針。這是徒步旅行的人最基本的裝備，”路之航繼續說，“基站被壓垮也沒關係，衛星電話是徒步旅行的人的必備終端，衛星電話打通報警，直升機救援會到達現場。你說的情況不可能發生。”

肖萌感覺到這番對話很難持續下去了。和一個理智清晰的人討論偵探小說里的bug完全是自討苦吃的行為。

汽車拐了個彎，一塊碧玉似的湖泊躍入了肖萌的眼帘。她的注意力被湖泊吸引了，於是聰明的轉開了話題：“好吧，你說得對。這裡是哪裡？”

路之航也很高興不用和肖萌討論謀殺問題，語氣輕快的解釋：“從這裏開始，就已經可以認為進入了哈當厄爾峽灣。”

“好啊！”

肖萌滿足的摸出了還有90的手機，準備大飽眼福的同時，讓國產手機也飽覽異國風光。

哈當厄爾峽灣非常美，一路走來，瀑布之多到了讓人眼花繚亂的程度；兩人的汽車彷彿變成了一個袖珍的玩具，在兩岸高山聳立的峽灣公路里緩慢的爬行着，峽灣里的海水像高山湖泊那樣平靜，河道里偶爾有一艘游輪經過，一陣白浪翻滾，劃開碧玉一樣的海面。

半小時后，車子沿着湖邊公路到達了努爾黑姆松鎮，停車場停了下來。

努爾黑姆松被稱為挪威最美的小鎮——這個說法是否靠譜肖萌並不知道，但就她所見，這個小城鎮的確美得驚人。七月的努爾黑姆松正處在一年中最美的季節，她坐落在峽灣的凹陷處，水面宛如碧玉一般平靜，兩岸是青翠的草坡和各種顏色小木屋，幾艘觀光小艇在湖面上劃過，襯上藍天白雲、青青高杉，真是是美不勝收。

這個季節是挪威的旅遊旺季，小鎮上的遊客不少。

肖萌跑來跑去的選角度，拿着手機一陣狂拍，又拉上路之航自拍了幾張，方才滿足的和路之航去餐廳吃飯。

兩人從早上七點出發，現在已是下午兩點，兩人在餐廳吃了個飯——附帶一提，這裏的餐廳的均價比奧斯陸還要貴一些——然後路之航帶着她沿着街道一路散步，走到了一棟沒有標識，只有門牌號的房子前。

這個小鎮不大，站在高處可以一眼看到頭，這裏的房子大都是木屋，但兩人面前的這一棟是磚石建築的結構，和周圍的童話般的木房子顯得有點格格不入。

路之航拿着手機看了看，核對了一下地址，又敲了敲門。

半分鐘后，有個身材健碩，留着大鬍子的男人打開了門。

路之航用挪威語和此人交流了一番，大鬍子男露出笑容，拍了拍他的肩，招呼他和肖萌進屋，把他倆帶入一個會議室里，路之航遞給了對方一個移動硬盤，鬍子男笑笑，伸手比了個“v”字后離開了會議室。

“這裡是幹嘛的……”肖萌開始提問。

“一周前，我發了幾個vb的數學模型到這裏，請他們做進一步的計算，現在應該已經算好了。數據量很大，郵件發送很慢，我直接過來取走數據更有效率。”

“等等，計算數學模型？”肖萌一頭霧水。

路之航隨後跟她解釋了一番。挪威是全世界最著名的峽灣之國，水利資源非常非常的豐富，99的電力資源來水力發電，發電成本不超過人民幣一毛。電價便宜是很有優勢的，有些腦子活絡的人就建立了計算中心和小水電站，用發的電來做一些複雜的計算賺錢；同時，因為挪威氣候寒冷，有長達九個月的時間，機房甚至可以不用開空調，成本也可以降低不少。

“這附近有一個小水電站，發的電專供這棟樓里的小型超算使用。”

“還有這種賺錢方式啊！”肖萌聞所未聞，震撼的問，“你是怎麼知道的？”

“我爸爸告訴我的，他的公司做海上鑽井平台，需要大量的計算資源。”

一個問題解決了，另外一個問題產生了。

“可你為什麼要到挪威來算模型？國內的超算很多吧？天河、神威等等。”

“國內的超算中心處於滿負荷狀態，無論計算什麼都需要排隊，排隊時間還很長。”

“那價格呢？挪威的電雖然便宜，但還有其他成本，比如人力成本，超算建設成本，這也不低吧？”

“是的，加上其他成本后，每核心的價格和國內基本持平，但不用排隊，可以及時處理。”

“不用排隊的話，這裏的業務也不飽和吧？真的能賺錢嗎？”

“沒有外來業務的時候，這裏的計算資源可以用來做其他計算。”

“其他計算？是什麼？”

肖萌覺得自己成了個“問題兒童”，好在路之航對她從來都是有問必答的。

“比如挖比特幣，”路之航淡定的說，“以及其他虛擬貨幣。”

# 第81章

說到計算機相關領域的時候，路之航的大佬氣質比任何時候都明顯，肖萌由衷的覺得自己長了不少見識。所謂久居蘭室而不聞其香，在她總以為對路之航的佩服已經不可能再加深的時候，他總能展現讓自己更高山仰止的閃光點來。所以說，學術圈的“大佬帶着飛”的現象很合理的，和大佬的距離近了，自己的見識、能力的提升也會很快。

她就比特幣這件事發表評論：“總覺得用電力資源來換取虛擬的比特幣，有哪裡不太對。比特幣完全就是騙人的東西吧？”

“比特幣是有價值的。有了比特幣，你可以在暗網上買到你需要的任何東西。”

作為計算機系的學生，肖萌當然知道暗網。簡單來說，暗網大致可以認為是就是引擎搜索不到網站，是互聯網中被隱藏起來的那一面。

“是嗎？”肖萌靠近一點，壓低聲音問自家男朋友，“聽你的意思，你對比特幣很了解？”

路之航沒否認：“我用過比特幣。”

“……你用過比特幣？是哪裡來的？”

“有些是買的，有些是賺的。”

“賺的？”

“十年前，我無意中進入了一個黑客集中的論壇，那裡的一切交易都比特幣進行，”路之航說，“當時的比特幣價格很便宜，大約幾百塊人民幣，我跟爸爸要錢買了一些比特幣；再後來，我通過技術，又賺到了一些比特幣。”

“什麼技術可以賺比特幣？編程？”

“我發現了一些網站的漏洞，在論壇上賣掉了。”

輕描淡寫的話語道出了勁爆的內容，肖萌深呼吸一口氣：“曝光別人的漏洞！這樣不好吧？”

“對，這的確是非法行為。媽媽嚴肅的批評了我，回到中國后，我就沒有再去那個論壇，也沒有再用過比特幣。”

“好吧。你有多少比特幣？”肖萌忍不住又問，“我就是順便問問，如果你覺得不方便，不用告訴我。”

“四五十個。”路之航不在意的道。

肖萌默默的掏出手機來，在搜索欄一頓戳，戳到了比特幣的最新價格，一向敏捷的思維能力竟凝滯了十秒之久。大佬就是大佬！大神就是大神！難怪他一直視金錢如糞土的樣子啊！我要有幾十個比特幣，我也會充滿自信，根本不在乎一點點小錢啊！

在她目瞪口呆之際，大鬍子男生把硬盤送了回來，路之航用隨身攜帶的筆記本檢查了一下硬盤裡近10個t的數據，露出了滿意的表情，然後他起身，和對方握手，帶着肖萌離開，繼續新未完的自駕游旅行。

當天下午五點，兩人到達了卑爾根，住進了市中心一套三居室的、外表簇新的公寓里——路之航解釋說，因為安德森的家族企業在卑爾根有個工廠，他爸爸每年至少有三個月在這邊的工廠工作，所以在城市裡買了一套房產。

卑爾根是個港口城市，直通大西洋，毗鄰大西洋的好處就是海鮮很多。在公寓里放好行李之後，路之航就帶着肖萌去魚市碼頭。

熙熙攘攘，人流如織的魚市碼頭顯然是吃貨們最熱愛的地方，肖萌坐在露天大排檔里，欣賞着夕陽下的木屋群，里吃到了人生中最美味的一頓海鮮大餐。霸王蟹腿、北極蝦、鮭魚……和國內高昂的海鮮價格相比，這裏的價格似乎更便宜一點，比如再考慮到其新鮮甜美的口感，性價比簡直要上天。

毫不意外的，肖萌完全吃撐了，徹底體會了什麼是“飽得走不動路”——她幹掉了一條蟹腿，五隻甜蝦和一塊三文魚，比路之航吃得還多。

“我終於知道你為什麼喜歡海鮮……”肖萌說，“味道實在太好了。”

“確實不錯，但暴飲暴食對身體不好。”路之航有點憂慮的看着她。

“……我知道，以後注意節制，”人一旦吃撐了，全身的血液都跑到腸胃系統去工作，肖萌的大腦略略有些供氧不足，步履有些不穩，宛如喝醉了酒一般，“直到今天之前，我也不知道我這麼能吃。”

“等我們從斯瓦爾巴德群島回來后再來吃一頓，”路之航看了看她，路邊的一對挽着手的情侶走過，她略有所思的展開了左手手臂，“要不要挽着我？不坐公交車，走回去。”

肖萌一秒都沒猶豫，伸出右臂緊緊摟住他的手臂，再把臉靠在他的肩頭，沿着這座古城的人行道，在夕陽的餘暉中，走回公寓去，為明天的行程養精蓄銳。

在路之航的安排中，有一處重頭戲，那就是去北極圈的斯瓦爾巴德群島参觀。

兩人第二天一早乘飛機從卑爾根出發，到達了挪威最北端的城市特羅姆瑟城；在機場等待了兩小時后后，又上了去斯瓦爾巴德群島朗伊爾城的飛機——本島位於北極圈內，緯度極高，是地球最北端的有人居住的地區。

在看到路之航的行程安排之前，肖萌壓根不知道挪威還有這樣一個島。她迅速打開搜索引擎搜索了一番，得知了這座島的基本情況后，對這趟挪威游的期待值攀升到了歷史最高點。

問及路之航為什麼會安排一趟北極圈之旅，他簡潔的回答：“我覺得你會喜歡這裏，所以預定了機票。”

肖萌確實很喜歡去這樣“全球僅此一家別無分號”的島嶼：“你為什麼覺得我會喜歡？”

“因為我媽媽也喜歡這裏。我覺得你和我媽媽的喜好比較一致。”

肖萌聽完后百感交集。路之航雖然在社交上略顯笨拙，可對她絕對是超水平發揮了。

斯瓦爾巴德群島是全球北極科考的中心，這趟航班滿滿噹噹，大約有一半是他們這樣的遊客，還有一半是科學家。有趣的是，航班上還有兩位從中國來的兩位地質學家，一胖一瘦，一高一矮。還在候機廳時，肖萌和他們聊了起來。得知這倆來自中國的年輕人也準備去斯瓦爾巴德群島遊玩的時候，兩位科學家莫名驚詫。

“你們怎麼想到去這裏的？”

肖萌回答：“因為沒見過，對地球上最北的城市很好奇。”

“我來斯瓦爾巴德兩次了，一次也沒見到過普通的中國遊客，連知道這個地方的人都很少。”胖胖的地質學家張純志說。

“我也是男朋友告知的。”肖萌指了指路之航。這位大神正在全神貫注的敲鍵盤，和viol-β項目組的人在線聊天，分析昨天拿到的數據，無暇理會他人。

得知路之航的混血身份后，兩名地質學家不再吃驚，轉而細緻的和肖萌科普了自己的工作。肖萌天生就有好學生潛質，和別人交流的時候眼睛睜得大大的，一看就知道求知欲非常強烈，特別容易激發別人好為人師的天性——連路之航都在她面前敗下陣來，更別提這兩位時不時要給別人上課的地質學家了。

斯瓦爾巴群島是個非常奇特的地方。1925年，多個國家坐下來簽訂了一個《斯瓦爾巴條約》，規定這座島嶼的管轄權歸屬挪威政府，但各締約國公民都可以自由進入該地，無需簽證。締約國共有51個，其中包括了當年的北洋政府。從此後，中國人也可以自由出入斯瓦爾巴群島，無需簽證，進行科學研究和生產等活動。2004年的時候，我國在斯瓦爾巴群島上建立了“中國北極黃河站”。

兩位地質學家此行是去朗伊爾的北極大學做短期訪問學者，研究課題是北極的冰川變化。全球變暖導致北極冰川融化，但還需要科學家做大量的實地科考工作。

肖萌和兩位地質學家聊了一路，彷彿上了一節科普課。

課程結束，飛機降落，朗伊爾城到達了。

因為受到了墨西哥灣暖流的影響，斯瓦爾巴德群島的夏季平均溫度在6c左右，大致也就相當於榕城的冬天，屬於人類可以接受的溫度。現在是七月下旬，島上溫度最高的時候，肖萌緊了緊身上的防寒服，沐浴在極晝的陽光中，完全不覺寒冷。

# 第82章（完結）

路之航預定的酒店就在兩位地質學家去的大學附近，大學的另外一名中國教授駕車來接兩人，於是捎帶了路之航和肖萌到達了朗伊爾鎮的中心。兩人道謝后，就去酒店辦理入住。

“每年夏天遊客都很多，我訂酒店時只剩下一個標間了。”路之航拿到了門卡，轉過臉跟她說。

沒想到“只剩下最後一間房”的事情居然發生在自己身上！肖萌想起曾經在電視劇里看到的劇情，默默吐槽。進入房間后，她又找到了第二個槽點，兩張床彷彿節約空間一樣，幾乎挨在一起，中間的距離大約僅有五十！當然，吐槽歸吐槽，就路之航的道德水平和性格能力，也決定了住一起就是單純的住一起而已，想犯錯誤都不太可能，肖萌還是很放心的。

路之航進屋后坐下，和項目組的人就數據繼續討論，肖萌戴好了帽子，拿着酒店的宣傳冊外出逛街——這座城市常住人口不到2000人，現在是旅遊旺季，人數也不超過5000人，和國內的一個鎮也差不多，因為肉眼可見的小，一眼可以看到頭，完全不用擔心迷路。

這是一座色彩鮮明但不斑斕的島嶼。藍天、白雲、碧海，褐色的島嶼、深綠色的苔原、純白的冰川，肖萌一路走一路觀察，發現了這座城市雖然小，卻生機勃勃：政府機關、銀行、酒店、餐廳、酒吧、商店等，最神奇的是她還發現了一處教堂。這麼點大的城市裡居然有教堂！

心滿意足的逛了博物馆后，肖萌買了一點紀念品，給國內的朋友寄了明信片后，才返回酒店，然後和路之航去酒店餐廳吃飯。此時大約是晚上八點，坐在酒店餐廳的靠窗位置上，可以看到太陽依舊明晃晃的掛在對面山峰的上。

“在這裏生活久了，時間觀會不會混亂？”肖萌說，“雖然我們到這裏只有幾個小時，我都有點分不清時間了，只能按照慣性過日子。”

時間無形無質，遠古時期的人類通過日升月落、斗轉星移感知時間，並且把這個基礎知識刻在了基因里。

路之航點了點頭，抬手指了指餐廳里發出溫暖的金色光芒的吊燈，然後又示意她朝外的公路上看，有幾輛小車亮着車前燈勻速開過，“看到了嗎？即便是白天，不論餐廳還是汽車都開着燈。”

“真的！”肖萌饒有興趣的問，“為什麼會這樣？”

“這裏的極夜長達八個月，在極夜生活一定要開燈，這裏的人由此形成了習慣，即便在極晝也要開着燈。”

“這就是地緣環境和民族性格的關係吧。”

路之航不是性格方面的專家，但他在挪威和中國都生活了足夠長都時間，對這個問題有一點發言權：“氣候和性格的確應該一定的關係。”

太陽在天空中轉了一個微小的角度，冰川反射的陽光直直的照射過來，落到肖萌的眼睛里，就像是一塊掛在天邊的璀璨鑽石。肖萌稍稍眯了眯眼睛，慢慢喝着飲料：“不知道這裏的極夜是什麼樣子？應該可以看到極光吧？”

路之航說：“回中國之前，媽媽帶我來過這裏一次，距離更偏北一些，我們去的是新奧爾松，那次我們呆了七天，沒有看到極光，但看着這座城市從極夜變極晝。”

聽聞此言，肖萌一愣。此前路之航只說自己來過這裏，沒說是什麼時候來的。

“那好看嗎？”肖萌問她。

“很有趣。”路之航若有所思看着窗外，冰山反射的光和他瞳孔中的光點交相輝映，“漆黑的天空被地平線上有升起的輝光覆蓋，漫天的星星暗淡下去，肉眼最後能看到的星星就是北極星。”

肖萌深吸一口氣：“那一定是很壯觀的景象！你媽媽真是有心了。”

“在極地待久了就會發現，在這裏，個人的力量十分渺小，大自然的小小變化都會給人類帶來巨大的麻煩，低溫、暴風雪，沒有堅韌的意志無法生存，”路之航點了點頭，“我媽媽希望我用這樣的意志力面對回到中國后的生活。她說，地球之大，有各種各樣的人，有各種各樣的風景，有各種各樣的習俗，這個世界能容納得下和別人不同的人。”

肖萌再一次被路一純感動了，這教育水平真是其他家長學不來的。

“路阿姨真的太了不起了，有這麼開闊的心胸，”肖萌非常感慨，“在挪威的這幾天，我意識到，中國比起挪威，客觀條件還是有差距的，路阿姨選擇帶你回條件不那麼好的中國，也是因為對社會的這份信心吧。”

路之航眉目舒展，輕輕點了頭。

“回到中國后我遇到了一些麻煩，但總體而言是順利的。老師對我很好，努力培養我，給了我很多機會，我還遇到了很多同樣喜歡計算機和數學的同學。”

“是啊！”肖萌眉眼彎彎笑起來，“幸虧你回了中國，否則我可能就遇不到你了……”

路之航微微一怔，像是才想到這個可能性一樣。

他輕輕握住她放在桌上的手：“我也很高興自己回到了中國，很幸運能遇到你。”

直到回房間，兩人的手都沒有再鬆開。

……

第二天，肖萌和路之航繼續着預定的行程。兩人參加了酒店組織的小規模的旅行團，在一名導遊的帶領下，除了他倆，還有一對來自日本的老年夫婦，四個人乘車去了島上的其他無人區。出了小鎮一公裡外，就進入了無人區。島上的山體崎嶇、怪石嶙岣，在低洼的山坡上長着大片大片青苔和各種野草，像一層地毯一樣。這些花花草草只有三四個月的生長周期，生命的奇迹在北極表現得尤為突出。

任何地方，有了足夠的植物，就會有動物，她看到幾隻雪橇犬、一大群北極燕鷗、好幾種馴鹿——是那種幫聖誕老人拉雪橇的馴鹿！馴鹿性格溫順，肖萌拉着路之航靠近馴鹿合影了好幾張。

“只不過沒有看到北極熊。”肖萌和路之航吐槽。

雖然城內的大街小巷都寫着小心北極熊的標語，但普通遊客在島上呆個一年半載都未必能見到北極熊。

導遊大叔解釋說，北極和南極對環境變化反應最敏感、表現最明顯的區域，因為氣候變暖，北極熊的生存地大幅減少，北極熊的數量也越來越少了。

當天下午時分，一行人到了爬上了一座山頭，近距離圍觀了冰山。夏日的太陽光下，走在冰面上，可以聽到讓人心驚膽戰的“嘩嘩”聲，肖萌不得不抓住了路之航的胳膊，大神拍了拍她的手，很淡定的解釋：“是冰山融化的聲音。”

“總覺得有點嚇人。”

“看遠處。”路之航說。

肖萌沿着路之航的指示朝着遠處的山谷看去，山谷中彙集了一道道白色的小河，嘩啦啦的，以極快的速度奔向山外的大海。

路之航說：“極夜降雪，極晝融雪，這是這座島的自然現象。”

的確是難得一見的奇觀了。

肖萌凝視河流奔騰半晌，和路之航說：“中學的時候，我看過一本地理書，書中說了一句話，極地像兩片可以任想象馳騁的巨大空間，又像是兩塊空白的板岩，支撐起地球繞之旋轉的看不見的軸心。至少對我來說，這句話是很對的，以前，我只能在心中想象北極的模樣，現在我終於踏足了這個地方！雖然依然是管中窺豹，但有了初步的了解，北極在我的腦中終於不是空洞一片了。難怪古人說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

路之航握住她的手朝着汽車走去：“只要你喜歡，以後可以趁着冬季再來一次，看極光。”

肖萌抿嘴一笑，當即說“好”。

這一天的行程充實又滿足，回到酒店是晚上七點。在外走了一天實在很累，再加上在冰山走了兩小時，褲子濕了大半——肖萌先起了澡，換了睡衣，然後盤腿坐在靠外的床上，翻開筆記本刷起算法設計題。來挪威這幾天，她依然堅持每天刷至少一小時的題，俗話說，三天不練手生，她不會讓這種事情發生，做題的節奏是一定要保持的。

路之航洗洗完澡就坐到了書桌前，翻開筆記本查收郵件，和國內溝通——一小時后，路之航結束了國內的交流，肖萌坐在床上，恰好可以看到半個显示屏，發現他即將要關上聊天軟件時，當即叫了一聲：“等等！”

“嗯？”路之航回頭看他一眼。

“接一下文件！”

“好。”

路之航點擊接受，發現肖萌發來的是個視頻文件。點開視頻，一行“師兄，祝你二十歲生日快樂”映入路之航眼帘，隨後是一組五顏六色禮花綻放的視頻；再其後，若干張照片一一閃現，照片包括了肖萌的數張搞怪的單張照片，也包括了兩人認識來的多張合影，最後是一張蛋糕的照片，還有一段語音。

——師兄，很開心和你共度你的二十歲生日！希望以後的每一年的這一天，都可以和你共度。

短短几分鐘的視頻播放完畢，路之航從椅子上站起來，用那種挺拔的站姿，回頭看着她。

肖萌單手拎着自己的自己的筆記本，從彈簧一樣從床上蹦噠起來，很難得的，居高臨下地看着路之航。

“師兄，我準備了生日禮物的，但人國外，根本沒辦法送，只有等回國后再給你了……”肖萌緊張的舔了舔了唇，“只能先做一個視頻給你聊表心意。”

路之航站在床邊，微微仰着頭，和她目光對視片刻后，再對她展開雙臂。

肖萌任憑自己的筆記本掉在床上，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撲到他懷裡。

這個姿勢是有些古怪的。路之航朝後略略退了一步化解了衝力，他脊背靠在木質衣櫃，單手摟住了她的腰；肖萌踩着他的腳背，摟着的脖子。路之航右手抬起，輕輕撫了撫她因為緊張而通紅高熱的臉頰，隨後，他低下頭，一個輕輕的吻落到了肖萌的唇上。

“謝謝。”路之航認真的看着她，“以後的每一年我們都會一起過的。”

房間的窗戶閉合，窗帘半掩，窗外斜陽燦爛。

一隻白羽黑翅、紅嘴紅腳的北極燕鷗從遠而近飛來，輕輕降的落在窗台上。這是地球的極北之地，距離北極點僅一千三百公里，是它的過冬之地，極晝過去，它將啟程飛往南極。

這隻只在白晝生活的鳥兒張望着屋內，咕咕兩聲，用心梳理着自己的羽毛，然後它撲棱了一下，振翅飛去。

[完]